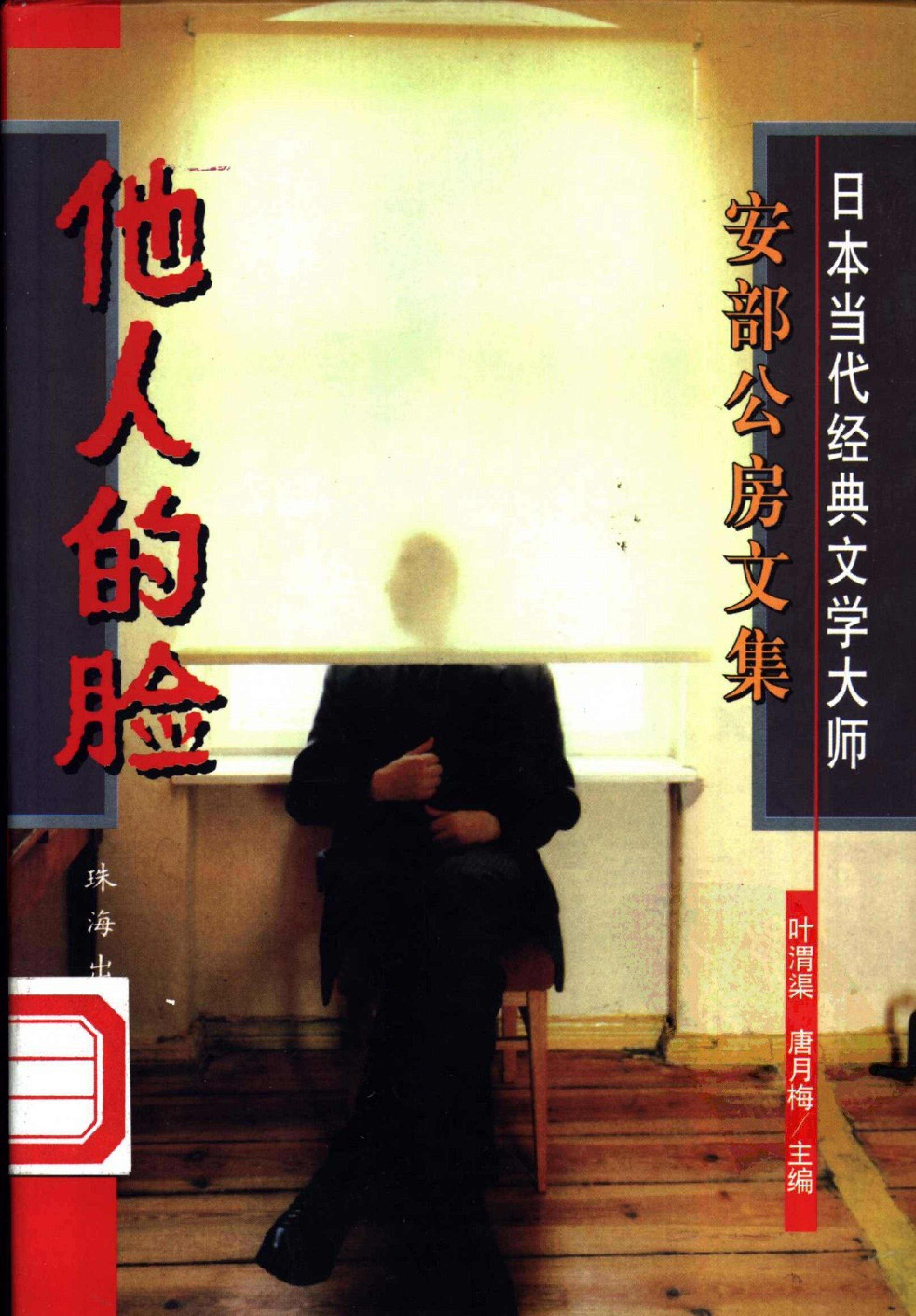

他人的脸
日本当代经典文学大师
安部公房文集
叶渭渠 唐月梅／主编
珠海出

安部公房文集

他人的脸

日本文坛的异端天才

世界文学最新热点

本文集以最权威的译本向中国读者集中推出世界级文学大师，日本现代派文学顶级作家安部公房先生的全部经典作品。

大江健三郎说："如果安部公房先生健在，(诺贝尔文学奖)这个殊荣非他莫属，而不会是我。"

三岛由纪夫说："安部公房的创造和深刻寓意，对日本现实产生了巨大冲击与恐怖……充分展示了其文学天才。"

《日本文学史》评述："安部公房的出现，对于战后日本文学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



ISBN 7－80607－327－2/ I·127
定价：62.80元（全三册·本册 21.80元）

日本当代经典文学大师

安部公房文集

他人的脸

叶渭渠　唐月梅／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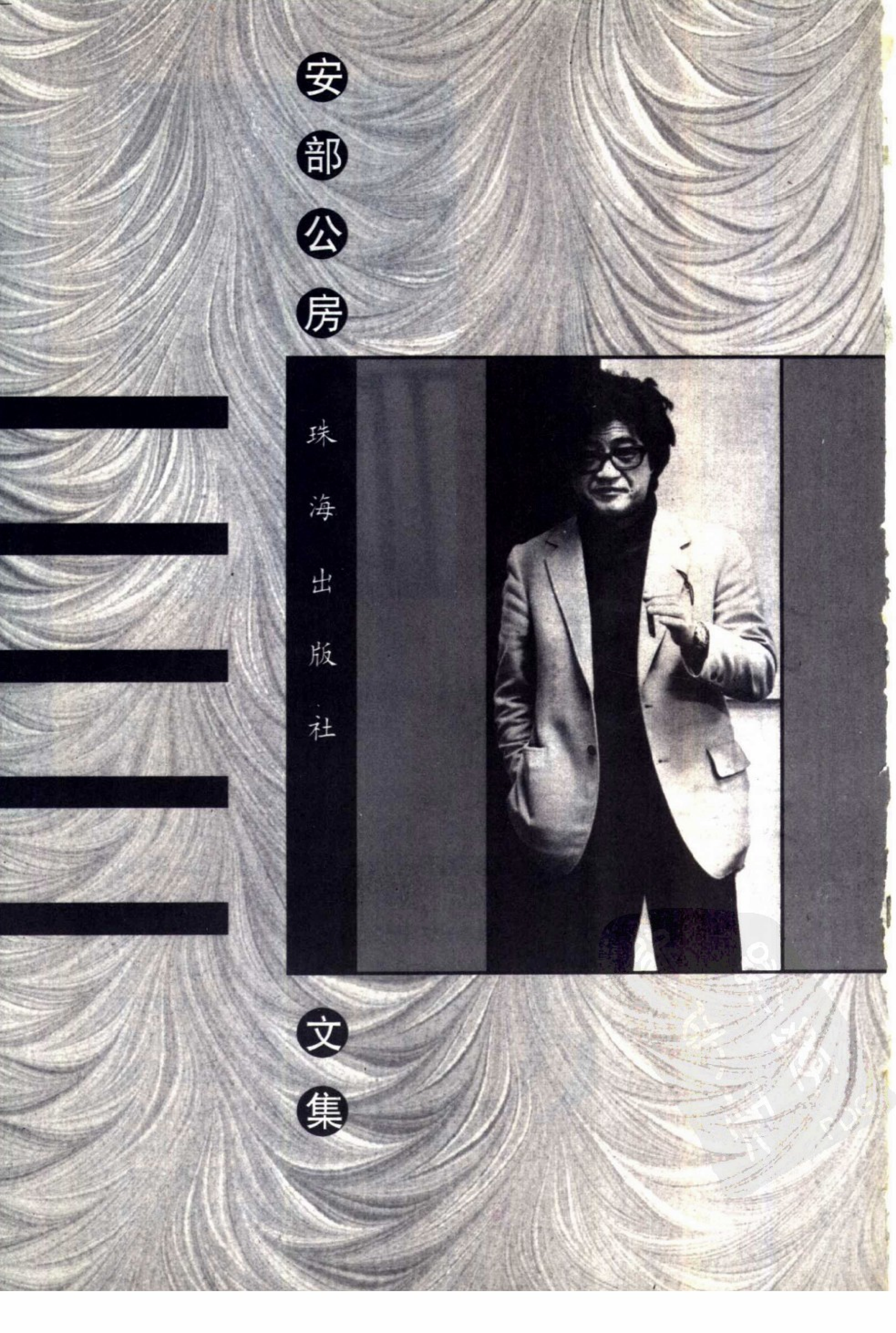
郑民钦　杨　伟／译

(粤)新登字17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安部公房文集/[日]安部公房著
杨炳辰 郑民钦 申非等译
ISBN7-80607-327-2/I·127 ￥62.80

Ⅰ.安…
Ⅱ.安…
Ⅲ.小说-翻译-当代
Ⅳ.I 313·54

安部公房文集
© [日]安部公房 著
杨炳辰 郑民钦
申 非 等译
责任编辑:罗立群
装帧设计:康笑宇
出版发行:珠海出版社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电 话:3331403 邮政编码:519015
地 址:中国珠海市吉大图书大厦4层
印 刷:广东中山迪丽彩色印刷厂印刷 邮政编码:528471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 张:38 字数 830千字
版 次:1997年7月第1版
印 数:1-10000
定 价:62.80元(全三册·本册21.80元)


安部公房
珠海出版社
文集

内容提要

一次意外事故致使他满脸瘢痕、永久地丧失了自己的那张“脸”，妻子也拒绝和他同床共枕……他为了逃出“处于活埋状态”的孤独，找回与妻子之间失落的情爱，借助“他人的脸”制作了一副面具去诱惑妻子与自己“通奸”——试图重新找回自我而进行濒临绝望的努力。奇异的构思交织着严密的科学依据和真实生活细节，精确地揭示出在人与自己的“脸”的相互关联中，人的存在的脆弱性和模糊性。

在这部享誉世界的代表作中，作家通过性与爱这一永恒问题来审视现代人的生存境况。

《燃烧的地图》虽然是侦探推理小说的形式故而可读性极强，其意蕴远非仅此而已。受委托的私家侦探在调查一名突然失踪的男人过程中，陷入扑朔迷离的怪圈里。他失去了一切成为线索的东西，甚至连他自己也将随之消失。出乎意外的是：追踪者反倒变成了被追踪者。他在这个仿佛就要消失的城市，烧掉自己的地图，在只有“他人”存在的沙漠里开始寻找自己的出路。

这是一部以崭新的表现形式描写现代都市人的孤独和不安、又因其不可思议的情节进展同时诱发读者产生强烈不安和焦虑的长篇小说。安部表示，写这部作品是向东京这座城市进行挑战。

前言

林　林

近两年来，日本文学受到我国读者的喜爱，这是令人高兴的事。

日本文学有着悠久的传统。在古代，它吸收中国的东西，形成自己民族的审美价值取向。在近代，它摄取西方文化，消化和融合在本国的传统文化土壤，保持着自己的民族的特质。从古代《万叶集》后期的歌人、《源氏物语》作者紫式部到近代的森鸥外、岛崎藤村、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乃至到现当代传统派的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和现代派的安部公房、大江健三郎等等无不是在外来与本土、传统与现代的文化接合点上创造自己的文学的辉煌。尤其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在西方种种文学思潮的冲击下，他们有着许多按照自己的需要，汲取西方文学而使之“日本化”的经验与教训。这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最近两年，渭渠、月梅同志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地主编了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大江健三郎、芥川龙之介等的多套多卷本的文集、作品集或文学系列中译本凡六十余种，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和报刊的好评，有的还成为畅销书。究其原因，除了主编者编选精当，译者译笔精湛之外，上述日本文学的历史经验值得借鉴，大概是主要的原因吧。

现今他们又合作主编《安部公房文集》三卷中译本，由珠海

出版社出版，这在我意料之中。因为在现当代的日本文学中，基本上是分传统主义与现代主义两大派，如果说前者的主要代表作家是川端康成，那么后者的主要代表人物可以说是日本存在主义大家安部公房了吧。正如日本存在主义作家大江健三郎闻知199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自己的时候，他首先反应的是：如果安部公房先生健在，这个殊荣应该是属于安部公房先生的。大江健三郎这种表示，固然含有自谦的成分，但也说明他对安部公房的崇敬，以及安部公房在文学方面的卓越成就和历史地位。

安部的作品，不仅在日本文学界获得很高的评价，在海外尤其是在欧洲也受到广泛的欢迎。据说捷克在一项最受欢迎的日本作家的调查中，占首位的是安部公房，依次是谷崎润一郎、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其中《他人的脸》捷译本发行多达五万册，在人口不多的国度里，这个数字是很可观的。

迄今安部公房的作品在我国翻译介绍不多，最近《外国文学》编选了一期安部公房专辑，并发表了渭渠同志撰写评介专文。这次编选出版的《安部公房文集》三卷本，收入长篇小说《砂女》、《箱男》、《他人的脸》、《墙》、《燃烧的地图》、《饥饿同盟》、剧本《幽灵在这儿》，以及短篇小说和随笔，这些都是精选出来的安部这位作家最具代表性的、也是日本存在主义最优秀的作品群。这些作品的基本特色，是通过超现实的手法来捕捉现实，用变身、变形的形象来展现人物的实存世界，以及运用独特比喻法的文体，来构建日本式的存在主义风格。可以说，这三卷本是安部文学的结晶体，通过它不仅可以窥其文学全貌，还可以展现日本存在主义文学的一斑。而且这三卷本的作品是由我国著名翻译家申非、郑民钦同志以及日本文学翻译界的中坚力量或后起之秀担任翻译，我相信他们将会很好地将原作风格呈现在我国的

读者面前。

趁此机会,作为一名读者,我首先感谢主编者和出版者,以及策划者牛树成同志为读者提供这样的精品;其次衷心期待本文集的问世,将进一步拓展日本文学的翻译介绍领域、促进我国的日本文学研究事业的发展,以及开拓我国的读者面,为中日两国文学交流作出新的贡献。

安部公房的艺术世界

（代总序）

叶渭渠

两年前，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后，我们适时主编了《大江健三郎作品集》中译本五卷本，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深受读者欢迎。后来又陆续应多家出版社和读者的要求，主编了多套多卷本的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大江健三郎、芥川龙之介等名家的文集、作品集和文学系列，引起了人们对日本文学的广泛关注。一位文学界的友人预计将在我国译坛兴起一股“日本文学热”。接着收到不少读者来信，期望我下一个主编日本作家安部公房的作品，多家出版社也不约而同地与我洽谈翻译出版安部公房作品的事宜。众望所归，日本文学的下一个热点，无疑将是安部公房莫属了。

安部公房(1924—1993)是战后日本存在主义文学的大家。

公房生于东京泷野川一个医生的家庭，原籍北海道。其父浅吉在我国沈阳满州医科大学任教，其母从事无产阶级文学。公房出生翌年，举家到了沈阳。小学、中学在沈阳就读，已经开始阅读家中收藏的《世界文学全集》、《近代戏剧全集》，对表现主义的作品深感兴趣。1940年，公房16岁中学毕业后，独自回国入东京成城高校，攻读理科。不久得了肺病，又回到沈阳的父母身边，疗养了一年。1942年春，再次回国复学。这时东京的战争气氛更加浓厚，学校加强军事训练，他十分嫌恶。面对时代的不安，他埋头研读尼采、雅斯贝斯、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和

倾倒陀思妥耶夫斯基，涉猎了他的许多文学作品。

但是，他自幼受父亲职业的熏陶，1943 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今东京大学)医学系，喜爱搜集昆虫标本和醉心于里尔克的《形象诗集》。1944 年 10 月，东京战局日趋紧张，全国总动员，全面征兵，他估计日本将败，便伪造诊断书，休学到了沈阳。日本无条件投降的 1945 年冬上，其父感染斑疹伤寒而亡故。他与作为作家的母亲被遣返回到故里北海道石狩川流域的祖父母家，然后自己只身上了东京。可以说，他幼少年时代从出生地、成长地、原籍地来回过着游移不定的生活。他自己也说，写自传开头总是无从下笔，因为他是个没有故乡的人。在他感情底部流动着对故乡的一种憎恶，也许他的文学思想是由于这种背景而来的吧。

安部在东京，继续学业，同时开始写诗，自费出版了《无名诗集》。战后初期他生活贫困，营养不良，半工半读，靠卖咸菜和煤球为生。但通过这段艰苦的生活和奋斗，培养了乐天而又孤独的性格，激发了他的文学创作热情，也给他提供了丰富的生活体验和文学素材。东大医学系毕业后弃医从文，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终道标》写就后，有的学者说“写出《终道标》的安部公房的出现，对战后文学来说，是划时代的事件”。可见他在日本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安部公房在战后走上文坛，就以超现实主义的手法，陆续发表小说《闯入者》、《梦的士兵》、《异端者的告发》等，很快成为战后最有影响的文学杂志《近代文学》的同人。他无固定职业，过着穷困的生活，为工厂职工组织文学小组而奔走，同时先后发表了《墙——卡尔玛氏的犯罪》、《赤茧》，分别获得了芥川奖和战后文学奖，一举成名，正式登上文坛。

在他的文学生涯中，写下了在日本现代文学史占有地位的《砂女》、《箱男》、《他人的脸》、《石眼》、《燃烧的地图》，以及短篇集《饥饿的皮肤》、《闯入者》等。此外，他还写了许多剧本和文艺评论，其中剧本《幽灵在这儿》、《夏本武扬》、《朋友们》分别获岸田演剧奖、艺术节奖和谷崎润一郎奖等。他的作品在欧洲有广泛的影响，《砂女》获法国的最优秀外国文学奖。

安部走上文坛的50年代，正是日本战后时代的终结。日本社会开始摆脱战后的混乱、贫困和战争的阴影，经济进入复苏与高速发展时期，社会相对稳定，但又面临新的矛盾和危机。这时期，日本存在主义作家将目光关注着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状况和人的存在的不合理现象，并表现出一种悲观与绝望的情绪，只相信自我的完善，而不相信民众的变革力量。他们虽也不乏对政治、社会的关心者，但大多陷入追求个人内心的不安和日常生活的矛盾中去。

从创作上来说，这个时期日本存在主义的作品表现了在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威胁下，人在社会中存在的孤独，以及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既相互联系又相互疏远的关系，以此来说明互相之间的不协调，同时以观念作为探索的手段，并且使其成为探索的目的。安部公房是较有代表性的作家，他开了典型的日本存在主义文学的先河。

安部是用象征和寓意的方法来表现现代人所处的孤独状况，人一旦有所归属，无论归属社会还是集团，就会丧失自我的存在。他的《赤茧》写了主人公“我”无家可归，望着林立的屋宇思索：为什么偏偏无一间是属于我的？“我”为寻找自己的家而继续不停地走着，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我”渐渐变形、化解，消失了，最终只剩下一只宠大的空赤茧，成为“确实不受任何人干扰

的我的家”，可是“这时候却少了一个可以归家的‘我’”，以赤茧寓意人所处的环境的不合理性，从而表现了现代人所处的孤独的状态。

安部对文学的思考正是从人失去了生存的空间、失去了现实的依靠，而自我奋力向无限的未知世界挑战这一点出发的。比如，在《兽群跑向故乡》里，作者反映战争刚结束，三种对立的政治力量进入中国东北，主人公难辨这种复杂的政治形势，但他“个人”必须与外界的现实发生“关系”才有存在的意义，然而他没有弄清这三种政治力量的“关系”，他的存在受到了威胁。由此暗喻人在“未知”的环境里，为了寻找生存的空间，就要象自由的兽群那样任意跑遍荒野，跑向故乡，求得生存。人，要做这样的自由人，要这样的人的自由。可是，在这个世界上，人没有这种自由。人无论生活在什么地方，都无例外地要被强制归属于社会。又比如，在《饥饿同盟》里，写了战后日本社会处在是归属全体主义文化模式还是个人主义文化模式的选择关头，出现归属性不明确的典型的边缘社会，出现了精神性的混血儿。作家通过这部小说的种种类型的精神混血儿的宿命故事，表现了边缘社会人的悲喜剧。在这些作品里，安部通过这些荒诞的故事，以丰富的想象力来象征性 地描写现代人的这种宿命。

安部还将先锋派绘画的通过线与面运动的空间造型的表现方法，应用到动的空间里追求物体的实存感，以展开人物的活动。表现在《墙——卡尔玛氏的犯罪》上，小说的主人公因为一觉醒来，忘却自己的“名字”，失去了这个象征性的符号而被认为是罪犯，非接受审判不可。他无法接受这种现实。他发现自己被墙包围，自己欲图将墙吸收，变形为一堵墙，一堵实实在在的墙。

安部公房就这个主人公的造型方法曾这样写道："在我的思考里，这个纯真而平凡的主人公似乎是一种类型的存在主义者。我尽量沿着行动来具体地描写他，同时努力表现他把理念行动化的道理。我不是用一般的喜剧表现客观化的方法，而是考虑用主观的自然的表现来达到喜剧化"(《卡尔玛的故事》)。

从此他就在作品中，努力打破共同体的束缚，在都市的孤独中，寻找和创造存在的新路。他的《砂女》描写一个昆虫学者在现实不断侵蚀自己的生活的威胁下，作出自己的选择，进入一个砂洞里，在不断地与侵蚀而来的砂搏斗中，绝望地发现了现实世界的一个新侧面。作者着力表现主人公与砂搏斗的精神运动，寓喻人在混乱的社会的孤独中，通过努力才能创造人的存在的客观条件，才会寻找到存在的可能性。《砂女》作为存在主义代表作，更具典型的意义。

可以说，安部公房的作品大多是描写人与现代社会的疏远，陷入孤独和绝望的生活，于是设定奇异的幻想，比如设定在一个"物体"内，自在地转换形象和构建非现实的世界，来追求人的内在性。他的《墙——卡尔玛氏的犯罪》设定在"墙内"，《砂女》设定在"砂洞内"，暗喻了资本主义社会异化，人与人、人与社会互不沟通，处在一种绝对孤独的抽象世界里。

《箱男》出现了一个男子钻进厚纸箱里，梦想这样可以获得一张永远不存在的证明。因为他以为将箱子盖上后，他就能成为一个谁也不是的存在。箱男在纸箱里做了一个莫名的梦。在梦中，不论是弄到不存在的证明也好，或者完全放弃存在的证明也好，他究竟能忍耐到什么时候呢？箱男最后好歹摆脱了箱子，他是在做开始过箱子生活之前的梦，还是在做从箱子走出来之后的生活的梦呢……作家通过这样一个超于现实的故事，来反

映人在充满异端气味的社会里，寻求能自由地参加社会的生活，不断地探索人所生活的世界。其变形是社会扭曲和异化的反映。所以这种探索是艰难的，但其意义是不能否定的。

安部公房无论是设定在“墙内”、“砂洞内”，还是设定在“箱内”、“茧内”，但这些都不是不可逾越的界限，相反地他窥视这些东西的内里，尽管内里黑暗也要探个究竟。他在《墙》里就说：主人公撞上了“墙”，尽管他无法把目光从墙上移开，但他却被墙内的黑暗所吸引，盯住墙想把墙内看个仔细，它成为主人公采取行动的契机。

安部公房在现实中发现了超现实，又努力捕捉超现实的现实。他塑造的人物无论变身、变形的形象是“茧人”、“墙人”、，还是“砂人”、“箱人”等，都作为构成现实的总体，构成“物”的世界与“实存”的世界，即外部的现实与内部的现实的双重异化。但他们虽然被双重地闭锁在现实的秩序和自我意识的内部，还是顽强地挣扎着表现自己的精神。所以说，安部的文学世界岂止没有脱离，而且深深而牢固地植根于日本的今日和明日的现实。在他的绝望内里，回响着希望之音。

正如松原新一所分析的：“作为‘先锋派艺术家’安部公房的诸作不论现实成为怎样的墙，成为怎样的不合理的存在，都不会逆转回过去的价值。相反地是注视着墙，与墙斗争，毫不畏惧地踏进展现在墙内的未知的领域，这样才能证实人类精神的自由的活动——安部公房的许多作品都是富寓这样的教诲的。”

安部还从自己亲自体验的都市生活中，将唤起人物的形象，闯进人物的内心世界，仔细观察和把握人的内在的东西。《他人的脸》贯穿这种存在的思想。男主人公把自己藏在自己造的一个假面里，诱惑妻子同他通奸，他向妻子自白之后，发现妻子知

道了一切，这样反把他的假面戏逼到了绝望的地步。作者在于通过揭示主人公内心的一种冲动，一种意识，即他苦恼于自己完全缺乏与他人可共有的东西，表现了在复杂的现代社会里，任何人都可能有某种程度的异常。因为一般相信是正常时，有时也不得不怀疑这种正常性。《燃烧的地图》则以都市人的焦燥感为主题，描写都市的人们忍受不了孤独，摆脱日常世界的网眼，逃到有秩序的彼岸，成为"孤独的失踪者"的故事。作家笔下的"孤独的失踪者"的群像，反映了一个极其孤独的环境中，过着像野兽般的生活，成为一个没有存在权的人。所以作家说，他写这部作品是为了向东京这座城市挑战。

安部文学构成的两根支柱，一是小说，一是戏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剧本《幽灵在这儿》，是一部充满笑料的讽刺剧。它描写一个男子被地方城市把头操纵上窜下跳，被社会"抹杀"了。他企图复仇，便到处张贴"高价收购死人的照片"的标语，以此向把头挑战。

安部公房特别注意构建其日本式的存在主义语言风格和文体风格。首先，他利用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论，来阐释语言、认识与想象力的表现的关系。他说："只有人类才有第一条件反射论，一般来说，极不安定的第二条件反射，是采取语言形成的形式才开始变得安定。所谓语言就是符号的符号，人才能获得将大脑皮层反射活动一般化的能力，即抽象的能力。抽象＝认识是依存于语言。是依存于表现，同时表现又是认识的形式，这是显而易见的"(《文学上的理论和实践》)。

其次，安部公房注重强化文体意识。他的文体风格是与他的存在主义文学思想相关联的，他主张的文体，不是与作品内容无关的、静止的文体，而是经不断努力创造出动态的、强有力的、

适应描写实体的文体。他的小说,特别是短篇小说,就积极通过这种文体意识,只运用必要且充分的语言,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想象机能。

再次,注意运用独特的比喻技法。这种比喻法的独特性与其文体意识也有密切的联系。具体地说,他的比喻,只使用日常身边的、习惯了的东西作媒介,而且是通过语言的"魔术"来创造的,从而真正充分地发挥比喻的效果。比如在《他人的脸》中所描写的男主人公的妻子哭泣情状的比喻:"(她的哭泣)就象从断水的龙头漏出来的空气,使人狼狈周章",就是活生生的比喻。这种文体虽然是由抽象的理论构建的,但它拥有具体的存在感。所以这部小说虽然哲理性很强,但它还是可以唤起鲜活的文学形象来,从而充满了艺术的魅力。

安部公房追求的先锋文学,就是打破传统的文学,创造出崭新的文学世界。但从整体上看,首先是自律地产生,一是赋予古典式的;二是作家以自己经历的战争期间、战后时期,人的生存状况给他带来的感觉作为基础,完全是日本式的表达方法。其次是通过与西方存在主义的邂逅,接受了卡夫卡影响。尽管如此,他与卡夫卡的以自我批判个人罪意识作为创作的冲动不同,他的创作的第一义是追求艺术的升华。

总括地说,安部文学的基本要求:其一,以人作为其文学的主体,对人表现极大的关注和深切的同情。他对"人"的话题有一种本能的、直觉的感知,倾以全力关注"人",积极探讨人的生存状态,以及对生命意识进行深深的思考,以此作为其文学的重要的命题;其二,通过形象的自然转换和非现实的构成,来探求人的内在性和社会的状况。安部通过各个作品用艺术来升华生命,安部文学的生命也得到了艺术的升华。

目　　录

他人的脸

穿过遥远的迷途的褶襞，你终于走到了。凭借着从“他”那儿得到的地图，你总算找到了这个隐身之处。这儿是你迈着不乏醉意的步子还一边发出风琴的踏板似的声响，爬上一道阶梯后的第一个房间。你屏住呼吸敲了敲门，却不知为什么竟然没有回音。不过，至少应该有一个少女宛如一只仔猫似地跑过来，为你打开房门的。你会试着问，是否有什么留言。岂知那少女一言不答，只是留下一阵冷笑便逃掉了。

为了找到“他”，你往里面窥探。然而，“他”自不用说，就连“他”的踪影也无处可寻。这是一个漂漾着废墟的恶臭、充满死亡的房间。那早已忘却表情的墙壁回望着你，使你不禁毛骨悚然。当你心存内疚地刚要撤退时，桌子上的三册手记和附在上面的一封信蓦然映入了你的视线，同时你也终于明白了：自己中了圈套。无论心中涌起何等苦涩的情愫，也毕竟无法抵御那故弄玄虚的诱惑。用颤抖的手撕开信封后，现在你开始阅读那封信。

或许你心中不乏愤怒与屈辱吧，但还是请忍耐一下，别让那动辄就要游离而去的视线从信笺上挪开，想办法一直读完那封信吧。我是怀着怎样的心情热切地祈盼着你平安地穿越这一瞬间，朝着我这边再跨出一大步啊！究竟是我惨败在了“他”的手下，还是“他”被我降服了呢？总而言之，假面的戏剧至此已降下了帷幕。是我杀死了“他”。作为犯人，我要通报自己的姓名，毫无保留地坦白一切。无论是出于宽容还是恰恰相反，反正我想请你一直读下去。拥有裁判权利的人，同时也有义务倾听被告的申述。

是的，倘若你对如此下跪着的我弃而不顾的话，说不定也会被莫须有地怀疑为同谋犯。喂，还是慢慢坐下来，先放松放松

吧。假如房间的空气太闷，你可以立即打开窗户；假如你需要，厨房里还有茶壶和茶杯。一旦你躬身坐下，这儿便由迷途尽头的隐身之处摇身变成了一个法庭。就在你审查嫌疑犯的记录期间，为了使这假面戏剧的结尾变得更确定更清晰，我打算一边往幕布的破烂处缝缀补丁，一边等待下去。因为哪怕仅仅只有“他”的追忆，眼下也大可不必担心会感到无聊和郁闷的。

——那么，在此让我们暂时追溯一下我的时间吧。或许是在距现在三天前的午夜零点。那种如同融化了蜂蜜一般夹着雨滴的大风，今夜也死乞百赖地摇晃着整个窗棂。即使白天里热得人汗涔涔的，可一旦日头垂暮，人们就又禁不住怀念起那种暖和劲儿来了。据报纸上的消息，寒冷又将卷土重来，但是，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即白昼已经拉得很长。如果这一次雨过天晴，夏天将很快接踵而至吧。一想到这儿，我便不由得坐立不安。我目前的处境就好比蜡制工艺品，在炎热面前不堪一击。哪怕只是在脑海里凭空想到那种火辣辣的太阳，皮肤的表层也会顷刻间开始沸腾起来。

因此，我打算在夏天到来之前设法了结这一切。据长期的天气预报，将在近三、四天内出现大陆高气压，形成夏季型气象布局。也就是说，如果我能在3天内做好迎接你的准备，让实际发生的事与这封信的启始部分刚好吻合相接，那么一切都将会无可挑剔。但是，3天很难说是一个充足的时限。毕竟正如你所看见的那样，这份事实重大的记录是被密密麻麻地写在三册大开本的笔记簿中，并且时间跨度长达一年的东西。一旦真地要以一天一本的进度对它进行增删、订正，以形成一个让人信服的东西，这无疑是一个规模庞大的工程。精神大振的我买来夹

满大蒜的肉包子以供宵夜食用，而且今天比平时还早了两、三个小时返回这里。

然而结果呢？……可气的是，又一次痛感了时间的绝对不足。说实话，再次重新浏览自己所写的东西，对其中两种过分带着辩解的语气，就连我自己也深感厌倦。在这个平白无故也很容易感到忧郁的、雨兮兮水汪汪的深夜里，更是对那种潮湿阴郁耿耿于怀，所以，这无疑是一件万不得已的事情。终场是颇为惨淡的，对此我毫无否定的意思，尽管如此，我依旧按照自己的方式，确信自己一直处于清醒的状态中。倘若失去了这种确信，我便不可能毫不厌倦地一直书写这些弄不清会成为无辜的证据，还是相反成为我有罪的物证的记录。说真格的，并非出于不服输的心理或别的什么，我至今仍顽固地坚信着，我所被迫陷入的迷途最终只是一种逻辑上的受难。……但与预期的刚好相悖，我的手记恰似一只被关了禁闭的野猫一样，以颇为哀怨的声音不停地鸣叫着，或许倒不如抛开 3 天这个时限好好地加工一番，以达到满意为止吧。

不，已经够了够了。在好容易决定公开一切的当口，那种类似于一根嚼不烂的肉筋有一束卡在了喉咙半道上的感觉，我早已再也不能忍受了。那发出呻吟似的部分总归属于细枝末节，所以，假如你能够适当地跳过不读，问题便解决了。比如说，电钻、蟑螂，还有摩擦平板玻璃的响声，尽管令人大为恼火，但你却并不会因此而断言：这些属于人生的重大事件。或许你也会大致推测到，关于电 钻的联想是源于牙科医生的机械，但关于其后的两者，却只能说是一种心理性荨麻疹的产物。还从不曾听说过被荨麻疹夺去生命的事例呐。

还是适可为止、言归正传吧。关于辩解的辩解，无论怎样重

复叠加，都是无济于事的。重要的是，此刻你正在阅读这封信。我的时间就这样原封不动地与你的时间叠合在了一起。而你，你还会接着阅读我的手记……你将坚持着阅读到最后一页，在这最后一页里我将追赶上你的时间……

（此刻你是否感到轻松惬意了一点？是的，煎茶放在那个矮矮的绿色陶罐里。开水也是刚刚煮沸的，装在水瓶里，所以，请你先用点茶。）

《黑色手记》

——顺便声明一句，手记的顺序按封皮的颜色，依次分为黑、白、灰三种颜色。颜色与内容之间，并没有任何关联，只是为了便于区别而任意选定的。

* * *

首先还是从这个隐身之处开始说起吧。其实，究竟从哪里开始说起，都并没有太大的差异。只不过从那天的事情开始，比较便于展开话题罢了。约摸是在半个月之前我决定去关西出差一周那天的事儿。因为是出院之后第一次象样的旅行，所以，我想对于你来说，也肯定是一个印象匪浅的日子。旅行的名目是去大阪某个印刷油墨工厂视察工艺管理。当然，这只不过是一个借口，事实上打那天以后，我就一直躲进了这个公寓里，着手完成这个计划。

翻开当天的日记，上面是这样记述的：

5月26日。雨。凭借着报纸上的广告,前来S公寓察看情况。一瞥见我的脸,一个正在前面的庭院中玩耍的小孩便“呜呜”哭了起来。不过,这儿的地理条件不错,房间的布局也颇为理想,所以决定选择这里。崭新的木材与涂料的气味具有很大的刺激性。隔壁似乎还空着,无人居住,但愿能想办法不被人疑心地把隔壁的房间也租借下来……

但我在S公寓里既没有使用化名,也不打算伪装身份。或许看来有点草率莽撞,但我自有自己的打算。如今,我的这张脸仅仅靠耍点小聪明的花招,是完全无用的。以致于眼前那个在大门玩耍,象是就要上小学的某个地方的小姑娘,刚刚才瞅了我一眼,就如同做了一连串恶梦似地开始嚎啕大哭起来。不过,那个作为关键人物的管理员或许是出于生意上的考虑吧,倒显得出奇地和蔼可亲……

不,和蔼可亲的倒并不只是管理员一个人。遗憾的是,与我相遇的所有人几乎都毫不吝惜地对我支付了他们的和蔼可亲。只要我不企图从某一点上去深入探究,谁都显得慷慨大度。这也没什么奇怪的。即使不愿意正面瞧瞧我的脸,至少也得表现出和蔼的态度呀。多亏了这样,使我得以避免被人加以无用的追问。被那堵和蔼的墙壁严严遮挡着,以致于我一直处于彻底的孤独之中。

或许是由于S公寓竣工不久吧,近18间房子有半数都是空着的。我还没有说出自己的要求,管理人就一副什么事都早已心领神会的模样,为我选定了2楼最靠里的那间房子,它正好处在安全楼梯的旁边。总之,事情就是这个样子。不过,那间房确实只有为我特意挑选的价值。浴室自不待言,尽管算不得上等,

但桌子旁边配有两把椅子，还有一扇别的房间所没有的凉台模样的向外凸出的窗户。而且安全楼楼下面是一处可以容纳四、五辆汽车的停车场，从那里可以径自走到旁边的胡同里。当然，房价也相应地很贵，但是，我从一开始便打定主意要进行某种程度的投资，所以，当场便付清了3个月的押金。顺便让附近的被褥商店送来了一套卧具。管理员越发流露出喜不自禁的神情，喋喋不休地说着房间的通风条件和日照状况。不久，当话题就要接近尾声时，他又摆出一副要拉家常的架式来。但幸运的是，就在他递给我房间钥匙之前，钥匙发出尖厉的声响从他手中滑落到了地面上。管理员一脸尴尬，慌忙撕掉煤气总开关上的封条，匆匆地退场了。我终于舒了口气。……倘若谎言上涂抹的最后一层伪装总是如此容易剥落的话，那么，该是多么令人轻松快活的事啊……

天色已暗，甚至于数不清在面前张开的手指头。还不曾有人入住过的这个房间，显得那么冷漠凄清。但比起那些和蔼可亲的人们，倒是它的冷漠让我觉得好受得多。打那次事件以后，我开始对所谓的"黑暗"这种东西有了一种相当亲近的感觉。说实话，假设这个世上的所有人都在转瞬之间丧失了眼球，抑或忘却了光的存在，那将是何等美妙的事情啊！很快和解将会在各种"形式"上得以成立。三角形的面包也好，圆溜溜的面包也好，反正面包就是面包这一点将会得到众人的一致首肯。……这样说来，就连刚才的那个小姑娘也只需要闭着双眼听听我的声音就可以了。如此一来，或许我们就会成为一起出发去游乐园，并排着吃冰淇淋的伙伴了……正因为有光明，她才会硬是咬定，三角形的面包不是面包，而是三角形。光线这玩艺儿自身是透明

的，但却常常把映照出来的对象物几乎全都变成了不透明的东西。

然而，既然现在有光线存在，那么，黑暗就充其量只是一种带有期限的缓刑。一旦打开窗户，那夹着雨滴的大风就会象黑色蒸气一般涌入屋子，让人禁不住咳嗽不止。一旦取下墨镜揩去眼泪，就会看见商店街那隔街而立的电线、电杆的顶部、鳞次栉比的屋檐等等，它们在来来往往的汽车灯的照射下，犹如没有擦拭干净的黑板上残留的粉笔印一般淡淡地闪着白光。

响起了脚步声，有人从走廊上走了过来。我用娴熟的动作重新扶了扶墨镜。卧具店的人送来了一套卧具。这是我通过管理员订购的。我从门下边把货款塞了出去，让对方把被褥放在走廊上就回去了。

这样一来，似乎所有的前期工作都已准备停当了。我脱下上衣，打开衣橱，只见门背后镶嵌着一面镜子。再次摘下墨镜，取掉口罩，一边观察着镜子里头，一边开始解开脸上的绷带。缠了3层的绷带汲收了大量的汗水，明显地胀大了，让人觉得沉甸甸的，好象已有早晨刚刚缠上时的两倍重量。

过了不一会儿，在绷带完全解开了的地方，有一群水蛭正往我的脸上爬将而来……一群相互纠集在一起、红黑红黑的、鼓胀着身体、带着瘢痕疙瘩的水蛭……多么丑恶啊！这已几乎成了我的日课，不断地重复发生，甚至让人觉得似乎应该对它们见惯不惊似的……

我对自己那种故作夸张的惊讶更是感到心烦意乱。想来，这无非是那种捕风捉影的不合理的感性在作祟而已。那些部位充其量不过是人的容器，而且只是极少的一部分脸的皮肤罢了，干吗要那么大惊小怪呢？当然，那种偏见和固定观念也算不上

什么稀奇的尤物。比方说，巫术信仰……种族歧视……对蛇所抱有的莫名恐惧(抑或象刚才在信中所提及的蟑螂恐惧症)。……可是，倘若我还是一个生活在憧憬之中满脸粉刺的毛头小子的话，那种表现倒也没什么奇怪的，然而，我毕竟是承担着某个体面的研究所的某个重要部门的负责工作，被人用船锚一般的重量与世间牢牢地拴在一起的人，如果竟然也为那种心理上的荨麻疹大伤脑筋，就不免让人尴尬万分了。尽管我知道，除了对水蛭窝有一种直接的厌恶感以外，其中并无别的理由。可我仍然无法铲除自己的苦恼，这使我难以忍受我自己。

毋庸置疑，我相信自己也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了某些努力。与其徒劳地逃避退缩，不如直面并习惯于整个事态吧。一旦我自己习以为常了，那么对方也就肯定不会再顽迷固执了。想到这儿，我决定即使在研究所里，也不主动把自己的脸作为一个话题。比方说，把自己比喻成电视漫画中出现的蒙面怪人，故意夸张地大加嘲弄。还故意夸大其辞地炫耀对方看不见自己的表情，而自己却能够尽情窥伺对方的好处，装出一副自得其乐的模样。无疑，让对方来适应自己，是使自己去适应对方的最佳捷径。

而且似乎还不乏成效。不久，在研究所里我开始不再那么尴尬拘谨了，蒙面怪人也不再是单纯的虚张声势了。我开始感觉到，蒙面怪人们不厌其烦地反复出现于电视上和漫画书中确实自有其根据。的确，只要蒙面的背后是水蛭筑巢的现实不复存在，那么，蒙面所带来的惬意感也就是一个事实。如果说用衣裳来包裹肉体是文明的进步，那么，也就无法保证将来蒙面不会成为一种常识。从前在举行重大仪式和祭祀时，蒙面也曾经被经常使用，尽管难以准确地表述，但蒙面与裸脸相比，不是把与

他人的关系擢升为了一种更普通的东西吗?

我也并不是不曾相信过,自己脸上受的伤尽管缓慢,但确实在走向痊愈了。可当时我对脸的可怕性还不曾真正了解。在此期间,在绷带的下面,水蛭的侵蚀正一点一点地推进着。尽管医生保证道,液体空气所引起的冻伤等远不如烫伤那么影响深远,因而其恢复的过程也理应更加迅速,但是……我一会儿内服四羟醌,一会儿注射可的松,一会儿照放射线,想尽了种种办法,可水蛭的部队却逾越了这重重防线,接二连三地调兵遣将,把占领区扩展到了我的脸部深处。

比如说某一天的事情吧……恰逢我与同潦们在开完与其他部门的联络会议后返回办公室午休时……一个今年刚从学校毕业的年轻女助手,边翻弄着某本书的页码,一边走了过来,脸上的表情象是有什么难言之隐。

"瞧,老师,这是一幅多么有趣的画啊。"在她含笑的纤细手指之下,是一幅克礼* 题为《伪装的脸》的钢笔素描,画上的那张脸被几根平行线水平地切割开来,从某个角度看去,不能说不象是用绷带一层层地包裹着。唯有眼睛和嘴巴处形成了一条狭窄的分割线,以致于那无表情的表情被强调到了残酷的地步。我蓦地被一种难以言喻的屈辱感攫住了。当然她不可能有什么恶意,而且,使她萌生这一念头的原因,勿宁说正好在于我自己有意识的诱导……是的,要冷静一点! 如果在这儿大动干戈的话,那么,苦心积虑的计划不就会化为泡影吗?——尽管我这样自言自语道,可最终还是没能忍耐到底。过了一会儿,在我眼里,那幅画甚至俨然化作了映入她视线中的我自己的脸……只

*克礼:(1879—1940)瑞士出生的法国画家。

能被人观察却不能观察别人的伪装的脸……一想到自己正被她那样凝视着，毕竟是难以忍受的。

突然我动手把那画册撕成了两半。与此同时，我的心也被撕了个粉碎。我的内脏从那撕开的裂缝中如同腐烂的鸡蛋一般往外流淌着。变成一副空壳的我将撕开的页码重新合在一起，战战兢兢地还给了她。但已经为时过晚。如果是在平时，那个恒温槽装置传出的声音是想听也听不见的，可现在它竟然发出了一阵象是要折弯白铁皮板的夸张响声。她在裙子下面使劲地摩擦着两只膝盖，就象是要把它们揉搓成一根木棒似的。

* * *

当时的那种狼狈劲儿背后所潜藏的意义，我至今尚未真正明白过来。尽管羞愧得无地自容，可究竟是为什么，我却无法准确地把握。不，如果真想把握的话，或许倒也并不是做不到，可出于本能，我回避了探究其深层的含义，而让自己隐匿在所谓“小孩气的行为”这类陈词滥调的背后。无论怎么想，在人这一存在之中，脸都不可能占据那么大的比重。人的重量应该最终依据其工作的内容来加以衡定。这是一个即使与大脑皮质有某种关联，也绝对没有脸插嘴的余地的世界。倘若因为脸的丧失，而在天平的刻度上出现了显著的变化，那么，也无非是因为它本来就空洞无物的缘故。

但不久……确实是在那次画册事件后的几天……我不得不痛感自己脸的比重远远超过了上述那种期望的观测。这一警告悄无声息地从内部溜了出来。我一直只留心着防备外部，没想到遭到了如此的突然袭击。而且这突然袭击来得那么猛烈，以

致于我被打翻在地上，却很久没法回过神来。

那天夜里，我回到家中，突发其想要听巴赫。[*] 其实倒也并不是非听巴赫不可，但对于我那振幅缩短，长满倒戗刺的心境而言，最合适不过的音乐似乎不是爵士乐，也不是莫扎特，而恰恰是巴赫。我决不是一个优秀的音乐欣赏家，或许只能算一个良好的利用者吧。诸如工作进展缓慢时，选择与那种困难相适应的音乐；暂时中断思考时，便选择富有刺激性的爵士乐；想增加跳跃的发条时，便选择思辩性的巴托克；想获得一种自由感时，便选择贝多芬的弦乐四重奏；想让思路集中到某一点上时，则选择螺旋运动式的莫扎特；而选择巴赫则是在最需要精神的均衡状态之时。

不过有一瞬间我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放错了唱片。否则，就肯定是机械发生了故障。因为乐曲是那么狂乱，以致于我还从不曾听到过这种巴赫。假如把巴赫当作灵魂的药膏，那么，现在听到的这玩艺儿便不外乎不痛不痒的普通泥块，让人觉得毫无意义、愚蠢透顶。当它从我身边通过时，几乎变成了沾满尘埃的手捏糖人儿。

你沏了两杯红茶，走进房间，正好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沉默不语着，使你以为或许我正听得出神入化吧，于是，就那样蹑手蹑脚地退了出去。这时，我发现，狂乱的原来是我自己！尽管如此，却又难以置信：脸上的伤痕居然会影响到一个人的听觉……既然无论怎样侧耳倾听，融化掉的巴赫都无法回复原样的话，那么，除了这么想又能怎么想呢？我一边把香烟塞进绷带的裂缝中，一边诚惶诚恐地四处环顾，察看是否还有另外的东西也与脸

---

[*] 巴赫：（1685—1750）德国巴洛克音乐的作曲家

一起消失而去了。看来，我那种关于脸的哲学不得不进行根本的修正了。

然后，如同时间之床蓦地坍塌了一段，我突然掉进了30年前的记忆之中。打那以后从不曾想起过的一件往事，倏地以彩印的逼真感重现于我的脑海之中。事情的起因是姐姐的假发。尽管很难用语言表述清楚，但我的确从假发中感到了一种无法形容的猥亵感和不道德的东西。我悄悄把它丢进火中烧掉了，可不知为什么竟然被母亲发现了。她格外生气，连声责问我。尽管我自认为施行了正义，可一时被人责问，却又无言以答，落得一筹莫展，面红耳赤。不，如果非回答不可的话，或许也并不是不可能的，但那种事情即使是仅仅说出口来，也会感到污秽不堪的。我想是一种洁癖感迫使我噤口不语的。……而且，倘若把"假发"换成"脸"这个词，那么，那种难以忍受的焦灼感就会原封不动地与崩溃了的巴赫那空虚的回声重合在一起。

我关掉唱机，象是被人追撵着似地走出了书斋。此时，你正好在擦拭排列在饭桌上的玻璃杯。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那是一种自己也无法追踪溯迹的发作式的冲动。似乎是在遭遇了你的抵抗之后，我才恍然明白了自己行为的意义的。我用右手摁住你的肩头，想将左手插入你的裙子下面。你发出一阵呻吟，然后猛地如弹簧一般伸展开膝盖跳将起来。只见椅子被掀倒了，一只玻璃杯掉在地上打得个粉碎。

中间夹着那倒下的椅子，我们一直相对呆立着，甚至没有喘一口大气。或许我的做法的确太过粗暴，但我也多少有自己的理由。这是我为了一举夺回自己被脸上的伤痕所遮蔽，以致于就要迷失了的东西而奋不顾身做出的一种尝试。自从那次事故发生以后，我们一直断绝了关系。或许我一边在理论上光说一

些只承认脸仅仅具有附属性意义之类的话，一边却又东躲西藏，回避与脸的对决。但既然已被逼到这步天地，也就只能正面反击了。我似乎是想利用这一行为 来证明：脸上的方格子其实只不过是一种幻影罢了。

但这种尝试也以失败而告终了。你大腿内侧那种象是撒满了腊石粉一般的触觉，化作了小小的磷火，在我的手指上燃烧发烫。充满棘刺的呐喊纠集在一起，螫刺着我的喉咙，想要说点什么，但——尽管想说的话堆积如山——反而一句话也说不出口。辩解？……安慰？……抑或是谴责？……倘若要说出口，就不得不把纷乱的东西整理成其中的某一样，可光是整理一下，似乎又于事无补。如果是选择辩解和安慰的话，那还不如象烟雾般消失而去。但假如是选择攻击，……是的，或许我就会搔破你的面孔，把你变成一个至少与我相同、甚至更丑陋的怪物吧。突然间你嚎啕大哭起来。那种哭法就象是从断了水的水龙头里漏掉了空气一般，让人不知所措。

顷刻间，在我的脸上有一个幽深的洞穴张开了血盆大口。那洞穴被挖掘得如此深大，以致于让我整个身体爬将进去也还绰绰有余。从腐烂的虫牙中流出的脓一般的液体，正不知从什么地方往外渗透，发出啪嚓啪嚓的声响往下滴落。能听见那种声响的整个房间中弥漫着的所有臭气，从椅子的腹部、从壁橱的角落、从冲洗槽的排水口、从因昆虫的尸骸而变了色的灯罩中，犹如蟑螂似地汇集在一起。什么都行，我需要一个能堵塞住自己脸上洞穴的塞子。我巴不得赶快结束这种如同没有鬼的鬼游戏一样的行为！

至此，距假面的计划只剩下一步之遥了。本来作为一种想

法,假面的计划无异于下贱的杂草种子之类的东西,只需要一丁点儿容纳它的地面和滋润它的水滴便足够了。没有激情荡漾,也没有大动干戈,我就象是早已深思熟虑好了一样,从第二天起便开始了查寻学会机关过期杂志的目录。作为问题焦点的有关塑料人工器官的记事,我想应该是在前年夏天登载的。是的,制作一个塑料假面来遮掩脸上窟窿,这正是我的目的。不过,根据某种说法,"假面并非只是一种单纯的填充物质,而且是试图蜕变成某种超越自身的东西的颇为形而上的愿望的表现。其实,我也并没有把它看作是一种与可以随意脱换的衬衫、裤子同等的东西。不过,如果是虔信偶象的古代人,思春期的年轻人的话,则另当别论,可要是为了第二次人生而将假面装饰在祭坛上,那却是徒劳无益的。无论有多少个面孔,在我就是我这一点上都不可能有任何改变。我只是试图在一出小小的"假面戏剧"中,将打开得过了头的人生帷幕的空间加以填充弥合。

想找的杂志马上就找到了。据上面的文献记载,如果只是讲究外观的话,完全可以制作出与实物相差无几的东西来。但这最终只限于形态,至于其运动性,似乎尚有很多悬而未决的地方。不过,要是真地想做一个假面,毕竟还是有表情的为好。我想要的是那种伴随着表情筋脉的运动,能够有哭有笑、自由伸缩的东西。从目前高分子化学的水平来看,即使不排除成功的可能性,但仅凭现有的知识,似乎也大有力所不能及之感。然而对于现时的我来说,哪怕仅仅是依赖于这种可能性,也不失为一剂绝好的解热药。眼下如果还不能医治虫牙的话,至少也得吃点止痛药吧。

我决定先去见见那位撰写人工器官报道的作者 K 先生,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接电话时K先生的应答显得非常简慢冷淡，好象有点心不在焉。或许对我是一个同样从事高分子工作的人，有一种抵触感吧。尽管如此，他还是答应我，4小时以后，腾出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来接待我。

我吩咐加班组的负责人继续检查开关，自个儿却收拾好剩下的两、三张单据后便马上出发了。街道就象是被打磨了一般明亮光洁，桂花树的芳香随风漂漾着。对那种明亮和芬芳，我感到一种刺痛般的嫉妒。在等待计程车时，我仿佛觉得四面八方的人们正虎视眈眈地盯着我，那眼神俨然是在睨视着一个从外面闯入的窃贼。——但是，这一切无异于一张黑白颠倒的底片，一旦假面到手之后，正片就会立刻冲洗出来。我这样思忖着，静静地忍耐着那过于明亮的阳光。

我前往的建筑物位于环形线车站附近那片杂沓拥挤的住宅区中间。除了门上挂着“K高分子化学研究所”这个不太醒目的标牌外，完全是一栋司空见惯的普通住家。在一进门的地方，胡乱地堆放着三只饲养兔子的木箱。

在狭小的会客室里，只放着陈旧的木制长凳、带脚的烟灰缸和几本过期的杂志。……我开始莫名地后悔起来。所谓研究所，名字倒是冠冕堂皇，可这与街边的那些江湖医生又有什么两样呢？难道不是同样揪住患者的痛处混水摸鱼的骗子吗？再回头一看，在一个有些脏兮兮的木框里镶嵌着两张照片。其中的一张是一个下颚残缺、长着一副老鼠相的女人侧影。而在另一张照片上面，可能是她在接受了整形手术之后吧，那多少变得中看了一些的脸上正朦朦胧胧的地浮现出淡淡的微笑。

长久的失眠淤积在一起，化作了沉重的疙瘩，开始在眉间深处扩散开来。正当我坐在坚硬的板凳上越来越难以忍受时，护

士终于走过来把我引进了另一个房间。日光透过遮帘沉淀为一片乳白色，窗边的桌子上尽管并没有堆放着注射器，但却排列着好几种陌生器具，怪吓唬人的。他们的旁边是病历存放架、带扶手的转椅……在稍远的地方，铁框的屏风旁是一个齐腰高、带着车子的更衣筐。……这种按形状分门别类做好准备工作的架式使我越来越陷入了忧郁之中。

我给香烟点上了火。我想找一个烟灰缸，所以站了起来。一看见桌上搪瓷盘子里的东西，不由得大吃一惊。一只耳朵、三根手指、一个手腕、半张从眼睑到嘴唇的脸……它们被胡乱地摆放在那儿，散发着刚刚被撕扯下来的鲜活感，我感到一阵胸痛气闷。它们比实物更象实物。我从没想到，所谓的"惟妙惟肖"会带给人如此残酷的感觉。倘若看看它的切口，就会发现它的确只是一个塑料模型，但是，某种象是被迫嗅到了呛鼻的死臭似的错觉还是攫住了我。

蓦然间K先生从屏风后面出现了。他那显得出人意料地温和的长相让我大舒了一口气。微微卷的头发、象杯子底部一样厚厚的无边眼镜、不胖不瘦的下颚……而且在K先生的身体周围弥漫着一种平常嗅惯了的药品气味，让人颇感亲切。

不过，这一次该轮到他拘促不安了。他一副惊呆了的表情，不断地来回审视着手里拿着的我的名片和我的脸，好一阵了都一声不吭。

"那么，您是……"K先生结结巴巴地嘟哝着，又一次把视线投落在名片上，用与接电话时截然不同的、十分克制的声调说道"作为患者光临本所的吗？"

没错，当然是作为患者。但是，无论K先生如何技术超群，都不可能完全满足我的愿望，我所能期待的至多是一番忠告。

尽管如此，如果一本正经地把这些和盘托出，肯定会伤害对方的，这也未免太过幼稚。看来K先生把我的沉默判断为胆怯所致，于是安抚似地说道："请坐下吧……您怎么啦？"

"实验时，液体空气爆炸了。因为平常一直使用的是液体氮气，所以粗心大意了……"

"是瘢痕疙瘩吗？"

"正如您所看见的那样，满脸都是。我好象属于那种很容易留下瘢痕的体质呐。连给我看过病的医生也说，如果医治不当的话，反而会形成一种刺激引起它再度复发的，所以就这样不管我了。"

"不过，你嘴唇四周不是好象没事吗？"

我随即摘下墨眼给他看，说道：

"托您的福，眼睛也没事儿。或许戴了一副近视眼镜是一种幸运吧。"

"可真算幸运啊！"就象是自个儿的事情一样，他充满了热情，"无论怎么说，眼睛和嘴巴毕竟是最重要的呀。……唯有这两样东西，如果不能活动是不行的。……无论把造型制作得多么精致，也是很容易露出马脚的。"

看来他是一个对工作燃烧着热情的男人。他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的脸，仿佛他的心中正在构思着一幅草图似的，为了不让对方失望，我突然改变话题道：

"您的大作我已拜读了，好象还是在去年的夏天吧。"

"是的，是去年夏天。"

"尽管读过，可我还是吃了一惊，没想到实物会是这么精巧的东西。"

K先生心满意足地拿起一根枯干的手指，在手掌上静静地

鼓捣着，说道：

"这可是一件需要耐心的工作呐。瞧指纹什么的，也与实物一模一样吧？以致于警察也跑来提出什么奇怪的要求，要我去登录警察局办理手续。"

"取模还是用的石膏吗？"

"不，用的是一种浆糊状的硅酮。因为石膏无论如何也会漏掉一些细部……瞧，就连手指接头部分的肉刺也一目了然吧……"

我小心翼翼地用指尖捏了捏看，果然有一种粘糊糊的活物的触感。明知这是一个人工制品，却又禁不住联想到死亡，心里真不是个滋味。

"……不知为什么有一种亵渎的感觉。……"

"人的身体，反正就是这样一种东西罢了。"K先生得意忘形地又抓起另一根手指，将断面朝下，垂直地竖立在桌子表面上。那情景就象是一个死人戳破了桌子的要板面，从下面将手指高高支起一样。"另外，象这样故意制作得脏兮兮的，正是一大绝窍呐。太干净的话，配在患者身上，就会显得格外的不协调。……比如说，这是一根中指拇。故意在 第一关节的背面着上了这样的色斑。瞧，有点象烟油子吧？"

"是用笔或别的什么来涂抹的吗？"

"哪里哪里……"K先生第一次放声大笑了，"涂抹的话，不是很快就会脱落吗？其实是把不同的色料从下面依次重叠起来。比方说，在指甲部分用醋酸乙烯……有必要的话，还要加上一点指甲垢……关节部分、皱纹的阴影……沿着静脉的地方要稍带点青色，如此等等……"

"那不是和工艺品差不离吗？并不是谁都能做到的……"

“说来也是，”他微微抖动着膝盖，“但比起脸部的制作来，这些才只是头道工序呐。无论怎么说，还是脸部最难。……首先，有所谓表情这东西吧？……即使是只有零点壹毫米左右的皱纹和隆起，一旦放置在脸上，也就具有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但不可能让它动起来吧？”

“那是不可能的。”K先生伸展开双膝，转过身来说道，“制作外观已经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已无法腾出手来顾及其运动性。毕竟只能挑选运动较少的部位进行局部填充，更何况存在着透气性问题。比如说您吧，不亲自见您一面，是根本就无法知道的……看得出来，在您的绷带上面也好象浸透了不少汗水……或许是汗腺还没有死掉吧。既然汗腺存活着，就不能用没有透气性的东西将脸部遮拦无遗。这不仅会给生理上带来弊病，而且首先会造成呼吸困难，这样的话，你连半天也忍受不了的。这种事还是适可而止为好呐。就跟老年人长着一口孩童般的雪白牙齿显得十分滑稽是一码事。勿宁说，修正得没有人能够发现已经修正了这一点，才是更富有成果的。您能自己取掉绷带吗？”

“取掉倒是能取掉，不过……”我一边忖度着，该怎样来告诉对方自己并不是象他所想象的那样一种患者，一边说道：“说实话，我还没有打定主意，现在正犯愁呐……我认为事到如今，已没有必要采取那种权宜之计来计较脸上的伤疤吧……”

“当然有必要。”K先生象是在鼓励我一样，加强了语气，“身体，特别是脸部的创伤，并不是单靠形态上的问题便能解决的。勿宁说它属于精神卫生学的领域吧。否则，谁还会心甘情愿地致力于这种近于歪门邪道的事业呢？就连我也还有医生的自尊心呐。我决不甘心于只做一名生产仿制品的匠人。”

“这我明白。”

“怎么样?”他的嘴角掠过一丝嘲讽的神色,“说我的工作与制作工艺品没什么两样的人,可是你呀。”

“我倒不是在那种意义上说的那番话。”

“别担心……”K 先生用那种大脑敏锐的老师所惯用的傲慢劲儿说道:“到节骨眼儿上犹豫不决的人,并不只是你一个人。对脸部的加工感到抵触感,勿宁说是一种普遍的情绪。或许是近世以后的想法吧……然而,至今那些土著人还在毫不在乎地对脸进行加工呐……那些想法的根据究竟在哪儿呢?遗憾的是,不是研究这个专业的我就不得而知了……但从统计的角度看是相当清楚的,比如说外伤的例子吧。数据显示,脸部受伤者比四肢受伤者几乎要多出 1.5 倍。尽管如此,实际上求医治疗的人,倒是四肢,特别是手指受伤的人占了八成以上。显而易见,人们对脸有种禁忌。关于这一种禁忌,即使在医生们中间也没有太大的差别。情形严重时,甚至有人把我的工作视为以赚钱为目的的高等美容师……”

“但比起外观更注重内容,也并不是什么可笑的事吧。”

“您是说注重没有容器的内容吗?……真难以置信……我坚信,人的灵魂是寄宿于皮肤之上的。”

“当然。如果是作为一种比喻的话……”

“这可不是什么比喻……”他的语气平和而肯定,“人的灵魂存在于皮肤之中……我就是如此坚信不移的。这是我在战争期间作为军医从军时所获得的切身体验。战场上,手脚被炮火打断,脸部被毁损无遗,乃是家常便饭。但对受伤的士兵来说,您认为什么是他们最关心的事情呢?既不是生命,也不是机能的恢复,而是外表的复原。最初我只是置之一笑,因为这是在战场

上，这儿除了衣领上佩戴的星徽数量与身体的健壮之外，不再通行任何一种价值。……然而有一天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个除了面部备受毁损以外，别无任何障碍的士兵，竟然在出院之际突然自杀了。这真是一个打击呐……我开始认真观察负伤士兵们的情况，便是在那以后。……并且最终得出了一个可悲的结论，即外伤，特别是面部受伤的严重，会象写生画一般原封不动地转化为精神上的创伤而留存下去……"

"那，……那种情况……也不是没有吧。但我却认为，无论有多少事例，只要缺乏理论上的证据，就不能看作一般性的法则。"倏然间我的内心涌起一种难以忍耐的焦躁感。要知道我并不是来进行生活咨询的。

"现在我自身并没有发展到那么深刻的地步……实在对不起……承蒙您在百忙之中不吝赐教，结果我却只是问问情况罢了……"

"喂，您等等。"他信心十足，甚至不出声地微笑着："或许听起来有点强加于人，不过，我是有充分自信才那么说的……如果放任不管的话，您肯定会缠着绷带终其一生。因为您现在正在做的事情本身就证明，您认为假面至少比被埋没在绷带下面要强一些。目前，你受伤前的面孔还好歹继续存活于周围人们的记忆中吧……但时不待我，那记忆也将淡薄稀释下去……而且不知道您面孔的人将一个个出现，最终将向你宣告，由绷带担保的支票已被拒绝兑现……尽管您活着，实际上却被世间掩埋掉了。

"您是在夸大其辞！您究竟想说些什么？"

"同样是身体受伤者，手足不便的人随处可见。就连盲人和聋哑人也并不罕见……但是，您在哪儿看到过没有面孔的人吗？

大概没有吧。您认为，他们究竟蒸发到了哪儿呢？"

"不知道。我对他人的事情毫无兴趣！"我不由自主地厉声说道，就象是遭到抢劫后去派出所报案，反倒给警察教训了一番，结果只是不得不买了一把大锁一样。但对方也不甘示弱：

"好象您还没有完全明白。所谓脸，也就是指的表情。所谓表情嘛……怎么说好呢？……总之，就好比表达与他人关系的方程式之类的东西吧。是连结自己与他人的通道。一旦这条通道由于塌方或别的某种原因而被堵塞住了的话，那么，或许好容易有人打一旁通过，也会以为这是一间无人居住的废屋而扬长而去的吧。"

"行啊，没有必要强求别人走近自己。"

"即是说，您要自己走自己的路吧？"

"难道不可以吗？"

"在幼儿心理学等等当中这已成了一个定论，即人这种东西只能借助他人的眼睛才能确认自己。您观察过白痴或者分裂病患者的表情吗？如果让通道一直堵塞不畅，最终甚至会忘记存在着通道这码事的。"

为了不被他穷追猛打，我在没有找准靶心的情况下便试图进行反击：

"好吧，就权当作表情是如此吧。但不是有些自相矛盾吗？只在脸的某个地方或局部套上暂时性的面罩，你的这种做法究竟怎么才能实现表情的恢复呢？"

"别担心，在这一点上，我想请您包在我身上。因为这是鄙人的专业。至少我有自信比绷带强。……总之，想请您摘掉绷带，允许我拍几张照片，以此为基础，使用分割消去法，依等级顺序选出恢复表情所必需的要素，从中尽可能挑选活动性较少、容

易固定的部位……”

“对不起……”我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赶快逃跑，以致于忘记了体面，开始哀求他，“与其那样，难道不能出让一根手指给我吗？”

这下连K先生也怔住了，他一边用手腕子的内侧摩娑着膝盖附近、一边说道：

“手指？您是指的这个手指吗？”

“如果手指不行的话，耳朵或别的什么也行啊……”

“可您不是为了脸上的瘢痕才来的吗？”

“对不起。如果不行就算了。”

“我可真是被搞糊涂了。不过，也不是不能出让给您，……但这种东西也格外昂贵呐……无论如何也得一个个地用锑来取模哟。……光是材料费也得五、六千日元吧……而且这还是一个相当便宜的报价呐。”

“没关系的。”

“我可不明白，您究竟在想些什么？”

他是不可能明白的。……我们之间的交谈就象是在没有充分进行丈量之前便胡乱铺设的两根铁轨似的东西。我掏出钱包，一边数着钱，一边只能一个劲儿地反复道歉。

我在口袋里紧紧捏住那人工手指，宛若握着一把凶器似地走到了外面。只见夕暮的光影过于鲜明亮丽，反倒象一件捏造的赝品。在狭窄的胡同里，玩着投球游戏的少年们一瞥见我，顷刻间脸色大变，把身体紧靠在围墙上，那脸色就象是被人用洗衣夹夹住耳朵后吊在了空中一样。倘若取下绷带给他们看，他们肯定会被吓得屁滚尿流吧。我被一种冲动驱使着，真想撕扯下绷带，跳进那贴纸工艺品似的风景中。但没有面孔的我根本无

法从这绷带的层面上往前跨出一步。我的脑海里浮现出自己挥舞着口袋中的人工手指，拼命地砍断那些风景的情形，一边象是吲咀嚼着槽牙里的填料一样，玩味着K先生的讨厌劲儿。哼，您走着瞧吧，一旦我的脸被真假难分的赝品所罩住，无论显得多么虚假的风景也不再能够把我当做赘物排挤出去了。

*　*　*

那天夜里，我把人造手指如同蜡烛一般竖立在桌子上。我彻夜难眠，对这个比真货更象真货的“谎言”，进行了漫无边际的种种思考。

或许我由此设想了一场自己不久便要粉墨登场的童话中的假面舞会。但即使是在空想中，我也不得不附加上“童话中的”这几个字眼。这难道不是一件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事情吗？我在前面也早已提到过，我不曾做出过什么决断，而只是怀着一种越过臭水沟的轻松心情来选择这个计划的。当然，这并不一定就是周密考虑后的结论，勿宁说，倒是作为“脸的丧失不可能意味着本质性的丧失”这一贯彻始终的自我防卫观的延长，我竭力想在无意识之中轻松地思考假面这一事物的缘故吧。因为从不同的观点来看，假面本身并不成其为问题，倒是它对脸和脸的权威所发出的决斗宣言似的意义在其中起了更大的作用。要是我不曾遭遇过前面记述的那种崩溃的巴赫和你的拒绝等等，以致于陷入走投无路的情绪中，那么，或许我会更若无其事，甚至达到一种对脸也加以嘲讽的心境。

尽管如此，在心灵的深处却有某种东西宛如淌流在杯中的墨汁一样，漫延着黑糊糊的影子。这就是K先生关于脸乃是人

与人之间的通道这一见解。现在想来，倘若K先生真的多少给我留下了某种不快的印象，那倒不是他的自命不凡，或是对其治疗手段的强行推销，而是他的那种思想。如果承认那种见解，那么也就意味着，丧失了脸的我已经被永远幽禁在了没有通道的单人牢房里，因而假面也就不得不背负起令人恐怖的深刻意义了。我的计划俨然变成了一种将人的存在作为赌注的越狱尝试，从而我的现状也就变成了一种与此相适应的绝望境况。所谓真正可怕的状态，或许就是一种自己意识到了那种可怕的状态吧。这无疑是一种怎么都无法接受的想法。

其实，对于人与人之间需要通道这一点，我也是充分承认的。正因为承认这一点，我才会这样继续不断地书写着这些供你阅读的文字。但是，难道真的只有脸才是独一无二的通道吗？这是难以置信的。我有关液流学的论文不是照样传达给了那些尚未谋面的人并为他们所理解吗？当然，我并不打算光靠道理成篇的论文来解决人与人的交流问题。现在谋求于你的，更是另一种别的东西。即那种被称之为灵魂、抑或心灵的——尽管轮廓并不清晰，但却——更充满着外延的人际关系的记号。尽管如此，它却远远比只用体臭来进行自我表现的那种野兽之间的关系要复杂得多，所以，脸上的表情或许正好是一条简捷的传达途径，就如同货币与物质交换相比，无疑是更进步的交换制度一样。但是，即便是货币，最终也只不过是一种方便的手段而已，并非在所有的条件下都是万能的。有时候，是支票和电汇，而另一些场合则是宝石和贵金属显得更方便一些。

灵魂、心灵，也可以作如是观。认为只有依赖脸部来达到流通，难道不是一种囿于习惯的偏见吗？在这一百年间，与彼此谋面相见比起来，倒是一首诗、一本书、一张唱片成为人们彼此交

流心灵的途径的事例显得更为常见。首先，如果脸真的是不可或缺的东西，那么不是意味着盲人就没有做人的资格吗？倒是我禁不住担心：如此轻易地依赖于脸的习惯，不是反而减少了人们的交流，坠入了千篇一律的老模式中吗？目前有一个典型的例子，那便是对肤色的愚蠢偏见。黑色、白色、黄色，仅仅因为一点 肤色的差异人们便中止其机能。对于如此不完善的脸，如果委之以灵魂通道的重任，就不能不说是一种漠视灵魂的态度了。

（追记——如今重新读来，发现由于我过分急于挣脱脸的束缚，出现了几个显而易见的疏漏。比如，我首先是通过你的脸才初次看见你的这一无可辩驳的事实。而且，现在当我想到与你之间的距离时，作为衡量尺度的也不是别的东西，而正好是你表情中的那种迢遥感。是的，或许我应该从早些时候起就坦率地想象一下，当彼此的立场发生逆转，即丧失面孔的是你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情况。其实，对脸的过低评价和过高评价都是人为的，在这一点上两者没有差异。如此说来，前面提到过的姐姐的假发，本来是为了证实自己并不想执迷于脸部的心情而举出的例证，现在想来其妥当与否倒是颇值得怀疑的。总之，不外乎是思春期常有的那种对化妆的关注和反抗罢了，或许倒是作为对脸部十分在乎的例子更合适吧。说不定是我对姐姐试着朝着某个地方开启脸上的门扉感到了些许的嫉妒吧。

另外，曾几何时在报纸或是杂志上读到过一则引人深思的报道：和日本人生下的朝鲜族混血儿为了显得更象朝鲜人，特意接受了整形手术。这分明是在主张恢复脸的权利，而无论怎样牵强附会也不能说成是与偏见有关的东西，归根到底，我什么也没有弄明白。倘若有机会的话，我很想

听听那个朝鲜人对失去了脸的我，会做出一番什么样的忠告。)

不久，我便对围绕着脸所进行的毫无进展的自问自答感到疲倦至极了……尽管如此，也没有理由来中断自己好不容易着手进行的计划……我开始专注于纯技术性的观察。

从技术上看，人造手指也不乏饶有兴味的东西。越看越觉得它制作精良，宛若一只鲜活的手指一般向我倾述着种种事情。从皮肤的弹性来看，该是在30岁前后吧。扁平的手背、压瘪了的指根、深关节的皱纹、象鲨鱼的腮一般排列着的四道小小伤口……手的主人肯定是一个从事轻松的手工活儿的人吧。

……尽管如此，那种丑陋又是怎么一回事呢？……丑陋！……一种活物与死物都不具备的特殊的丑陋！……不，也并不是某个地方出现了什么偏差……勿宁说是由于那种再现太过忠实的缘故吧……(那么，我的假面也……)所以，很容易形成这样一种结局：过分拘泥于形态，反而远离了现实……拘泥于脸也何尝不可，但在此之前请先观察一下这种丑陋！

诚然，所谓过分逼真的模仿反而是不现实的说法，或许就是指的这种事情。但是，果真想象出没有形态的手指吗？没有长度的毒蛇，没有容积的水罐，没有角度的三角尺……如果不是到存在着那些物体的星球去的话，是绝对看不到那些物体的吧。倘若有那些物体存在，那么，没有表情的脸也就不再是例外了。即使是曾经被称之为脸的东西，也不可能再成其为脸了。也就是说毕竟假面也自有其存在的理由。

那么，或许是在活动性上存在着问题吧。不能动弹的“形态”自诩为形态，也许是滑稽可笑的。这手指倘若能够活动，理应更胜一筹。于是我试着拿起它动了动。的确比静止地竖立在

桌子上时强多了。关于这一点，是毋庸担心的。正因为如此，我从一开始便坚决主张，必须是能够活动的假面。

但依旧残留着某种不能释然的东西。究竟是什么构成了我如此忧心忡忡的根源呢？我一边把人造手指与自己的手指相比较，一边集中所有的精力来凝目注视。的确，两者之间存在着差异，但是，这种差异……倘若既不是因为它仅仅是属于被切断了的部分，也不是因为其活动性的问题……那么，会是因为皮肤的质感吗？……或许是吧，仅仅只靠色泽和形态是无法彻底瞒天过海的，差异在于鲜活的皮肤有着唯有它才固有的某种东西……

《栏外的插入 1》——关于表皮的质感：

人的表皮似乎是由一种不含色素的玻璃状物质所保护着的。因此，表皮的质感是由表面反射的光线与通过表面后在色素面上再反射出来的光线共同形成的复合效果。然而，人造手指因为色素面直接暴露在外，所以缺乏这种效果。

关于表皮玻璃状物质的成分及其光学性质，尚需咨询专家。

《栏外的插入 2》——当前亟待研究的课题如下：

一、磨损问题。

二、弹性及伸缩的问题。

三、固定手段。

四、交界线的处理。

五、透气性问题。

六、假面原型的获取及其处理。

＊　＊　＊

然而，无论把这些事情记录得多么细致慎密，一旦让你感到无聊的话，也就本利全亏了。假面是在无视我的想法的情况下，以多少有点独断专行的气势成长起来的。我想至少得让你从氛围上了解到它的这一过程。

首先关于表皮的玻璃状物质，它是含有被称之为角朊的微量萤光物质的一种角质蛋白。关于交界线的处理：先将假面边缘的厚度尽可能控制在小皱纹的深度以下，然后再设法适当地添加一点胡髭，这样一来估计可以解决这个难题。预计最大的难题将是伸缩性问题。关于这一点，如果从生理学的角度来思考表情的构造的话，也并不是不可能解决的。

表情的根本当然在于表情的筋络。表情的筋络各自具有一定的方向性，并沿着其方向产生伸缩，而且上面覆盖着具有一定方向性的皮肤组织。两者的细胞纤维几乎是呈直角地纵横交错着。根据图书室借来的医学书上的说明，其皮肤纤维的排列被称之为“兰格尔氏线”。依据这两个方向的组合，产生了各自固有的皱纹和固有的阴影。……因此，倘若想赋予假面活生生的动感，就需要沿着“兰格尔氏线”将纤维束重叠在一起。幸运的是，有那么一种塑料，一旦赋予它方向性，便马上显示出了很强的伸缩性。只要不怕麻烦，似乎也是可以解决的事。

我决定立即动用实验室的一角，开始扁平上皮细胞的弹性实验。即使在这里，同僚们也是相当宽容的，使我得以不被人疑惑地大量使用了设备。

但是,唯有……“假面原型的获取及其处理”一项,实在难以光靠技术处理来加以解决。在原型,即最初的取模上,如果是打算再现皮肤的细部的话,那么,即使不情愿也不得不借助某个他人的脸。当然,从他人那儿所借取的只是皮脂腺、汗腺等等之类的皮肤表层,然后将其变形为适合于我骨骼的东西,而并不意味着就要拉着一张别人的面孔在街上行走,也不必担心侵犯了他人的脸的版权等等。

但这样一来,就会出现一个深刻的问题。……假面最终不是变成了一个与我自己原来的脸没有什么变化的东西吗?据说有一种熟练的匠人在死人的头盖骨上面添植皮肉,以再现与活着时一模一样的容貌。假如这是事实,那么,决定人容貌的,归根结底便是构成其基础的骨骼了。要么削除骨骼,要么无视表情的解剖学原则——那已不能再称之为有情了——;除此而外,再也没有办法能从自己天生的面孔中逃离半步。

这一想法使我大惑不解。无论制作得多么精巧,倘若我戴上一个与自己一模一样的假面,那不也就意味着,特意制作的假面完全没有意义了吗?

幸运的是,我想起高中时代的朋友中有一位专门研究古生物学的人。作为古生物学者,给发掘出来的化石添植皮肉,想必也是份内的工作吧。翻开名簿一看,还好,他还一直留在大学里。本来只打算通个电话的,可毕业以来一直没有见过面,再加上他一直研究古生物学,所以反倒对人更加亲切热情了,或许因为这个缘故吧。就象顺理成章似地,他提出要在某个地方见个面,一点也没有通个电话就要罢休的意思。或许是出于对自己因脸上的绷带感到畏情的心理的一种反抗吧,我终于没能拒绝他而应承了下来。但很快便有一种强烈的后悔向我袭来。多么

无聊的意气用事啊。光是绷带就足以引发对方的好奇心，更何况一个缠着绷带的男人在不属于自己专业范畴的脸部解剖学、添植皮肉等技术问题上大肆刨根问底，这不就和一个没有鸟儿的空巢在大白天里蒙着面四处游荡一个样吗？如果注定要带给对方不快，还不如打一开始便拒绝了对方为好。而且，我对街道这东西深恶痛绝。无论多么谦卑恭顺、漫不经心的视线里都藏匿着涂满毒素的针。那毒素带有可怕的腐蚀性，不身受其害是无法明白的。街道使我精疲力尽。……尽管如此，我已经放掉了取消约会的机会。我因为耻辱而变成了一张破抹布。但还是只有不情愿地奔赴指定的地点。

幸好是在非常熟悉的大学街的一角，使我得以毫不犹豫地乘坐着计程车直奔约定的咖啡馆，不引人注目地抵达了店门口。不过，我那位朋友流露出的慌乱劲儿反倒让我同情起他来了。“你瞧！怎么样？”——毋宁说我已恢复了那种恶作剧的镇静。不，称这为“镇静”是有语病的。总之，我得请你想象一下那种仅仅因为自己的存在便让同桌者厌恶不堪的惨状，这无疑是与野狗相类似的悲惨境遇，是和濒临死亡的老狗的眼神一样绝望的孤独，是如同深夜沿着铁轨传来的“咚—咚—”的轨道工程的声音一般可怕的空虚感。在绷带和墨镜背后，无论怎样做出表情，都无法传达给对方——这种绝望的心理似乎更加深了我的顽固。

“你吓了一跳吧。”我用夜风一般的声音说道，这声音可以根据听者的心情变换成任何一种色调，“整个脸上都被洒了液体空气……我的体质也似乎特别容易产生瘢痕，……嗯，相当严重……一张脸全都成了水蛭窝。或许还不至于让人看了就毛骨悚然，不过，我想缠上绷带还是比露在外面要好一些……”

对方一脸茫然无措的表情，嘴里嗫嚅着什么，但却听不清楚。半个小时前他还扯着响亮的嗓门反复叮嘱道，碰头后马上换个能够开怀畅饮的地方，然而现在，那个计划或许就象鱼刺一般卡在了他的喉咙里吧。不过，怄人生气并非我的目的，所以我立即转换话题，直接挑明了来意。不用说他马上跳进了这艘救命小舟。

把他的说明归纳起来，大致如下：无论是多么经验丰富的有名匠人，所谓依靠添植皮肉来达到忠实地再现原型，都无非是夸大其辞罢了。如果说真的能够从骨骼的解剖学构造来对原型进行正确的推测的话，也仅仅只限于肌腱的位置之类。比如说，皮下组织与脂肪层十分发达的鲸鱼，如果仅以骨骼为基础对其进行再构成的话，就会变成一个象是狗与海豹生下的杂种一般似像非像的怪物。

“那么可以认为脸部在添植皮肉之后会出现相当大的误差吧？”

“如果那种把戏是成立的，也就意味着所谓身份不明的白骨是不可能存在的。即使无法与鲸鱼相比，人的脸毕竟是颇为微妙的东西。或许添植皮肉后的东西与原型的相似程度还比不上一张蒙太奇照片呐。不是吗，假若人绝对不可能逃脱骨骼的决定作用的话，那么，首先美容整形就是不可能成立的……”

他的目光很快从我的绷带上一掠而过，有些窘迫地欲言又止了，最后干脆噤口不语了。他究竟心里记挂着什么呢？这是毋须再问的。不，管它怎么想都无所谓。让人觉得没趣的是，他甚至不打算隐藏自己的窘迫，一副万般歉疚的神情，涨红着一张脸。

（追记——这羞耻心的真实面目究竟是什么呢？或许在此

应该再度联想到前面提及的焚烧假发事件。这一次与那一次正好立场相反，是我的"假发"被人发现了，以致于让对方面红耳赤。正因为如此，我更是难以释然。莫非在这里意外地隐匿着解开脸部之谜的意想不到的钥匙吗？）

尽管如此，世界上毕竟还是有他这样笨拙的男人。我打算专拣不关痛痒的一般性话题来婉转收场，可他竟自个儿踩虚了脚，把脸涨得通红通红的，真是不可救药。不过，与计划有关的事项已基本上打听完毕，所以关于此次见面在他心里留下的余味如何，就随他的便好了。但无论如何，触及到羞耻感之类的东西总是容易构成闲言碎语的素材。一旦被人用窥探钥匙孔似的语调说三道四，我就会一筹莫展的。而且对方的羞耻心也开始感染了我。终于我怀着一种难以忍受的心情开始了一番本该不说为妙的辩解。

"你在想什么，我也大致有数。或许你可以把我的绷带与我的提问联系起来，大肆进行一番想象吧。但我得事先声明一下，那是一种纯粹的误解。事到如今，我早就过了那种还为脸上的伤痕大伤脑筋的年龄……"

"是你误解了吧。你认为我想象了什么呢？"

"如果是误解，就让它到此为止吧。但你会不会在无意识中用脸来判断他人呢？我想，勿宁说你很为我操心倒是理所当然的。不过仔细想来，身份证也并不一定就是本人的证明呀。亏得我倒了这个霉，才不能不思考许多事情。难道我们不是过分看重身份证了吗？正因为如此，才甚至出现了不惜拼命对身份证进行伪造和涂改的残废人。

"我深有同感……涂改倒也蛮不错的……据说浓妆艳抹的女人中不少都患有歇斯底里症……

“另外，倘若人的脸都象鸡蛋那样没有鼻子，没有眼睛，也没有嘴巴，平板而单调，那又会成什么样呢？”

“嗯，恐怕就无法区别了吧。”

“强盗、警察、加害人、被害人，全都……”他就象是在求救一般，一边给香烟点上火，一边小声窃笑着，这可真有趣。尽管有趣，可也会惹出问题的。这样一来，人生到底是变得方便了呢？还是变得不方便了呢？”

我也跟着笑了。或许该就此结束了吧。但以脸为中心的圆周运动却正在兴头上，没法刹住车。直到离心力扯断绳索为止，只能让它在明知危险的情况下旋转不止。

“哪一方都不成。光选择某一方，这首先在逻辑上都是不能成立的。没有对立也就不可能比较。”

“一旦没有对立，事物就要退化。”

“那么，按你的意思是说，比如肤色的不同就给历史带来了某种利益吗？对这种对立的意义，我很难苟同。”

“哎呀，难道你是在讨论种族问题吗？那样不是把解释过于扩大化了吗？”

“如果可能的话，我想无限地加以扩大，扩大到这个世上所有的脸……只是象我这样一张脸的话，说得越多就越象是在打肿脸充胖子……”

“关于种族问题，我也来说两句。把所有的责任全部推卸在脸上，毕竟是没有道理的。”

“那么我问你，即使是在凭空想象那些居住于其他星体上的外星人时，也首先是从臆测其容貌开始的，这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嘛，是一个扯得更远的话题了……”他把只吸了三口

的香烟戳在烟灰缸上，一边掐灭火星，一边说道：

"总之，解释为好奇心使然，不就得了吗？"

我痛切地感受到了对方那种突然变换了的口吻所包含的意义，但如同转碟儿游戏中的碟子一样，就在刚刚停止转动的刹那间里，我的假面孔也被人从某个该在的位置上剥落了下来。

"请看一下那张画。"

他没有泄气，又指着墙上的装饰画说道。那是一幅文艺复兴时期风格的肖像画的复制品，乍一看，显得有几分媚俗。

"你觉得那画怎么样？"

"怎么样？随便回答的话，可能又会遭到你的攻击，但总的说来是一幅愚劣的画。"

"对吧。象那样在脸部加上背光，其实乃是一种思想呐。一种虚伪与欺骗的思想。多亏了那种思想，脸才学会了撒谎。"

对方的脸上泛起了奇妙的笑容，一种早已无所顾忌的、象观察着物体似的遥远的笑容。

"我可做不到。我无论听别人怎样夸张地讲解，只要自己不理解就什么也感觉不到。也许是没有共通语言吧。尽管我从事的是古生物学，可在有关美术的问题上，还算得上是一个现代派呐。"

* * *

不，即使抱怨也无济于事。还不如赶快去习惯那种眼神。期待出现一个更好的结局，这反而只会纵容自己娇惯自己。并且，必要的情报也已经全部到手了，更何况说本来就是为了战胜这种屈辱感才开始这个计划的。

我开始从心底憎恶那个古生物学者，是在我发现作为猎物携带回来的东西其实只是不能食用的诱饵时。不，它们也的确是食品，可凑巧我对烹调方法一窍不通，所以，只好落得个摆在面前却欲吃不能的狼狈下场。

如果承认即使根据同一骨骼来添植皮肉，其误差范围也是很大的这一点，那么，也就意味着将假面的可能性向前推进了一步。但换句话来说，不是也意味着不管基础如何，任何脸都能够按照愿望来进行加工吗？倘若可以任意挑选的话，那么，尽管轻松而且愉快，不也必须得从中选择其一吗？必须得将无数的可能性搁置于筛子上，从中筛选一张作为自己的脸。可是，测量脸的天平又该依据什么尺度呢？

我并不打算赋予脸什么特别的意义，所以哪种脸都无所谓……可既然是特意制作的话，总不至于选择那种心脏病人的水肿相吧。……尽管如此，也不可能以电影演员作为模特儿吧。这种选择的自由乍一看惬意无比，其实却是个棘手的难题。

不过我倒并没有提出什么无理的要求，诸如理想中的脸等等。并且也不可能存在着那种东西。但既然是选择，就有必要遵循某个标准。哪怕是至少有一个"这种脸不行"的淘汰标准，也会有法可想吧。……可是，无论是主观的标准，还是客观的标准，都一直没有眉目……结果近半年以来，只好一直悬而未决。

(栏外注——如此简单地将一切归咎为标准的含混，就会形成一种误区。或许更应该把我自己内心那种拒绝标准的冲动也计算在内吧。选择一种标准，这本身就意味着将自己委身于那种认同他人的志向中。但是，人同时又拥有另一种相反的愿望，即试图使自己区别于他人。而这两者似乎正处于下列的关系式中：

$$\frac{A}{B} = F(\frac{1}{n})$$

A:认同他人率 B:反抗他人率 n:年龄

F:自我粘性度(自我粘性度的低下既是自我的确立,同时也是自我的硬化。它大致与年龄成反比,但其轨道的曲线率依据性别、性格、职业等会出现相当大的个体差异。)

即是说,仅仅从年龄上看,我的自我粘性度相当低下,对自己如今更换面部一事有很大的抵触情绪。如此看来,不得不说古生物学者关于浓妆艳抹的女人乃是歇斯底里症患者的见解,是一句至理名言。从精神分析学角度来看,所谓歇斯底里乃是一种幼儿化现象。)

不过,在此期间并非只是在袖手旁观。例如扁平上皮的材料测试等等——只要专注于这些工作,即使磨蹭着延宕最终的选择,也算是为这种延宕找到了一个漂亮的口实——这样一些纯属技术性的工作早已是堆积如山。

特别是扁平上皮耗费了我远远超出想象的精力。从量上看,它也属于皮肤的主要部分。再则皮肤活动时的质感能否表现出来,其成败的关键也在它身上。多亏了研究所同僚们的谦让,我大胆地利用了那里的设备和材料,但依旧足足花了3个月以上的时间。我想只有在这个期间里才得以淡忘了自己所面临的滑稽的矛盾:一边推进着假面的计划,一边在脸部模型的选择上拖延决定。但我不可能永远躲在他人的屋檐下遮风避雨。一旦这一时期过去,工作开始对照性地进展起来,我便必然会陷入窘迫的境地。

表皮的角朊层用的是丙烯，所以很容易就找到了合适的材料。把制作上皮的那种材料呈海绵状地加以发酵起泡，然后再加固，就可以用作真皮了。而脂肪层则只需使其含有液体硅酮，再用膜被包裹密封起来，似乎就没有问题了。多亏了如此，在开始的第二周，有关材料的问题便已经全部准备停当了。

这样一来，就再也找不到遁辞了。选择哪种脸，如果还不决定，那么下一步的工作就无法开展。无论怎样殚思极虑，我的脑海里都充斥着各种各样脸的样品，犹如博物馆的仓库一样杂乱无章。但是，无论怎样退缩胆怯，也是不可能得出结论的，唯有鼓足勇气，一一进行尝试，除此之外别无他路。于是我借来了仓库的保管目录作为参考。可目录的第一页上却意外地附有"分类法须知"的热心指导。我的胸口怦怦地跳着，读了下去：

一、脸的价值标准最终是客观性的东西，切忌被私情所惑而导致被赝品蒙骗的错误。

二、脸不存在所谓价值标准。存在的唯有快与不快之分，选择的标准最终是依靠喜好的洗练来培养的。

果然不出所料，这种模棱两可的忠告倒是没有还好些。但在反复阅读的过程中，似乎又觉得这两种忠告无不具有同等的正当性，所以，反而加深了事态的复杂性。到最后，只要是一想起存在着五花八门的脸，我就会感到胸口发痛。我至今仍迷惑不解：干吗那时候没有果断地中止计划呢？

* * *

关于肖像画——尽管被古生物学者付之一笑，但我却不得

不再度关注它。从美术的角度另当别论，我个人认为，在肖像这一概念中，似乎存在着值得探讨的哲学。

比如说，为了让肖像作为一种普遍的表现形式而成立，那么，作为其前提条件，就必须承认人的表情的普遍性。即是说，有必要让大多数人共同认定：在同一种表情的彼岸必定会看见同一种风景。支撑着这一信念的，无非是所谓脸与心具有一定的相关性这一经验性的认识。然而，我们打着灯笼也无法找到经验总是真实的保障。同样，也不可能断言：经验总是谎言的堆砌。勿宁说，倒是所谓“越是沾满手垢的经验，就越是含有几成真实性”的想法显得更加妥贴吧。……在这个范畴内，似乎那种对客观价值标准的强调也有着某种难以全部否定的东西。

相反，那同一幅肖像画伴随着时代的变迁，也在不断地改变着它的性格，将视点由脸与心的古典式调合转移到缺乏调合的个性表现上，最终残酷地崩溃了，化解为毕加索的八面人相、克礼的《伪装的脸》。这一事实也是不可忽视的。

那么，究竟相信哪一种见解才好呢？

……倘若让我陈述自己的个人愿望，当然是选择后者的立场。这又不是小狗的品评会，我认为，赋予脸一种客观的标准之类的说法未免过于幼稚。就连我在少年时代也曾经将自己所向往的理想人格与某张特定的脸联系在一起思考过问题呐。

（栏外注——即是说，由很高的自我粘性度所导致的高度的认同他人性。）

浪漫的，反日常性容貌，自然是透过笨拙的镜头而凝结成肖像的。……但是，人不可能永远沉浸在那一片梦境中。现金毕竟比任何形式的支票都更具价值。如今只能用眼下拥有的面孔

来支付能够支付的东西。男人的化妆之所以受到冷落,难道不是对那种不让自己的真实面孔承担责任的行为所进行的反抗吗?(不过女人……女人的化妆在我看来,或许是缘于对现金的透支吧。)

*　*　*

还是没有结论……就如同患感冒之前的那种不安的心情……但这种烦恼只涉及到脸的表面,所以,关于其他部位的技术处理照旧向前进行着。

材料问题解决之后,终于轮到假面里侧的取模了。无论大家给我提供了多么大的方便,研究所内也无法进行这种事情。于是决定把整套工具搬回家里,将书斋变成了工作室。(啊,你似乎把我对工作的热情看作对脸上瘢痕的补偿,以致于热泪盈眶地要助我一臂之力。诚然也是一种补偿,但却并没有达到你所想象的那样热心。我紧紧关上了书斋的房门,甚至买来一把大锁,把你想给我送来夜宵的好心也一古脑儿关在了门外。)

在紧紧关闭的大门里面,我所乐于做的便是下列工作。

首先准备一个能完全容纳脸部的洗脸盆,再倒入藻朊酸的钾盐、石膏、磷酸苏打和硅酮的混合液体。在解除了所有表情筋络 的紧张状态之后,迅速将脸伸入盆中。在 3 分钟到 5 分钟之后,溶液转变为橡皮状的藻朊酸钙。在此期间,又不能停止呼吸,所以在嘴里衔住一根细细的橡皮管,并将它伸到洗脸盆外面。请你想象一下在长达好几分钟的时间里,面对着一直打开镜头的照相机,不得不聚精会神地固定自己的表情的那种模样。这是一件艰难绝顶的事情。在经历了鼻子发痒、眼睑痉挛等多

次失败之后，总算得到了满意的东西，而这已是在些项工作开始后的第4天了。

一旦这个工作宣告结束，接下来便是在它的内侧用镍进行真空镀金。这道工序无法在家里完成，只得又悄悄带入研究所，瞒着众人的眼睛顺利完成了。

然后是最终的加工润色。那天夜里，我看见你入睡以后，便把装有锑和铅的合金的铁锅放在了便携式的液化煤气灶上。融化的锑呈现出那种如同可可中掺杂了太多牛奶似的颜色。一旦它悄悄地流入镀了金的藻朊酸模型的凹槽，便只见白色蒸气的颗粒静静地向上涌腾，翻卷起漩涡。蓝色的透明烟雾先是从专供呼吸用的橡皮管的洞孔，然后是模型周围的所有地方一古脑儿地喷发出来。或许是藻朊酸烧糊了吧。因为那种臭味过于强烈，所以我打开了窗户。于是，封冻的一月那种刺骨的寒风便蓦地伸出指尖弹击着我的桌子。我将凝固了的锑倒过来使劲地摇晃，将它从模子中抖落了出来，然后把一直冒着烟的藻朊酸的座子扔进洗脸盆中灭火。那闪烁着暗淡光泽的银白色的水蛭窝从桌子上回头滴溜溜地睥睨着我脸上那肉红色的水蛭窝。

但我怎么也无法马上就相信，那便是我的脸。不对……太离谱了……很难让人相信，这就是平常通过镜子看得我恶心呕吐的那个水蛭窝。……当然，这个锑制的脸部模型与镜子中映出的自己恰好左右相反，所以，产生某种程度的不协调感也在所难免……然而，如果仅仅是那种程度的差异，那么，通过照片我早该经历过无数次了，所以不至于让我旧话重提吧。

那么，是色彩的问题吗？根据在图书馆找到的一个名叫亨利·布朗的法国医生所著的《脸》这本书，在脸、色彩和表情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超出我们想象的密切关系。比如说，同一种石

膏的死者面型，会因为色彩的深浅而分别变成一个男人或女人。另外，他还举出了男扮女装的男人会因为拍成黑白照片而被轻易识破之类的例子。这样想来，倒的确不能不萌生那种感觉。这锑制面型那不透过光线便分辨不清的微妙的隆起……如果仅限于这种程度的话，那么，也只能说是很细微很细微的凹凸，哪里犯得着大惊小怪地说"这就是假面呀"什么的。……一瞬间里，我甚至思忖到：自己是不是被幻影攫住了而在兀自一人唱着独角戏。可是，就连这个金属的水蛭窝也不能例外—— 一旦被涂染成略微淡红的肉色，它也会将真格的丑陋和怪异发挥得淋漓尽致……或许是那样吧……人不是由金属制成的，这的确是一件遗憾的事情。

但是，如果色彩真的有那么重要，那也就意味着，最后添植皮肉时的着色就必须得谨慎行事了。我抱着盲人享受触觉似的心态，象是在抚慰般地摩娑着锑制面型余温犹存的表面，痛切地感到了制作假面的艰辛：当一个工序结束时也就意味着有另一个难题已经在等着我了。我的确是在策划一场异想天开的挑战。仅从工作量和花费的时间来看，也已经达到了相当的程度，可是转念一想，不是连最重要的面型也还没有着手定夺吗？而现在又平添了着色这一道新的难关。照这个样子下去，我那试图在他人的脸之中获得新生的梦想得以实现的日子真的还会来临吗？

不，也并不一定尽是坏的兆头。为了这个仅有数毫米的多余的隆起物，我在合金的水蛭窝的褶皺之间穿行，思索着不得不象染上皮肤病的野狗一般被人四处追赶的这张脸所扮演的不合理的角色。就在这思索的过程中，如同云开雾散一般，我发现了敌人的致命弱点。

这个金属的水蛭窝只不过是为制作假面里侧而使用的底片式的存在。说来它该属于被假面遮蔽、打消的否定性存在。但是仅仅如此吗？……的确它是一种否定性的存在，但如果不以它为基础，就连打消它的假面也同样不可能存在了……总之，这合金的基座既是假面理应抹杀的目标，同时又是形成假面的出发点。

让我们再具体点想一想吧。比如，眼睛的部分，其位置、形状、大小都只能原封不动地加以利用。倘若胆敢进行加工的话，要么就是以眼睛的位置作为分界线，只有上面的额头向外凸出，要么就是整体向外凸出，使眼睛变成典型的眍瞜眼。关于鼻子和嘴巴也可以作如是观。面型的选择似乎并不象以前所考虑的那样。属于一种含混模糊的东西。说它是某种限制，或许也是吧，但比起所有的一切都是100日元的那种靠不住的自由，倒是它更符合我的天性。总之，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做的事情也大致有了眉目。即使在反复试验的过程中会走一些弯路，但首先可以尝试着添植皮肉，实事求是地探讨一下哪种类型是可行的。这的确是一种适合于我的做法。（同僚们责难我，说我与其说是一个科学工作者，不如说是单纯的技术工人。或许这番话不无道理。）

我从各个角度将手指紧贴在合金的基座上，用双手罩在上面以遮住阳光。不知不觉之间我已是如痴如醉了。真是一个奇妙的东西。……仅仅只是一根指头的运动，它便变成了比我已是如痴如醉了。真是一个奇妙的动西。……仅仅只是一根指头的运动，它便变成了比兄弟、表兄弟还要见外的他人……而依靠一只手掌的变形，就又变成了完全陌生的路人……打从事假面的制作以来，我变得如此激动兴奋，恐怕这还是第一次吧。

* * *

……是的，的确可以说，那天夜里的经历即使在这整个事件当中也不失为一个至为重要的关口。尽管这关口并不那么险峻奇拔，也谈不上倚天而立，但却是具有赋予水源地以一定的方向，并将它导入河流之中的影响力的重要地形上的一个点。

至少有一点是事实，即以此为契机，在一直处于平行线上的两者——面型的选择标准与技术处理——之间豁然出现了一道尽管尚不确切，但却如同水渠似的东西。即使锑制面型在方法上还有难以预料的地方，我也照样获得了强有力的鼓舞：只要不断地反复进行具体的操作，就总会有可能性摆在我的面前。

于是我决定从第二天早晨起，买来粘土开始添植面肉的练习。即使目标尚未确定，也要摸索着前进。参照着表情筋络的解剖图，将粘土的薄片一块块精心地重叠起来——这一操作具有一种如同从内部去迎接某个人的诞生似的戏剧性的紧张感，而且，就连那还处在一片乱麻之中的选择标准，也给人一种明胶冷却后凝固起来了似的感觉，仿佛它正逐渐将形态加以整理，以形成某种不乏触感的东西……正如既有斜靠在睡椅上推测犯人的天才型侦探，也有马不停蹄地四处奔走以搜寻证据的庸才型侦探一样，对于我来说，自己动手亲自操作似乎最符合我的天性。

对前面提到过的亨利·布朗的《脸》一书再度予以关注，也正好是在这个时候。以前阅读时，只是把他那种煞有介事的分析看成是学者的分类癖好所致，因为我自己不得不进行的是具体的操作，所以，勿宁说对那种夸夸其谈大为不满。但是，但当我

实际地用手指来探索脸的生成时，终于从布朗的形态论中找到了超越单纯的标本箱的东西。或许就象熟悉之地的地图与陌生国度的地图看起来显得迥然不同似的感觉吧。

如果将布朗的分类概括起来，大致如下：

首先，以鼻子为圆心，再以鼻子和颚尖的距离为半径画一个大圆，接着再以鼻子和嘴唇的距离为半径画一个小圆。根据两者的关系，可以划分为中心凸起型和中心陷落型，继而再分别又划分为骨质与脂肪质，共计为四种基本型。

(一)中心陷落型、骨质——额头、脸颊、下颚上有坚硬的肉质的隆起。

(二)中心陷落型、脂肪质——额头、脸颊、下颚上有柔软的脂肪质的凸起。

(三)中心凸起型、骨质——以鼻子为中心，向外尖锐凸出的脸型。

(四)中心凸起型、脂肪质——以鼻子为中心向前柔和地凸出的脸型。

当然，仅此并不能囊括所有的种类。在这四个主干上，依据相反要素的合成、或者对某一部分的强调、抑或细部的阴影等等，又再派生出无数的枝蔓。但我没有必要去注意那种微妙的东西。反正就是要将肌肉组织一片一片地由下面往上重叠罢了，不可能一切都完全按照算计好的那样进行。只要不忘记基本原理，剩下的便只是顺其自然了。

将上述四种基本形与所谓心理形态学的方法相对照的话，似乎会引出下列结论：即前两者是内向型，而后两者则是外向

型。而且，奇数番号的脸型对外界是敌对的抑或对抗的，相反，偶数番号的脸型则具有融和的抑或调和的倾向。根据这两种分类的组合，决定了各种型号的特殊性格。

而且如果将这一分类法与同一个作者布朗提出的“表情系数”相对照的话，问题就会得到更实际的整理。所谓“表情系数”，指的是从 30 多根表情神经当中，依据运动性的大小顺序，挑选出 19 个运动点，用量的方式表现出它们各自带给表情的影响这样一回事。其计算方法也是颇为有趣的。据说对大约 1 万 2 千个模特儿的笑容和困惑的表情进行连续摄影后，利用网目投影法，将它们分割成地图式的等高线，然后取各个运动点的运动平均值。总结其结论大致如下：表情系数的浓度，从鼻尖到唇端的三角地带为最高，其次是嘴角到颧骨的鞍状部分，然后是眼皮下面、双眉之间，依次递减，而额头是最稀薄的部位。即是说，表情的机能集中在脸的下半部，特别是嘴唇四周。

以上是根据部位进行的系数分布，但受到皮下组织对骨骼的付着情况的影响，从而得到修正。表情的浓度与皮下组织的厚度成比例地下降。……但是，系数的稀薄和无表情并不一定是一致的。也可能存在着这样两种情形：即使浓度很高，却没有表情；浓度很低，却表情丰富。即是说，既有浓度很高的无表情，也有浓度很低的无表情。

（追记——尝试着将布朗的分类法应用于我们的脸吧。首先是你的脸。说来可以算作中心凸起型吧。皮下组织微带脂肪质。即是说，倾向于第 4 种以鼻子为中心向前柔和隆起的那一类。从心理形态学上看，属于外向的调和型。表情系数稍低，是一种鲜有犹豫的、安定的表情。

怎么样？如此看来，我想很有点一语中的感觉吧。说

来，你在学生时代还被人叫过"菩萨"的绰号呐。初次听到这个绰号时，我禁不住"噗哧"大笑起来。……不过，究竟好笑在哪儿呢？……仔细想来，可能是我当时在有关菩萨或者是有关你的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误解。当然，光就外表来看，你确实长着一张与佛像毫不搭界的脸，丝毫没有那种淡泊的境界。勿宁说倒是一张充满怪癖、富于感觉性的脸吧。但是，一旦从内部重新审视，就会发现：正如布朗的分类所显示的那样，你确实是一副菩萨相。所谓外向的调和，就好比是厚度为1米的生橡胶的墙壁吧。显得无限地柔软，却又决不会受伤。据说有人把佛像称之为"半目微笑"，而这恰恰是不战自胜之面相。从远处看上去，那脸上泛着诱人的微笑，可随着脚步的挪近，那微笑却化作了雾一般的东西，遮蔽了我的眼睛。在此，我想对那个给你取名为"菩萨"的发明者，再度表示由衷的敬意。

……或许你听起来会觉得很讨厌吧。如果我的话在某个地方夹杂有那样的刺儿，最终这也只能怪罪我自己，而你并没有任何责任。只能把他人的善良当作一种痛苦——我的确欠你这一份人情。

那么接下来，我的脸……不，还是算了吧……事到如今，再对已经失去了的脸说三道四，也根本无济于事了。比如象萨拉加瓦族那种已经被加工变形得不能列入分类中的任何一项的脸，又该怎么来看待呢？如果有机会，我想聆听布朗的高见。）

而且正如期待的那样，我的手指出色地达成了仅用大脑所无法取得的成果。在费10天的时间，将4种基本面型加以一一

尝试，结果发现：其中两个的落选已成定局，问题集中在从余下的两个中选出哪一个更合适这一点上。

首先落选的是“以鼻子为中心向前柔和地凸出”的所谓第4种类型。这一类型被脂肪层色裹住了系数浓度最高的部分，因此，安定程度也相当高，属于一旦形成之后便只能一以贯之的缺乏通融性的类型。正因为如此，从一开始便必须计算好整个工艺，而且操作过程也肯定会相应地变得相当麻烦。……尽管心存遗憾，还是决定忍痛割爱了。（追记的追记——在这篇报告之前的那部分追记当中，似乎有某种难言之隐，但我发誓，绝没有其他意思。首先，因为在本文与追记之间有近三个月的间断……）

接着是所谓“额头、脸颊、下颚上有坚硬的肉质的隆起”这第一类的中心陷落型，从心理形态学来看，是内向的、对立的、并缺乏安全感的表情。无论怎样偏袒这一类型，至少它那种就象是从不肯吃亏的高利贷者似的地方，也是一大败着吧。至少它不属于诱惑者的假面。尽管这纯粹出于印象式的理由，但还是觉得左看右看不顺眼，所以决定舍弃这一类型。

如此这般筛选的结果，剩下的两个是：

“额头、脸颊、下颚上有柔软的脂肪质的凸起”——换成心理形态学的说法，即属于内向的、调和的，或者具有自制力的内省型面孔；

“以鼻子为中心，向外尖锐凸出的脸”——换成心理形态学的说法，即属于外向的、非调和的，或者具有行动力的意志型面孔。

我处于一种前景明朗的心态中。即便是同样的选择，在四

个之间选择和在两个之间选择，依旧有重大的差别。4并不单单为2的两倍，而且还包含了可供比较的6对数。总之，意味着眼下只需花费六分之一劳力便可大功告成了。而且剩下的两个属于差异非常明显的对照性种类，所以不致于难分难辨，苦于判定。只要按照从前那样反复进行添植面肉的试验，总是会找到理想的面型的。

好一阵子我忘情地陶醉在这两种类型的比较探讨之中。但作为坯子的面型毕竟只有一个，所以，每次都必须敲碎后再重新制造，确实很不方便。我突发其想地买了一个立得拍相机，一揿它的快门，当场便可以成相。这样一来，不仅可以马上排列在一起加以比较，还可以每时每刻地记录和保存整个制作过程，非常方便。

是的，那时候我的心脏才第一次真正触摸到了蛹虫开始羽化的那种预感，就象夏蝉一般鸣叫不止。我甚至想也没想过，或许什么时候还会山穷水尽的……

有一天，南风乍起，天空朦胧迷离，以至于一直打开的暖气让人感到有几分炎热。一看日历，才发现二月已经过去了一半。我不禁有些惊慌失措。如果可能的话，我本来想在寒冷的季节里完成一切工作。倘若只从质感和活动性来看，我的假面几乎达到了无可挑剔的地步，但在透气性的处理上却迟迟未能动手。如果进入汗流浃背的季节，必定会有种种不便的。不但很难固定，而且在生理上也大有弊害。……直到象开头部分描写的那样在S公寓找到隐身之处为止，我不得不走了三个月的弯路。

到底是缘于什么原因不得不走那么多弯路呢？乍一看，工作进展十分顺利。我对两种面型已经熟悉得可以凭空描绘，一

旦看到属于某一类的脸形，我就会马上分解为各种要素，在想象中予以修正。材料也已经准备齐全，可以随时挑选两者中自己喜欢的一种来制作。但即使是两者择一，假如没有标准也是无从下手的。即使有人逼着问我到底要红色还是白色，但如果我连那是票的颜色还是旗帜的颜色也没有弄清，不也没法选择吗？又来了，关于标准的游戏！莫非是说真的存在着那种如果只用脚行走便无法破解的谜语吗？当然，在以前和在现在，标准的含义是有所变化的。但正因为选择的对象是明摆在那儿的，所以心中的焦躁也就更胜一筹了。调和型自有调和型的长处，非调和型也自有非调和型的优点。在这儿不存在着引入价值判断的余地。越是了解它们，我就越是对它们抱有一种难分伯仲的兴趣和关心。被逼得穷途暮路时，我甚至好几次自暴自弃，打算依靠掷骰子来最后定夺。但只要脸还具备哪怕是很少一点形而上的意义，我就不可能做出那种不负责任的事情。纵然只从以前的讨论结果来看，也不得不承认在容貌与心理、性格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相关性。

……但是，一想到自己被水蛭蚕食后变成了窟窿的脸的残骸，我就会为了彻底摒弃脸的所有意义，如同一只浑身湿透了的狗一般周身颤栗不止。……所谓心理、性格，究竟为何物?！对于我在研究所的工作，它们何时起过何种作用呢？无论是哪种性格的人来计算，一加一等于二都是不会改变的。诸如脸成为衡量人的尺度之类的特殊例子……比如说演员、推销员、接待员、秘书、骗子……只要不是从事这些职业，性格就不可能具有比树叶的锯齿状纹路更多的任何意义！

于是我打定主意投 10 日元的硬币来试试。但由于掷币次数太多，以致于平均下来，正反两面的次数完全相同。

* * *

不知道是幸与不幸，在没有得出面型的结论之前所能进行的工作，就只剩下了一件：即寻找最后加工时所使用的脸的表面。从本质上看，这只能从不大有可能再度接触的陌生人那儿购买。因为这是一件心理负担很重的事情，所以，不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是肯定很难着手实施的，而这一点也正合我意。

不过，我深知一旦完成了这项工作，就会有一纸令人进退维谷的最后通牒摆在自己面前。但有句俗话叫做“以毒攻毒”，两种毒相互抵消，反倒让我得到了片刻的宁静。一到三月份的第一个星期日，我便把套取面型的整套工具塞进书包里，一大早乘坐电车出门去了。

通往郊外的电车拥挤不堪，倒是驶往市区的电车还空一些。尽管如此，事隔好几个月才又第一次看见如此嘈杂的人流，不能不说是一大痛苦。自以为不乏思想准备，可也的确是太挤了，我只能一直站在门边脸朝外面，甚至不能回过头瞥一眼车厢内部。不仅如此，暖气也开得太大，让人觉得闷热不堪。尽管这样，我还是只能一直把耳朵埋在竖起的外套衣领里。虽说这模样让我自己也觉得滑稽，但也不得不象装死的虫豸一样一动不动。如此情形，还能向素不相识的陌生人搭腔吗？每当电车到站停下时，我就不得不紧紧抓住门上的拉手，与打退堂鼓的怯懦搏斗厮杀。

可究竟是什么东西使我充满了畏葸呢？又没有任何人来责难我，但我却俨然象一个罪人似的，因莫须有的内疚感蜷缩成一团。倘若对于人来说表情是一种不可替代的尤物，那么，不就意

味着自己的人格不会被那些只通过电话交谈过的人所承认吗?不也就意味着,黑暗之中所有的人们都只能相互畏惧、互相猜疑、相互仇视吗?真是荒唐至极!其实脸这个东西,只要有嘴巴、鼻子、耳朵,并且各个部位的功能能够自由地发挥,不就足够了吗?!它并不是为了展示给他人观赏的,而只应为了自己才存在!(不,我倒不是对此有多在乎,——另一个我似乎面带难色地开始辩解道——只是认为用不着故意拉着一张没有表情的脸来作难那些萍水相逢的他人,才有所忌讳而已。)但是,真的仅仅如此吗?我的墨镜是自己特制的,颜色比一般的显得更深,应该说,绝对不会有人因留意到我的视线而尴尬的……

电车转过了一个弯道,使我所站立的这一侧变成了朝西的一面。车门的玻璃上映出了坐在后面位子上带小孩的一家人。两个年轻的父母正指着车内的某张广告——后来我才看清楚,那是一张浴盆的分期付款销售广告——热烈地交谈着。在他们中间,那个5岁上下的小男孩正从带有深蓝色飘带的呢绒帽的帽缘下,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看。惊诧、不安、恐惧、疑惑、犹豫、陶醉……他把好奇心的一切都倾注在了那小小的眼睑下面,几乎沉醉在无我的境界中。我开始渐渐丧失了冷静。我忖度道:这种对小孩的失礼一声不吭不加管教的父母亲也算是父母亲呐。蓦然间我掉过头去一看,只见小孩吓得紧紧抓住了母亲的衣袖。大人用手肘捅了捅小孩,叱责着他的冒失。

……要是我一声不吭地站到他们面前,不顾他们困惑,摘下眼镜,取掉口罩,解开绷带,将我的脸展示在他们面前,会怎么样呢?或许他们的困惑会变成惊恐,进而化作哀求吧。而我仍不顾一切地继续解开绷带,为加强效果,一口气扯掉最后的部分。把手指搭在绷带的上缘,一下子往下拽。但露出的脸与我以前

的脸已判若两样。不，不仅与我以前的脸截然不同，而且与人类的脸也全然不同吧。似乎倒是那种青铜色、黄金色，抑或透明白蜡的纯白色更适合于我的脸。但对方没有闲情来继续确认这些。他们甚至来不及总结这一掠而过的印象：究竟这眼前的人是神明还是恶魔。一家三口会一齐变成石头、铅块，抑或昆虫似的东西。而那些在一旁趁机窥视了此情此景的乘客们也会落得个相同的下场……

突然车内一阵骚动。我这才如梦初醒。原来已经抵达了目的地车站。我象是被人追赶着一样下到了月台上，感到某种萎缩了一般的疲惫。月台的一端有一条长椅子。当我坐下以后，人们就象是敬而远之似的，没有一个人试图在我旁边落座，俨然象是我包租了这条长椅。我呆呆地观望着上下车的旅客那涌动的人流，由于过分的懊悔，我竟差一点潸然泪下。

我似乎把事情看得过于天真了。在如此冷酷无情的人群之中，真的会有那种好心人愿意把他的脸出售给我吗？希望似乎很渺茫。即使我选中了某个人，向他搭腔的话，或许月台上的所有人都会一齐用谴责的脸色回头睥睨着我吧。装饰着月台屋顶的大挂钟……所有人共同拥有的时间……可是，那些拥有面孔的家伙们无忧无虑的快活劲儿又是怎么回事呢？……拥有面孔这件事，真的能成为某种那么重大的资格吗？……莫非被人观看就是对观看的权利所做出的补偿吗？……不，最最糟糕的，在于我的命运过于特殊，过于个人化。与饥饿、失恋、失业、病痛、破产、天灾、犯罪的败露不同，我的痛苦完全缺乏与他人共有的要素。我的不幸最终仅限于我自己，而绝不可能成为与他人共通的话题。因此，无论谁都可以不带一丝内疚感地漠视我。而且我甚至没有权利去抗议那种漠视。

——或许我正是在那时开始变成怪物的吧。那个竖起锋利的爪子，散发着电锯似的寒气，顺着我的脊背爬将上来的家伙，不正是怪物的心脏吗？肯定是这样的。我肯定是在那时候开始变成一个怪物的。据说卡莱尔*曾说过，法衣创造了僧侣，制服创造了士兵。或许怪物的心也是由怪物的脸面创造出来的。怪物的脸呼唤着孤独，而孤独又孳生出怪物的心。倘若那封冻了一般的孤独能够再降低一丁点温度，那么，把我维系、羁留在这个世上的所有绳索就会忽然断裂，而我也就会彻底变成一个邋遢不堪的怪物吧。假如我变成怪物，又会是哪种怪物呢？又会做出哪种事情呢？尽管这是一件不事到临头就无法知道的事情，但仅仅是想象一下，也让人感到一种禁不住大声狂吠的恐惧。

(栏外注——那部描写弗兰肯施坦因**的怪物小说真是妙趣横生。一般说来，如果怪物打碎盘子的话，容易被归咎为怪物的破坏本能。但这部小说的作者却相反解释道：这是由于那盘子具有一种容易打碎的性质所造成的。作为怪物，本来只是祈盼着填平那种孤独，不料牺牲者的脆弱却迫不得已地把怪物装扮成一个施害者。这样一来，只要这个世上还存在着被侵害的东西，诸如碎裂的东西、破损的东西、烧毁的东西、流血的东西、呼吸停止的东西，那么怪物就只有无休无止地继续侵害它们。本来，怪物的行为里就不可能有什么发明。因为他自身就无异于牺牲者们的发明

*卡莱尔(1795—1881)英国历史学家、评论家

**英国女作家玛丽谢利所著小说中的主角，这个医科学生被自己解剖成的怪人所杀

物。)

不,尽管我没有出声,但却已经开始吠叫了。……救救我!……别再用那种眼神来看着我!如果老是被人用那种眼神瞅着的话,不是真地会变成怪物吗?……终于我忍无可忍了,就象是瞄准了洞穴慌忙逃入的野兽一样,我挤开人与人的密林,一溜烟似地跑进了附近的电影院——对于怪物来说,这里是唯一的安息之地和"黑暗"的出售点。

我已记不清上映的是什么电影了。我在二楼的一角占了个座位,将暖融融的人造黑暗如同围巾一般紧紧包拢。不久,就象是发现了洞穴的土龙一样,我开始渐渐恢复了平静。电影院俨然就是一个长长的、无限绵延的隧道。因此我把自己想象成一种在座位上飞驰向前的交通工具。我劈开了黑暗,继续飞奔。如果用这种速度飞翔下去的话,就不会有人追赶上我了吧。我会把那些家伙们远远地抛在身后。我会捷足先登,率先进入那永恒的夜晚世界。并且我将自封为"只有星光、夜光虫和露珠之王国"的国王吧……我就象是在偷食似的,不动声色地咀嚼着那种与孩子们的乱涂乱画相差无几的空想。切不可因为这是小小黑暗的一隅而嘲弄它,因为要是从宇宙的规模上考虑问题的话,黑暗正好是占据着世界大部分的要素……

突然,前一排的座位上开始了极不自然的振动。从左前侧的黑暗中传来了带着鼻音的笑声。"嘘——"一个男人制止道。于是振动停止了。观众稀稀落落,并且正值音乐动用所有的音量震撼着场内的时候,所以,恐怕再也没有别人注意到这一点了吧。尽管事不关已,但依旧有如释重负之感。我凝目观注着左前侧,无法将视线挪开。画面变行明朗起来,清楚地映现出两个

人的影子。女人把从白色马海毛外套的衣领中露出的后颈向后仰靠着(她后颈上又软又细的头发孩子气十足地向里卷曲着)。男人的头低俯着搭在她的肩上。而且两个人还用男人的黑色外套把胸部以下的部分全部牢牢地包裹了起来。在那外套下面,两个人是怎样合抱在一起的呢?

引人注目的还是那女人白皙的颈项。那白皙的部分既象是渐渐地沉没在了同为白色的外套的衣领中,又象是正好相反地浮凸了出来一样。实际上,或许是那女人正上下摇摆着,也可能正相反,是我的眼睛难以对准焦距而游移不定所造成的错觉,不过,那男人显得更不确定。他那象是在窥伺着女人前面部分的脑袋的位置……紧挨在旁边的左手既可以伸进女人的腋下,也可以潜入女人的臀部……右肩往里抽着,无论干什么都游刃有余。我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差一点让汗水从眼睛里流了出来。但这一切已与画在黑板上的水墨画同出一辙了。倘若那肩膀看起来象是在起伏不停,也无非是因为我希望如此的缘故;倘若它看起来象是在有节奏地颤动,也完全是因为我希望如此的缘故。结果倒象是我自己沉醉于自己的沉醉之中似的了。

倏然间那女人大声地笑了起来。我就象是被人打了一巴掌似地蜷缩起身体,陷入了错觉之中:仿佛那唐突的笑声乃是源于自己的责任似的。然而,真正在笑的并不是那女人,而是银幕背后的扩音器。俨然象有约在先一样,银幕上也在上演着肉体的沸腾场面。

白皙女人的喉咙的特写占据了整个画面,就象是在哭诉着痛苦一般,她剧烈地摇摆着脖子,渐渐从画面上移开了。不一会儿又出现了如同刚刚烤好的香肠般的嘴唇,那嘴唇因远远超过定量的大笑而被肆意扭曲着。然后是象把压扁的橡皮管切成圆

片的那种鼻孔……接着是紧紧闭合着的上下眼睑，它几乎被淹没在一大堆皱纹之中……并且那笑声渐渐变成了恍若惊慌失措的野鸟在振动着翅膀似的呼吸声……

我开始有些愤愤然了。到底有什么必要让脸大肆出现在这种地方?! 电影这东西，本来应该是只在黑暗中观看的玩艺儿。我寻思着，因为窥视者一方没有脸，所以，被窥视者一方也理应该不需要脸的。

但在现实中，衣服是可以剥开让人看的，但却没有一个演员愿意剥开面孔给别人看。不仅如此，他们甚至还把以脸为中心画圆看作是演技。特意把观众引入了黑暗之中，又如此行事，不正是与欺诈同出一辙吗？……抑或是想说，尽管窥视是可耻的行为，但如果是出于模仿的话，就变成了健全的呢？……滑稽可笑的矫饰与伪善，还是适可为止吧！（失去了脸的残废人如此进行自我主张，是不是很滑稽呢？但对光的意义最明白不过的人，据说既不是电工、画家，也不是摄影师，而是成人之后失明的盲人。正如丰饶有丰饶的智慧一样，匮乏也应该有匮乏的智慧。）

就象是求救一般，我把视线重新掉回到前面的两个人身上。这一次他们俩静悄悄的，一动也不动。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莫非那肉体的沸腾说到底也纯属我的臆想？粘稠的汗水开始象虫豸一般爬行在绷带的缝隙里。这似乎并非仅仅因为暖气过于奏效的缘故。一种辣椒似的东西正火辣辣地螫刺着周身的毛孔。（或许欺诈者并不是这眼前的黑暗，而出人意料地正是我自己的脸！）如果这一瞬间里，场内陡然点亮灯盏……我肯定会作为一个闯入者受到众人的谴责和嘲笑的……

我下定决心，索性走到了外面。但并不能由此而断言，这种避难是以彻底的失败而告终的。因为我的心境比刚才更增添了

几分挑战的意味，即是说，在一定程度上与社会言归于好了。

* * *

马上就要到晌午了。车站前的街道似乎就是假日的繁华地段，只见过往的行人络绎不绝。我混杂在人流中，一边抗击着周围苍蝇似的视线，一边不停地向前行走着，长达近一个小时。步行确实具有某种精神的功效，这一点已被很多人认同。比如说军队的行军吧，士兵们被浇铸在两列或四列纵队这样一种队形的模子中，仿佛整个身体都变成了仅仅以支撑这种队形为目的的两条腿。在无休无止的步履的反覆中，既有一种失去了脸和心灵的令人落寞的荒芜感，同时也有一种无忧无虑的安心感。事实上，在漫长的行军途中，体验了勃起的人甚至也不在少数。

但如果只是一味地追逐苍蝇，也是毫无意义的。还不如让自己主动生出一双绿头苍蝇的眼睛，在人群中贪婪地狂飞乱舞。并且我必须从中去找出某一个可能愿意把脸的表面也售给我的人。性别，男……尽可能是一个皮肤没有特征、处于平均质的人……另外，伸缩是自由的，所以耳鼻的样子、面积等不用多问……年龄要在 30 岁至 40 岁之间……不过，如果是一个为了钱而允诺下这笔买卖的 40 岁男人，那么他的皮肤很可能早已饱经沧桑，不再有用了。所以，从实际的角度来看，多半会是一个 30 岁上下的男人吧……

我千方百计试图重振精神，但这一努力也如同快要断丝的电灯泡一样岌岌可危，很难持久地保持五种张力。尽管过往的行人们全都是互不相识的陌路人，但就象有机化合物一样派生出牢固的链条，让我无法找到插入其间的缝隙。难道仅仅拥有

一张鉴定完毕的脸，便可以化作如此强有力的韧带吗？而且就连他们穿戴的衣物也在某个地方相互契合着一种暗号，即今日被称之为"流行"的那种大量生产的暗号。它究竟是对制服的否定呢？抑或仅仅是新制服的一种呢？在不断变化这一点上，或许是对制服的一种否定吧。但从这种否定性是以集团的形式被加以实施的事实来看，似乎依旧带有相当程度的制服特征。或许这便是今日之心灵吧。并且由于这种心灵，我成了一个异端之徒。这些合成纤维所制造出来的流行，其实正是靠我的研究来支撑着它的一端的，尽管如此，或许是以为没有脸的人也就没有心灵吧，他们甚至不允许我跻身他们中间。仅仅是漫步而行我也早已竭尽全力了。

假如我愚蠢地向他们中的某个人打声招呼，那么，我与周围的关系就很快会象拉窗濡湿了的窗纸一样被一下子扒掉。而我就会被弃置在人墙的中心，被他们不由分说地追究蒙面之罪吧。我在车站前的大道上从一头走到另一头，来回徜徉了六次以上。其间我不断地受到警告。这倒并不是出于我的神经过敏。尽管街上是那么混杂，可唯有我的前方总是象瘟疫地带一样预留空间，甚至一次也不曾与他人摩肩擦踵过。

我想，这完全就象是在狱中。在监牢里，那沉重地耸立在面前的墙壁与铁窗全都会变成研磨一新的镜子，映照出自己。无论在哪一个瞬间里都不能逃离自己，这的确是一种被囚禁的痛苦。我被严实地囚禁于"自己"这一张口袋之中，正拼命地挣扎着。心急化作了焦躁，焦躁进而发展成阴暗的愤怒。最后我突发其想，决定去百货公司的大食堂看看。一是快到午餐的时间了，再则还因为我肚子饿了的缘故吧。不过，我的这一念头里分明含有挑战的意味。我用走投无路之人的直觉，巧妙地搜索着

自己被囚禁于其中的这张口袋的破绽。

人变得孤独无援，变得孑然一身，变得没有防备，暴露出所有的弱点，比任何时候都更容易被人趁虚而入，不正是在睡眠、排泄以及吃饭的时候吗？其中，尤其是百货公司的食堂更是擅长孤独的菜谱。

走下电梯的地方好象是某个展览会的会场。食堂正好处于它的背后。就在我迈出步子的当口，"能面展览会"几个大字迎面跃入了我的眼帘。一刹那间我吃惊得呆立在原地，然后慌忙地开始往回走，可转念一想，这肯定是出于巧合罢了，如果马上打道回去，反而会遭到讥笑的。尽管还有一条绕向食堂的路，但我还是不顾一切地走进了那个会场。

我之所以这样做，也许是因为把目标盯准食堂的念头使我的心情变得亢奋了的缘故吧。恐怕其中也包含着想在正式挑战之前初试牛刀的心理吧。尽管如此，一个蒙面男人前来参观能面，倒也的确算得上一种非同寻常的组合。我已经做好了钻火圈的思想准备。

然而幸运的是，入场的人数寥寥无几，以致于我好不容易鼓起的斗志也偃旗息鼓了。多亏了如此，我的心情变得奇妙无比，决定煞有介事地在会场上巡视一周，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在期待什么。尽管都名叫假面，可能面与我所谋求的东西是完全异质的。我所需要的是排除水蛭的障碍，恢复与他人之间的通道。相反，能面是为了拒绝与生存相联结的一切而在殊死奋斗。比如说，这笼罩着整个会场的那种临终前的霉臭空气便是其最好的证据。

当然，我也并非不能理解，能面具有一种洗练的美。所谓美，或许就是指拒绝被破坏的那种抵抗感的强大吧。再现的困

难正好是美的尺度，所以，假如美的大量生产是不可能的，那么，就必然会承认：薄薄的平板玻璃才是这世上最美的东西。尽管如此，令人费解的却是处于不得不谋求这种偏狭的洗练感的背景上的东西。按一般的常识而言，对假面的希求，乃是人们不再仅仅满足于活着的演员的表情而产生的对某种更高东西的祈望。倘若如此，又有什么必要来故意使表情窒息呢？

突然，我在一张女能面的跟前停下了脚步。这张能面被独具匠心地装饰在将两堵断成钩形的墙面连结起来的隔板中央。在做成栏杆模样、粉刷成白色的木框中，以黑布为背景，那能面就象是回应着我的视线一般猛地抬起头来，俨然已经等候多时似的，整个脸上漫延着微笑……

不，这当然是错觉。动弹着的不是能面，而是照射在能面上的灯光。木框的背后并排镶嵌着几只小灯泡，它们依次闪烁着，制造出一种独特的效果。不愧是一个制作巧妙的装置，尽管现在明白了这只是一个装置，但内心的惊诧却仍然余波未平。我毫无抵触感地逾越了能面不具备表情这一朴素的先入之见……

似乎不单是独具匠心，在我看来，那能面的制作功夫与别的相比，也明显高出一筹。

但我却无法理会它们之间的差异，因而焦躁万分。可当我再次沿着会场转游一圈，返回到那女能面的跟前时，镜头倏然间对准了焦距解开了那一个谜团。……原来在那儿的并不是一张脸。尽管伪装成脸的样子，但实际上却只不过是蒙着一张薄皮的普通头盖骨罢了。另外，在老人的能面中也有一些更明显象是骸骨的东西。然而唯有那女能面乍一看显得相当丰满，可仔细一瞧，却比任何其他的都更明显地象是头盖骨。眉间、额头、面颊、下颚等骨骼之间的联结处被清晰地呈现出来，精微细致得

使人不由得联想起人体解剖图。伴随着光的游弋，那骨骼的阴影化作了表情浮现出来。……使人想起古陶器表面的那种动物胶的污点……罩在表面上的那种细腻的龟裂的针眼……被风吹雨打后的木排的斑白与温暖……莫非能面的起源本来就是头盖骨吗？

但并非每一张女能面都是如此，只是随着时代的变迁才蜕变为了平板呆滞得如同剥开的甜瓜皮一般的脸。或许是现代的人们误解了创始期的作者们的意图，以为只需要添植皮肉，才丢失了至关重要的骨骼，而只是单纯地强调无表情罢了。

然后，我不得不面对一种可怕的假设。初期的能面作者为了超越表情的极限，最终不得不追溯到头盖骨，这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呢？或许并不单纯为了遏制表情。在摆脱日常表情这一点上，能面与其他假面完全相同。假如一定要找出其间的差异，可以这样说：普通的假面是朝着正的方向来达到摆脱日常表情这一目的的，而能面则是朝着负的方向。能面是一种只要愿意便可以容纳一切表情，但却一样表情也没有容纳的空容器……是一种能够随着对方变换成任何模样的镜子中的映像……

当然，不管它如何洗练，如今也不可能把我这张因水蛭窝而面目全非的脸重新变成头盖骨。但是，在能面将脸变成一种空容器的果断做法中，不是存在着所有的脸、所有的表情、所有的假面都相通的基本原理似的东西吗？不是由自己来创造的脸，而是由对方来创造的脸……不是由自己来选择的表情，而是由对方来选择的表情——是的，这一点或许是真的……即使怪物也是一种被创造物，所以，人作为被创造物又何尝不可呢？……而且，造物主在有关所谓表情的通信中，似乎并不是发信人，而是收信人。

我难以选定面型，一直犹豫不决，不也是一码事吗？一封没有收信人姓名的信件，无论怎样贴好邮票投寄出去，最终都只能被打回原地。……倘若这样，倒有一个好办法，把作为参考拍下的面型的影集拿给某个人看，请他帮忙选择一个如何呢？……可这某个人，又是谁呢？……不是已经定好了吗？当然是你……除了你以外，我的信件不可能再有另外的收信人！

* * *

最初我小心翼翼地以为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发现，但不久，周围的光芒开始渐渐改变波长，随之那徐徐泛起的如同笑容般的暗红色便一点点地渗透到了我的心中。为了不让那渗透的色彩被吹灭打消，我一边悄悄地用手护住它，一边怀着滚下斜坡般的心情离开了会场。

是的，假如能够实现，那么，这就决不是一个小小的发现。尽管在手续上好象还有各种问题——肯定有各种问题——但如此一来，或许什么都能够迎刃而解的了。于是我毫不犹豫地冲进了食堂。大食堂那仅有两页的菜谱中将所有的食欲类型都收罗无遗了。在这儿充满了与“能面展览会”会场形成鲜明对比的热烈气氛。我朝着这热烈的气氛无所畏惧地冲了进去。这并非出于勇气。勿宁说由于在前方看见了希望，反倒变得胆怯了。或许为了早日弄清信件与收信人姓名之间的关系，我的心发生了改变，变得就象是一个捂住耳朵在黑暗中飞跑着的孩童吧。

并且就在我的正前方，那个男人刚好挡住了我的去路。他依依不舍地一直观望着样品的陈列架，他身上那种冷嗖嗖的感觉正好与我所寻找的人物相吻合。年龄也正合适。一旦看清楚

他的脸上没有伤痕以后，我当即决定下来：就选择这个男人。

那个男人终于下定决心在餐券出售处买了一张拉面的餐券。我也紧接着买了咖啡和三明治的餐券，然后装着一副若无其事的面孔——不，其实我本来就没有什么面孔——走到他就餐的桌子边，与他相对而坐。又不是没有其他的空座，所以那男人明显地流露出了不快的神色，但嘴上却什么也没有说。一个服务小姐撕下餐券，放下凉水后又走了。我取掉口罩，嘴里叼上支香烟，看见对方的脸上浮现出畏怯的神色，慢悠悠地开口说道：

"真对不起，打搅您……"

"不，没什么。"

"不过，您瞧，那边的小孩甚至忘记了吃喜欢的冰淇淋，呆呆地望着我的脸呐。说不定他把您也看成了我的同伴。"

"那么，快滚到别的座位上去吧！"

"滚也行啊。但在此之前，有一件事我想单刀直入地问问您……您想不想要 1 万日元？……如果说不想要，我就马上搬到别的座位上去。"

对方的表情里出现了敏感得令人怜悯的反应。我不失时机地开始用手收网了。

"并没有什么特别让人麻烦的请求。绝对不会有危险，也不会给您添太大的麻烦，1 万日元就千真万确地归您了。怎么样？是让您听听我下面说的话呢？还是让我搬位子呢？"

那男人用舌尖抠剔着发黄的牙齿，一边神经质地颤抖着眼睑下面的皮肉。按照布朗的方式进行分类的话，这个男人的脸属于中心陷落型，微显肉质，即属于被我淘汰掉的非调和型的内向型。但我所需要的只是皮肤的质地，所以无论他属于哪种类

型都没有妨碍。只是在对待这种人时，有必要一边强有力地进行出击，一边注意到不要伤害了他。(追记——在针对自己的时候，我极力拒绝人们反脸当作一种尺度，可针对别人的时候，我却常常使用这一手段。说来的确是有点随心所欲，为我所用，但在我看来，能够有人用那种方式来对待我，这本身就是相当奢侈的事情。越是匮乏之人，就越是容易成为心术不正的批评家。)

“尽管你那么说，……”就象是犯不着看我的脸一样，他把一只手搭在椅子的靠背上，转动着上半身，一边观望着通往屋顶(屋顶上正在给孩子们分发作为奖品的汽球)的通道，一边说道：“喂，事情总是靠商量来解决的嘛。”

“这我就放心了。看来是不用搬座位了，不过，这儿的服务小姐们态度的确傲慢无礼。不过在此之前，有一点我想请您做出保证。对于您的职业，我无意打听，所以您也不要提这一类的问题了。”

“反正我所从事的也不是什么值得你一问的职业，而且如果不知道，今后也可以省掉向别人进行解释的麻烦。”

“事情结束以后，就当作我们彼此从不曾见过面吧。我想请您忘掉这一切。”

“行啊。看来也不会是什么今后愿意再次想起的事情。”

“怎么样？到现在为止，您还没有正面看过我的脸呐。这不就是您相当介意的证据吗？至于我的绷带下面是个什么样子，您一定很想知道，以致于憋得心慌吧。”

“哪里的话。”

“那么您是害怕罗？”

“没什么可怕的。”

“干吗?! ……我必须对那种事情也一一作答吗？……抑或

这也属于1万日元报酬的份内差事呢?"

"如果不愿意,就不必勉强回答。即使不问,答案也是明摆着的。我在考虑,要是能够多少减轻一点您的负担就好了。"

"归根结底。你说我该怎么做?"

那男人焦躁不安地从上衣口袋中掏出破烂不堪的香烟盒,突然正颜厉色地向外嘟起了下嘴唇。但紧接着他那扁薄的脸颊周围(那儿浮现着象是嘴箍儿似的青筋)便开始象昆虫的腹部一样痉挛了起来。这是一副穷途暮路的被害者的表情。但真的可能发生这种事吗?凭我的经验,我知道:如果对方是一个小孩,倒有可能刺激他不安的空想,使他陷入严重的恐慌之中,但现在的对方却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大人呀。他对我目不斜视,无疑是出于优越者的不快感。正因为明白这一点,我才只打算以1万日元的诱饵垂钓起近似的对等。

"那么,还是直接切入正题吧。"我小心翼翼地故意用一种简慢的语气试探性地说道:"实际上我是在考虑,您能不能出让您的那张脸……"

他没有回答,一副故作深沉的表情,用力擦了擦火柴。火柴的木芯折断后,燃烧着正落到了桌子上。他慌忙吹熄火星,用手指尖弹到地面上,有些懊恼地发出一阵鼻音,还一边重新点燃了一根新的火柴。不出所料,尽管从时间上看,这些只不过是发生在几分钟内的事情,但他却集中了所有的注意力,拼命地试图破解"出让脸"这一说法的含意。

的确一旦打算那么做,就很有可能做出好几种解释吧。首先从杀人、恐吓、欺诈等的替身这些极其世俗的解释开始,直到真正的脸的买卖这一颇具幻想性的情形……我认为这决不是什么单纯的臆测。倘若他还保持着冷静的判断力,就不可能没有

马上想起1万日元这个极其现实的条件。能够用1万日元购买的东西，是不会有什么大不了的。对此不用仔细思索便当即反问其中的含意，不也是很常识性的事情吗？他被我的绷带彻底压倒了，已经处于一种象是在梦中被人用道理驳倒了一样的愚笨状态中，这一点是无可怀疑的。看来，我选准食堂作目标的直觉并没有错。……而且，最让我心满意足的是，与其说他非常在意我绷带下面东西，不如说就象被环绕在阵地四周的铁丝网遮挡住了似的，更在意绷带本身。

就在我意识到了这一点的瞬间里，我的内部发生了可怕的变化。这变化就如同耍魔术的高手迅速挥舞了一下手帕那样。就象从肉眼看不见的空中的洼陷中飞起了一只蝙蝠一般，我摇身变成了毫不留情的加害者，把磨得锋利无比的獠牙瞄准了对方的喉头。

"虽说是脸，但也仅仅是一层表皮而已。我想让它来取代绷带……"

那男人的表情越发象是蒙上了雾霭一般，只是用嘴巴急匆匆地吸着香烟，仍然进入不了他本来的角色。最初我认为，为了尽可能避免对方产生抵触情绪，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把事情的真相告诉这个男人，可是，现在似乎已经没有那种必要了。在绷带下面，我情不自禁地浮现出了悄无声息的苦笑。排解忧忿偶尔也是一种不错的健身方法。

"不，您倒不用担心。并不是要您剥下脸上的皮子。我所需要的仅仅是皮肤的表面。诸如皱纹呀，汗腺呀，毛孔呀……总之，就是让我把那种肌肤的感觉取下来做成模型罢了。"

"哎，模型?!"

那男人如释重负地解除了肩部的紧张感，喉结剧烈地上下

蠕动着，好几次点头表示首肯，但却并没有从内心深处驱散那种疑惑。用不着再去追问他所担心的是什么。或许他感到惴惴不安的是：我蒙上一层与他一模一样的脸面，究竟要干什么呢？我并不打算急于解开他的疑团，在我吃光送上来的饭菜之前，我一直重复着恶作剧的谈话，故意使他心存疑窦。这倒并不是对他抱有什么个人的怨恨，或许我是想对脸的规则进行最低限度的复仇罢了。

的确，即使不是为水蛭所烦恼，绷带也似乎另有一种难以舍弃的妙处。比方说，我认为在绷带的效用——蒙面的效果——中，脸的本质意义就得到了很好的概括。所谓蒙面，就是将脸的规则加以逆向利用的怄人游戏，可以看成是依靠抹杀脸来抹杀心灵的所谓隐身术的一种吧。对于过去的死刑执行者，虚无的僧侣、宗教裁判官、蛮荒地区的巫师，秘密结社的祭司，以及乘人不在时行窃的强盗之流等来说，蒙面成了不可或缺的必需品。这其中的理由是不难理解的。并非仅仅出于隐藏面相这一消极的目的，肯定还有另一个更为积极的目的——即依靠隐藏表情来斩断脸部与心灵关联，从而将自己从世俗之心中解放出来。如果举一个更浅显的例子，其实与那些在并不刺眼的阳光下佩戴太阳镜的虚荣者的心理不乏相通之处。从心灵的羁伴中解放出来，可以变得无限自由，因而也就可以变得无限地残酷。

……但回想起来，我接触到绷带的蒙面效用，这并非头一次。是的……第一次的确是在前面提到过的克礼的画册事件之前……因为对方看不见自己，而只有自己看得见对方，所以我把自己比作一个透明的人，颇有些自鸣得意。还有在拜访那位人工器官的专家K先生的时候，K先生强调蒙面所具有的那种麻醉药式的性质，一本正经地警告道：我最终可能成为一个绷带中

毒症患者。……那么算起来这次已是第三次了。……花费了半年多的时间，难道我还仅仅停留在原地上来回兜圈子吗？不，其间似乎还是存在着某种差异的。第一次只不过属于逞强而已，而第二次则是受到了别人的忠告。不过象这样真正咀嚼到蒙面间谍的窃喜，这一次还是头一遭。看来我的思考是在进行着一种螺旋式的运动，不过，其运动的方向究竟循着上 升的路线，还是恰恰相反，开始了坠落呢？一想到这儿，就不免忧心忡忡……

我一直保持着加害者的姿态，诱使那男人走出了百货公司，在附近的旅馆里要了个房间。两小时以后，按照前面提到过的那种水蛭窝的取模方式，顺利地得到了脸上表层皮肤的纹理……尽管如此，当我目送着那男人完事后把 1 万日元的纸币塞进荷包里，象是悄悄逃亡似地离去时，一种不堪忍受的寂寞感仍旧攫住了我的心，仿佛整个身体都在虚脱下沉一样。倘若对真面的指望是一种空虚，那么归根到底，蒙面也是同样空虚的东西。

（追记——不，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之所以那么想，或许是因为把假面的完成所带来的心灵变化想象成了与蒙面时极为近似的东西。的确，一旦变成那个样子，就会脱离恢复通道这一本来所期待的目的，因而感到不安也是理所当然的。不过，那种类推本身就存在着一种无理的跳跃。因为不是真面，就把假面当作了蒙面来处理，事实上这异于混淆黑白。倘若把假面看作通道的扩大，那么，蒙面就是通道的阻断，勿宁说两者处于对立关系中。否则，拼命想摆脱蒙面，又去追求假面的我自己不就变成了一个愚蠢的丑角演员吗？

顺便再记录下我刚才所想到的：难道不是可以说假面是被害者所谋求的东西，而蒙面则相反是加害者所谋求的东西吗？）

《白色手记》

终于换成了一本新的手记。可事情却并没有轻易发生改变。在翻到新的一页之前，接连有好几个星期的时间在呆滞不动的状态中飞快地逝去了。没有眼睛，没有鼻了，也没有嘴角，与我蒙面的样子十分吻合的、单调而枯燥的几个星期。如果一定得勉强举出点发生的事情的话，那么不外乎为了筹集资金放弃了一项专利，以及围绕着今年的预算问题，遭到了研究所的年轻人们意想不到的攻击等等吧。关于专利，这是一个离实用化还相当遥远并且非常特殊的事例，所以犯不着那么深刻地大加考虑。但是，关于预算问题——即使与假面的计划没有直接的联系——毕竟作为一项事情而不得不有所考虑。按那帮小子的说法，似乎隐藏着我的策略性阴谋。的确，我曾一度积极地采纳过那些年轻人的意见，同意让他们组成一个特殊的班子，但是，一旦真地进入组建特殊班子的阶段时，我又轻易地推翻了以前的承诺。不过，这并非象他们所说的那样，是什么阴谋、嫉妒，抑或充满野心的封杀之类的复杂东西。虽说不是什么值得张扬的事情，其实那真的只是我一时的疏忽大意。我甚至认为，如果是谴责我对工作不够认真，我倒也心甘情愿地接受了。尽管我自己根本没有意识到，但经他们那么一说，我倒是真地觉得自己从那件事以后对工作开始丧失了热情。尽管我并不想承认，可或

许真的是源于水蛭的影响吧。暂且撇开多少存在着的内疚感，说句实话，我倒是对他们的抗议感到一种爽快和惬意。总之，这是因为比起那些在残废人面前假装出的笑容，我受到了一种远为平等的待遇的缘故。

在前一本手记结束时，给人一种感觉，仿佛脸的选择这一重大问题已经最终解决了。那么，在“能面展览会”上的发现又究竟如何了呢？

要记述这一点是非常痛苦的。诚然，所谓表情这个东西，只要不是避人耳目的暗门，就应该与大门相同，在制造与装饰时意识到外来者的眼睛。信件亦然，只要不是不顾对象大肆派送的广告印刷品，那么，没有收件人姓名就是不可能成立的。承认这一道理的我很快决定把选择权交给你，以为这样一来就卸下了自己肩上的包袱，可是，事情哪有如此随人心愿的呢？

那天夜里……犹如泥水涌了上来一般的混浊雾霭比平时提早了一个小时封锁了天空，肮脏的街灯自命不凡地催促着时间的进程，大有僭越本分的嫌疑。傍晚那陶器一般的天色，还有朝着车站逐渐增多的人群……我在人群中走着，为了驱赶掉刚才与那个男人分手时袭拢了我的那种一筹莫展的寂寞感，我打算再次扮演加害者的角色。但如果不是象刚才那样在百货公司的食堂内进行一对一的决头，看来就不会有什么效果吧。尽管眼前是多少带着点内疚感的接近尾声的星期日杂沓场面，可一旦形成群体，他们的脸就会象变形虫一样相互伸出假腿，构成一条链子，让我找不到半点置身其间的余地。但我已经不象走出来时那么焦灼不安了，以致于还有余兴透过雾气来认同不断流动、呼吸、彼此交错的巨大霓虹灯群的华丽。尽管腋下的皮包中那终于买到手的藻朊酸的面型沉甸甸的——纵然可以用同样吸满

了雾气的脸上绷带的重量来抵消也罢——反正我自有值得一试的方法。而且对这一方法的期望多少带给了我豁然开阔的心胸。

是的，那天夜里……我的心就象前面部分被人一下子砍掉了似的，一直面对你敞开着。这倒并不仅仅是出于想把选择的重任转嫁给你之类的被动期待……而且当然也不单是出于一切准备就绪、即将进入实施假面的阶段这样一种功利性的动机……该怎么表达才好呢？我怀着婴儿的嘴唇般的纯真和赤足走在草坪上的恬适，不停地缩短着与你之间的距离。

或许这是出于一种放心感与安全感吧——即终于抓住了机会使你成为我的同谋来一起从事（即使是间接地也罢）制作假面这一孤独得不合理的工作的放心感与安全感。对于我来说，你毕竟是第一号的他人。不，我并不是在否定的意义上这样说的。而是在首先与之恢复通道、首先在第一封信上写入其姓名的对象这一意义上把你列为第一号他人的。（……无论如何，至少我不想做任何可能失去你的事情。失去你也就象征着失去世界。）

* * *

但就在与你彼此相对的瞬间里，我的期待就如同水中捞起的海草一般，变成了一堆面目全非的破烂货。不，你可别误解我的意思。我并不是想对你迎接我的态度吹毛求疵。相反，无论什么时候，你都是以一种过分宽容的态度来安慰我。只有那一次裙子下的拒绝是一个例外。这无疑是因为我这方也有——不，勿宁说正因为我这方有——不少应该被怪罪的地方。因为正如歌中所唱道的那样，爱着的人并不一定就有被爱的权利。

那天，你也象往常一样，以一种不引人注目的关心和怜悯来迎接了我。而且那种沉默也一如既往……

那种如同破损了的乐器一般的沉默，横亘在我们之间已经有多久了呢？那些最普通的闲言碎语和日常的交谈都已经断绝了，有的只是如同符号一般最小程度上所需要的初等会话技术。但即便是就这一点而言，我也没有责备你的意思。我自认为自己心中有数，知道那一切也是你安慰我的一部分。破损的乐器很容易发出噪音，所以最好是让它缄口不语。尽管缄默对于我来说也是难捱的，但对于你来说，肯定更是加倍地难捱。……所以，我热切地期待着，为了再度恢复我们之间的谈话，得想办法利用这一次机会……

尽管如此，至少关于我外出的理由，你该问问我吧。虽说星期天一大早就出门，一整天在外，这在最近是非常特殊的例子，可你却并没有流露出来半点诧异的神色。

你动作麻利地调节好炉火，便马上返回厨房给我拿来了蒸好的毛巾。随即又去看浴池的热水烧好了没有。既没有把我凉在一边不管，也没有一直呆在我旁边。不用说，家庭主妇大都是这个样子，但我想说的却是其间过于计算周密的均衡。的确，你做得漂亮，不愿意给我们的沉默带来不自然的因素。你用电动天平似的精确性巧妙地操纵着时间。

为了打破那种沉默，我想至少得装出一副生了气的样子，但却没有成功。目睹你令人钦佩的努力，我又马上打起了退堂鼓，不得不再次痛感自己的任性和自私。在我们之间封冻的沉默之冰仿佛是一种远为根深蒂固的东西，并非那种依靠托故于某种东西便能使其融化的薄冰。我一路上准备好的问题——抑或谈话的楔子——等等，只不过象是将火柴擦燃的火苗落在了冰山

上一样。

当然我也并没有想得很天真，以为将两个面型的样品摆在一起，用推销员似的口吻问："您喜欢哪一个呢"就可以解决问题。不被人察觉是假面，这乃是我的假面的首要条件，所以，我不可能吐露问题的真意。可这样一来，我的提问就只能变成了充满恶意的嘲讽和捣蛋吧。从今以后，倘若我不去学习催眠术什么的话，就只能采取更间接的提问方式了。但我的计划也是到此为止。自封为步行型侦探，并因此好歹应付过来了的好运气或许反而毁了我，使我小瞧了事情的复杂性，以为事到临头时临机应变就能巧妙过关的。比如说，以非常轻松的心情谈论某个朋友的面相等等，在漫不经意之间向你的喜好开始撒网垂钓之类的方法等等。

但你并不是一条在沉默中就会罢休的鱼儿。沉默乃是你的受难。无论是谁的面相也好，嘴上轻松地讨论着那种事情，心里最先受到伤害的人却是我自己。对此你非常担心，甚至想保护我，可是……我责备着自身的轻薄，不出声地从那一片沉默旁边穿行而过，回到书斋，将取模的工具与今天的猎物一起放进带锁的架子，象往常一样，涂上油膏，想进行作为日课的按摩。刚刚开始解开绷带，我的手却蓦地停在了空中，又一次迷失在了没有对象的对话中。

——不，这并不是单纯的诱饵……为了融化这沉默，究竟需要多少千万卡热量的火呢？知道答案的，只有我那张已经失去了的脸。……并且那假面或许就是答案。……但如果没有你的忠告，也就无法制作假面。……这难道不是一个三者相互牵制的僵局吗？……不结束这一恶性循环，就会成为一直以同样顺序周而复始的愚蠢猜拳游戏……在此可不能绝望和放弃……即

使不能融化掉整个沉默，至少也有必要在某个地方试探着烧上一堆小手炉似的篝火……

我怀着潜水员穿戴潜水衣具的那种心情，重新缠好了绷带，因为在裸露着水蛭窝的状态下我缺乏自信去战胜这沉默的压力。

我一边漫不经心地让紧张感消解在猫一般的步履中，一边回到了客厅。我一边装着在浏览晚报，一边斜眼偷窥着在客厅与厨房之间来回走动着的你。虽然你脸上没有浮现出微笑，但却以一副就要浮现出微笑之前的那种不可思议的轻松表情，从不间断地从一个动作移向另一个动作。或许你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但那的确是一种不可思议的表情。现在想来，我甚至觉得自己之所以向你求婚的头号动机，不也是因为迷恋上了你的那种表情吗？

(这一点前面已经记述过了吧。不过重复也没关系。因为对于探索表情之意义的我来说，那就象是灯台的火一般的东西。尽管我现在这样写着，可一旦想到你的事情，首先浮现在我记忆中的依旧是那种表情。在由无表情向微笑过渡的那一瞬间里，从那种表情中有什么东西陡地开始闪闪发光，以致于接受了那种闪光的一切东西都开始拥有了自信，仿佛自己的存在得到肯定似的。)你把那种表情毫不吝惜地倾泻在窗户、墙壁、电灯、柱子及我以外的所有物体上，唯独只有我一个人没有分享到那种表情。我一方面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另一方面却又无法抑制心中的焦躁，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认定：只要你把那种表情投向我这一边就好了。

“我们谈谈吧。”

但那种表情已从你掉向我这一边的脸上消失而去了。

“今天我去看了场电影才回来的。”

你用一种不让人察觉的谨慎窥视着我绷带的缝隙处，等待着我下面说的话：

“不，倒并不是想看电影，说真的，是需要那种黑暗。我突然开始感到：自己这样一副面孔在大街上逛荡，就象是在做一件什么坏事一样歉疚无比。真奇怪呀，脸这东西。……有它的时候什么也不觉得，一旦没有了它，就象是整个世界被剜掉了一半似的……”

“什么样的电影？”

“不记得了。因为当时我慌了神。说真的，我突然被一种摆脱不了的念头攫住了，就象是跑去躲雨一样钻进了附近的电影院……”

“是哪儿的电影院？”

“哪儿都一样。我只是需要黑暗罢了。”

你就象是在责备人一样，把力量集中在了嘴唇四周。但两只眼睛却悲哀地眯缝着，想表明你并不是在责备我。一阵强烈的懊悔袭击着我。不应该是这样的，我本打算谈论另外的话题。

“……不过，当时我是顺便想到的：说不定偶尔看场电影也不错呐。在那儿，所有的观众都把演员的面孔借过来戴在自己脸上，不需要自己的面孔。所谓电影院，就是付了钱来进行短暂的面孔交换的场所。”

“是啊，说不定偶尔看看电影也真不错呐。”

“我认为绝对不错。因为无论如何，那儿都是一片漆黑呐。但又怎么样呢？电影这东西，如果其中演员的长相不讨你喜欢，不也是白搭吗？因为要把那演员的面孔借来戴在自己脸上，假如不合适，不是兴趣就减掉了一半吗？

"不是也有不需要演员的电影吗?比如说象记录片之类的……"

"那可不行。即使不是演员,至少也还有一张脸吧。鱼也好,昆虫也好,都好端端地有一张脸呐。就连椅子和桌子也有相当于脸的东西,才可能讨人喜欢或不讨人喜欢的。"

"不过,有没有戴着鱼面看电影的人呢?"

你半开玩笑地说道,企图象蝴蝶一般翻身脱逃。当然你是正确的。无论哪种沉默都肯定胜过提及鱼面的交谈。

"不,你误解了。我并不是在讨论自己的脸什么的。反正我本来就没有脸,所以也就不存在着喜欢与不喜欢的问题。但你不一样。你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个问题:倘若是你,你想看哪种演员的电影呢?"

"虽然你那么说,可我还是愿意看没有演员的电影。悲剧也罢,喜剧也罢,我现在可没有心思去看呐。"

"你呀,就只知道照顾我的情绪!"

我情不自禁地换成了一副激烈而苛刻的口吻。尽管我对自己已经厌倦至极,可在绷带下面却拼命想做出一副无法被人看见的眉头紧蹙的表情来给人看。或许是因为暖意复苏了的缘故吧,水蛭开始不停地蠕动着,使周围的组织变得又痒又烫。

那是一种无法靠这种事情来解决的沉默。我们的谈话无论始于何处,其结局却总是落脚在一个固定的地方。我已经丧失了再说点什么的力气。当然你也就此噤口不语了。我们的沉默并不是因为排除了交谈后才产生的真空。事实上无论什么交谈原本都早已变成了不过是切得又碎又小之后浸渍在悲哀中的沉默罢了。

* * *

那以后的好几个星期里，我拽着就象是用借来的关节在行走似的步子，机械地在那一片沉默之中彳亍。有一天我猛然发现，窗外的落叶松正听凭风儿吹动着它纤细的绿枝。不知不觉之间已迎来了初夏的季节。问题的解决方式也同样是唐突的。你还记得吧，——尽管我已忘了那是怎样的情形之下发生的——反正是在吃饭时我突然大吼起来的那个夜晚。

“你究竟是抱着什么目的与我一起生活的?”

我知道，无论怎样声嘶力竭地大喊大叫，都不过是沉默的一部分。我不敢正视你，只是让视线集中在胸前小小的绿色钮扣下那个枯黄色的扣眼儿之上，一边用最大限度的声音吼叫着：“快，快回答我！无论如何，你现在和我还维持着婚姻呐。把这些事说清楚，对双方都有好处。抑或是因为单纯的惯性吧？不用客气，快说吧。因为想不通的事情是不必勉强去做的。”

我故意摆出架势，一直把自己关在书斋里，可内心却象被雨打湿了的纸风筝一样悲哀无比。充其量因为脸的事情便不惜表演着疯狂行为的我与作为月薪9万7千日元的代理所长的我，这两者之间究竟有什么关联呢？我越想就越是变成了一只遍体窟窿的风筝，最终化解了，变成了只有骨架的风筝……

变得只有骨架之后，我猛然回过神来才发现，刚才谩骂你的种种坏话其实正好适用于我自己。是的，我们结婚已经8年了。8年的岁月并不短暂，是一段足以让我们彼此代替对方回答出对食物的好恶的岁月。假如在食物的好恶上能够彼此代替回答，那么，在脸的好恶上，不是也一样的吗？根本没有必要只从这种沉默中来勉强谋求什么对话。

我连忙搜索自己的记忆。在某个地方肯定有一张你委托我当代理人的委任状。不可能没有。假如我们在事故以前就早已分崩离析了，那么，如今为假面大动干戈，是想重新得到什么呢？不是意味着没有什么必须重新找回的吗？在那相安无事的8年间，不可能有任何一件值得隐瞒的东西，可是，假如一直固守着那比绷带还要厚实的无表情的墙壁，甚至对此安然若素的话，也就意味着我已经丧失了所有的索取权。既然不存在什么失去的东西，也就不可能请求偿还。我终于绝望地想到：最初的真面其实也仅仅是一种蒙面而已，所以，不是用不着惊惶失措，而应该安于现状吗？

……多么深刻的问题啊……而认为它深刻这种想法本身就是一件太过深刻的事情。既然如此，哪怕是硬着头皮也要履行代理人的使命。尽管并不是一件那么让人感兴趣的工作，但我还是对记忆、印象以及所有的谈话进行了一次总动员，以制造出一个你的模特儿，设身处地地想像着各种男人的表情，以便猜测你喜欢哪一种面孔。这猥亵得让人恶心，就象是衣领里爬进了虫豸一样。但是，非但没有找到你喜欢的男人类型，反而在首先要正确地把握住你的问题上显得黔驴技穷了。总之，镜头必须是一直固定不变的东西。倘若象水母一般动荡不定的话，是无法窥见真相的。但我仍旧吃力地凝目观察，不久，你成了一个点、一条线、一个面，最终变成了一个没有轮廓的空间，正要穿越我的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和味觉的网罗。

我惶恐不已。在那并不短暂的岁月，我到底看到了些什么，对着什么在说话，并感到了什么呢？对于你，我真的是那么无知吗？面对你当中那被无限广袤的乳色雾霭所笼罩的未知领域，我只能呆然伫立。由于过度的内疚，我变得更加胆怯了，仿佛将

脸上的绷带再加厚一倍也无妨似的。

但是，有一次把被逼到那种地步的体验，或许反倒有好处。我掸掉衣领上的毛虫，厚着脸皮重新振作起来，回到了客厅里。你正坐在消了音只剩下画面的电视机前面，一动不动地把脸埋在双手中。或许是在啜泣吧。在我瞥见这一幅场景的刹那间里，我发现完全有可能对自己作为代理人的资格做出截然不同的解释。

诚然，我与自己的一大把年龄极不相称地幼稚，作为代理人，或许不能说是理想的人选。是的，我只是使用假设你对男人的脸喜欢挑肥拣瘦这样一种从未想到过的单方面做法来接近过你，这一点是确切无疑的。但这又怎么样了呢？事到如今，为什么必须得学着那些把妓女卖给妓院的人贩子的那种模样呢？如果是食物，倒情有可原，但关于自己的妻子对别的男人的长相有着什么样的嗜好等，打一开始就根据用当作问题来对待，这不才是正常的婚姻形态吗？至少男女在跨入婚姻大门的那一刻里，理应彼此都放弃了那种疑问和兴趣吧。如果说对这一点心存异议，那么，从一开始就不要介入这种麻烦事好了！

我悄悄从后面走过去，免得被你发现。我嗅到了一股雨过天晴后柏油路发出的那种气味。或许是你头发的气味吧。你回过头来，发出一阵象是患了感冒的声音，微微地抽动着鼻子，然后象是要把我的误解退还给我似的，用带着阴晕般深邃而明晰的视线回望着我。脸上挂着一副宛如照射在秋风刮过后的杂树林中的阳光一般透明而漠然的表情……

正是在这个时候，一种不可思议的冲动向我袭来。是嫉妒吗？或许吧。在我的内部有一种象种子一样满是荆棘的东西开始膨胀起来，长到了刺猬一般大小。紧接着我不得不发现，那种

所谓表情的基准——我那完全失去了线索迷途的孩子——正站在旁边。这来得很唐突，唐突得连我自己也没有注意到。但我却并不那么惊慌。除了那个答案以外不可能再有别的答案了——我干吗没有早点发现这一点呢？我痛感这有悖常理。

别的暂且不谈，还是先从结论说起吧。我的假面应该选择的类型是布朗式分类法中的第4种，即“外在的非调和型”——以鼻子为中心，尖锐地向外凸出的脸型。……按心理形态学来看，属于有行动力的意志型面孔……

由于过分索然无味，不免又觉得自己象是被人戏弄了一样。但仔细想来，也不是什么不能说明清楚的事情。即使是蛹在变形时，也是需要相应的准备的。当脸的意义从应该选择的东西向被选择的东西发生急剧的转换之后，就象在黑暗之中不管眼睛睁开也好，闭上也好，往右看也好，向左瞧也好，都只能是一直注视着黑暗一样，我只能一个劲儿地盯视着你。事到如今才不得不去探究你，这件事伤害了我的自尊心，以致于我被焦躁、烦躁、屈辱感所困扰着。尽管我已经思考腻了，可结果还是无法将视线离开你片刻。

我祈求着接近你，同时又祈求着远离你。我想了解你，同时又对了解你大加抵触。我希望看见你，同时又对看见你感到屈辱。在这种进退维谷的状态中，龟裂越来越深，最终深入到了内部，而我不过是用双手支撑着打碎的杯子，好歹保持着它的形状而已。

并且我深知，把你说成是被迫用铁链与已经不再具备任何权利的我维系在一起的牺牲者，其实只是我为了自个儿的方便而随意编造的谎言。你是毫不犹豫地用自己的意志接受这一命运的。那真面与微笑之间的光辉，难道不是在面对你自己时被

使用得最有成效吗? 所以,如果你打定了主意,你无疑随时都可以离我而去。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啊! 这一点你能理解吗? 尽管你有成千上万种表情,可我却连一张脸也没有。偶尔当我想起你的衣服下面那有着固有的弹性、固有的体温的器官和组织是那么活生生地存在着时,我就想,我迟早会在你的身体中打入一颗大铁钉……即使这铁钉会夺去你的生命也罢,但只要没把你变成采集箱中的标本,事情就不会终结——我一本正经地这样思忖道。

在我的内心,祈求与你之间恢复通道的愿望和与此相反想破坏你的复仇心纠集在一起,相持不下,最终发展到难分彼此的状态,以致于把箭搭在弓上瞄准你的姿势也成了我司空见惯的日常场景,并且在我的心中已经刻上了猎人的面孔吧。

一旦成为猎人的脸,就不可能再是内向的调和型了。因为这种类型的一大弱点就在于最多成为小鸟的朋友,要不然就是成为猛兽的猎物。如此看来,甚至可以断言:我的结论不仅不唐突,反而具有极大的必然性。或许我被假面的两重性——是对本来面孔的否定呢? 还是崭新的本来面孔呢? ——所迷惑困扰,忘记了它也是行动的模式这一重要之点,所以才被迫绕了那么多弯路吧。

有一种数叫"虚数"。它是一种平方数仍旧为负数的滑稽的数。假面这玩艺儿与此有近似之处:一旦在假面上再戴一张假面,结果就反而与什么也没有戴一个样子。

* * *

面型一旦决定之后,剩下的就简单了。在添植面肉的资料

中，光是拍摄的照片就已多达68张，其中的半数以上都属于“中心凸起型”。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我决定马上着手工作。尽管没有样板，但我还是从自己内部摸索着设想我给你的印象，就象烤墨纸的画那样，试着画了一张脸。首先用海绵状的树脂将锑制的面型上水蛭窝的部分包裹起来整理平整光滑。然后用具有方向性的塑料薄带代替粘土，沿着兰格尔氏线重叠在上面。多亏了半年来的修练，我的手指就象钟表匠能摸索出游丝的歪斜一样，对脸的细部无不精通。皮肤的颜色以手腕子附近为标准，为使鬓角与下巴尖略显白皙，使用了含有较多氧化钛的东西，而为了使脸颊泛着红晕，则使用了加有红镉的东西。并且越接近表面，就越是故意使用了色斑明显的东西，特别是在鼻翼附近加上了一些灰色的斑痕，以制造出与年龄相称的自然感。最后，用液体状的树脂贴上透明层——即在包含了萤光物质、具有与角朊层相近的折射率的薄被膜上印下了买来的皮肤表面后的那种东西。接着又在极短的时间内将高压蒸气对准它，使其收缩和固定，就象是紧紧吸在了一块似的。因为还没有添上皱纹，所以显得过于光滑。尽管如此，仍有一种栩栩如生的实感，就象才从活人那儿剥下来的一样。

（到此为止已经花去了二十二、三天时间了。）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处理与皮肤的交界处。额头部分可以想法用头发来遮掩吧（幸好我是一个多毛质的人，而且头发有点卷曲）。眼睛周围可以多做点小皱纹，加深色素，再戴一副眼镜来蒙骗他人的视线。嘴唇略微内翻，将唇端嵌入牙龈中。鼻孔处只要插入一根稍硬的筒管便可以了。可下巴尖就有点麻烦了。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用胡须来遮掩。

在每一厘米见方的地方，一根根地植入25根到30根从头

发中挑选出来的细发丝，还得注意植发时角度和方向，这其中的麻烦暂且不论——仅仅这项工作便又花去了 20 天的时间——特别是心理上的抵触情绪使我心烦意乱。要是在前一个时代倒还好说，可如今无论怎么想，络腮胡都是太过离奇了。比如说，一提起络腮胡，——很遗憾——首先联想到的便是那车站前面的派出所的警察吧。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络腮胡都显得象是壮士或豪杰。既有算卦先生那样的胡须，也有列宁那样的胡须，还有西方贵族式的胡须。进而还有卡斯特洛那样的胡须，以及虽说不知道该怎么个叫法，但却颇受那些冒充艺术家的青年们青睐的相当现代风格的胡须。在络腮胡上再配一副墨镜，这装束不可避免地显得有些离奇怪异，但既然没有别的方法，又不想给人不愉快的印象，就只有这样想办法来试一试了。

至于最后的结果，正如你亲眼目睹的那样，毋须再说明了吧。我自己是无法进行评价的，但从尚未提出需要改变某处的具体替代方案来看，或许还算差强人意吧。尽管无法避免那种多少存在着一点的内疚感，但是……

* * *

“多少存在着一点的内疚感”——我采取了这样一种漫不经心的说法，可仔细想来，在对这种说法的拘泥中似乎暗示着某种超出了外观之上的深刻含义。尽管是一种不成其为语言的模糊之物，却带给人一种讨厌的预感：它就象长在舌头上的毒疮一样，每当张开嘴巴的时候，它就会隐隐作痛，警告人不准随便开口说话。……

那天夜里,我移植完了最后一根胡子。小镊子在我右手大拇的腹部上打起了一个黑色的血疱。汗涔涔的疼痛化作了小小的炭火,在眼底闪现燃烧。无论怎么揩拭,都有一种分泌物不断地向外浸出,活象是稀释了的蜜糖一般,以致于整个眼球就象一扇弄脏了的玻璃窗户一般雾蒙蒙的。到盥洗室里去洗脸的时候,才发现不知不觉是已经迎来了黎明。当我情不自禁地把脸转向那照射进窗棂的鲜丽晨曦时,那种内疚感又向我袭来了,就象是扎在了我的脑门星上。

我马上想起了一个梦。那是在夏末秋初的某一天,要满而未满 10 岁的我呆呆地站在一旁,看着从公司回来的父亲站在门槛边脱鞋子。这是一个以上述极其宁静祥和的场景作为开始的老无声电影似的梦。但猛然间那种宁静被打破了,回来了另一个父亲。奇怪的是,他和前一个父亲是同一个人物,却唯有一点是不同的:即他们戴的帽子。前一个父亲戴的是从前那种平顶硬壳草帽,而后一个父亲戴的是中间凹陷的软呢帽。当戴软呢帽的父亲看见戴平顶硬壳草帽的父亲时,明显地流露出了侮辱的神色,故意夸张地摆出一副架式以谴责对方的不合时宜和冒昧失礼。于是,戴平顶硬壳草帽的那个父亲便一副狼狈落魄的样子,用一只手提着脱下的半双鞋,脸上露着一丝悲哀的微笑,一声不吭地逃走了。幼小的我怀着心肺被撕裂了一般的痛苦心情目送着那平顶硬壳草帽的背影……这时,胶片嘎地一声断了。只有那种痛楚一直莫名其妙地萦绕在心间……

如果把这说成是对季节变化所抱有的孩童式的感受方式,倒也罢了……可是,唯有这件事几十年来一直从不间断地带给我鲜明的余昧,这不是颇为罕见吗?甚至让人难以置信。我所看见的那两顶帽子,肯定应该是什么更为不同的东西。比如说,

是人际关系中不堪忍受的虚伪的象征等等……是的，有一点可以肯定地说，由于那帽子的替换，使得我以前对父亲所抱有的信赖感被彻底背叛了。或许从那以后，我一直在代替父亲忍受那种内疚感吧。

但这一次刚好立场是相反的。该轮到我辩解了。我回头望着镜子，注视着那已经发红并溃烂了的水蛭窝，对假面萌生了一种冲动。是的，必须感到内疚的不是我。倘若真的必须有人痛心疾首的话，勿宁说倒是那些拒绝向没有手持面孔这种通行证的人承认人格，要把我活埋掉的世俗之人。

我再一次怀着挑战的心理踅回到假面旁边。

这目中无人的胡髭脸……这向前凸出的鼻子和脸……映入眼帘的尽是那种好斗的感觉，这或许是因为看到局部所带来的不快吧。我决定把假面呈直角地靠墙戳立起来，往后退了几步，用手做成一个圆筒，再从筒孔中望过去。谁知却没有涌起完成后的感慨，相反，占据心灵的倒是一种近于哀惜的感情：自己本人遭到了他人的脸的劫持。

或许是疲劳在作祟吧——我这样鼓励着自己，嘱咐着自己。并不只是假面，其实，当任何一件巨大的工作完成了时，不都是如此吗？所谓完成的快乐，是唯有那些不必对完成的结果承担责任的人才可以说出口来的东西。再则对脸的偏见也可能在无意识中起了作用。我们无法保证自己因为与把脸神圣化的倾向进行了斗争，就在意识深处完全铲除了那种病根。这与不信幽灵的人却也同样害怕黑暗的那种心理不乏共同之处。

因此，我决定不顾一切地敦促自己开始工作。总之，也为了使自己区别与以前，还是先试试戴戴看吧，首先卸掉耳朵下面的凸起部分，松开下颚的下面，把嘴唇略微内翻的部分向上抬起，

拔掉鼻孔里的圆筒，这样一来假面就从座子上连根脱落了，变成了如同半干的冰囊一般软塌塌的薄膜。然后又按照相反的程序，小心翼翼地戴在脸上。似乎并没有什么技术上的失误，宛如一件早已穿习惯了的衬衫一样非常贴切地粘在了脸上，使我悬在空中的心终于落了下来。

我照了照镜子。只见一个陌生的男人正冷冰冰地回望着我，找不到任何使人联想起我的地方来。这是一次彻底的乔装打扮。颜色、光泽、质感，都可以说是成功的。可是，这种空荡荡的感觉又是怎么回事呢？或许是因为镜子太糟糕的缘故吧。……如此说来，仿佛光线也有某种不自然的成分呐。我索性打开窗户，让外面的阳光一古脑儿倾泻进来。

锐利的光线的断面犹如昆虫的触觉一般颤动着，渗透到了假面的每一个角落。毛孔、汗腺、局部组织的细部、细微的静脉筋络，无一不轮廓分明地浮现在表面上。尽管如此，仍然找不到任何一样可以称之为缺陷的地方。那么，究竟什么是那种不协调感的原因呢？或许是因为一直静止不动、没有表情的原因吧。或许与那种象话人一般化了妆的死人的脸所带给人的恐怖相类似吧。那么，试着动一动某个地方的肌肉吧。因为还没有准备好将假面与脸粘接起来的粘接剂——我打算使用将橡皮膏的浆糊稀释后的那种东西——所以，不可能让肌肉进行联动，但在固定得比较好的鼻子、嘴巴附近，完全可以想办法试验出那种感觉来。

首先在嘴唇边上加力，试着将它微微地向左右拽拉。结果相当不赖。“在上面叠加纤维，使其具有方向性”的这样一种极其复杂的解剖学上的考虑，似乎并没有白搭。这一次我决定真的让假面绽露出笑容。……但是，假面却一笑也不笑，只是绵软

无力地歪扭着，甚至比静止不动时更充满着死亡的氛围。我不知所措，仿佛内脏的吊绳猝然断裂了，胸口附近变成了一个硕大的空洞一样。

……但请你不要误会。因为我一点也没有那种企图，要用夸张的姿势来炫耀自己的苦恼。无论好与坏，这都是我自己选择的假面。是在长达几个月的试验以后终于得到的一张面孔。假如有什么不满的话，我自己可以随心所欲地重做。……但是，如果不属于制作上的优劣问题，又该怎么办呢？今后我能够诚恳地承认这张假面就是自己的脸，并毫无顾忌地接受它吗？……这样说来，那使我垂头丧气的虚脱感与其说是围绕着新的面孔所产生的困惑，不如说是好象从隐身草下面看见自己的影子渐渐淡化隐没了一般的那种对消亡的忧虑。（在这种情况下还能顺利地推进下一步的计划吗？）

表情这东西就如同生活所镌刻下的年轮一样，即使想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蓦然开笑，也毕竟是很难成功的。有一种称之为“表情的倾向”的东西。比如说，它被生活不断地重复，从而以皱纹或者松弛的皮肤这种形式被固定下来。在始终微笑的脸上，就自然有微笑长驻。相反，在生气动怒的脸上必然会有怒气常留。但在我的假面上，却象刚刚出生的婴儿一般不曾镌刻过一道年轮的皱纹。一个长着40岁面孔的婴儿，无论怎么笑，都只会是一副妖怪相，这或许是理所当然的吧。对，肯定是如此！眼下让假面慢慢出现皱纹的工作已被列入了去隐身处之后的第一步计划之中。如果能够成功，那么假面就会变成一个更贴近于我也更容易支配的东西。因为这也是预料之中的事情，所以如今用不着半点惊慌。——我巧妙地偷换了话题，不仅没有侧耳谛听那令人心痛的内疚感的啜嚅，反而将自己陷入了越来越

难以摆脱的深渊中。

* * *

就这样，我总算找到了手记最开始时提到过的S公寓的隐身处。不过，是从哪儿开始岔开了话题的呢？……是的，是在我独自一人开始解开绷带的时候……那么，还是径直从那以后说起吧。

不用说，在隐身处的第一个工作便是让假面慢慢出现皱纹。尽管不需要什么技术，但却是一件需要足够的意志、耐心和注意力的棘手工作。

首先在整个脸上涂抹粘接剂。戴假面的顺序是从鼻子开始。把鼻孔的圆筒牢牢地固定起来，接着将嘴唇往内翻的部分夹在牙龈中间，然后依次是鼻梁、面颊、下巴，一边留心着不要出现移位和松弛的现象，一边象是在敲打似地压住四周。等它们完全固定以后，再用红外线从上面往下烤，在保持着一定的温度期间，不断重复某种特定的表情。据说这种材料具有一种当超过一定温度时弹性便急剧下降的性质，所以，按照事先给定的纤维方向，即兰格尔氏线，就可以自动镌刻出与那种表情相应的皱纹。

关于其表情的内容和比例，我大体准备了如下的一个百分比。

兴趣的集中	16%
好奇心	7%
同意	10%

满足	12%
微笑	13%
拒绝	13%
不满	7%
厌恶	6%
疑惑	5%
困惑	6%
焦虑	3%
愤怒	9%

当然，我并不认为把表情这样一个复杂微妙的东西分解为上述的各种要素便万事大吉了。把这种程度的要素准备停当后放在一个盘子里，然后根据其混合的方法，便应该可以表现出大部分的中间色。不用说，后面的数字正是各自的利用频度。即意味着大体上是利用这种比率来设定那些进行感情表现的人的。……不过，倘若问起我以什么作为基准，我是很难马上回答的。我只是把自己置身于诱惑者的立场上，一边想象着自己与作为他人的象征物的你相对而坐的场面，一边将每一种感情表现放在直觉的天平上加以掂量。

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一会儿生气，象傻瓜一样不断重复这些表情，一直折腾到了清晨。多亏了这样，当第二天睁眼醒来时，已经是夕暮时分了。窗户的缝隙释放着红色玻璃般的光芒，看来终于雨过天晴了。但心情却并不爽快，那种茶垢似的疲劳牢牢地粘附在整个身体上。特别是太阳穴周围有些发烫和疼痛，这倒也没什么奇怪的。我的表情神经已经连续 10 个小时以上一直保持着运动状态。

而且不光是运动，为了做到笑的时候真正地笑起来，生气的时候真正地动怒，我的所有神经都一直处于紧张状态中。

在这期间，无论多么细微的表情都作为无法再度修正的徽章被深深地铭刻在了脸的表面上。倘若想重复某种虚假的笑，那么，我的假面就会被永久打上一个烙印，成为一张只能够假笑的面孔。无论是多么即兴的印记，都将作为我一生的履历而被正式登录上来。一想到这些，我就不能不变得谨小慎微。

用蒸气消毒毛巾进行脸部按摩。蒸气浸入了皮肤。我一边用红外线灯使劲刺激汗腺，一边用粘合剂堵住汗腺的出口，所以，引起炎症也是理所当然的，还肯定会给瘢痕带来恶劣的影响。但事态不可能进一步恶化，而且事到如今再对这些忧心忡忡也是无济于事的。火葬也好，土葬也好，对于死去的当事人来说，并没有多大的差异。

接下来的 3 天中，我按照完全同样的程序如法炮制。应该修正的地方全都进行了修正，整个假面的状况好容易稳定下来了。所以，我试着戴上假面享用了第 3 天的晚餐。因为同样的情况迟早会在某个地方遇到的，所以，最好是什么都体验一番。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干脆备齐所有的条件后再试验一次吧。等粘合剂牢牢地固定以后，我把头发搅乱以遮住发际，为了不让眼睑周围的交界线过于显眼，又戴上了一副米黄色的太阳镜，收拾成与外出时完全相同的模样。

但我不会去做出突然照镜子之类的败作，而是首先把昨夜剩下的罐头和面包排列在桌子上，设想着自己与很多人一起共同进餐的情景，这时才缓缓地抬起头来看看镜子。

当然对方也抬起头来回望着我。然后他和着我嘴巴的翕动，开始咀嚼面包。我一喝汤，他也跟着喝。呼吸是那么一致，

那么自然。嘴唇的异物感和神经的迟钝略微破坏了我的味觉，使我在咀嚼时有一种麻木不适的感觉。可一旦习以为常，那种感觉肯定会和戴假牙时一样被忘得一干二净的。但常常有唾液和汤汁从嘴唇边向下滴漏，这倒是需要时时留心的。

突然对方欠起身，以一副诧异的神情走过来窥伺我。就在这一瞬间里，我被一种情感严实地裹挟住了。这情感犹如吃得过量的安眠药开始生效一般，带着强烈的冲击性，但却又滑溜通畅，尖锐剧烈但却又令人陶醉，充满了不可思议的和谐。或许在那一时刻里，我的外壳出现了裂纹吧。彼此面面相觑着，首先是对方笑了，在他的带动下我也笑了。最终我不加抗拒地一古脑儿溜进了对方的面孔中，并很快一分不差地粘合在一起。我已经彻底地变成了他。我并不特别喜欢那张脸，也不特别厌恶那张脸。只是我已开始用那张脸来感觉和思考了。一切都进展得过于顺利，以致于就连深谙计谋的我也不得不怀疑：是否其中隐藏着什么计谋。

的确是进展得过于顺利。长此以往，会不会产生副作用呢？我又退后五、六步，眯缝起眼睛……尽可能等自己看到貌似恶作剧的呼吸以后，再一口气睁开眼睛……但依旧是一成不变的如同音叉一般连绵不断的笑的波浪……看来没有什么问题。而且即使是保守地估计，至少看起来也年轻了 5 岁以上。

尽管如此，到昨天为止，我又是为了什么感到那么烦恼呢？"根本不必对与人的本质毫无关系的脸的表皮顾虑重重"——我列举出了一大堆如此这般的理由，结果这些理由也依旧不过是囿于先入之见的遁辞罢了。与水蛭窝、绷带口罩相比，毕竟这种合成树脂的假面更显得象是一张活生生的脸。假如把前者视为画在墙壁上作为布景的大门，那么，这个假面就可以比喻为让阳

光的馨香直接吹拂进来的一直敞开的大门。

……早就开始响个不停的某个人的脚步声渐渐地高亢起来，向这边移动着。它飞快地接近了，原封不动地化作了我的心跳。被打开的房门正催促着我。

喂，快走出房门吧！通过崭新的他人的脸，向崭新的他人的世界进发吧！

* * *

我的心怦怦直跳。就象头一次获得恩准单独乘坐火车的小孩一样，因期待和不安而心潮起伏。多亏了假面，无疑一切都会改变的。不光是我，就连整个世界也会以全新的装束赫然出现吧。我被这期待的漩涡翻卷着，以致于连那铭刻在心的内疚感也好一阵子沉没在了某处水域的底部。

(追记——或许我应该坦白的是，那天我服用了相当多的安眠药。不，不只是那天，在此之前我就早已经常服用了。但并不象你立刻会想象到的那样是为了麻痹不安的神经。勿宁说我的目的在于驱除无端的焦虑，保持更理性的状态。我已经反复说过，我的假面首先应该是与有关脸的偏见所进行的一场决战。我就象操纵复杂机械时那样，对于假面必须自始至终保持大脑的清醒状态。

再有一点……一旦将某种安眠药与精神安定剂恰到好处地配合服用，其药物的效果就会马上显示出来。在服用后的几分钟内，常常被一种如同使用望远镜观察自己内部似的神奇而冷澈的寂静牢牢罩住。我不敢认为这便是那种

麻痹的陶醉,所以没有写进手记中,但如今回头想来,又觉得在那几分钟的体验中隐藏着远比我想象的要深刻得多的意义。比如说,那种直接逼近由脸这种临时符号所构成的人际关系的本质的东西……

药物的生效,首先以绊倒在石头上的那种感觉作用于我。一刹那间,身体悬浮在空中,被一种轻微的晕眩所袭击。然后,那象草汁一般的气味揉搓着鼻腔,使我的心开始在迢遥的风景中徜徉流浪。不,或许这种说法并不准确。而应该说时间的流动顷刻间停滞了,使我迷失了方向,漂荡在时间的流动之外。漂荡着的不仅是我,甚至与我一起并排漂流的所有东西都远离了迄今为止的关系定位,变得四分五裂支离破碎。我因为从时间之流中获得了自由的解放感而变得无上的宽容,肯定着所有的一切,自以为是地认定:在酷似菩萨相这一点上,我的脸也与你一模一样。对"脸"这个东西变得如此不经意的瞬间,在最长的情况下可以持续七、八分钟。

或许在那时间之流的停滞中我不仅超越了自己的水蛭窝,还超越了脸这个东西,从而抵达了彼岸。或许我还在极其短暂的瞬间里窥见了在我不加怀疑地依赖着通过脸这个窗口所建立的人际关系时所难以想象的自由。或许我还偶然地发现了人们都不过是用肉体的假面来锁闭了灵魂的窗户,并包藏起下面的水蛭窝这样一种真相罢了。幸亏失去了脸,使我得以接触到真实的外部世界,而不是那种描绘在窗户上的画面。……这么说来,也就意味着那种透明的解放感决不是一种虚假的谎言,也决不是借助药效而获得的一时性的欺骗。

但最糟糕的是，我的假面很可能起到遮蔽真实的作用。归根结底，那种对假面的内疚感，不正是意外地源于这一点吗？但是，假面已经覆盖了我的脸。而且，比通常多一倍左右的药量也已开始发挥着功效，使我甚至忘却没有脸的自由。我自言自语道：即使在童话的世界中，那丑小鸭最后不是也被赋予了变成天鹅的权利吗？)

为了彻底变成他人，当然有必要从服装上开始改变自己。可不凑巧，没有做这方面的准备，而且今夜只是调节一下情绪，所以，我随便套上一件对襟毛衣就出门去了。因为那毛衣不过是一件司空见惯的成品衣服罢了，所以不可能成为某种特殊的标记。

安全楼梯嘎吱嘎吱地发出声响，使自以为在空中飞翔的我对自己的身体竟然如此沉重，感到不胜奇妙。幸好在走到大马路之前没有遇到任何人。但就在绕过胡同拐角的瞬间里差点与附近一位手提购物篮子的妇女撞个满怀。我就象咬碎了摔炮一样大受刺激，一下子怔住了。然而对方却只是微微仰起了匆忙的视线，一副若无其事的面孔很快走了过去。这就对了。什么也没有发生，这难道不是我不在场的最好证据吗？

我继续走着。适应假面是我的唯一目的，所以并没有特定的目的地。开始哪怕仅仅是戴着假面行走，也是一件艰巨的无比的工作。与期待的相反，膝盖的关节处就象早已精疲力竭似地变得笨拙僵硬，还有呼吸活门的连接处也在喀哒作响。尽管假面不可能面红耳赤，但害怕被人识破真相的不安和内疚，使我如同被勒住了脊梁的小鸡一般扭曲了身体……但是，倘若假面有可能被识破的话，勿宁说正是因为那种僵硬和笨拙吧。无疑

是因为自己举止奇怪，才会被人觉得奇怪的。其实我至多不过是稍微改换了一下包装纸的设计罢了。只要不被人怀疑和盘问就没事了。只要其中的内容没有骗局，也就犯不着忌讳任何人。

虽然话是这么说，可最初的热情到底消失在了哪儿呢？就象情感背叛了理性一样，生理也背叛了情感，以致于我越来越萎顿不堪。以后3个多小时的时间里，一旦看到过于明亮的橱窗，我就会故作被对面的店铺吸引住了一样跨过马路；一旦发现霓虹闪烁的街道，我就会以冒险作为口实，选择旁边阴暗的胡同；在车站附近，一瞥见电车和汽车远远驶来，我就会有意识地加快脚步，避开相遇的机会，否则就故意放慢脚步，让它们匆匆地从后面赶超过去。……最后，连我自己也厌倦了。照此下去，即使连续走上几天，也是不可能真正掌握假面的使用方法的。

一家点心店的前面隔出了一个小烟铺。我打定主意索性在这里尝试一次小小的冒险。这种说法确实显得有点夸张，总之，也就不过是去买包香烟罢了。随着脚步迈向那小烟铺，我的胃和在横膈膜的交界处有某种东西开始鼓捣和喧哗起来了。身体的某个部位也开始觉得前面的灯光明晃晃的煞是刺眼，以致于潸然落泪了。蓦然间假面增加了重量，仿佛很快就要坠落在地。就象是仅仅倚仗着一根绳子，顺着深不可测的悬崖爬将下去一样，腿脚蜷缩成了一团……仅仅为了一包香烟，我便演出了一场象是与妖精格斗似的闹剧。

但不知何故，就在我与心不在焉的店员视线相接的那一瞬间，我忽然判若两人似地变得肚大无比了。或许是因为店员没有表现出比接待一般顾客更不同的反应吧。抑或是因为香烟如同一只死掉的小鸟一样攥在我的手中显得格外没有重量的缘故呢？不，毋宁说原因在于假面的变化。当仅仅是在想象中面对

他人的视线时，假面胆怯得如同惧怕影子一般，可一旦真的暴露在现实的视线面前时，反倒发现了自己的本事。在想象中，假面或许是一个可能暴露自己的东西，然而在现实中，却是一种能够隐匿起自己的不透明的覆盖物。即使他的背后处于血管四处延伸、汗腺流出分泌物的状态，可他的表面也决不会淌下一滴汗珠。

这样一来，我终于从红脸恐怖症中重新振作了起来，但却早已是疲备不堪。再也没有力气继续前行，只好叫了辆计程车径自赶回了公寓。对这一消耗的报酬无非是一盒香烟罢了。一想到这一点，便不免黯然神伤，但如果将假面的觉醒计算在内，倒也不算是亏本。其证据是，当我回到房间，取下假面，洗掉粘合剂，再次与自己的真实面孔相对而坐时，不知为什么，那些惨不忍睹的水蛭窝，在我眼里再也不具备那么强烈的现实感了。假面已变成了一种现实的东西，就如同水蛭窝是现实的一样。所以，如果将假面作为一种虚假的表象，那么，水蛭窝不也同样是虚假的表象吗？……看来，假面已在我的脸上安然扎下根来了。

* * *

第二天我索性扩大试验的范围。首先一起床就去问管理员，告诉他，如果隔壁的房间还空着，想给"弟弟"租下这间房子。所谓"弟弟"当然是指另一个假面的我。

遗憾的是，仅仅只有一天之差，便已经有了租房人。

但还不至于因此而必须得改变计划。至关重要的是，利用这个机会，向对方兜售了"弟弟"的存在，给对方留下了一个清晰的印象。

"弟弟住在非常不方便的郊外,而且从事的是没有规律的工作,所以需要一间能够随时休息的房间呐。不过,既然事情已经这样,也就无可奈何了。我们弟兄俩长得又很相像,所以,多余的要求就不提了,还是让我们俩共用一间房吧。"

而且我还不失时机地提出,增加3成房租。"这可为难呐,为难呐。"——管理员做出一副为难的样子,而内心却不可能有什么为难的。最后,我还成功地以"弟弟"的名义,巧妙地让他配了一把副钥匙。

10点左右,我戴上假面出门了,目的是为了添置眼镜以及与胡髭相配的假面服装。刚出门的那会儿,的确免不了那种白天初次外出的紧张感,但是,或许是因为昨天夜里假面初见端倪的胡髭根在一夜之间变成了真的胡髭根并开始长长的缘故吧,抑或是因为进一步加大了剂量的镇静剂的功劳吧,反正没过多久,我便一边等着汽车,一边悠然自得地开始抽起烟来了。

但让我真正了解到假面生命力的顽强,还是在去百货公司订做西装的时候。从与胡髭、眼镜的协调性来看,理应选择多少亮丽一点的花纹,但我却竟然选择了时下流行的那种衣领细窄、三个钮扣的上衣。这真难以置信。首先,对流行的时尚等居然略知一二,这本身就超出了我的理解范围。……而且,不仅如此,还专门去贵金属销售柜买了一只戒指。看来,假面已抛开我的想法而不顾,开始了我行我素。我倒也并不觉得这有什么麻烦,但毕竟相当奇妙。尽管谈不上滑稽,可我却却象被人搔了胳肢窝一样,笑得没完没了,不着边际,就仿佛我自己也加入到其中瞎折腾了一番似的。

走出百货公司之后,或许是正在兴头上吧,我决定再进行小小的冒险。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过就是到位于繁华街道

尽头偏僻的胡同里一家小小的朝鲜菜馆去罢了。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好好吃一顿了,所以胃也发出了催促令,再加上味道大的烤肉一直是我喜欢吃的东西。……可是,真的只是出于这些原因吗?难道只有烤肉才是驱使我前往的动机?

到底我在多大程度上意识到了,这是另一个问题,但如果说特意选择朝鲜人的菜馆没有任何理由,就分明是弥天大谎吧。我明明考虑到了这样一点:那儿是一个朝鲜人的菜馆,且顾客也大多是朝鲜人。如果是朝鲜人的话,即使我的假面还多少残留着生硬的痕迹,他们也不会注意到吧——这种无意识的算计自不用说,还更因为我对他们抱有一种容易交往的亲近感吧。或许我从自己丧失了脸这一点与朝鲜人成为歧视对象这一点之间发现了某种类似点,从而不知不觉地萌发了亲近感吧。当然,我个人自认为对朝鲜人并没有抱着任何偏见。首先,作为一个没有脸的人,想抱有偏见也是缺乏资格的。不过,所谓有种偏见大都是存在于个人的想法之外的,既然它多多少少投影于历史和民族之上,那么,无疑它已成为了不折不扣的实体。所以,主观上如何暂且不论,但从它们之间寻求避难所,这本身在理论上就是一种偏见的变种……

店里弥漫着一阵青烟。陈旧的换气扇发出闹嚷嚷的声音。客人只有三位,幸好全都好象是朝鲜人。其中的两个乍一看与日本人已难辩真伪,但他们交谈时所使用的流畅的朝鲜语证明着他们是真正的朝鲜人。尽管是在大白天,可三个人却早已喝光了好几瓶啤酒,给他们那本来就显得急迫的言谈更增添了激烈的兴头。

我就象是在确认一般摸了摸假面的双颊,很快被他们那爽朗喧闹的气氛所感染了。或许应该说我是自告奋勇地沉醉在了

想被感染就能够被感染的这种人类的普通能力之中。或许其中存在着与小说里常常出现的流浪者喜欢侈谈自己亲戚中的有钱人的那种心理一脉相通的地方吧。总之，我就象电影的主人公那样，以强烈的色彩来感受着坐在廉价的桌子旁要了份烤肉的自己。

蟑螂在墙壁上爬行着。我折叠起桌子上某个人忘记拿走的报纸，把那只蟑螂撣落在地上，然后茫然地开始阅读印成铅字的标题，接着是招聘广告栏，电影院、音乐厅和各种游乐场所的广告栏。那些铅字的组合奇妙地刺激了我的想象力。穿过那些广告栏的缝隙，开始延展出一片充满了谜语和呢喃的风景。而那三个人喋喋不休的交谈正好起到了伴奏的作用。

桌上放有五只装着神签的烟缸。投入 10 日元后一摁按钮，就会从下面的洞口跳出一个卷杨火柴棍模样的纸卷。此时我的假面正兴致大发，甚至想试试那玩艺儿。打开纸卷一看，我的运气如下：

“小吉——等待自有海路晴，如见泪痣往西行。”

正当我忍俊不禁时，那 3 个顾客中的某一个突然改用日语，朝着给我端来饭菜的女店员搭讪道：

“喂，小姐，你长得蛮象乡下的朝鲜人呐。真的，和乡下的朝鲜人简直是一模一样。”

与其说是在搭讪，不如说是在叫嚷着。我吃了一惊，就象是自己遭到别人的嘲弄一样，不由自主地缩紧脖子，瞅了瞅那姑娘。但她一边把盛着菜肴的碟子放在我面前，一边和着那 3 个人的大笑，脸上也泛起了微笑，一副无动于衷的神情。我的脑子里一片混乱。或许“乡下的朝鲜人”这一说法并没有包含着我所感受到的那种恶意。而且，那叫嚷着的中年男人在 3 个顾客中

正好是最粗俗的一个，比谁都适用于“乡下的朝鲜人”这一叫法。从他前后说话的爽朗态度来判断，或许那只不过是带着自嘲的玩笑而已。更何况那小姑娘也很有可能真的同样是一个朝鲜人。象这种年龄的朝鲜人，只能讲一口日语也并不稀奇吧。这么一来，那种说法不仅不是自嘲，反而有可能是包含着善意的肯定性称呼。一定是这样的。首先，朝鲜人怎么可能在否定的意义上使用“朝鲜人”这一说法呢？

如此千回百转，最终我所追寻到的乃是对自己厚颜无耻地对朝鲜人抱着亲近感的那种浅薄的自我欺骗所感到的难以忍受的内疚感。打个比喻的话，我的态度就跟白人乞丐将有色人种的帝王视为自己的同类一个样。即使都同样身为偏见的对象，可在我和他们之间也属于完全不同的层次。他们拥有对持偏见者进行嘲笑的权利，而我却没有。他们拥有齐心协力反抗偏见的伙伴，而我 却没有。倘若我真的想站在与他们对等的立场上，就应该首先勇敢地抛弃假面，露出水蛭窝来，并唤起其他没有脸的怪物们……不，这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假设。一个不爱自己的人，怎么可能去寻求自己的同类呢？

在此之前的斗志究竟去了哪儿呢？突然间变得冷嗖嗖的，一切都显得可厌可气，整个身体的内部再次被那种歉疚感熏得黑黢黢的。我只好垂头丧气地返回隐身处。但或许是过于惊慌失措吧，在公寓前面又再一次意想不到地出现了失态。当我正若无其事地想拐过胡同时，与管理员的女儿不期而遇了。

小姑娘倚靠在墙上，正用笨拙的手势拉着悠悠* 玩。她手里的悠悠是特大型号的那种，显得沉甸甸的，放射着金黄色的光

*两个半球形木片连在轴的两端，用手牵动引线使木片转动。

芒。我惊讶得站在了原地。我真糊涂。这个胡同原本就是一个死胡同，只有那些利用背后的停车场或者安全楼梯的人，才会到这儿来的。在没有作为“弟弟”向管理员的家属进行自我介绍之前，是万万不该从这后门出出进进的。不过，这是一栋新近竣工的公寓，房客们也几乎全都是昨天或今天才入住的，所以，如果径自走过去的话，或许也会没事的，……于是，我马上重整姿势，可已经为时太晚了……小姑娘也似乎察觉到了我的惶恐。该怎么来应付这个场面呢？“那间房子里”，尽管我自己觉得这种说法拙劣无比，但又想不出别的高招，“住着叔叔的哥哥，……他现在在吗？……就是那个用绷带缠住整个脸的人……你认识吧？”

但小姑娘只是微微动弹了一下身体，既不开口说话，也没有改变表情。这一来我更是慌了神……是某个地方被她看出了破绽吧？……不，不可能的……如果听信她当管理员的父亲所发的牢骚的话，那么，这个外表已经长大成人的少女，实际上其智商才只不过相当于一个要上而未上小学的人的水平。小时候，她因热病而并发了脑膜炎，以后就一直没有完全康复。她那象虫豸的羽翼般纤弱的嘴角……幼儿似的下巴……狭窄的斜肩……与之形成对照的大人化的枯瘦鼻子……空洞而痛瘪的大眼睛……看来，他父亲说的没有错。

但在姑娘的沉默中仍然有某种东西使我感到不可能漠视她而径自通过去。总之，我至少得让她开口说句话。于是我急中生智地说道：

“好漂亮的悠悠呀。可以借给我瞧瞧吗？”

只见那小姑娘吓得哆嗦着肩膀，慌忙把悠悠藏在了背后的手中，以挑战性的口吻回答道：

“是我的，不骗你！”

我突然噗哧大笑。就在我如释重负的同时，又禁不住想逗逗她的乐。作为刚才提心吊胆的补偿，我想，再适度地愚弄一下这个曾经因我的绷带蒙面而嚎啕大哭的对手也不是件坏事。小姑娘的智商如何暂且不论，但她却大致具备了那种残缺的妖精相近似的魅力。机会好的话，说不定她还能多少帮助我勇敢地夺回开始摇摇欲坠的假面的权威呐。

“真的吗？没骗我的证据在哪儿呢？”

“请你相信我。我真的很喜欢。我绝不会亏待它的。”

“我相信。不过我想，那悠悠上面肯定写着另外某个人的名字吧。”

“那种事可是出人意料地靠不住呐。老早老早以前有只猫说过……可不是象我们家的那种花猫，而是一只雪白雪白的猫哟……”

“行了行了，快拿给我看看！”

“我呀，是绝对会保守秘密的哟。”

“秘密?!”

“老早老早以前，有只猫说过：老鼠想在我身上系一个响铃，那么你说该怎么办呢？”

“行啊，叔叔就给你买一个完全一样的悠悠吧。”

我只是从继续这种对话当中得到了一种自我满足而已，但谁知这诱惑却产生了远远超出我的预想的效果。

小姑娘在墙壁上摩娑着后背，似乎有好一阵子在一动不动地忖度着我的话所包含的意思。然后一副疑惑的神情向上翻动着眼珠，顶嘴似地说道：

“对父亲也保密吗？”

“当然要保密罗。”

我忍不住笑了(是假笑!)。我意识到了正在笑的假面所产生的效果,一边又嗤笑着这种效果。这是一种双重的笑法。那小姑娘好象也明白了。她一下子放松了宛如木棒一般僵硬地支撑着身体的脊梁,向外面噘起下嘴唇,一边依依不舍地在上衣的下摆上摩擦着金黄色的悠悠,一边唱歌似地反复念叨道:

"行啊……行啊……如果真地要给我买,我这就还回去……不过,我真的不是一声不吭就偷来的……这是很早以前的约定……不过我会还回去的……我这就还回去。……我好喜欢。我喜欢别人送我东西。"

她依旧把后背靠在墙壁上,横着从我旁边爬了过去。小孩终究是小孩。从我旁边爬过去时,小姑娘朝着终于舒了口气的我嗫嚅道:

"秘密游戏哟!"

"秘密游戏?!"——这是什么意思?……没什么值得介意的。那个智商低下的小姑娘不可能玩弄那种复杂的手腕……尽管把这归咎于她视野的狭窄是易如反掌的事情,但是,有时候倒是视野狭窄的狗嗅觉更是灵敏……首先,对此放心不下便说明我的自信已开始再度动摇了。

回想起来真是令人不快之至。即使让脸变成一个崭新的东西,但倘若记忆和习惯依旧如故,那么,也就只能象是使用一只掉了桶底的水桶来打水一样。既然把假面戴在了脸上,那么,心灵深处也就需要有一张与此相适应的计算周密的假面。如果可能的话,我想彻底地实施演技和编造,以致于让测谎器也难辨真假。

* * *

一取下假面，那汗津津的粘合剂便散发出一阵象是烂熟了的葡萄似的气味。霎时间，难以忍受的疲惫便如同积溜良久的脏水一般向外横溢，开始在所有的关节处形成粘糊糊的焦油似的积淀。不过，对事物的评价总是因思考方式的不同而不同的。作为最初的尝试，不可能断言它一无是处。即使是婴儿，其出生的痛苦也是非同一般的。更何况一个大人试图作为另一个陌生人重新再生，其间无论有多少挫折和纠葛，不都是在所难免的吗？没有受到任何致命性的伤害，难道不是值得庆幸的吗？

揩拭完假面的里侧，再放回到桌面上，洗完脸后又涂了点护肤膏，打算让脸部皮肤休养一会儿。当我躺在床上时，或许是因为对这一阵子持续不断的紧张状态所进行的反抗吧，尽管夕阳还没有西沉，我却已经酣然入睡了。而当我再次睁眼醒来时，早已接近拂晓了

虽说没有下雨，但被粒儿粗大的雾霭所遮蔽着，使得马路对面的商店街背后看起来就象是一片黑黝黝的森林。天空已开始微微泛起了色彩，或许依旧是浓雾的缘故吧，竟然带着几分红色，比平常更显得紫红紫红的。打开窗户，尽情地吮吸着海风般粘湿的空气，会不由自主地感到：这个不需要在乎他人目光的、为了隐士而存在的时刻，就俨然象是仅仅为了我自己而准备停当的一个绝妙的特别席位。……是的，不正是在这雾霭中显现出了人类存在的真实面目吗？真面也好，假面也好，水蛭窝也好，这一切所有的暂时伪装无不象沐浴着放射线一样剔透澄明……唯有实体和本质被洗濯得不剩一丝虚饰……人的灵魂就如同剥了皮的桃子一般，变得可以直接用舌头来品尝了。当然，为此不得不付出代价——即孤独。但这又有何妨呢？不是无法找

到那些拥有面孔的家伙比我更不孤独的保证吗？无论在脸的面皮上悬挂什么样的招牌，其内核与受难船只上的漂流者都别无二致。

再则，孤独这东西，倘若想逃避它，它便是地狱，而对于主动追求它的人来说，倒是一种隐士的幸福。好吧，那么我也停止摆出一副痛哭流涕的悲剧主人公的面孔，而去志愿做一名隐士吧。既然脸上被特意打下了孤独的烙印，那么就只能有效地利用它。幸运的是，我还拥有高分子化学这一个神明，拥有液流学这一种祈祷的术语以及研究所这一座寺院，不必担心因孤独而使每日的操作受到困扰。不仅如此，比以前更单纯、更正确、更和平、并且更充实的每一天也得到了保障。

凝望着红色渐渐加深的天空，我的心也确实变得更加亮堂了。当然，一想到迄今为止的殊死搏斗，又不能不感觉到这种情绪的变化多少有点简单草率、有失平衡，但转念一想，如果就这样将小舟再划到浩淼的海面上，有可能遭遇到不可挽救的厄运，便又不再好抱怨什么了。自己趁着尚能看见海岸的时候，不失时机地掉转了船舵，对此我打心眼里感慨万分。我回头看了看桌子上的假面。我打算用轻松、宽容、透明、坦诚、随和的心情来向假面告别。

但天空的亮色尚未照射到假面上。那毫无表情地回望着我的、属于别人的黑色头颅，就象隐藏着一种不对我言听计从的独立意志一般，顽固地拒绝着我的接近。我觉得那假面就象是来自某个传统悠久的古国的恶灵。随即我又蓦然想起了很久以前读过或是听过的某个童话的梗概：

——从前有一个国王，某一天他患了一种奇怪的病，一种身

体渐渐融化掉的可怕疾病。医生和药物均不见效。于是国王制定了新的法令:凡是看见了国王模样的人均处以死刑。这条法律十分有效。即使国王鼻子融化了,手腕不见了,膝盖以下的部位消失了,也没有一个怀疑国王是否健康如初。不久病情恶化,犹如开始溶化的蜡烛一般,一动也不能动的国王终于打算求救了,但却为时太晚。国王甚至连嘴巴也失去了。不久国王终消亡了。尽管如此,忠实的大臣们谁也不曾怀疑过国王的存在。不仅如此,而且因为这个沉默的国王再也没有犯过错误,所以反而被奉为明君,长久地赢得民众的敬爱。

我突然怒火中烧,关闭了窗户,又一次倒回到床上。实际上,试戴假面还不足半天的时间,仅凭这点体验,完全用不着如此深刻地大动干戈。倘若要吐露弱音,无疑是任何时候都能办到的事情。闭上双眼,从被小雨濡湿的窗户开始,我联翩地浮想着种种毫无意义的某个角隅的情景:从柏油路的裂缝处冒出来的一根草、墙壁上象是动物形状的污点、古老的树杆上受伤后留下的疖子、被露珠的重量压破了的蜘蛛网等等。这是我在心情烦躁得不能成眠时经常举行的仪式。

但现在却不见丝毫效果。不仅如此,怒火还在莫名其妙地继续膨胀,并开始演化成不堪忍受的东西。突然间我忖度道:如果那外面的浓雾乃是毒气瓦斯就好了,否则,就让火山爆发,战火纷飞,世界变得窒息,现实化作粉末好了。人造器官的专家K先生曾谈到过那些在战场上失去了面孔的士兵自杀的事情。即使当时不乏这样的事例,但作为在战场上度过了大半个青春的人,我也一清二楚地知道:没有比那个时代更使脸的价值遭到贬抑的了。当死亡比战友离自己更近时,与他人之间的通道又能

具有什么意义呢？对于冲锋陷阵的士兵来说，脸是无用之物。是的，难道那个时代不是唯一一个让缠着绷带的形象显得美丽无比的时代吗？

我在想象中变成了一名炮手，对准映入视线里的所有东西开炮射击。而且就在那硝烟里终于再度进入了睡眠。

* * *

尽管如此，太阳的光线给人的心理所带来的影响毕竟是不可思议的。或许仅仅是因为睡眠不足吧。我在刺眼的光线中翻身睁眼一看，原来早已过了10点。黎明时分的絮叨就象朝露一般蒸发得一干二净了。

自己瞎编的出差时间到明天也就结束了。倘若想在此之前实施既定的计划，那么，假面的实习就必须在今天之内毕业。我喜不自禁地戴上假面，准备好行装，怀着多少有点羞怯的心情，用新买的衣装包裹起身体，将戒指戴在手上，精心地乔装打扮好一看，倒确实很有点潇洒倜傥。很难让人想这和那个身穿沾满药品污渍的罩衫，从早到晚与分子式为伍的人是同一个自己。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也很想追究其中的理由，可遗憾的是，我心急火燎，而且对自己过于漂亮的改装颇有点如痴如醉的味道。从眼球的底部再靠里两根指头的地方，正断断续续地响起了烟花爆竹的声音，仿佛在宣告着什么的开始。……事实上我是假装成了一个前去参观什么典礼的花花公子。

这一次外出时我索性利用大门。打一开始就冒充的是“弟弟”，所以没必要避人耳目。倘若碰巧有机会遇到那姑娘，我想再确认一下那出售悠悠的店铺在什么地方。那种玩具什么地方

有售，我可是一窍不通。或许是在惨遭大儿子夭折、第二胎流产的噩运之后，有意识地回避了吧，我彻底地疏远了孩子们的世界。……可遗憾的是，既没遇到那姑娘，也没碰上管理员。

也没有什么特定的目标，所以决定从寻找悠悠开始。说起专卖店吧，又没什么线索，所以还是从百货公司的玩具柜开始搜寻。看来是最近的流行玩具，以致于哪个销售点都肯定设有悠悠专柜。只见孩子们象壁虱一样紧贴在专柜四周。跻身于那种场合确实不符合精神卫生的要求，所以我禁不住有点踌躇不前，可是，又不能不封住那让人放心不下的"秘密游戏"的符咒，所以才下定决心钻进了那堆小小的壁虱中间。不凑巧，没有发现我想要的那种悠悠。说来，那种悠悠无论是颜色还是形状，都不大具有那种百货公司的商品的感觉。总之，如果拿点心来打个比喻的话，勿宁说更象粗点心店的那种感觉。于是我走到了外面去寻找那种感觉的店铺。在转游了近 1 个小时之后，终于在车站对面的后街上找到了一家门面不大的玩具专卖店。

毕竟与百货公司的玩具柜截然不同不。不象粗点心那样只卖便宜货，也不是光销高档商品。似乎它所瞄准的顾客对象乃是那些利用自己的零花钱并凭借自己的判断来购物的稍微上了点岁数的小孩吧。它精心地制造出了某种带有秘密的天真无邪的恶的氛围。说起来，是在向那种比起瓶装的桔子水更喜欢装在三角塑料袋中的染色糖水的孩童心理恬不知耻地炫耀着自己的特色吧。正如我所预料的那样，这里有我想要的那种悠悠。我把那用合成树脂做成的中间有断缝的球体拿在手中，联想到那些能够独具匠心地表现出这后街式的情调的制作者们，脸上不由得泛起了苦笑。本来正因为它的形状单纯，所以，它的那种夸张形式中自有微妙的东西。对于自己的嗜好，如果不是变得

相当地冷酷无情，是无法想到这一点的。它并不是消灭自己的嗜好，勿宁说是将所有的意识之光对准了自己的嗜好，并把自己的嗜好象蝼蚁一般抛掷在地面上，再用鞋子的后跟肆意地践踏。这未免太过残酷吧？是的，有时候当然是残酷的。但倘若是用自己的意志来做出的选择，那么，不是也可以产生对世间进行复仇的快感和象脱光衣服变得赤身裸体一般的解放感吗？并非只顺应自己的嗜好来行动才是自由的，同样也可以有逃离嗜好的自由。

是的，毋须重申，上述的话无疑也是联想到我自身所处的立场而涌起的感慨。我也试图树立一颗与自己这张他人的脸相适应的他人的心灵。几乎每跨出一步，我都不得不践踏自己的嗜好。但这一劳作并不象想象的那么艰难。如同假面拥有呼唤秋天的力量一样，我陈旧的心灵变成了俟待凋零的一片枯叶，只需我稍微伸出手轻轻摇晃一下枝头，便可大功告成了。倒也并非不无感伤，但那种感伤至多只是薄荷钻进了眼睛之类的东西，甚至没有感受一到被虫豸螫刺后的那种疼痛，这倒是有点出人意料的。看来，所谓自我这东西并不象人们所说的那样。

那么，在涂抹后的旧画布上，究竟该描绘怎样的心灵呢？当然，既不是小孩的偶象，也不是我自身的偶象，而是为了实现明日之计划的心灵……即使它不象悠悠、或是风景明信片、或是宝石箱、或是烧焦的蝾螈等那样可以用一查字典便一清二楚的名字来称呼，但作为行动的计划，它是如同用航空照片制作的地图一般被明确无误地预先绘制好的东西。那种故弄玄虚的暗示，我已经重复了多次，但它的内容、还有结果，却作为已经完结的事件，既可以放置在舌头上来品尝，也可以用耳朵来听，也可以用手指来触摸。事到如今，将表述为语言的疼痛作为一种理由，

仅仅依靠那种暗示来解决一切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我打算利用这次机会说个清楚。我要作为一个素昧平生的人来诱惑你并侵犯你，你这个他人的象征物……

不，请稍等一会儿……我并不想记述那种事……我还不至于粘粘糊糊到这种地步，需要依靠重复一些不用写出来也明白的事情来争取时间……我想记述的乃是在买了悠悠之后连自己也只能说是非常意外的一个奇妙行动。

那玩具店里侧三分之一的地方是一个手枪模型的货架。其中有几件象是进口货，价格也很昂贵，但却制造得十分精巧。我拿在手中一试，沉甸甸的，除了枪口被铅封住了以外，枪机与送弹装置都与实物不差分毫。我记得曾经读到过有关改造模型手枪以进行实弹射击之类的新闻报道，或许就是用的这种玩艺儿吧。……尽管如此，你能准确地想象出我热中于这把手枪模型的样子吗？恐怕就连研究所里关系亲近的同僚们也难以想象吧。不，其实直到真正站在那种场景中之前，就连我自己也是无法想象的。

所以，当店主一边包裹起悠悠，一边浮现出试探性的干笑，在我耳畔嗫嚅着："您很喜欢吧，那我就把这一直珍藏的玩艺儿拿给您瞧瞧吧"时，有一瞬间我甚至怀疑自己还是不是自己。更准确地说，应该是我对自己一点也没有表现出那种属于自己的反应感到惊恐万状。虽说自己保持着清醒的理智，却又惊恐万状，这似乎很有点自相矛盾，但这正好是假面成其为假面的缘由。假面把我的惊恐抛在一边，向长着野兔嘴脸的店主点头示意，就象是可以因此而确认自己的实际存在一样，开始热中于那珍藏品的交涉了。

那是一把瓦尔沙* 气手枪。据说是一种能从3米的距离之外射穿5毫米木板的烈性手枪，其价格高达2万5千日元。……你猜后来怎么样了？……我把价格杀到2万3千日元，买下了它。“不要紧吧？这东西可是非法的。气手枪比不得气枪，它是作为手枪来论处的，对违法携带枪支的取缔可严厉呐。说真的，您可得多加小心……”尽管如此，我还是买下了。

完全是一种很滑稽的心情。真正的我钻入了不引人注目的小肠的褶襞中间，小声地悄悄嘎嗫着……不应该是这样的，但是……我认为自己只是出于需要一张与你的诱惑者这一身份相适应的猎人面孔这种极其纯粹的动机，才选择了外向的、非调和型的假面。……如此看来，完全是两码事了……我只不过是请求假面帮助我找回自己罢了……从来也不曾请求他随便行事……一旦手持那种手枪，我究竟会干出些什么来呢？……

但假面这家伙却一边故意敲打着口袋以产生一种坚硬的触感，一边嘲笑并享受着我的困惑。不过，针对真面的质问，究竟该如何回答，这一点连假面自己也是不甚明了的。所谓未来往往只是源于过去的演算而已。对于出生后才存活了不足24小时的假面来说，不可能有什么明天的行动计划。总之，所谓的人的社会方程式，也就是年龄的函数本身。而0岁的假面，其可能性正如婴儿一般过于自由。

但在车站洗手间的镜子中所映出的那个戴着黑眼镜的婴儿——或许是关于藏在口袋中的东西所进行的联想起了作用吧——显得特别粗野鲁莽，富于挑战性。老实说，我很难判断：对这个零岁的婴儿究竟是该蔑视呢，还是惧怕。

---

* 一种德国制手枪。

* * *

那该怎么办呢？……但这里所说的“怎么办”，并不是那种不知道该干的事情而只能袖手旁观的“怎么办”，勿宁说是一种充满了好奇心的虎视眈眈的质问。对于假面来说，这无论如何都是第一次的单独行动，而就我来说，除了任凭他四处闯荡以外，并没有什么象样的计划。首先让他习惯于世间的空气是一大先决条件，倘若越俎代庖，反倒会使他畏缩不前。我只不过是打算一边犒劳他，一边在旁边拉他一把罢了。但自从玩具店发生的事情以来，已经完全是主客颠倒了。哪里是我在拉他一把！相反，倒是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惊讶之中勉强跟随在了这如同刚刚释放出来的囚犯般饥肠辘辘的灵魂后面。

那该怎么办呢？……假面用手指的腹部轻轻抚摸着下巴上的胡子，或许是出于对绷带蒙面的逆反心理吧，得意洋洋地伸起面孔，象是严阵以待似地，象是不屑一顾似地，象是在偷偷窥伺似地、贪婪地、挑衅地，象是在确认什么似地，眼馋地，自信地，象是瞄准了什么似地，象是唯恐天下不乱地祈求着什么似地，如同猎人一般地……总之，他摆出了一副把这种场合所有能够想到的姿势各按一定的比例搅和在一起所熬炼出来的表情，就如同瞒着主人的眼睛逃跑出来的缺乏教养的狗一般，不停地抽搐着鼻子。这也是假面从第三者的反应中开始拥有了自信的标志。不可否认，我也体会了一半帮助他的满足感。

但同时又惴惴不安得厉害。无论此时的我怎么与真面的我不同，但我毕竟就是我。既没有被施加催眠术，也没有被迫鼻吸麻醉药，所以，无论对假面的哪一种行动——即使是口袋里隐藏

着手枪一事——我都必须承担起最终的责任。假面的人格决不是象从魔术师的高筒礼帽中蹦跳出来的兔子之类的东西，而应该是由于被真面的门卫严格地控制着进出，以致于只有在没有被意识到时才能跑出来的我的一部分。而且，虽说我在理论上赞同这种观点，但却无法勾勒出这种人格的全貌，所以就跟患了记忆丧失症没什么两样。仅仅只具有抽象的自我，却不能赋予它丰富的内容，我想请你想象一下这种心急如焚的感觉。我怀着混乱不堪的心绪，甚至曾经有一次佯装不知地试图帮他强行刹车。

——32 号试料的失败，是因为测试方法太糟糕，还是那种假设本身存在着问题呢？

我想把目前研究室的重要问题作为一个话题，让他记起我自己的立场。"某种高分子物质对压力所产生的弹性率的变化与对温度所产生的弹性率的变化，似乎正好处于一种函数关系之中"——建立了这样一种假设，并取得了预期的实验结果，但却因最近使用的 32 号试料差一点全军覆没，面临着相当严重的局面。

但假面却只是有点不耐烦地皱了皱眉头。我在认为假面的行为无可非议的同时，又觉得自尊心受到了伤害——(栏外注：假面本来就只不过是恢复自我的手段而已。倘若认为他大有喧宾夺主、本末倒置之嫌，自己是不应该用自尊心之类的东西来装腔作势的。)——终于我情不自禁地改换了一副猛烈诘难的口吻：

——那么，你到底想变成什么呢？如果你真有那种意思，我马上就可以把你扒拉下来的。

但假面若无其事地搪塞道：

——你是知道的，我想变成一个谁也不是的东西。以前为了变成某个人我吃尽了苦头，现在好不容易才抓住了这个机会，我还会想变成谁呢?! 那种倒楣的签还是免抽为好。就连你也并不真正想让我变成某个人吧? 无论怎么冥思苦想，反正是成不了别人的，还是就这样试试吧。你瞧，又不是节假日，可眼前这嘈杂劲儿……不是因为人们聚集在一起而变得嘈杂，而是因为很嘈杂，人们才聚集起来的。这可不是撒谎。那些头上留着与流氓一样的发型的学生们，那些脸上化着与靠扮演荡女而走红的女演员同一种浓妆的贤妻们，那些身上套着与尽是骨头的人体模型一模一样的流行服装的肥猪似的姑娘们……哪怕是在空想中也行，我因为渴望着——即使是在短暂的瞬间里——成为一个谁也不是的人，才混迹在这一片杂沓之中的。或许你认为只有我们是与那些人不同的?

我无言以对。不可能有什么答案。虽说坚持这种主张的是假面，可假面也是用我的大脑来思考这种主张的呀。(你此刻正在笑吧。不，这种期待可以说是如意算盘打过了头吧。真是一个让人欲笑不能的拙劣玩笑，假如能够让你承认，这种主张里至少也有一分道理，我就会轻松畅快许多……)

被驳倒了的我或许正把被驳倒了这一点作为一个借口，决定放弃抵抗，任凭假面恣意行动。于是，假面为我制定了一个比刚才的手枪事件更大胆的——倘若把它视为一种无人称的存在，未免显得过于——头头是道的计划。也就是说，吃过午饭后，先以我家的附近去观察一下情况。不，不是我家的情况，而是我自己的情况。面对预计明天实施的诱惑者的考验，自己究竟能忍耐到什么程度呢? 至少想通过窥伺自己的家来测试一下。这是我内心祈盼却又终于未能说出口来的事情，所以不由

分说地表示了赞同。

(追记——并不是想讨好卖乖,我认为自己的确是一个真正的好人。这就象原本打算论述地动说,而实际论述的却是天动说一样。不,我决不认为好人的罪过就是轻微的。哪怕是仅仅想到这以后的事情,就会有一大堆耻辱的毛虫从我全身的所有毛孔中咕容着爬将出来。假如重新阅读这手记是一种耻辱,那么,想象你正在阅读这手记就会是加倍的耻辱。我也认为自己百分之百地赞同地动说是正确的,但是,我在考虑自己的孤独时无疑是夸大其辞了……自以为自己的孤独比整个人类的孤独的总和还要巨大……至少作为一种悔过的标志,我想从一本手记中删除所有暗示悲剧的词句。)

《灰色手记》

虽说才只有5天没有乘坐经常利用的郊外电车,但却充满了如同事过5年后才再度体验一般的新鲜感。这也没什么奇怪的。对于我来说,尽管这是一条闭着双眼也不会迷失方向的熟悉道路,但对假面来说,却是初次途经的陌生道路。倘若觉得似曾相识,或许是因为这条路乃是他出生之前便孕育起来的胎内的梦想吧。

是的,事实上也确实如此……透过电车的车窗所看见的前方那些蓄着白胡髭的古代遗迹般的云朵也确实给我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假面的心脏被苏打水洗涤之后,只见小小的气泡

正在表面上活蹦乱跳着……我就象是条件反射似地用手背揩拭着根本没有打湿的额头。我惊奇地环视着四周，还好，没有谁注意到我失态……在与他人之间的距离上，我一边保持着应该有的自然距离，同时又得以跻身其间……突然间一阵笑意涌了上来……那种曾经是冲锋陷阵一般的昂扬斗志，竟然不知不觉地化作了归乡的恬静，而如同犯下了罪孽一般的内疚感也几何时变成了再见的眷恋……真是一个任性之人。就象终于被解除了饮食限制的胃病患者一样，我在你白色的额头上，在手腕内侧浅红色的火伤疤痕上，在宛如海螺的里侧一般的脚踝的弧线上，随着车身的震动，开始用力陆续伸展出象胡髭的藤蔓似的触手。

过于唐突了吧？即使被人那么认为，也是在所难免的。如果有人说这是过分沉湎于假面而引起的呓语，我也无法找到否定的根据。的确，在这本手记中，关于你采取这种写法还是第一次吧。但这决不是因为我把你当作定期存款的存折一般不予提前支取的缘故，勿宁说是因为我认为自己不具备那种资格的缘故。没有脸的怪物来讨论你的肉体，很容易造成比青蛙评论小鸟的歌声更滑稽可笑的局面，也就会伤害我自己，并进而伤害你吧。……那么，是否依靠假面解除了那种咒语的束缚呢？不用说，这是一个更大的难题。关于这个问题，首先是加以实行，然后才是当面交锋。即使等到那个时候也不会为时太晚吧。

慢慢地到了提前打烊的店员开始下班的时候了，所以电车变得拥挤不堪。稍一挪开身体，一个穿着绿色大衣的年轻女人的臀部便马上挨着了我的大腿。为了不让人发现手枪，我转动了一下身体。这一来与对方贴得更紧了。尽管如此，那女人却并没有避开的意思，所以我也就任其自然了。随着电车的巅波，有时候会贴得更紧，但却从没有怎么分开过。女人的臀部一会

儿坚硬，一会儿柔软，她一直佯装着睡了的样子。我喜不自禁地享受着种种空想的乐趣：比如说用口袋里手枪头捅一捅那女人的屁股会怎么样呢？在这个过程中，电车很快就抵达了我下车的车站。下车时一看，那女人并不象从后面所看见的发型那般年轻，一副沉重表情，一直注视着站台外面的立式招牌。……不，其实并没有更多的意义在里面。只是因为我想到，如果我没有戴着假面的话，这一切就不可能变成这样，所以才打算把它说出来罢了。

(追记——不，这部分的表述不够坦率。既缺乏直率，也缺乏坦诚。或许是对你有所顾忌的心理在起作用吧。如果是这样，倒不如打一开始便避开为好。假如只是想暗示一下假面的效果，那么就没有必要为这种伪装流氓的告白浪费10行或20行的文字。……所以，我才断言它缺乏坦诚。由于这种不彻底的蒙骗，不但没有能够传达出真正的意思，甚至很容易引起误解。

我倒是没有胆量把坦诚当作一种幌子。因为存在着应该提及的必要性才去提及某一话题，所以，我只不过是试图不加隐瞒地揭示其中的真意罢了。从普遍的想法来看，这是一种司空见惯的无耻行为，最多只能成为忏悔的种子。但作为假面的行为来看，我认为在阐释我其后的行为时，它很可能成为至关重要的钥匙。毫不隐讳地说，当时我已开始勃起了。或许还不能说成是奸淫，但至少属于精神上的自渎行为。这毕竟意味着对你的背叛吧。不，我并不想那么轻易地使用“背叛”这个词。如果那么说的话，也就意味着自从水蛭开始在我脸上筑巢以来，我就一直背叛了你吧。我害怕这样写下去会更令人难堪，致使你丧失了阅读的兴

趣。所以故意避而未谈，但我的思考至少有百分之七十被性方面的妄想所占据着。尽管没有表现为行动，但我确实是一个潜在的性犯罪者。

常听人说性与死具有着深刻的关联，但真正明白其中的含义，也还是在那个时候。之前我只能浅薄地解释说，性的极限是忘我的，甚至暗示着死亡。但自从丧失了面孔，处于活埋的状态之后，我才发现了它那种极其现实的意义。就象濒临严冬时树木得准备好种子，接近枯萎时细竹要结出果实一样，性无异于是在全人类的规模上与死亡所进行的搏斗。所以，不是也可以这样说吗？不具备特定对象的流氓式的性的表现，乃是面对死亡的个体所发出的复苏人类的愿望。其证据是，所有的士兵都确确实实地流氓化了。假如在市民中间，流氓的人数大大增加了，这无疑证明整个城市或国家已在自身内部孕育了大量的死亡。只有当人得以忘却死亡时，性才变成了具有对象的爱，从而使人类稳定的再繁衍也获得了保障。

假面在电车上的行为，——无疑自己和对方都处于非常孤独的境况之中，但是——据我的分类来看，乃是处于由流氓向爱转化的过渡阶段，即处于流氓式的恋爱状态。尽管假面尚未完全获得生命，但有一半的成分已开始活着了吧。在那种状态下，不仅不会背叛你，甚至没有被赋予足以背叛你的能力。据我的程序来看，预计假面完全获得生命，只有在与你的相遇成功之后才会成为可能。

因此，倘若要给这个补注部分得出一个结论的话，或许会是这样的：多亏了假面，才总算摆脱了极端的性犯罪者的冲动，但在作为准流氓这一点上情况却不会有变。然而，并

不是那种流氓性的要素驱使我走向你的。勿宁说，我甚至确信：是一种想要摆脱流氓性要素的冲动驱使我走向了你。为此，我不得不请求你务必要爱我的假面。)

这是一个正处于发育鼎盛时期的假面。我认为，最好让他经历各种事态。我在车站的公共厕所小便。我决定避开商店街，沿着背街溜达。因为我觉得如果是在鱼店的前面与你不期而遇，那将会是一种很尴尬的场面。我还没有足够的自信去应付所有的突然袭击，更何况我想按照计划来安排假面与你邂逅相遇的契机。即便没有如此，我的脑袋也很有点飘飘然了。这不，腿脚一下子绊住了，摔倒在平缓的路面上。为了冷却假面内部发出的热气，我一边象狗那样用嘴巴呼吸，一边象念咒语似地反复念叨道——知道吗，这是一片初次看见的土地哟……所见所闻无不令人耳目一新……这以后所目睹的建筑物和邂逅相遇的人，全都是第一次看见的物和人……即使出现了与记忆重合的事物，也只不过一种误会，抑或偶然的一致，否则便是在梦境中瞥见的幻影……瞧，那洞孔碎裂了的盖子……刚抹了一半涂料就中途而废的防盗灯……一年中旁边水沟的污水向外溢出后形成了水凼的那个拐角……枝头伸到了道路上的巨大榉树……还有……还有……

我就象是在吐出口中的砂粒一样，拼命地从记忆中驱逐着一种又一种的颜色和形状，可最终还是不得不留下了什么。原来那就是你。我一心一意地叮嘱着假面：她是一个萍水相逢的陌生人呐。明天遇见她，才是真正的初次见面哟。你不曾见过她，也不曾听说过她。喂，快把那些印象抛在脑后吧！——谁知周围的风景越是在记忆中变得透明遥远，而唯有你的身影就越是鲜明地浮现出来，让人一筹莫展。

结果，我——当然假面也一样——以你的映像为轴心，如同扑灯的飞蛾一般，好几次从自己的家门前掠过，不厌其烦地在环绕着屋子的不规则四边形的地带上来回转游着。

附近的太太们抱着出门购物的篮子，显得匆匆忙忙，甚至没有把陌生的行人放在眼里。而孩子们则利用晚餐前的一丁点时间贪婪地玩耍着，所以用不着担心有人来盘问自己。当第 5 次、第 6 次走近自己家的附近时，街灯已经点亮了，太阳一下子开始西沉了。我把速度放慢到了差一点就要引起人疑心的程度，往家中望去，只见淡淡的灯光从看不见的窗户轻柔地洒落到庭院中，表明你在家。那是起居室的灯光。即使只有一个人在家，你也照样会好好地收拾餐桌，做好准备吗？

顷刻间我开始对那起居室的灯光感到了一种近于嫉妒的东西。这倒不是诸如有某个来客代替我占领了那个空间之类的具体之物，说穿了，我只是对那儿有一间一如既往、没有变化的起居室，并且一到黄昏便点亮了灯盏这件事本身有一种嫉妒罢了。本来我应该在那盏灯下面一边等待晚餐，一边打开晚报阅读，可现在却用假面罩住脸，不得不在窗外彷徨彳亍。我从这种现实中感到了某种不合理的、难以接受的东西。即使我不在，也丝毫不改变其光辉的那起居室里泰然自若的灯……就和你一个样子……

在此之前，我对假面的制作结果十分满意，并对他寄予了厚望。可这下子假面却变成了靠不住的、黯然失色的东西。戴上假面，彻底变成他人的这场全力演出的庞大戏剧也毕竟只是一出戏剧而已，它在一到黄昏时分按动开关，便点亮了起居室的灯这种日常性的确切性面前，不就是影子稀薄的羸弱之物吗？不就是在看见你的微笑的那一刹那里，飞快融化掉的不合时节的

积雪吗?

为了从这种败北感中重新振作起来,我决定任凭假面漫天遐想。那种遐想似乎很容易成为假面式的莽撞之物,但即便它是以老辣的日常作为对象的一种空想抑或妄想,我也不可能再抱怨什么了。我索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其间我又开始在环绕着我家的不规则四边形的地带上煞有介事地巡游起来了。

* * *

但那种空想非但没有给假面带来勇气,反而使横跨在我与假面之前的深渊显得更加幽深险恶,难以逾越。

在解开铁链的同时,假面所做的,便是肆无忌惮地闯进了我家里。这一来,我就被迫置身于如同拐卖妇女的人贩子那样的立场上。合叶松动的栅门……泥巴积淤后不再发出声响的碎石小径……涂料已经开始斑驳、患了皮肤病的门扉……斜立在大门边腐烂了一半的檐槽……真是多管闲事,这儿是别人的家呐!我摁过门铃后,又退后一步,一边平息着呼吸,一边侧耳感受你的动静……不久,脚步声迫近了,屋檐下的灯也亮了,传来了你象是在摸索着什么似的声音……

不,这种事无论报告得何等琐细都无济于事。既无必要,也不可能。这是一种就象画了又擦掉、擦掉了又画上,无视时间和顺序恣意涂抹在黑板上的乱写乱画似的妄想……与其这么说,不如说是公共厕所里的乱涂乱画更恰当……如果好歹要给这种妄想提供一个文章式的脉络,反而会变成一个滑稽的东西吧。仅仅是为了让你理解这种妄想所给予我的冲击,我打算断片式地挑选出两、三个场面来描述。

其中之一是紧接着你耳语般的声音之后首先出现的场面。我把脚踏在处于戒备之中的半开半掩的门中间，强行撬开门闯了进去，猛地把手枪戳向你的鼻尖，而你此时就象遭到了突起的暴风袭击一般呆然若失。……请你体谅我的困惑。无论怎么说这都显得过于残酷。诚然，我常常对你豪乱不动的态度感到焦灼万分，这的确是事实，但我并不因此就认为有必要去仿效那些电影里出现的恶棍。如果是诱惑者，就应该做得象一个诱惑者。难道不能编造一个更贴切的借口来接近你吗？反正都是空想之中的事情，所以，就当是大学时代的伙伴，以怀旧为由顺道来看看你等等。就算是一戳就穿的谎言也行，我希望能干得象模象样。现在这副样子，哪里象什么诱惑者，倒蛮象一个胁迫者呐……抑或在我的假面中打一开始便隐藏着类似于复仇的意图吧？的确，对于世间那种企图与脸一起来剥夺我的市民权的偏见，我充满了憎恶之情、挑战之心，当然还有复仇之意。但对你呢？……我不知道……我想那种想法是不可能的，但我也弄不明白……特别是我的理性已经被接踵而至的激情彻底搅乱了，以致于迷失了判断力。

那种激情便是嫉妒。如果是基于想像的嫉妒，那我倒是经历过多次了，但 这回不同，它是一种叫不出名字来的生动而肉感的颤栗感。不，或许叫做蠕动感更准确吧。那令人麻木苦恼之环相隔一定的间距，从脚下一一往上攀升，直奔头顶。如果你能想象一下蜈蚣的那种脚的运动，或许就正好吻合吧。的确，我认为所谓嫉妒这东西乃是一种甚至会干出杀人勾当的兽性的情感。关于嫉妒，似乎有两种说法，一种说它是文明的产物，再一种说它是野兽也具有的原始本能。但从这一阵子的体验来看，我认为选择后者是不会有错的。

那么，究竟对什么必须得如此嫉妒呢？——说来的确是一个愚蠢的理由，以致于把它写下来也让我犹豫再三。仅仅是因为假面用手触摸了你的身体……而且你并没有毅然而然地挡开那只手，以死来抗拒到底……我因此而血火上冲，恼怒得仿佛周围的色彩都猝然发生了哗变。想来真是一件滑稽可笑的事。无论你干什么，归根结底，在我的想象中都不过是假面任意捏造的妄想罢了，所以，说起来就好比由自己制造出嫉妒的原因，然后又让自己去嫉妒那种结果一样了。

既然意识到了这一点，就只有要么停止空想，要么命令假面重新做起。如果这么做，事情就理应解决了，但是……我为什么没那么做呢？不仅没那么做，而且还似乎对嫉妒恋恋不舍似地继续煽动和教唆着假面。不，这并非什么依恋之情，而仍旧是复仇。我想让假面的暴行来代替嫉妒的痛苦，可是没想到这一次却陷入了因假面的暴行反而激起了更深的嫉妒这样一种火上浇油似的恶性循环之中……倘若是这样的话，那作为发端的场面也就很有可能是我自身潜在的欲望的表现。似乎有那么一些问题不能只归咎于假面，而必须得由自己去正视。是的，可许——尽管这是一种我不大情愿的想象——我在失去面孔以前，从我自认为还过着世上普通的婚姻生活时起，我已经对你悄悄萌发了嫉妒的念头吧……这并不是没有线索可寻的。可这又是一个多么可怜的发现啊。事到如今，即使发现了这些也无异于亡羊补牢了……

真的是已经为时太晚了。理应在我们俩之间进行斡旋的假面原来只是一个无耻之徒。当然，即使他是一个相当优秀的诱惑者，肯定事态也不会发生太大变化的。相反，还会出现为无法排解的恶性嫉妒而大伤脑筋的可能性，结果也只会是遭遇到类

似的暴行场面罢了。

你的胆怯不久便化作了你自己也不曾预料到的官能的痉挛……不,还是到此为止吧……无论怎么辩解,说这是为了抗拒过于日常性的风景而施展的演技,也实在是太脱离常轨了。可即便是同样的脱离常轨,如果这是一场梦的话,也至少会留心看更优雅地披上譬喻的外衣吧。然而现在他却只不过是完全缺乏想象力的如同真实故事一般的空想而已。这老一套的做法已经用得太多太滥了。

但只有最后的情景——即使是老一套也罢——却让我不可能一声不响地佯装不知。因为它不仅是老一套的惯伎,而且即使在丑恶这一点上,也出类拔萃得足以唱压轴戏,同时它也是促成我下一个行动的重要契机。……我把手枪对准你开始强迫你进行自白:在我外出期间,你是否自渎过?……隐瞒也没用。因为你的所做所为我全都一清二楚——我用这种难以忍受的拗劲儿纠缠着你,一步步地逼近你。忍耐也是有限度的。这肮脏的妄想也已经到了至关重要的关键时刻了。我该用什么方法来让对方明白呢?随即我马上开始坚信道:就在你回答了某一句什么的同时,我就立刻扯下假面来给你,这便是最好的方法,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可是,上面所说的让对方明白?究竟是让谁明白呢?……是假面,是我自己,还是你呢?……对这一点我似乎没有好好考虑过。其实没有考虑过才是理所当然的。我想让对方明白的东西,事实上并不是针对别的任何事物,而只是针对将我逼到这步田地的关于"脸"的观念而言的。

我对自己与假面产生了如此程度的分裂,开始感到一种不堪忍受的荒凉。或许我已经预感到了那即将来临的悲惨结局。

假面顾名思义,归根结底乃是我的临时面孔。尽管我人格的本质不会被那种东西所左右,可是,一旦通过你的眼睛,假面便飞向了某个我不可企及的远方,使我毫无办法,只能呆呆地目送他远去。而这么一来,也就违背了制作假面的初衷,并承认了脸的胜利。为了使自己统一于一个完整的人格,我有必要扯掉假面,给假面的戏剧打上终止符。

不过,假面也并没有顽固地坚持到底。就在看穿了我的决心的瞬间里,他一边苦笑着,一边迅速夹起尾巴,当即中断了空想。于是我也就停止了穷追猛打 。无论在空想中显得 多么意气风发、精神抖擞,倘若不打算在现实中放弃明天的计划,那么,说到底我还是与假面罪行相同,属于一丘之貉。……不,也并非完全同罪的,犯不着卑屈到那种程度哟。至少晃动手枪来吓唬人我并没有列入明天的计划中。尽管并不是没有性的因素在里面,但明天的计划绝对不可能是那样一种寡廉鲜耻的东西。如果是偶然碰巧一起坐在电车上的抽象的对方,倒情有可原,但对自己的妻子,怎么可能变成一个流氓呢?

最后,当我走过家门前,隔着围墙偷窥起居室的窗户时,我所看到的乃是吊在天花板上等待晾干的象是白色海带似的几排绷带。也许是想到我后天出差归来,特意帮我洗好了那些旧的蒙面绷带吧。霎时间,仿佛我的心脏穿越了横隔膜,陡然往下沉落了二、三十公分似的。……我毕竟还爱着你。或许这是一种笨拙的方式,但在爱着这一点上却丝毫未变。我只能以这种方式来确认那种爱,这本身决不是什么幸福的事情。就如同不能去修学旅行的孩子一样,我如今不得不对那些名胜古迹感到莫大的妒忌。

* * *

(插在附页中的追记——说来有些罗嗦,在此我打算再次就那假面无耻的空想进行深入的的探讨。这是因为如今回首展望,发现在围绕着那种空想的战略中隐藏着某种超越了我所理解的意义。按推理小说的说法,即某种揭示出犯人是谁的关键之处,或者说对事件整个结局的暗示,全都原封不动地呈现在了那里。

当然,结局终归是结局,我打算另行归纳。预计最迟也会在这以后的3天之内,将这本手记交给你阅读。这里所说的3天,首先不过是在归纳结局时所需要的大概天数罢了。所以,如果目的仅仅是单纯地推断结局,那么,即使不进行特意的补充,只要在最后的陈述中包含了那种结局,也就足够了。而且作为手记的归纳而言,那种做法无疑会显得更好。但是,我的目的并不仅仅在此。本想辩解一番,结果却反被脚镣锁住了的那种所谓"流氓的概念"……至少在对我与假面的殊异之处所进行的强调中,存在着我想加以订正的地方。因为我已经供认了罪状,所以只要不歪曲事实,不是也可以给我留下一点辩护的余地吗?

那天我就是怀着"让宠爱的孩子去经风雨见世面"的轻松心情,陪伴着假面走了出来的。被他那种如同初次解开了锁链的狗一般的欢喜劲儿所感染,我也变得开朗快活、喜不自禁了。但多亏了嫉妒这个突然介入其中的局外者,使我和假面最终围绕着你不得不演出了一场意想不到的短兵相接战。当然,那种嫉妒也同时让我再次记起了自己对你的爱和执著……所以,第二天日渐迫近的计划变成了越来

越难以摆脱的要求……尽管并非出于本意，但我却不得不向假面提出了暂时休战。

不过，彼此的隔膜依旧象刺一样很深地扎在了我和假面之间，并保留了下来。上行的电车空荡荡的，无论坐在哪个地方，窗户的玻璃都变成了黑色的镜子，映照出我的假面，一个蓄着络腮胡，身穿娇揉造作的服装，尽管早已是黄昏时分，却一直戴着太阳镜的古怪人物。……虽说他大体上已老老实实地答应了休战，但这也是在发出了“不同意休战就剥掉假面”的最后通牒之后才达成的结果。而且他怀里还藏着手枪。许多事情都容不得半点麻痹大意。甚至在我眼里，假面仿佛还一边堆起嘲讽的浅笑，一边这样说着似的：

——喂，别再抱怨了。因为我就是你所必需的恶。……假如要抹杀我，那么打一开始就什么也别干好了。……既然干了，就不要发什么牢骚……无论什么，如果想搞到手的话，就该做好准备，付出相应的代价……

我稍稍打开了窗户，象是被研磨得又快又亮的潮润的夜风一下子吹了进来。但只有脖子和手掌感到了一丝凉意。我在所谓的“必需的恶”面前蓦然停住了脚步，甚至没有打算抚弄一下发热的脸颊。虽然在心理上觉得隔阂很痛苦，可一旦在生理上与假面贴得太近，反倒有一种疏远的感觉。或许那种安装不良的假牙就正好是这个样子。

但我也毫不认输地致力于关系的正常化……既然好歹遵守着休战协定，那么，只要忍受一些芥蒂（比如说嫉妒，）恢复与你之道的通道这一当前的目标就有可能想法达成。无论如何，我怎么也不可能对作为妻子的你抱着那种可耻

的兴趣。并且与对假面的心情恰成反比，我对你变得如此坦白，甚至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

但是，真的是那样吗？……结果正如你所知道的那样，我就不再在此一一赘述了……但问题并不仅仅在于结果如何……如此这般地特殊对待自己一个人，其中到底有多少根据呢？

的确，所谓流氓行为可以说是抽象的人际关系中的性的一个侧面。如果它过于遥远，以致于想象力也无法企及，一直停留在抽象的关系中，那么，他人就只能成为“敌人”这样一种抽象的对立物，而其中性的对立部分就会变成流氓行为吧。即是说，只要存在着抽象的女性，男性的流氓化就是不可避免的必然之物。就象平常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流氓并不一定就是女性的敌人，倒是应该说女性才是流氓的敌人。倘若如此，流氓的存在就不是什么被扭曲了的性，反而倒是现代社会中性的最平均的形式罢了。

邻人和敌人不再象过去那样泾渭分明、容易区分了，这便是现代的特征。一坐上电车，无数的敌人比邻人更亲密地将身体贴了过来。既有化装成邮寄品混入家中的敌人，也有乔扮为电波企图渗透进我们细胞的那种防不胜防的敌人。敌人的包围已如此这般地变成了司空见惯的日常风俗，而邻人却变成了掉入沙漠里的针一般毫不起眼的存在。或许由此会诞生一种“把所有的敌人称之为邻人”的济世思想吧，可是，他人多得必须以亿为单位来计算，又到哪儿去积蓄如此庞大的想象力呢？暂且放弃那种不知天高地厚的奢望吧。倒是达成将他人视为敌人的绝望境界，作为处世方法更合理吧。不是勿宁说早日形成孤独的免疫体更为安

全吗？

如果是一个已经厌腻了孤独的人，对邻人自不待言，就是对妻子，他也很难保证就不会成为流氓。即使我也不可能例外。关于假面的作用，如果承认其人际关系的抽象化这一点——正因为是抽象化，所以才会沉溺于那种空想中吧——那么，企图从中寻求解决方法的我又怎么可能将自己的事情束之高阁，佯装不知呢？是的，无论罗列多少漂亮的言辞，制定这种计划本身不也就是流氓式的妄想吗？

这样一来，假面的计划就不是什么我独自一人的特殊愿望了，对于被抽象化了的现代人来说，它只不过是最见惯不惊的欲望的表现……而且乍一看，似乎我已经输给了假面，可实际上却算不上什么输……

请等等！并不特殊的其实不只是我的假面。我的命运——失去了脸而不得不求助于假面的命运——本身也毫不例外，勿宁说乃是现代人共通的命运吧。……的确，这是一个小小的发现。我的绝望与其说在于脸的丧失，不如说在于自己的命运与其他人毫无共通的课题这一点，所以才会对他人羡慕不已吧。然而倘事情并非如此的话，那么，我所身陷的这个洞穴就并不是偶然敞开洞口的古井，而是世间都知道其存在的监狱的一室。这样一来，就在所难免地给我的绝望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我到底想说什么呢？你也不可能不明白吧。步入变嗓期的少年们、开始有了初潮的少女们，在发现了自渎的诱惑，并认为这种诱惑是唯我独有的异常病态的那段时期内的那种孤独的绝望感……还有任何人都会一度体验过那种麻疹似的东西，即把最初的小小偷窃（诸如玻璃球呀、橡皮擦呀、铅笔芯等等）视为自己一个人

的可耻罪行的那段时期内的那种屈辱的绝望感……糟糕的是，一旦那无知持续一定的时间之后，就会引发中毒症状，以致于很容易沦为真正的性犯罪者或盗窃惯犯。为了避免这种圈套，无论怎么加深罪恶意识，也不会有任何作用吧。勿宁说，发现每个人都同样是同谋犯从而摆脱孤独感才是最有成效的解决方法。

或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吧，然后我又踅回到了大街上，喝着并不习惯喝的酒到处游荡。随着酒意的加深，我对素昧平生的某个他人也感到了一种想要拥抱的亲近感——关于那个場景，我接下来会马上写到，在此就略而不谈了——或许这是因为从那个人身上略微感到了一种彼此都是失去了面孔的同志式的安全感吧。当然，并不是说就感到了那种邻人的亲近感，而只期待出现那种象小说中的登場人物那样，在善意这一层暖融融的电热毯上象小狗般戏嬉逗乐的場面……

但对于目前的我来说，哪怕是仅仅知道在这混凝土墙壁的对面囚禁着与我同种命运的人，也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倾耳谛听，会真切地听到邻屋的呻吟。一旦夜阑人静，无数的叹息、唧哝和抽泣就象积雨云一般蜂涌而至，使整个监狱充满了诅咒的回声。

——我并不是孤身一人，不是孤身一人，不是孤身一人……

即使是大白天，如果运气好的话，说不定也能撞上这样的机会：在进行体育运动或是进入公共澡塘时，通过视线、动作和嗫嚅等等悄悄无声息地分享彼此的命运。

——我并不是孤身一人，不是孤身一人，不是孤身一人

……

把这些声音合在一起，会发现这监狱非同寻常的巨大。想来也并不奇怪。既然他们被定下的罪名乃是丧失面孔罪、隔断了与他人之间的通道罪、失去了对他人的喜悲抱以理解的罪过、忘却了去发现他人之中的未知物所带来的恐怖与喜悦的罪过，忘却了为他人进行创造的义务的罪过，丧失了共同欣赏的音乐的罪过，即表现了这样一种现代人际关系的罪过，那么，也就意味着这整个世界已经形成了一座监狱岛。当然，这并不会给我乃是囚禁之身的事实带来任何变化，而且，他们也只是丧失了灵魂的面孔而已，而我却连生理上的面孔也已经失去了，所以，在幽闭的程度上自然存在着很大的等差。尽管如此，我仍然感到某种希望油然而生。与伶俜一人的活埋不同，在这种状况中确实存在着使我萌生希望的东西。因为——没有假面，就不能歌唱，就不能与敌人交锋，就不能成为流氓，还甚至不能做梦——这种废物的债务感并非我一个人的罪状，甚至已经成了大家彼此倾心交谈的共同话题吧。或许是这样的 。不，肯定是这样的。

在这一点上你又怎么样呢？……如果我的逻辑没有谬误的话，那么，我想你也不可能例外，而只能表示赞同吧……当然你是肯定会表示赞同的……否则，你就会甩开我的搭在你裙子上的手，将我逼入受伤的猴子般的境地中，也就不会一声不吭地听凭我身陷假面的囹圄，也当然不会把我推进被迫书写这种手记的窘况中吧。正因为如此，似乎暴露了这样一个事实：就连你那张能动的调和型面孔归根结底也不外乎一张假面。总之，我们乃是一丘之貉。并不

存在着什么需要我独自承担的债务。也就是说，毕竟还存在着写下这手记的价值，而决不可能如石沉大海那样音讯杳无。关于这一点，你也肯定会赞成的。

因此我的意思是，切不可小看写手记这件事。所谓“写”，并非单纯地将事实置换成文字的排列，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冒险旅行，而不象邮差那样只在固定的区域来回转游。既有危险，也有发现，还有充实感。不知不觉地我开始从“写”这件事情本身中感到了生存的价值，甚至想就这样一直写下去。如此一来，总算是下定了决心。似乎再也不必象丑八怪给远方的姑娘上供那样战战兢兢的了，似乎再也不必争取时间，把3天的计划拖延成4天或5天了。倘若你能够阅读这手记的话，那么，通道的复原工作就无疑成了我们俩共同的事业。或许这是故作镇静吧。不，即使有过于乐观的嫌疑，也绝不是单纯的自我陶醉。既然知道我们是受伤的同志，那么，就算是期待有一种彼此安慰的心情，又有何妨呢？喂，用不着提心吊胆，还是关掉灯光吧。一旦照明消失，假面舞会也就宣告闭幕了。我想在没有真面也没有假面的漆黑之中，让我们再一次好好地彼此确认一番。我是多么愿意相信那肯定是发自那片黑暗之中的崭新旋律啊。）

* * *

一下电车，我便很快拐进了一家啤酒屋。因水滴而起雾的容器表面在我眼里显得少有的美丽。或许是由于假面阻挠了我皮肤的呼吸吧，从喉咙的粘膜到鼻孔的深处无不干燥难忍。我

就象一只水泵似地一口气喝干了半升啤酒。

但久违了的酒精却比平常更迅速地向身体四周漫延开来了。

不过假面是不会脸红的。虽说不上脸，可水蛭却开始因发痒而折腾开了。可就在我无所顾忌地连干了两、三杯时，那种痒酥酥的感觉便开始有所平息了。我趁着兴致，又追加了一瓶日本酒。

在这过程中，以前的那种焦躁感蓦然消失了，我的心情变得异样地亢奋，富于挑战性。看来醉意已经扩展到了假面。……脸、脸、脸、脸……我揩拭着不是被汗水而是被泪水濡湿的眼睛，拨开烟雾和噪音，洋洋得意地环视着店内密密匝匝的无数面孔……怎么样？如果有什么不满，就说出来吧！……不能说吗？……没法说呀。因为那样一边呷着酒，一边没完没了地说着醉话，本身就是羡慕和向往假面的证据……一会儿说上司的坏话，一会儿得意地炫耀某个熟人的熟人的熟人是一个大人物，总之，拼命地想成为真面以外的某个东西……尽管如此，这毕竟是一副拙劣的醉态呐……真面是绝对做不出假面的那种醉态的……如果说真面能够做点什么的话，最多也只是醉醺醺的真面罢了……即使醉得如一滩烂泥，也仅仅只是假面的近似值，而无法变成假面……倘若想连姓氏、职业、家族、户籍也一笔勾销，那就只能依仗于超过致命量的毒药。……但假面却不同……假面的醉态是天才式的东西……毋须借助一滴酒精的力量，便可以完全彻底地变成一个谁也不是的人……就象我现在这个样子……我？……不，这家伙是假面呐。……假面甚至忘记了刚才的停战协定，又跑出来横行霸道了……但我自己好象也被醉意攫住了，并一点也不逊色于假面，以致于无法去责备假面……这样下

去,还能对明天的计划担负起责任吗? …在这质问声中并没有多少切实的东西,以致于似乎不知不觉地接受了假面对自治权的要求。

假面越发增加了他的厚度,最终发展到了象是把我团团围住的混凝土要塞一般。我蜷缩在那混凝土盔甲里,怀着重新装备后的狩猎队似的心情,来到了夜晚的大街上。从枪眼里往外窥视,只见街道就象是已经残废了的野猫的巢穴。每个人都在搜寻自己断成碎片的尾巴、耳朵、脚踝。大家贪婪地纠结在一起,一边行迹可疑地抽动着鼻子,一边四处游荡。我隐藏在没有名字、没有身份和年龄的假面背后,自鸣得意地夸耀着那种只被自己一个人所保证的安全感。如果那些人的自由是毛玻璃的自由,那么,我的自由就是完美无缺的透明玻璃的自由。眼看着我的欲望就要达到沸点了,不马上在现实中尝试一下这种自由便不甘罢休。……是的,所谓生存的目的就是消费自由。人的行为举止似乎常常是将自由的贮藏作为人生的目的,可事实上这只不过是因自由的慢性匮乏而导致的一种错觉。因为把这种东西当作了目的,所以才陷入了探讨宇宙尽头的彼岸这样一种泥沼之中,结果要么成为守财奴,要么因宗教而发狂……当然是如此。就连明天的计划,它本身也不可能就是目的。它想依靠对你进行诱惑来扩大通行证的适用范围,因此仍然应该看作是手段的一种吧。无论怎么说,重要的毕竟是现在。眼下就是要毫不后悔地充分施展假面的可能性。

(追记——当然,这只是沉湎于酒精后的狗屁道理罢了。对于这种就象是刚刚向你表白了爱情,在舌根的唾液尚未全干的时候又厚颜无耻地将通奸加以正当化似的自私道理,我并不打算请求你予以认同,而且就连我自己也没有承

认它的意思。正因为如此，我现在也就是在书写着与假面的诀别辞。但我有点担心的是，即使在我清醒的时候，好象也把与此相似的歪歪理由当作了理所当然的事情。

“目的并不在于研究的成果。研究的过程本身就是目的。”……是的，比如说是一个研究者，谁都会不加置疑地说出这句话。……乍一看，这和我们刚才说的内容毫不相干，但仔细一想，又不能不感到它们归根到底是表述的同一码事。所谓研究的过程不过是针对物质所进行的自由的消费。相反，研究的成果勿宁说是被换算成价值并敦促对自由进行贮藏的东西。这句话的着眼点就在于彼此规戒，切忌不自觉地颠倒了目的和手段，以致于只重视成果。尽管我认为这是十分明智的至理逻辑，可一旦把它们如此排列起来，就会发现其构造与沉溺于酒精中的假面的狗屁道理有如孪生兄弟。令人难以释然的事情真是多如牛毛。我自以为超越了假面，可实际上不是对假面一筹莫展吗？所谓自由，当它是小剂量时的确是一副良药，可一旦超过了特定的量，就变成了引起副作用的烈性药物吧。我想聆听你的高见。假如无论如何必须得服从这假面的主张，那么，前面好不容易洋洋洒洒写成的假面牢狱论，不，这所有的手记都很可能变成误解的产物。你是决不可能赞成那种如同把通奸加以正当化似的道理的……）

* * *

那么，该怎么来处置这过度的自由呢？

假如有人正在用冷静的目光观察着假面那种贪婪的样子的

话，无疑会皱紧眉头吧。但值得庆幸的是，假面本来就谁也不是，所以，无论别人怎么想，他都无所谓，根本感觉不到痛痒。既没有耻辱的必要，也没有辩解的必要。这样一种解放感是多么令人惬意的尤物。特别是从羞耻心中解放出来，使我整个身心都沉浸在了宛如起着泡沫似的音乐之中。（栏外注——是的，这音乐的复苏是值得大书而特书的。霓虹灯、装饰灯、泛白的浑浊夜空、与长筒袜一起伸缩的女人们的大腿、被遗忘了的胡同、果皮箱中那些死猫的尸骸、融化了的香烟头，还有难以一一描述的所有风物，都分别化作了固有的音响和回声，演奏出美丽动人的音乐。哪怕仅仅是为了那音乐，我也宁可相信那期待之时的真实性……）

（追记——毋庸赘言，上述栏外注在时间上先于它前面的“追记”，我疑是在正文写好后马上添加的。以此刻的心情来看，到底哪儿曾有过那种音乐，也是很难回忆起来的。只是因为没有自信去抹掉这一段文字，才让它原样留了下来而已。）

尽管假面提供给我的不在现场的证据是天衣无缝的，向我承诺的自由也是无穷无尽的，但我仅仅因可以贪婪地采取行动的自由而心满意足的样子，就象是一个一文不名的人把一大堆没有拿惯的钞票捏在手中不知所措似的，这岂不是更显得惨不忍睹吗？就象刚才你已知道的那样，在酒的沉醉中再加上解放感的沉醉，使我因全身欲望的打结而形成了一个个口瘰疬，俨然变成了一株满是疖子的枯木。而且那放置于鼻尖的自由，与迄今为止那种作为年龄、地位、职业等种种约束的补偿而获得的自由相比，就如同是用滴着鲜血的生肉来与“肉”这个文字相比较一样。如果只是一声不响地在一旁瞅着，唾液甚至可能化解自

己的嘴巴。我的假面当然不会满足于此，他把通道大大的打开就象老头鱼的嘴巴一样，虎视眈眈地等待着猎物的到来。

不幸的是，却不知道注射中什么样的猎物，才是值得消费自由的猎物。或许是因为在一个过于漫长的时期内过分习惯于节约自由的缘故吧。如果是欲望匮乏倒也另当别论，可欲望分明已化作了我周身的瘰疬。然而可笑的是，我却不得不用道理来割断自己的欲望。

这倒不是在虚张声势地夸耀自己的欲望有多么出色。反正自己不在现场的证据是有保障的，所以，无论多么厚颜无耻，也无论多么腐化堕落，都无须顾忌。勿宁说正因为想咀嚼那种摆脱了真面的解放感，才更希望做出让良知颦眉、触犯法律的事情。不过，说起为满足这种要求而浮现在脑海里的事情，——或许是口袋中的气手枪在无意识中起了诱导作用吧——尽是诸如敲作、勒索、打劫之类象是暴力团的爪牙才会干的那种丑恶行为。当然，如果真正能够做出这些行为，对于我来说，也算是一大功劳吧。一旦真相败露，其组合的绝妙必然会成为头等新闻素材。如果真的有意想尝试一番，我也不打算强行阻止。我想，这对于让那些白胖的仿真假面了解被抽象化了的人际关系的真相会是不乏成效的吧。至少可以渲泄对水蛭积郁已久的怨恨吧。

但既不是出于伪善也不是别的什么，反正我对那一类恶德没有兴趣。理由非常简单，首先，不必使用真正的假面，即使用绷带蒙面也足以应付那种事情。再则，无论是敲作，还是勒索，它们与其说是目的，不如说是为购买自由而筹集资金这样一种手段。并且我的口袋里还原封不动地保留着作为出差旅费而剩下的8万日元。只维持今夜和明天的话，是不可能不够的。所

谓筹集资金这种手段,是可以在窘迫之后再采取的。

那么,所谓不掺杂手段的纯粹目的,究竟是什么样的东西呢?有趣的是,我随意罗列的几种不法行为,几乎全都是所有权的非法转移,即与金钱相关的东西。比如说,其中被誉为集中了比较纯粹的 热情的赌博行为吧,在心理学家看来,它不过是试图把由慢性紧 张的持续所导致的不安置换为瞬间性紧张的爆发这样一种逃避性质的欲望……如果纯粹如此的话,倒确实属于自由的消费,根本用不着顾忌它是否是逃避性质的……但就连这种瞬间性的紧张,一旦被从中抽掉了与金钱的瓜葛,不是也就变成了索然无味的东西吗?一次赌博又制造出下一次赌博的条件,其锁链延伸至所有可能的地方,最终成为一种恶习,这本身就证明了它不过是目的与手段之间的振幅而已……更何况在欺诈、抢劫、偷盗、伪造及其他种种代表性的犯罪中,似乎很难有不含手段的东西。即使是那些貌似无视法律、恣意妄为的家伙们,实际上也是被匮乏所渗透了的、不自由的世界的居住者。所谓纯粹的目的,不过是单纯的幻想罢了。

也并不是没有另一些倾向完全不同的愿望和冲动。比如说,胁迫研究所资材科的门卫以从仓库随意搬走材料呀,或是打碎监理局的上锁柜子以偷窃实验的进度表和经费监查文件等很符合我性格的实用性愿望。这是出于对公司只给予研究所名义上的独立的不满而产生的一种令人会心微笑的梦想,其动机完全没有掺杂任何私欲,甚至可以改编成适合少年们观看的电视电影连续剧。但它在依旧是一种手段这一点上并没有任何不同,并且很可能出现这样一种局面:特意让假面来承担的角色却几乎不能够发挥其作用。如果是在假面已经尽其所能完成了唯有它才能做的事情,其生活大体上变得踏实稳妥之后的话,(栏

外注——不用说,只要不出现特别的障碍,我打算一直过这种假面与真面的二重生活)或许倒是有重新考虑的余地,但……

在那些杂乱无章的众多犯罪中,倒是有一个例子让我们嗅到了其作为例外的可能性。这就是纵火。无疑也有一些纵火乃是觊觎着保险金,或是为了消灭盗窃后的罪证,或是消防人员被名誉心所驱使着的有计划的行为等等,不用说它们明显地属于为了贮藏自由而采取的手段。而且,即使是那种并非出于如意算盘而只是出于怨恨所进行的纵火,归根结底不是大多为了夺回那种被冻结了的或是被人剥夺了的自由吗?……但是,我总觉得还有另一种纵火——那种以纵火为代价却一无所求、纵火本身便构成了欲望的充足形态的纯粹纵火……盘旋上升的火苗舔拭着墙壁,烧弯了房柱,撕裂了天花板,一旦冲上云霄,便蔑视着那些东逃西窜的起哄者,将刚才还不容置疑地存在于那里的历史断片统统归于灰烬。把这样一种戏剧性的破坏作为满足了灵魂的饥饿状态的营养物质的那种纯粹纵火……我总觉得这种情况是有可能存在的。当然,我并不认为这是正常的欲望。俗话说:“纵火妖魔”,加上“妖魔”这两个字来称呼纵火者,足以说明这种行为脱离了常规。但不被常规所束缚,乃是假面成其为假面的缘由,所以,只要对自由的消费是得到了保障的话,就不应该过问它是否正常。

……尽管这么说,可是,如果我自己并没有纵火的冲动,不也是无济于事吗?大街上那些故弄玄虚的招牌摩肩擦踵地拥挤在一起。我在大街之间的小巷中穿行,想象着突然从那屋檐下、从灰浆的裂缝中喷出火苗的情景,但却丝毫提不起兴致来。我并不认为是自己畏葸胆怯。你只要戴一次假面就会明白的,对那种违法行为的克制心乃是一种格外靠不住的无聊货色。比如

说，即使是相当胆小的孩子也敢泰然自若地从遮住脸部的手指缝中间观赏妖怪电影。据说越是浓妆艳抹的女人，就越容易被诱惑牵着鼻子走。不仅限于性的诱惑，就连那些盗窃成癖的人也一样，这是通过统计而得到了证明的事实。无论怎么气宇轩昂地大叫着秩序、规范、节度，说到底，这些不都只是被真面这一层薄皮所支撑起的脆弱的砂堡吗？

——当然是如此。我并不害怕。事到如今，即使再寡廉鲜耻地退缩不前，也是于事无补的。假面本身就是寡廉鲜耻的结晶，只是法律上没有遭到禁止而已。比利用不被人察觉是假面的假面来乔装打扮自己更加漠视规则的行为其实是并不多见的。总之也就是说，哪怕我能够想象出纵火妖魔的心理，可我自己却也并不是纵火妖魔。但如果这好不容易才找到的唯一一个纯粹目的也并不是我所需要的东西，那我就不免很有些忐忑不安了。当然，如果能够肯定已经再也没有其他的代替方案了，那么，用这种方法也是无可奈何的。即使如此也总比什么都不干要强吧。但我并不认为这凝结成瘰疬而疼痛不已的所有欲望都全部是类似于手段的东西。无论多么习惯于自由的节约。这样子也未免过于悲惨了。总之，还是把纵火暂时保留起来吧。

请稍等！写到这儿我才发现，不知是出于有意还是偶然，我漏掉了一个重大的事情。如果列举不法行为，首先应该举出的另一个恶魔就是“过路妖魔”。如果允许别的纯粹目的的伙伴加入到纵火妖魔的行列中，那么，“过路妖魔”跻身其间也没什么不合时宜的。而且不可能不合时宜。即使他不象纵火妖魔那样具有外观上的华丽绚烂，但从内心深处来看却不可能有比这种杀人更具破坏性的行为了。……尽管如此，我为什么疏漏了这样的代表选手呢？不是正因为是代表选手才反而被疏漏了吗？因

为对纵火都提不起兴趣，所以，不是打一开始我就认定，除了更高级别的破坏冲动之外，没有什么能引起我的兴趣，从而把它置之于考虑之外的吗？

外向的非调和型……以猎人自称的我的假面在耳闻破坏冲动之后犹豫不决、不知所措，这似乎是一件颇为丢丑儿的事情，但既然事实如此，又有什么办法泥？尽管说起来是有点罗嗦，但那决不是因为我的胆怯。我并不是因为觉得应该否定胆怯才否定胆怯的。事实上，无论去哪个地方搜寻，别说过路妖魔、纵火妖魔，就连“妖魔”这两个字也根本找不到。……那曾经唆使了假面的如同一千伏电流似的东西，与这种破坏冲动是完全异质的、奇妙地粘粘糊糊地纠合起来的——尽管找不到恰当的描述方式，总之是——具有与破坏正好相反的性质的东西。

当然，如果说我的内心里完全没有破坏的冲动，也未免言过其实。为了让你也体验到与我相同的痛苦，我巴不得剥开你的脸皮，为了把整个世界上的人们变成瞎了，我曾设想过从空中抛撒麻痹视觉神经的有毒气体，说真的，我不只一次两次被这样种冲动所攫住。的确我还记得，即使在这些手记中也曾好几次破口大骂别人。因此才更是觉得意外……但仔细想来，那种发泄郁愤的方式全都是出现在假面做好以前的，而在假面做好以后，即使是进行同样的抗议，也总觉得发生了某种微妙的变化。或许真地是发生了变化吧。也正因为发生了变化，假面才想把自己的自由消费在其他的事情上。那种冲动并不是只顾自己破坏而让假面来帮忙收拾犯罪残局的消极性东西……可我究意想说什么呢？……难道是渴求着什么爱呀、友情呀、相互理解呀之类的古典式调和吗？……抑或是想尝一尝那种具有适度的甜味和粘性，使人感觉到体温的，在庙会的摊床上大声叫卖的棉花糖

呢？

我就象一个欲望得不到满足的婴儿那样焦灼躁动，走进了路边的一家咖啡馆，将冰淇淋和冰水轮番灌进喉咙。我的喉咙深处有一个如同拳头般高高耸立着的欲望之瘤。想做点什么，却又不知道该做点什么才好。照这样下去，就会要么什么也做不成，要么只能勉为其难地做出自己根本不想做的事情吧……可就在什么也没做的过程中我已经开始后悔不迭了……我不禁有一种如同强忍着穿上了湿漉漉的袜子似的悲凉而濡湿的感觉。……假面罩着的部位就象蒸汽浴一样闷热无比，让人差一点流出鼻血来……似乎该认认真真地帮他一把了……尽管我知道这是可笑的，但我却必须成为自己的精神分析医生，耐心地将自己的欲望加以整理、分析和筛选，探明那积溜于欲望之瘤中的物体的真相，并给它命名。

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不妨先道出自己的结论。那就是性欲。你觉得好笑吧？的确，就绪言的庄严感来看，这是一个过于陈腐的结论。一旦明白了上述结论，就连我也发现，对此自己并不是完全没有预感的。只是它陈腐得犹如代数入门，所以，如果没有根据地附和它，难免有贪婪浅薄之嫌，让人难以忍受吧。没想到自尊心这玩艺儿居然可以和貌似水火不相容的厚颜无耻泰然相处。

这第3本手记也已经所剩不多了。即便老是拘泥于假面的试运转，也是迫不得已的。尽管这样说很琐碎，但我认为，还是事先把“纯粹的自由的消费实际上就是性欲”这一结论的论据阐述清楚为好。自由的消费无论显得多么纯粹，其自身也是不会产生价值的——(如果说起价值的话，勿宁说倒是存在于自由的

生产这一方吧。)——而且我并不想固执地认为自己的逻辑是绝对正确的,但是,我第二天的行动却是在这种性欲观的诱导下进行的。既然我期待着你裁决的公正性,那么,我自己也就必须是诚实而坦白的。

只要不故意作梗的话,那么,对假面之所以不屑一顾于纵火和杀人的心理状态是不难理解的。首先,假面本身就是对世间的常规所进行的一种重大破坏行为。纵火和杀人是否能真正成为更高层次上的破坏,这是无法用单纯的常识来予以回答的。如果想弄清这一点,最好是设想一下当我着手大量生产与自己所使用的假面同样精巧的假面并广泛普及时的社会效应。或许假面会赢得爆发性的人缘,而我的工厂也会一再扩大,以致于整天劳作也供不应求吧。某个人突然消声匿迹了。另一个人却同时分裂为两个人、三个人,身份证不再有效,搜捕犯人的蒙太奇照片也失去了作用,甚至连相亲的照片也被撕得粉碎后弃置路旁。熟识的人与陌生的人混杂在一起,以致于所谓"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这种观念本身也遭到了崩溃。不仅不能相信别人,甚至也失去了怀疑他人的根据,人们不得不悬空处在人际关系百废待兴的状态中,就象是面对着一面什么也照不出来的镜子。

不,或许必须准备好迎接更难收拾的局面。人们无不变得比已经看不见的他人更加透明,以此来摆脱看不见他人的不安,从而开始不断地更换并追求新的假面。当这种习惯日常化了以后,所谓"个人"等等词语就会变成只能在公共厕所的乱涂乱写中才能看到的卑猥之物,而象"家庭、国民、权利、义务"等作为个人的容器或包装之类的词汇就会变成不加以耐心的说明就无法被人理解的废词吧。

人们真的能够忍耐这种一切重新开始、状态不断反复的情

形，并从那种失重的状态中发现相应的崭新规则并创造出崭新习惯吗？当然我并无意断言它不可能。关于人非同一般的适应能力和变形能力，已经被用战争和革命所谱写的历史所证明。但人们是否真的具有如此开阔的胸襟、可以在此之前——在允许假面肆无忌惮地横行之前——放弃行使自己组织防疫班的防卫本能呢？我认为这乃是一个问题。无论个人的欲望怎样被假面所迷惑，社会的规则也必然会建筑起坚固的街垒，表现出奋力抗击的势态。比如说，在官署、在公司、在警察局、在研究所，禁止工作时使用假面等等。甚至不难想象还有某些走红的演员们会更积极地提倡脸的版权，掀起反对自由制作假面的运动吧。举一个更切近的例子吧，为了爱的山盟海誓，或许丈夫不得不对妻子、妻子也不得不对丈夫保证道，绝不配戴假面。在商场上甚至可能诞生一种新的方法：在每次交涉之前都必须彼此确认一下对方脸上的皮层。在考入公司的面试现场，或许会看到一种奇怪的习俗：用针来戳弄应试者的脸部，以确认他是否会流血。甚至警察在进行审问时将手搭在脸上的动作是否合法，也有可能被搬进法庭加以争论，还可能引起学者撰写长篇研究论文。

而一旦到了这种地步，报纸上的生活顾问栏甚至会连日登载某个被假面欺骗了的姑娘的哭诉吧（她却故意忽略了自己的假面）。其回答也会同样显得不得要领和不负责任："在订婚期间一次也没有让对方看过自己的真实面孔，这种不诚实当然应该遭到谴责。但持这种意见的你不是也还没有完全从真面的人生观中解放出来吗？不欺骗人，也不被人欺骗，这才是假面成其为假面的缘由。趁此机会，你也重新制作一个假面，以改变心境并重新开始新的人生，如何呢？只有彼此不计昨日之嫌，不烦明日忧，才会寻找到生存于这个假面时代的价值吧"——结果，无

论怎么被人欺骗，成为话题中心的也依旧是被人欺骗的不是。即使这已经被作为问题提了出来，也还没有达到能够压倒欺骗之乐趣的程度吧。尽管在这一阶段里已经孕育着矛盾，但仍然是假面的魅力占据了统治地位。

当然，经过一番正负的相抵运算，也并不是就没有出现某些明显的透支现象。推理小说的热潮理所当然地衰退了，暂时取而代之的是描写双重人格、三重人格的家庭小说。然而一旦假面的储备达到平均 1 个人 5 种以上时，错综复杂的情节就会超出读者的忍耐程度，除了满足一部分时代小说迷的需要之外，小说的存在理由就有可能消失殆尽了。不仅限于小说，连本身就该由假面唱主角的电影和戏剧，也因为没有固定的主角登台而变成了某种抽象暗号式的东西，不可能再吸引一般大众的兴趣了。另外，还有大部分化妆品厂家被迫倒闭破产，美容院也不得不接二连三地卸下招牌，广告代理商也只得减少了两成以上的收入。于是各种作家协会一齐慨叹假面所引发的对人的破坏，而美容研究专家与一部分皮肤科医生们也无疑会展开一场围绕着假面皮肤带来的危害的大论争。

不过，这种东西能否具备比禁酒同盟颁发的小册子更大的效力，是值得怀疑的。而且，我旗下的“假面制造株式会社”理应成长壮大为在全国具备着接受订货、进行加工销售等网络的庞大垄断企业，堵住一小撮不满分子的嘴巴乃是举手之劳。

问题恐怕会出现在那以后的一段时期。假面的普及一旦达到饱和状态，那么，所谓好奇心，稀奇感的阶段便宣告终结，假面自身的日常性也就开始恢复了。这一时期，那种轻微的罪恶与堕落的气味——以前被认为是给摆脱令人烦恼的人际关系后的

解放感增味添香的药品——便陡然开始散发出烂熟了的纳豆*才有的恶臭，让人再度不安起来……这一时期，人们开始发现：处在节日兴奋的心情中原以为不过是某种景色的那些假装的恶作剧，其实根本就不是恶作剧，而是有可能殃及自己的十分棘手的犯罪行为……举些例来说吧，有可能出现专门盗取他人真面的不法分子，还有国会议员进行欺诈谎称暂时借用公款却长期不还，某名画家作为婚姻诈骗罪的惯犯受到起诉，市长因偷盗自行车的嫌疑而被拘捕起来，社会党的干部进行类似于法西斯分子演说，银行的董事因抢劫银行而站在了法庭上，诸如此类的滑稽事件频频爆发，人们最初怀着观赏临时戏棚中的杂耍似的心情一边笑一边看，但猛然回过神来，才发现那些与自己一模一样的他人正在自己眼前干着偷摸盗窃的勾当……是的，很可能迟早在直面这样一种事态。如此一来，好不容易才得到的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不是也会在拒绝有罪的证据时，遭到无罪的证据的抛弃，反而变成累赘吗？欺骗的乐趣一旦面对被欺骗的不安，早已变得气息奄奄了吧。而且当处于那种象是用唾液把悔恨的苦涩稀释了一样的心境时，或许是反映了教师们教育目标的丧失吧——因为丧失了应该形成的人格观，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在所难免——上学的孩子们明显地减少了，他们正集团性地四处流浪。如果耳闻这种传言，一个大部分成员都是孩子父母的社会就必然会幡然改变态度，引起恐慌和动荡，开始齐声咒骂假面的诱惑。很快作为风标鸡的新闻评论员们就会开始倡导假面的登录制度吧，但遗憾的是，假面与登录制度就如同没有大门的监狱不具备意义一样，乃是水火不相容的死对头。被登记了的假

*蒸后发酵的甜(咸)大豆食品。

面已不再成其为假面。至此舆论也哗然大变了，人们也转而抛弃假面，以致于为了驱逐假面而敦促政府的介入。这一运动采取了市民与警察相联合这样一种历史上罕见的形式，而禁止假面的法令理应很快就会得到兑现。

但政府害怕事态的发展出现过头的现象，这一点过去与现在都不会改变。最初尽管扬言要取缔，但也至多只按轻微犯罪论处。其软弱的态度反而刺激了一部分人的好奇心，导致了地下工厂与黑市买卖组织的猖獗，结果，一个让人联想到美国禁酒法时代的混乱季节到来了。于是，尽管有点亡羊补牢的味道，但也不得不对法令进行修正。假面的配戴只限于被认定脸上有明显的损伤，或者以治疗为目的由医生给重症的神经病患者开具了处方的场合，然后由有关官署颁发许可证，这意味着假面受到了与麻醉药同等的严厉管制。但伪造文件，收买技师等事件屡禁不止，不久，上述特殊例外也遭到了废止，甚至任命了假面的专门检查官，使假面成了彻底的取缔对象。虽然如此，假面的犯罪仍旧毫无衰退之势，照样是报纸社会版的热门题材。终于出现了一些将假面当作制服配戴的右翼团体，乃至引发了袭击政府要员的恶性事件之后，法庭才不得不采纳了这种意见。哪怕是仅仅使用假面，也就等于犯下了凶恶的谋杀罪。甚至舆论也不加思索地支持了这一举措。

(追记——即便是作为酩酊大醉时的遐想，上述的文字也是非常有趣的。假如那团体所属的成员有一百名，那么，每一个成员都同时具有百分之一的嫌疑和百分之九十九的无罪证据，也就会形成这样一种颇具诡辩性的结果，有犯罪的行为，却没有犯罪者。乍一看，似乎是一处智能性犯罪，可实

际上却让人感到某种动物式的残忍，这是为什么呢？尽管可以认为，这是由那种犯罪行为完美的匿名性所造成的结果，但所谓完美的匿名，乃是指把自己的姓名作为祭品奉献给某个完美的集团。与其说它是一种为了自我防卫所采取的智能性策略，不如说是濒临死亡的个体所表现出的本能倾向。就象面对敌人的侵略，民族、国家、同业公会、阶级、人种、宗教等的集团试图首先建立起以忠诚为名义的祭坛一样。个人在死亡面前常常是受害者，但对于一个完美的集团来说，死亡只不过是一种单纯的属性。所谓完美的集团本来就应该是带有施害者性质的团体。作为完美集团的例子，可以举出军队，而作为完美的匿名的范例，则可以举出士兵，这样一来就会便于理解了吧。……但如果这样想的话，我的遐想中就似乎存在着某种矛盾。不能把军队的制服当作与谋杀罪相等的东西来加以裁决的法庭，为什么在对待戴着同种假面的右翼集团时却采取了那么严厉的态度呢？与其说国家把假面视为反对秩序的恶，不如说国家本身便是一张硕大的假面，所以才在内部顽固地拒绝着其他假面的重复吧。那么，在这个世界上最为无害的人便当数无政府主义者了……）

如此看来，只要不麻痹大意，被好奇心所迷惑，那么，有一点便是确切无疑的：假面的存在在其本质上是破坏性的。因为他足以与谋杀罪匹敌，所以纵火妖魔自不待言，就是与过路妖魔相比，也可以毫不逊色并肩齐驾。假面自己就仿佛恰好是破坏这种行为本身似的……他现在正徘徊于因自己的存在而遭到破坏的人际关系的废墟之中……即使如今再也不会为类似的破坏冲动而心跳，也没什么不可思议的吧。无论欲望如何化作肿瘤疼

痛不已，破坏也会仅仅因自己的存在而心满意足的。

出生还不到40个小时的假面那乳臭未干的具有向心性质的欲望……撬开水蛭的巢穴刚刚逃跑出来的饥饿的越狱者的欲望……如果这手铐的印痕还栩栩如生的贪婪胃袋还在紧咬着食物不放的话，那又能有什么样的自由呢？

不，坦率地说，也并非完全没有答案。本来，欲望这东西就不是那种值得争论和理解的东西，只需感受到它的存在便足够了。还是痛痛快快地说个完吧。总之，就是那种为了种族而宁愿成为祭品的痉挛式的冲动。这一点从我走上大街的那一刹那起便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了。那么，在此之前干吗需要象是自我辩解似地兜圈子呢？难道是出于以为兜圈子便可以多少避免耻辱的想法吗？不，尽管象是又在自我表白了，但是，有一点我确实可以断言：事到如今，我不再在乎什么耻辱了。我所在乎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我忍不住想把与你之间的关系试着重叠在那种欲望之上来对照一下。

所谓与你之间的关系，当然是指假面那种寡廉鲜耻的空想。无论企图感受什么、希求什么、尝试什么，所有的一切无不与那种空想联系在一起，以致于好容易才开始忘却了的那种嫉妒的毒素又再次卷土重来，在血管中开始了逆向运动。而且即便它发展为有关明天计划的空想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对此就连假面也不得不畏首畏尾，进退维谷。假面的自由完全处于与他人之间的抽象关系之中，在这一点上，与被折断了翅膀的鸟儿完全相同。所以作为好歹免除了被追赶的噩运、进入了停战状态的假面来说，也最终不得不噤口不语了。

如果假面用甜言蜜语来哄着我，并且一直显得多虑和见外

的话，那么，不仅仅是假面，就连我自己也很容易被手段化的……无论我的脸怎样属于假面，可身体却依旧是原来的我自己。……最好闭上双眼，认为光明已从这个世界上消失而去了……很快假面就会和我融为一体，使我再也找不到不得不嫉妒的对象了……如果触摸着你的人是我自己，那么，被你所触摸的人也当然就是我自己了，这没有任何可犹豫的余地……

(栏外注——想来，这都是一些为我所用的道理。如果对于自己来说是属于同一个人，而对于别人来说却是另一个人的话，那么，不就意味着我有一半是另一个人吗？就连我们黄种人本来也并不是黄种人。只是由于被肤色不同的人种取了这么个名字，我们才成了黄种人。忽视脸的这一规则而只把下半身作为人格的基点，这就无异于骗术。如果自始至终拘泥于下半身的同一性，那么，即使是对于假面的流氓行为，我自己也应该责无旁贷地承担起责任来吧。我甚至在空想中毫不留情地谴责你的背叛，因嫉妒的毒素而周身战栗不止，可一旦说到自己的事情，就立刻美其名曰为："纯粹的自由的消费"，甚至没有想过这会多么伤害你呀。我真是妄自尊大。结果嫉妒便成了只坚持权利不承认义务的东西，与那种专供玩赏的猫没什么区别了……)

假面一边如此规劝我，一边装出一副什么也没有感觉到的糊涂表情，首先从一般的欲望开始，一个接一个地放在各种筛子上遴选，以便让我明白，那些欲望乃是应该被保留下来的欲望，他绝没有唯恐天下不乱的意思。不过，一旦提到纯粹意义上的欲望，没想到其种类是如此稀少和单纯。如果可以把破坏冲动

排除在外的话，那么剩下的便没有一样是特别费事的欲望了。比如说，尽我所想到的全部罗到如下：

首先是被称做三大欲望的食欲、性欲和嗜睡欲。此外一般的还有排泄的欲望，干渴的欲望，逃跑的欲望，占有的欲望，玩耍的欲望等。至于稍为特殊一点的则有自杀的欲望、烟、酒、麻药等引发的中毒欲望。如果再进一步将欲望加以广义的解释，还可以列出名誉的欲望、劳动的欲望等等。

但是，仅仅使用“自由的消费”这第一道筛子，其中的大部分就会迅速落选。事实上，无论睡魔多么厉害神奇，它本身是不可能成其为目的的。最终它不过是为了变得更清醒的手段而已，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它都应该属于自由的贮藏吧。以同样的理由可以把排泄、干渴、占有、逃跑、名誉、劳动等的欲望暂时排除在讨论范围之外。……但是，唯有这最后一项“劳动”有点让我踌躇。如果把它简单地与排泄一起作为手段来论处，或许难免被斥之为冒失粗陋。的确，如果考虑到其结果所产生的东西，或许劳动是应该居临于所有欲望之上的。倘若不创造物品，也就不会有历史和世界，甚至关于人的认识也不可能成立。而且只要劳动是以为了超越劳动而劳动这一自我否认为媒介的话，它自身便可以成其为目的。并且，无论怎样将自我加以目的化，它既不象占有欲和名誉欲那样丑陋不堪，也不会给人以荒凉的印象。即使处于那种状态中，世间上的人们也只会一边点着头，一边感叹道：“那家伙干得可认真呐。”哪怕是有所怨恨，也不会去对此吹毛求疵。因为社会上只存在着赚钱的工作，还有受到高度赞扬的工作。

但令人惋惜的是，那样一种过于受到祝福的状态，对于假面来说，是不堪忍受的。如果不以某种形式违反禁忌，那么，特意

戴上的假面就失去了意义。“唯有假面独具的自由”，首先应该是不法行为。（现在我对研究所的工作感到近六成的满足，……倘若有人要剥夺我的工作，我甚至还可能产生近九成的依恋。……尽管如此，我过去不是在没有假面的情况下妥善处理过来了吗？）为劳动而劳动，即使它通过了第一道筛子的筛选，但在第二道筛子上也难逃被淘汰的噩运。申明一下，我并不是在此论述什么价值。只是在讲述一个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得到了保证的越狱犯心中的欲望罢了。

在剩下的欲望中，食欲似乎也会在这第二道筛子上落选。免费饮食与其说是目的，不如说是手段，所以打一开始便不予讨论。我曾经在哪儿听说过有关不得暴饮暴食的法律。被禁止的食欲，如果不是在战场或监狱，是很难发现其事例的。如果一定要找出一个例子，或许会想到提供人肉食品吧。但这与其说是食欲，不如说给杀人行为增添色彩的因素更强烈一些吧。而且前面已经决定将杀人的欲望保留起来。

尽管自杀也被列入了禁止项目中，但它并不是那种在真面的情况下就干不出来的行为，而且假面好容易才刚刚逃离了“活埋”的险境。如果现在自杀，还不如打一开始就什么也不做为好。而玩耍的欲望也一样，与其把它看作一个独立的单位，不如采纳这样一种立场，即认为它时而是逃亡的变形，时而是没有对象物的劳动的一种，即是说很多东西的复合物。另外，关于中毒的嗜好，其实与醉酒相同，只不过是假面拙劣的模仿罢了……目前我正处于最佳的酩酊状态中，所以，就没有必要再把它作为问题来讨论了吧。

经过如此这般的几重筛选，作为最符合条件的东西最终剩下的便是祭祀品式的痉挛。

可是，对于这个道理你做何感想呢？是的，当然是指这个道理。那天夜里，我只是得出了这样一个道理：要想纯粹地消费自由，除了性犯罪以外别无选择。尽管我得出了这个结论，可实际上却并没有做任何一件带有犯罪色彩的事情。既不是没有兴趣，也不是缺乏机会，反正只是没有诉诸行动罢了，所以，我在这里所问的也仅仅是其道理而已。

我并没有抱着什么天真的期待，以为能够得到你的赞同。或许你的眼睛早已明显地看到了其中某些愚蠢的缺陷，而且因为你已经在现实中体验到了那种缺陷的破绽，所以不能不承认那种缺陷的存在。不过，我却没有看到那种时辰，至今也没能发现那种缺陷。或许是想对假面的强行劝说采取一种勉强服从的形式，以便向自己隐瞒这样一个事实：即那其实正好是我自己的愿望。

这样说来，我一方面对踢翻那种在性方面严禁入内的告示牌之类的行为有着强烈的抵触感，另一方面却从一开始便感到了同样强烈的被诱惑感。仔细想来，这也并不没有道理的。尽管我竭力回避它，但是，只要不对性犯罪加以肯定，那么，让假面来诱惑你的计划实际上也就不可能成立。如果是仅此一回的诱惑，也许不会有什么问题，但如果还想让假面与你的关系持续下去，并由此而创立一个崭新的世界，那么，我就无论如何也必须对打破性的戒律这种行为抱以热爱拥护的态度。否则，怎么可能不被嫉妒侵蚀到骨髓，而忍受住那种双重生活呢？看来那假面琐碎的劝说也肯定是出于我有意识的挑逗。

是的，很可笑。一旦被勉强给予了符合道理的根据，我就立刻对假面的欲望产生了彻底的共鸣。事先表明一下，我并不是

象饥肠辘辘、口干舌燥的人那样,对性有什么饥饿感。假面被吸引的东西归根到底仍然是对性的禁忌进行冒犯这一点。倘若没有禁忌意识,那么是否还能感到那种战栗般的魅力,是大可怀疑的。而且在直面这种魅力时,那最让人担忧的名叫嫉妒的毒素也似乎迅速地丧失了毒性,而我就俨然是口含着消毒的药丸一样,开始投身于流氓的冲动中。

一旦以流氓的眼光再度环视四周,整个街道看起来就象是用禁止性入内的告示牌组合起来的奇怪城堡一般。如果这城堡修筑得坚固结实倒也罢了,可它的每一个栅栏都遭到了害虫的蛀蚀,处处可见铁钉剥落,一派即将腐朽的破败景象。所有的栅栏都流露出等待人们入侵的表情,撩拨着街道上过往行人的心。可走近一看,那虫蛀的斑孔和铁钉脱落的痕迹全都是伪装的假象,实际上决不会让人再跨越雷池半步。所谓性与性的禁忌,究竟是什么呢? 就在低头思索那伪装的含义和栅栏的由来的瞬间里,每个人都不得不变成一个流氓。不过,他自己也无异于那栅栏中的一个。所以,流氓必须在自己的欲望中倾注痛苦和悔恨的泪水。他在打破性的禁忌的同时,也踩碎了自己的栅栏。但是,一旦对栅栏的存在开始了思索,那么,不究明其正确的来历,心灵便得不到安宁。所谓的流氓,大体上都是些一旦发现谜语便会不惜牺牲一切来破解谜底的死心眼的探索者。

于是,我也作为那种探索者中的渣滓,决定首先去窥视一家酒巴。我倒并没有期待会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只是对这样一家把伪装起来的虫眼和铁钉印儿明目张胆地当作招牌的店铺抱有一点小小的兴趣罢了。而且店内贩卖的乃是酒精和伪装的假面。对于现在的我来说,这儿无疑是恰到好处的场所。

正如预期的那样,我感到惬意和舒适。把伪装的灯光遮蔽

起来的那种伪装的黑暗……在伪装的微笑下面隐藏着的伪装的颓废……就恍若在梦中一样既不能犯恶也不能行善的那种悬浮在天空中的欲望;……伪善与伪恶刚好揉合在一起的汞合金……一坐下,全身的毛孔便豁然打开了。我要了一杯加水的威士忌,然后马上开始耍弄起邻座一个姑娘的手指来了(她穿着深蓝色的衣服)。不,不是我,是假面在耍弄着她的手指。姑娘的手指汗津津的,可那汗水就象是撒弄了淀粉一般沙棱棱的。姑娘只是任其摆弄着。如果说她没有生气是撒谎的话,那么她生气了也同样是撒谎。无论做什么,都与不做是一个样,而什么也不做,与什么都做也是一个样。

一旦我开始撒谎,姑娘也跟着撒谎。她似乎又马上开始想起了别的事情来,但我却做出一副没有注意到的样子。为了报复水蛭、你,还有我的真面,今夜我要占有这个姑娘。不,其实不必太介意。因为在这儿迟早所有的事情都可能发生,同时又不可能发生。我说谎,然后是那姑娘说谎。接着,已经说不清其间的来龙去脉了,反正那姑娘问起我是不是一个画家,使我不知所措。

——为什么那么问?莫非我有什么地方象画家吗?

——不,总是要做出一副什么也不象的样子,这不就是画家吗?

——的确如此……那么,化妆这玩艺儿是为了给人看呢?还是为了隐藏什么呢?

——两者兼有之吧。……姑娘用指头抓起一块小年糕嚼着,一边说道。……无论哪一种,归根到底不都是出自于真心吗?

——真心?……我就象是自己耍的魔术露了馅一样沮丧不

已……让那种玩艺儿见鬼去吧!

——于是那姑娘冷冰冰地把皱纹聚拢到短短的鼻梁上，说道:

——真讨厌! 这种心照不宣的事情，干吗要抖落得那么露骨呢?

完全正确! ……无论什么真东西，在这里都变成了出色的假东西，无论什么假东西在这里都作为出色的真东西而畅通无阻。在距离成为流氓只有一步之遥的地方，往禁忌的栅栏上随意涂抹遮丑的画面，似乎是这种场合约定俗成的规则。……如果醉得更厉害一点的话，甚至连戴着假面的自我意识也会变得岌岌可危的……在我的手心里，那姑娘的大腿就象是已经厌倦了一样开始打起了哈欠，看来该是撤退的时候了。最终什么也没有发生，但我却并不在乎。即使是只用手指直接触摸了一下那禁忌的栅栏，确认了它的坚固性，这也应该看成是一种收获吧。即使不情愿也罢，反正明天我必须得对准你的栅栏进行拼命的攻击……

那以后的事情就象是用望眼镜观察到的那样，分不清哪是远哪是近。但我还是没有做出诸如凭着酒兴扯掉假面之类的失态举止，而且告诉计程车司机的目的地也并不是自己的家，而是隐身之处。所谓真面与假面之间的距离，无论他们的接合面制作得多么精密高超，也无论使用多么烈性的粘合剂，都不是可以轻易填平化零的。就因为那微不足道而又清醒无比的间隙，我整个晚上都一直梦见了你。在梦中，你好象不停地哀求着我什么，又好象是在警告着流氓不准接近你。或许这些只不过是我后来牵强附会地加上的想象吧。那以后我还梦见过一次监狱。

* * *

到了第二天依旧醉得厉害。整个脸都已经肿了起来，感到一阵阵刺痛。或许是由于回来之后的护理不够充分，导致脸部因为粘合剂出现了过敏反应。洗完脸，顺便把胃里的脏东西全部吐了出来，这才觉得舒服了一点。但时间还不到上午 10 点。3 点过后出门便可以了，所以决定再躺两、三个小时。

尽管如此，也可以说这长达一年的努力都押在了一瞬间里。几小时之后便会迎来那重大的时刻。可会是怎样一种狼狈相呢？想到这儿，甚至连我也可怜起自己来了。无论怎样辗转反侧搜寻被窝冰冷的部位，也照样无法入睡。真是的，得意忘形得傻喝了那么多酒，究竟有什么可乐的，要那样瞎折腾呢？……觉得自己好象也没什么必须得记起的事情，可是……戴着假面，自以为变成了一个透明的人，在大街上东游西荡……栅栏……禁忌……是的，我已经开始变成流氓了……除了高分子化学研究所代理所长这一个头衔以外，本来理应彻底无味无臭无害的我……居然为了翻越那道栅栏而不得不成为一个流氓……

为了清晰地唤醒昨夜的印象，我想拼命地抖落掉头盖骨里残留的醉意。可是，昨晚曾经显得那么鲜明的流氓心理却再也回不来了。或许是因为没有戴假面的缘故吧。对，肯定是如此。就在戴上假面的瞬间里，那种打破戒律的欲望便会再度复苏的。无论是在多么无害的人中间，也必定潜伏着某些能够对假面有所反应的犯罪者

我并不是在说"所有的演员都具有犯罪者的倾向"这样一种极端的言辞。……比如说现在也有这样的一个事例：总务科的某位科长在公司内部的每次运动会上都对化装的队列表现出特

殊的兴趣，并显示出超群的才能，因而变得远近遐迩，可他本人却是一个满足于现状的世上罕见的乐天派。……但是，这种善良的日常世界与那种犯罪的世界相比，其实并不一定就绝对安全。当人们明白了这一点的时候，是否还能与犯罪保持一种无缘的状态呢？这是令人置疑的。……人们每天都孜孜不倦地在记时卡上打上下班的时间，请人雕刻印章或是制作名片(还在名片上印上头衔)，兢兢业业地挣钱储蓄，测量衣领的尺寸，在欢送会上集体留言话别，进行生命保险和不动产登记，邮寄暑天的问候信件，往身份证上张贴照片……似乎忘记了这其中的某一项，就会很快被人弃置不顾似的。很难相信会有人居住在这样一个世界中却从来不曾想过要变成一个透明的人……

尽管如此，我好象还是在短暂的一瞬间里打了个盹。仿佛已经起风了，风刮在滑窗上的声音惊醒了我。头痛和呕吐已经多少平息了一点，但还没有完全恢复。

我想把澡盆的水烧开，可不巧正好断水了。或许是水压太低，没法送到2楼上。我想干脆去公共澡堂算了。可究竟是戴上假面呢，还是缠着绷带去呢？犹豫了半晌，最后还是决定戴着假面出去。一想到绷带留给其他客人的印象，我就不免顾虑重重，再加上还有一种想法，就是要在各种条件下试一试假面。(一戴上假面，心中立刻就恢复了信心。)为了找钱包，我摸了摸上衣的口袋，于是某个坚硬的东西碰到了我的手。原为是气手枪和金色的悠悠。我又回想起了在途中遇到管理员的女儿的情景，于是把悠悠和肥皂一起包在手巾里走了出来。

遗憾的是，没有遇上那个姑娘。倒不是我预感到了什么，反正我决定避开附近的澡堂，故意朝相隔一个车站之远的邻街的澡堂走去。澡堂才刚刚开门，客人为数不多，浴池里的水也显得

清澄洁净。我将身体浸泡在浴池中，为排解残余的醉意而忍受着沸腾的热气。这时我猛然发现对面的角落里有一个身穿黑衬衫入浴的男人。不，不是衬衫，而是纹身。由于光线的折射看不太清楚，但给人一种就象是罩着一层剥落下来的鱼皮似的感觉。

最初我尽可能装出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可一旦注意到了那个人的纹身，目光就越来越难以挪向其他地方了。并非对纹身的图案有什么特别的兴趣，只是纹身这一行为本身就如同某个卡在我喉咙口上的名字一般让我放心不下。

或许是从中感到了一种与假面的血缘关系吧。的确，在假面与纹身之间存在着一个引人瞩目的共通性：即两者都是人为的皮肤变形。破坏天然的肌肤以改变为别的某种东西，这是两者共同的意志。当然也不乏殊异之处。假面正如字面所表示的那样，最终也仅仅是一张“假”的面，而纹身却被同化了，成为了皮肤的一部分。并且假面可以提供给自己不在现场的证据，而纹身却炫耀着自己，使自己更加显眼。在这一点上，较之假面，纹身更接近于绷带蒙面。如果只是提到引人瞩目的问题的话，就连我的水蛭窝也决不会逊色于假面吧。

尽管如此，我还是弄不明白：如此勉为其难地进行纹身，到底是想炫耀什么呢？……不过，或许连他本人也回答不了……正因为回答不了，所以才具有了炫耀的意义吧。……大致说来，所谓的怪物，全都喜欢谜语，常常提出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然后从答不上来的人那儿勒索罚款，并以此作为买卖……的确，纹身也具有那种强迫人回答的质疑书式的性质。

其证据是，我自己就正在殚思极虑地试图寻找出答案。比如说，权当作自己也纹了身，以便从内心来揣摸那心理。于是，我首先感到的便是那种宛如荆棘般从天而降的他人的目光。我

曾经通过水蛭窝体验了同样的感觉，所以是不难理解的。然后，天空渐渐地远去了……尽管周围还辉映着白昼的光芒，然而唯独自己所处的这块地方却变得一片漆黑……是的是的，纹身乃是被流放的罪犯的标记……因为是罪孽的标记，所以连阳光也弃它而去了…但不知何故，却一点也没有走投无路的感觉，也没有丝毫的内疚感……勿宁说这才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已经主动把罪孽的标记镌刻在了自己身上，用自己的意志将自身从这个世界上彻底埋葬掉了……事到如今，我没什么可后悔的……

那男人从浴池里站了起来。他身上那被掩映在樱花丛中的般若像一边躬着身子，一边冲冲洗着米黄色的汗水。我竟然怀着一种同谋犯的心情，从他那拒绝的姿势中体验到一种爽快的感觉。是的，假面与纹身的血缘关系并不在于其形式，而是在于它们居住在由真面所画出的分界线的哪一侧这一点上。既然有人能够忍受纹身，那我为什么不能忍受假面呢？

不过，在澡堂的出口我竟意外地被那个纹身的男人找了碴儿。当长袖衬衫遮住了他的纹身之后，他显得年纪也轻了，个子也小了，给人的感觉大不如刚才。尽管如此，他毕竟平时一直养成了对人的戒备心理和威严的习惯，所以其威吓人的技术确实是高明。

他用嘎哑的声音责备我不该用唐突的眼光盯着他看，要我向他道歉认错。既然他那么说，想必也确实有冒犯他的地方吧。本来只要照他的要求道个歉也就了结了，要倒霉的时候总是祸不单行的。由于长时间浸渍在热水中，脸上被假面罩住的部位就象热汤一样滚烫沸腾，差一点就要供血不足了，以致于我来不及仔细思索便冒然说道：

——纹身不就是为了给人看的吗?

不等我话音落地,那男人的拳头便飞了过来。但保护假面的本能也毫不示弱,显得敏捷而神速。他最初的一击显然扑了个空,这似乎更加刺激了他。他冷不防搂住我,使劲地用手捅我,想瞅准时机朝我的脸上猛击一拳。最终我被逼到了某个地方的木板墙边上,不知道是对方的胳膊,还是我的胳膊——因扭揪在一起早已分不清彼此了——斜着由下往上地我猛撬了一下我的下巴。就在这一瞬间里,假面哧溜一下滑落了下来。

这打击非同小可,就象是在公众面前被人猛然脱掉了裤衩一样。不过,对方的震惊也不在我之下。他用与外表极不相称的、胆怯而尖细的声音嘀咕着一些莫名其妙的话语,迈着就象他自己才是被害者似的悻悻步态,很快地逃了出去。我就象是已经半死了一般,揩拭着汗水,重新把假面戴上。好象旁边还有些看热闹的起哄者,但我哪里有勇气去环视四周呢? 如果是在杂耍席上,或许我还能捧腹大笑吧,但……下次外出时,切记不要忘了带气手枪。

(追记——那纹身男人自不用说,就是在那些刚好在场的起哄者眼里,我的悲喜剧又会是怎么回事呢? 无论怎么大笑,事情也不会就此了结的吧。或许那情景会化作一生难忘的记忆存留下去。但究竟会以怎样的形式呢? ……会象炮弹的碎片一样插入心脏吗? ……还是会狠狠地打在眼球上,扭曲了世界的模样呢? ……无论如何有一点可以清楚地断言:他们再也不会把视线固定在他人的脸上了。他人会变得如同亡灵一般透明,世界会变得如同用淡淡的色彩所描绘的玻璃画一样满是间隙。而世界本身就会象假面一样看

起来令人难以置信，被无法言喻的孤独感笼罩得严严实实。但没有必要因此而引咎自责，因为他们所目睹的才是真实的东西，他们得以看见了更深刻的真实——显露于人们眼睛面前的只有假面，真实的东西是不可能用肉眼直接看到的。真实的东西尽管让目击者的眼睛疼痛难忍，但也无疑会赐予人相应的补偿。

已是20多年前的事了，我曾看见过被遗弃的婴儿尸体。那尸体仰面滚落在学校背后的草丛里。我想我是在去拣棒球时偶然发现的。尸体象橡皮球似地鼓胀着，全身泛着微微的红色。我觉得那尸体的嘴巴周围好象还在微微动弹着，于是走近仔细一看，原来是无数的肉蛆咬破那嘴唇后正蠢蠢蠕动着。大吃了一惊的我接连好几天都咽不下饭菜。当时的印象只是觉得残酷而恐怖，但经过岁月的变迁——或许那尸体也随着时间而一同成长吧——唯有那象蜡制工艺品一般光滑的肌肤所泛起的微红，被笼罩在一层静寂的悲哀中保留了下来。如今，我也并不特别想从那尸体的记忆中逃遁出来，不，勿宁说对那记忆百般疼爱。每当我想起那尸体，就会被拽回到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中，使我想到除了塑料之外，还有一个可以用手触摸的世界。那尸体作为一个世界的象征，无疑会永远与我一起生存下去。

不，我并仅仅是为了那些素昧平生的他人而进行着这样一番辩解。如今，我的这种担忧已开始与你也产生了某种关联。即使觉得创伤过于深重，也务必请你相信我的话。因为那并不是创伤，而只不过是偷窥了假面的内幕之后的印象所留下的有点过于强烈的记忆罢了。就象婴儿的尸体对于我所具有的意义一样，什么时候你也肯定会怀着怜爱

的心情回想起这种记忆的。)

*　*　*

临出门时,因为包扎伤口、更换粘合剂等等耽误了一会儿工夫,所以,尽管本来打算途中顺道去采购打火机、记事本、钱包、假面专用的日用品等等,但最终还是决定径自奔向目的地。在刚好 4 点时到达了电车站前面的汽车站,我要在这里守候你从每周星期四举行的手工艺讲习会上归来。恰逢傍晚的杂沓刚刚开始的时刻,只听见那种繁华地带的嘈杂声音如同咸菜桶里面的密匝劲儿一般,以超饱和的浓度淹没了周围的空间。可不知为什么,我却觉得出奇地岑寂,就仿佛是置身于枯叶开始凋零的树林之中。或许刚才的打击还残留在心际,从内部压迫着我的各种感官吧。一旦闭上眼睛,那些释放出强烈光线的无数星辰,就会象成群结队的蚊子一般翻卷起漩涡。或许血压也升高了吧。委实是一次深重的打击,但似乎也并不全是坏事。屈辱作为一种刺激疗法正驱使我去打破戒规。

我从嘈杂地段稍为向里拐去,决定躲在银行大楼的屋檐下等你走来。因为这儿的地势高出了一截,所以视野显得特别开阔,但不少人都在这里等人碰头,因而也不会太引人注目,不必担心在自己发现对方以前反倒被对方先发现。你参加的讲习会是在 4 点结束,所以,即使你坐掉了一班车,也应该在 10 分钟以内到达这里的。

尽管如此,我以前从不曾想到过你参加的这种讲习会居然会对我有利。如果允许我斗胆说一句的话,好几年乐此不疲地去参加一种毫无用处的讲习会,这本身就证明了女人的存在乃

是模糊不定的。特别是你居然选择了制作钮扣并如痴如醉，这确实具有一种非同寻常的象征性。迄今为止，究竟你对多少颗大小不等的钮扣进行了打磨，着色以及抛光呢？其实并不是要利用它们来挽留某种东西，而只是一直非实用性地制作着实用性的东西而已。当然我并不是在责备 你。我从不曾与你唱过反调。如果你真的是抱着热情沉湎于其中的话，那么，我倒是愿意由衷地祝福那纯洁无瑕的目的。

……但是，打这以后，你自己也将是主角中的一个了，所以用不着一一按照时间的顺序来加以说明了吧。只有一点是必要的，那就是翻开我心灵的褶皱，将潜藏着的寄生虫那寡廉鲜耻的嘴脸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不一会儿，第 3 辆汽车也已经抵达了。你从车上下来，然后从我站立着的银行前面走了过去。我开始启动脚步紧随其后。你的背影依旧滑润鲜明楚楚动人，以致于让我感到了一丝胆怯。

在去往电车站的叉路口附近，我追上了你。我必须想法在你由这儿走到电车站的几分钟内说服你。我不可能强人所难，也不可能对你死搅蛮缠。我故意装做无意中捡到了你制作的钮扣，——事实上那是我预先从家里拿出来的—— 一边交给你，一边蓦地将早已准备好的台词说给你听：

“这是不是你掉的东西？”

你毫不掩饰自己的惊讶，为了查明其中的原因，瞅了瞅手提包的底部，又看了看手提包的金属卡口，脸上是一副百思不得其解的表情，将小小的视线投向了我。我忖度道：切不可因让她开口说话而错失良机，所以，我豁出来了，灵机一动说道：

“会不会是从帽子上掉下来的呢？”

“帽子？”

“要魔术时还会有兔子 从帽子里跳出来呐。”

可你一笑也没有笑。不仅如此，反而把如同外科医生的钳子似的视线固定在了我的嘴角上。那是一种连你自己也肯定没有意识到的忘我的凝视。倘若这凝视再持续三秒钟的话，或许我就会感到一种被看穿的可能性并迅速地狼狈逃窜吧。但这种事是不可能的。我的假面的成功性已在所有的机会中证明完毕。只要不象刚才那个纹身的男人那样用手臂来使劲撬打，或者直接用嘴唇来接触(两种皮肤的温度差是很难瞒天过海的)的话，是决不可能引起人怀疑的。更何况我有意识地将声音降得比平常更低沉。即使不这样做，因为利用了人工嘴唇的闭合，所以象ハ行、マ行、ワ行之类使用嘴唇的发音也已经彻底变音了。

看来还是有些多虑了，只见你马上挪开视线，恢复了通常那种凝望着远方的表情。但自从遭遇了你的那种凝视之后，我心中的那个流氓也开始变得退避畏缩了。假如你就那样拂袖而去的话，或许我也会认为，这对双方来说都是再好不过的结局，从而索性中止我的计划吧。毕竟处在光天化日之下，而且又是在你的面前，所以假面的效果也多少减退了一些。但是，你也产生过一瞬间的犹豫。再加上我的周围涌动着贪婪的海底原生动物似杂沓，所以，我刚刚萌生的念头还没有来得及扩散便被它们彻底地吮吸干净了。我甚至来不及仔细推敲你那一瞬间的犹豫在我们之间所产生的磁场倾斜所包含的意义，便瞄准你的犹豫不失时机地使出了我早已准备好的第二招。

(栏外注——“磁場倾斜”这种说法是非常妥贴的。我似乎隐隐约约地预感到了那一瞬间的重大意义。但仅仅凭一种预感，既构不成自我炫耀，也构不成自我辩解。可是，如果

连这种预感也没有,从而删减了这里的数行文字的话,那将会怎么样呢?……仅仅是想到这一点也让我毛骨悚然……或许我就会因钝感之罪而被宣告滑稽的徒刑,所做所为无一不成为笑料,甚至连这本手记也不再是假面的记录,而变成纯粹的滑稽丑角的记录吧。丑角也没什么不好的,只是我不愿意成为没有意识到滑稽的丑角。)

或许你还记得吧,当时我若无其事地用一种已经倦于问路的口吻向你打听公共汽车的车站。我不知道你是否已经察觉到了,我之所以选择打听汽车站,并不是仅仅为了争取时间而突发其想的临时主意,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后设下的巧妙圈套。

首先,那个汽车站在同一系统的线路中,是唯一与电车毗邻的汽车站,却又处在一个与此不太相称的稍嫌僻静并不大显眼的位置上。其二,它位于电车站的背后一侧,如果不巧妙地利用地下通道,便不得不从遥远的天桥上绕个大圈才能到达电车站。其三,那地下通道的结构非常复杂。很难用语言说明清楚,那为数众多的出入口彼此处于怎样一种位置关系中。最后一点是,如果利用地下通道,那么,从这儿到你所乘坐的电车站站台的距离与直接穿越电车站内的通道时所走的距离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当然你是知道那个汽车站的。

我等着你的回答,内心紧张万分。为了不让你看穿我的用意,我的全身都变得僵硬无比了。要是没有戴着假面的话,即使你欣然给我指明了道路,我也怀疑自己是不是会步伐大乱。不仅如此,我甚至不相信自己能够巧妙地掩饰自己呼吸的急促和紊乱。我抱着象是被囚禁于薄薄的玻璃罐——即使打一个喷嚏也会破碎成粉末的比纸片还要薄的玻璃罐——中的心情,一直

不安地俟待着。不可否认，我已显得相当焦躁，但你的回答很费了些工夫也的确是事实。为什么不得不犹豫呢？我对你的犹豫深感不安。这种事情具有一种性质，即无论是接受还是拒绝都应该毫不犹豫地迅速做出决断。越是犹豫不决，就越是会增加不自然的成分，以至于最终落到被人无故猜疑的境地。如果不愿意，只要说一句“不 知道”就可以了结的。可既然犹豫再三，那就意味着已经有一半答应了。既然有一半答应了，也就再没有拒绝的借口了。或许我还是再加一句话为好，以便你更快下定决心。正在这时，一个年轻男人急匆匆地从我们俩中间通过，就象是要粗暴地把我们俩强行分开一样。留神一看，原来我们俩已成了引人瞩目的障碍物，正在杂沓的人流中翻腾起漩涡。你好容易才从那漩涡中恢复了原有的姿势，用偷窥似的视线回头看着我。这一次那眼神瞅着我的上半身，就象是瞅着一幅年历画一样。我想，这是一种带着不满的眼神。当我为了缩短与你之间的距离，促使你下定决心而向你开口搭腔时，你终于给了我一个回答。

当我听到你的那种回答时，内心禁不住因事情的顺利进展而拍手叫好。与此同时，不知道为什么又陷入了一种遭到背叛的痛苦心境中。……幸好男主角是我，可要是换成了另一个陌路人，又会怎么样呢？……你在犹豫了一阵之后才做出了允诺的答复……也就意味着这件事本身就赋予了允诺一种不得不犹豫的意义。……即是说，隐隐约约地暗示了某种近于禁忌的栅栏似的东西……而且，如果是在明白这种情况的前提下才做出允诺，同意在七、八分钟内——换算成距离，则合数百米的范围内——与我一同并肩前行，那么，即使把它理解为超出了普通善意之上的某种东西也是理所当然的吧。……至少作为拾得了钮

扣的回报未免代价太大……如果允许我直接了当地说的话，其实你是在有意识地挑逗对方内心中的那个流氓。……而既然你在有意识地进行挑逗，那么，你也就……

不，这结局就不错了。我本来就是期待着这个样子才制定的计划，所以，岂有抱怨的情理?! 万一恰好相反，遭到你的拒绝，那么，迄今为止的所有辛劳不都会归于泡影吗？尽管还可以改日再来，可是，即便这第一次可以用偶然性来搪塞过去，而第二次也就难以逃脱故意所为的嫌疑了，因此那样做也就只会加深你的戒备心吧。是的，现在这结果就不错了。通过假面重新收复你，并通过你再去收复所有的他人，这可不是一件单从字面意思就能够想象出来的无味无臭的乐事，而需要我去打碎性的禁忌的栅栏，彻底地做到寡谦鲜耻。这一点我不是昨天夜里才痛切地感受到了的吗？既然我是要跨越禁忌的栅栏，那么，大可不必因为对方表现出允诺的意思而兴奋不安。不能让“没有留心到”之类的辩解通行无阻。如果说自己想打破栅栏，而又不想让对方打破栅栏，那么，除了采取强奸的方法之外已别无选择。但是，如果采取那种单方面的流氓行为，那么，通道的恢复也就变成了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假面也就必须因那种一次性的行为从这个世界上消声匿迹，并且不留下任何存在过的痕迹。倘若只用强奸便解决了问题，也就用不着特意借助假面的力量了。或许光靠我那变成了水蛭窝的真面也就足够了。

的确，从道理上讲或许是那样。可是，就在我与作为活人的你结伴而行、沿着阶梯而下，走向人满为患的地下通道时，我被你那种压倒一切的实在感所折服，感到一阵紊乱和迷惑，因无法形容的苦恼而差一点窒息。如果有人指责我缺乏想象力的话，我也确实无言以对，但就一般情况而言，利用触觉来进行想象，

不是鲜而有之的事情吗？我并没有把你想象成那种玻璃制品的偶人，或者仅仅只有语言的记号，但那种触觉性的实在感毕竟是只有在伸手所能抵达的距离之内才能被感觉到的东西。我那靠近你的半边身子就象是在晒了过多的日光浴之后一样变得敏感不已，甚至连每一个毛孔都如同被炎热炙烤着的狗一般吐出舌头连声喘息。而且一想到具有那种触感的你正以某种形式做好了接纳他人的准备，我就不由自主地陷入了一种难以忍受的悲哀之中，仿佛自己是一个戴了绿帽子而且被毫无理由地撵出了家门的性无能的丈夫一样。如果是这样的话，昨天那种无视对方的无耻空想反而显得要稳妥得多。即使是强奸。不也远比这种想法更为健全吗？我又一次把假面的面相作为他人的脸浮现在脑海中，我开始对蓄着络腮胡、耳穿怪异的服装、一直戴着太阳镜的那种猎人型的面孔感到一阵泉涌似的厌恶和憎恨。同时，对于没有马上拒绝那张脸的你，我也产生了一种陌路人的生疏感，难过得就象是瞥见了布满宝石的毒药一般。

但假面不同，他具备一种能力，可以吸收我的苦恼并转化为养分，犹如沼泽地的植物一样使欲望之树枝繁叶茂。仅仅因为没有被你拒绝，他就象是已经好戏登台了一般，瞅准那耸立在无领的浅褐色罩衫上，如同盛满果汁的陶罐似的颈项，牢牢地切入了想象的牙齿。在我看来，就连你在假面眼中也不过是讨他喜欢的女人中的一个罢了，所以谴责他的粗暴无礼也是无济于事的。……是的，我和假面相距那么遥远，仿佛中间隔着一道令人目眩的深渊。但是倘若说起两者的差别，又不过是只有几毫米的面孔表层不同罢了，其余的一切都是共同拥有的，所以，或许可以认为两者是单纯的语言翻新游戏吧。然而，我想请你想一想一张唱片的纹路。即使从那么简单的结构中也能再现出好几

十种音色。更何况人的心灵,又怎能因它同时响了两种对立的音色而大惊小怪呢?

当然不必大惊小怪。现在就连你自己也发生了分裂。就象我是双重的存在一样,你也变成了双重的存在。如果说我是戴着别人的假面的另一个人,那么,你就是蒙着本人的假面的另一个人……一种并不让人惊讶的组合……本来我是为了蓄意制造第二次相遇才制定这个计划的,谁知结果适得其反,似乎就要导致第二次别离了。或许我的算计出现了天大的失误吧。

既然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那就赶快掉头回去好了,可是……不,即使不掉头回去,只要仅限于打听汽车站的位置,然后一声不响地暂缓实施剩下的计划也未尝不可……可究竟出于什么理由要那么恬不知耻地跟在假面的屁股后面呢?……对此是否真的值得加以说明,我没有把握。但我那遭到背叛的爱在走投无路之后竟然变成了憎恨,而那试图恢复通道的愿望在惨遭挫折之后也化作了复仇之心。既然已经沦落到这步田地,那我就索性来彻底追查你的不贞吧。尽管动机已截然相反,可在行动上却与假面步调一致了。……但是,请稍等片刻。我记得好象在这手记的最开头部分也曾多次使用过"复仇"这个词语……是的,是使用过……当时,所谓利用假面来欺骗你,以报复真面的傲慢,想来似乎完全是为了制作假面的一种借口而已。不久,便开始倾向于"恢复与他人的联系"这一想法了,以致于对你进行诱惑的意义也变成了更加内在的、冥想式的东西,然后掺和了肉体性的因素之后,以嫉妒的形式酿就了情感的爆发,并通过这种嫉妒,让自己被口干舌燥似的爱的痉挛所攫住、被禁忌的栅栏所阻拦,从而使自己流氓化,最终再一次成为了复仇的俘虏。

但在这最后的复仇中确实存在着某种难以让人释然的东

西。追查你的不贞，这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复仇呢？是想抓住把柄，倾听你的忏悔呢，还是迫使你离婚呢？纯属无稽之谈。我怎么会因那点事情而放弃你呢？如果我和你的关系只能通过一种方式——即从你和假面所打烂的禁忌的栅栏上的窟窿中窥伺你的不贞——才能得以成立，那么好吧，我就一辈子窥伺下去吧。而且，复仇不正是通过这种倒错的持续而将得到充分的实施吗？因为伴随着我的分裂，你也不得不永无止境地忍受同样的分裂。既不是爱，也不是憎恨……既不是假面，也不是真面……或许只有在浓密的灰色中我才找到了大致的平衡。

* * *

不过，对于我一落千丈的绝望，这次本该得意忘形的假面相反却失去了冷静。10 分钟以后，在地下通道尽头的餐馆里，你一边用咖啡匙搅拌着咖啡，一边漫不经心地说了一句话。就是这句话剥夺了假面的自信心，将他逼入了自问自答的境地中，就仿佛是同时用两面镜子在对着照一样。

“正巧我丈夫出差去了……所以……”

所以怎么样呢？你也没有接着说下去，假面也没有打算问。不过，如果做一番常识性的解释，似乎可以理解为接受了邀请的辩解：“所以，没有做饭的必要，在外面就餐也无所谓。”但在那嘲弄的语气中有一种向自己进行自我主张的坚定和果敢，还有一种用手指敲打着假面（他正因自我陶醉而沾沾自喜呐）的鼻子尖的效果。……在那之前，两个人究竟谈了些什么呢？……是的，假面用那种象是在某个地方读到过的台词赞美你手指形状的漂亮，顺便还问起你右手大拇指上因制作钮扣而磨起的伤茧，但你

的手并不因此打算从假面的视线中逃离开去。见此情景，假面又把不包含名字、职业、住所等一切条件如同代数方程式一般的人际关系作为话题打开了话匣子，以此来试探你的心情。我想就是在这时候你说出了上面那句话。假面从不曾怀疑过诱惑的主导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只是迫不及待地觊觎着恣意操纵你的机会，可这时就连他也只能怔怔地流露出畏葸的神情，好象一个和对方约定不得跨越雷池半步的小孩被对方突然甩了出去一样。

(栏外注——这样说来，我还确实记得自己那时候的狼狈相呐。我甚至怀疑你是不是已经发现了我就躲在假面的背后。)

仔细想来，的确无法找到证据来说明：诱惑者是假面，被诱惑者才是你。假面自以为手段高明，可事实上或许根本就与假面的诳骗手腕毫无关系，而是你自己心甘情愿地任人诱惑的。尽管这么说，如今又不可能重新再来，所以，也算是为了鼓励自己吧，假面不得不作为一个诱惑者越来越主动地投入到自己的角色中。

但是，无论他装得多么象一个诱惑者，都不可能给这样一个事实——即你因此而变得格外象一个被诱惑的女人——带来任何变化。这就好比如果征服一只手，就只有一只手被背叛，如果征服两只手，就会遭到两只手的报复一个样。比如说，呆在那餐馆里时，假面就竭力避免话题中再次出现你“丈夫”的事情。因为照前面的情况发展下去，很有可能满不在乎地让水蛭窝也成为话题。无论怎么表白说那是别人的事情，也毕竟是很可怕

的。不过，一旦你流露出根本无意提及那些事以后，假面就又变得怒不可遏了。所以真是一件两头犯难的事情。的确这无疑是对“他”，即我自身的漠视。或许可以称之为极不愉快的侮辱。那么，是让你提起那些事才好吗？似乎又很难如此断言，所以真是进退维谷。可如果你提起“他”的事，——尽管不情愿——也会起到牵制假面的作用吧。作为诱惑者，他毕竟只能期望你一直是他的同谋者。

如果你只用下嘴唇奇怪地嗤笑，我就会感到烦恼……如果你的视线穿越了我透视着远方，我又会为此而痛苦……如果你拒绝了我进给你的酒，我就会责怪你……如果你喝得起劲，我又会耿耿于怀……总之，我就象是浸渍在冰窟里，又同时被滚烫的开水浇洒了一身似的。一旦我的左眼朝着你切开面包的手头——暂且撇开你因制作钮扣工艺品时所受的伤不论，你的指头就如同浸泡在水中的兔皮一般柔软而富有弹性——送去宛如观赏战利品似的秋波，那么，我的右眼就会很快象一个不得不出现在妻子与旁人私通的现场上的戴绿帽子的丈夫那样因痛苦而扭曲了身体。这恰好是一种由一个人扮演两个角色的三角关系，而且是那种一旦画成“我”与“假面——另一个我”与“你”这样一种图形，就会变成普通直线的非欧几里德的三角关系。

吃完饭以后，仿佛周围的时间一下子凝固成了胶状。或许是由于天花板的凝重所造成的感觉吧，结实得失去了平衡的混凝土墙柱巍然耸立在中央，暗示着所支撑的物体的重量。而且，这地下餐馆里没有窗户，乃致于以 24 小时为单位的太阳时间也无法找到插足的余地。有的只是不具备周期的人工照明。墙壁的外面是被垂直地向下劈开的地层和地下水，从这儿流淌而过的乃是至少有数万年单位的时间吧。只要我们这样一直等待下

去，你的“丈夫”——那个本该前来驱逐我们的时间的人——就永远不会归来。时间只需不断地加以浓缩，变成一个仅仅只容纳了我们的陶瓮。如此一来，整个陶瓮穿过街道所抵达的地方就会成为我们的新床。

但无论是我还是假面，事实上都对你真正的用意一无所知。你最初只是喝着咖啡，然后是吃饭，无所顾虑地答应了这宗显而易见的交易，没有半点的反抗，甚至让人产生错觉，以为这是你久已期待的事情……假面以为事情正按自己的计划进展顺利，一时兴奋不已，但是……你那如同把灰浆刷遍意识的每个角隅般的坚毅态度，马上使假面坠入了疑神疑鬼的境地。当然你并不显得简慢无礼。尽管接受了邀请，可如果你显得简慢无礼的话，就证明你过分意识到了禁忌的栅栏，那样或许反而好驾御一些。然而你不乏温柔，也不曾忘记微妙的客套，甚至没有半点胆怯的意思。显得大胆、自然、闲适。总之与平时的你毫无区别。你还是你自己。

这种无恙反倒使假面惊慌失措。期待着诱惑的人所特有的那种如同即将融化了的糖果似的呼吸、被内心的闪光照射得头晕目眩的那种刺眼的视线，以及那种期待的兴奋，究竟隐藏在了哪儿呢？……或者说中间隔着一张白色圆桌的我们俩的关系只不过是偶然插入太阳时间的页码中的一片奇特的干花吧。……或者说把手搭在禁忌的栅栏上，翘首等待着对方不久也与自己一起承担起破坏重任的那一瞬间的期盼，也无非是假面的一厢情愿吧。……倘若是这样，那么，吃饭的终结同时也就是这场心血来潮的见面的心血来潮的终结罢了。……

侍应生以一种装饰性的、虚无的礼貌态度收拾着用餐后的餐桌。只见杯中水的表面泛起了一阵皱纹，想必是地铁驶了过

去。假面心情焦灼,毫无意义地絮叨着,其间还不时想法夹入一些带有暗示性联想的语言,但不仅没有得到对方的赞成,甚至连拒绝的反映也没有看到。我也斜着假面的那一副狼狈样子,怀着挖苦讽刺的心情向他送去了喝采声,但对于没能抓住你不贞的证据又感到有点遗憾。

但就在这种状态持续了近 20 分钟左右时……你记得吧……急不可待的假面突然伸出脚,把自己的鞋尖贴近了你的脚踝附近。一丝几乎看不见的动摇掠过了你的脸上,你的视线固定在了空中,一片阴翳落在了眉间,嘴唇不由自主地颤动着。然而你还是静静地、带着宛如让光明渐渐显现的黎明时的天空一般的宽容,包容了假面那正在恶作剧的脚。假面的内心盈满了笑容。那笑容就象是被切断了出路,并带着电一样,使假面的中枢变得麻木了。看来猎物终于到手了。并没有发生所担心的事情。假面几乎将所有的意识都凝聚在了从鞋尖传来的你的触觉上,最后终于噤口不语了,似乎开始赢得了闲致来欣赏沉默的对话。

实际上,哪怕是百无聊赖的闲谈,一旦开了头,也会成为非常危险的东西。比方说,因庭院里的树木而谈话变得投机,或是没有子嗣的夫妇突然成了话题,或者在比喻和形容词中情不自禁地夹杂一些化学用语,如果不留神,甚至很有可能罗列出背叛假面的证据资料等等。人因自己的分泌物而污染了日常生活,其程度远远超过了狗的屎尿所造成的危害。

但对我来说,这却是一个残酷的打击。你那被诱惑的悠闲神态,是我从不曾想象过的一面,而对于假面来说,它却是多么富于魅力的东西啊。正因为没有估计到,所以更显得是一次特别可怕的冲击。而且我这只接触到你脚踝的脚也确确实实地是

我自己的脚，尽管我能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但却又只是停留在相当间接的印象上，就如同是一件如果不集中所有的精力便无法对准焦点的、在遥远的想象中所发生的事情一样。如果脸是不同的，那么肉体也是不同的。尽管对此我不无预感，可一旦作为事实得到证明，我就不能不再次因痛苦而扭曲了身体。如果光是脚踝便落得这个样子，那么，当你的整个身体作为可触性的存在被我感知时，我是否还能保持正气呢？是否还能抗拒那种渴望当场剥去假面的冲动呢？我们这种已经达到紧张的极限状态的超现实的三角关系，是否还能承受更大的压力并保持现有的形态呢？

* * *

啊，在那廉价旅馆的某个房间里，我是怎样咬紧牙关地忍受着苦行啊。我既没有剥去假面，也没有勒死你，而只是用粗大的麻绳将自己捆绑起来，然后钻进一个只把眼睛部分打开着的口袋里，目不转睛地看着你遭人强暴的样子。无处渲泄的叫喊声堵塞在喉咙里呼噜呼噜地直响。真是太轻率了！……过于轻率了！……从相遇算起还不到5个小时，无论怎么说都太轻率了！……至少哪怕是再反抗一会儿也行啊，可是……那么，依我看要过多少时间再能心安理得呢？是6个小时？还是7个小时？抑或8个小时？……真蠢啊，这种推理未免过于滑稽可笑。……无论是5个小时、50个小时，还是500个小时，其淫乱的性质也不可能有什么不同……

那么，为什么不痛痛快快地给这糜烂的三角关系打上终止符呢？莫非是为了复仇？或许是吧。尽管不无那种因素，但好

象仍旧还有别的动机。如果单纯是为了复仇，那么，当场剥去假面不是最为有效的方法呢？但我却害怕了。假面将我平稳的日常生活无情地抖落出来彻底打碎的残酷举动固然是可怕的，但返回到那种没有面孔的、被囚禁的日子却更加可怕。恐怖支撑着恐怖，使我就象一只失去了腿脚而无法下到地面的小鸟一样，不得不一直跳跃。……但是，似乎还不仅仅如此……如果真的不能忍受的话，还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让假面活下来，而让你死去。你的不仁不义已成了不可动摇的事实，而且幸运的是，戴着假面的我还有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无疑这正好是对戒律所进行的一次了不起的打破……假面也肯定会心满意足的……

但我却没有这么做。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不愿失去你吗？不，其实因为不想失去你，才有杀死你的理由。向嫉妒寻求合理性分明是徒劳的。瞧，那个曾顽固地一直拒绝我，把脸扭向一边的你，此刻被假面压在自己身上，眼看着正分裂成两半延展开来！可惜的是，灯是灭着的，我无法用肉眼来确认这一切……让成熟和幼稚奇妙地共居一处的下巴附近……腋下灰色的痣疣……盲肠手术后的疤痕……混杂着白发的一绺蜷发……伸开的两腿中央那栗色的唇……这一切转眼之间就要被侵犯被证服了。如果可能的话，我想在白昼的灯光下无一遗漏地看个清楚。你一看见水蛭窝就顽固拒绝，一看见假面就欣然接受，既然如此，那么被人看也就不会有什么可抱怨的吧。不过灯光对于我来说都是不合时宜的。首先不可能再摘下眼镜，而且，过去和你一起去滑雪时腰部受伤留下的青斑，还有其他我自己不知道而你却有可能知道的种种肉体的特征。都会在灯光下败露无余。

然而，作为看不见的补偿，我对膝盖、手臂、手掌、手指、舌头、鼻子、耳朵等视觉以外的所有感官都进行了一番总动员，以

便集中力量来捕获你。呼吸、叹息、关节的动弹、肌肉的伸缩、皮肤的分泌、声带的痉挛、内脏的呻吟等等，只要是从你身体中发出的信号，我都一个不漏地加以接受……

尽管如此，我毕竟没有能够成为一个死刑执行者。全身的水分已被渐渐榨取殆尽，变得越来越干燥，好几个小时里，我不得不忍受着这背德的行为，忍受着这场殊死的搏斗。在苦闷中，死亡也失去了平时所想象的那种深刻性，甚至杀人也不再是比那种小小的野蛮更为粗野的行径了。……那么，你认为：究竟是什么使我选择了那种忍耐？……或许你会觉得奇妙，可实际上就是你在遭到侵犯时依旧保持着的那种威严……不，说成是威严又有些可笑……那决不是什么强奸，也不是假面对戒律单方面的打破，既然你一次也不曾表现出拒绝的神情，那么或许应该看作一种同谋者的关系吧……同谋犯向伙伴显示自己的威严，这不是变成了喜剧吗？……也许有一种更准确的说法：你所流露出的乃是充满自信的同谋犯的神情吧。所以，无论假面怎样全力拼搏，他不用说成为一名凌辱者，甚至连流氓也是当不了的……你是凛然不可侵犯的存在——尽管这给你的不义不贞不会带来任何变化，而且，也不会给它便是那种象铁锅中的煤焦油、象雨过天晴后的喷烟、象与泥土一起沸腾的热泉等一样狂热地煽动起我的嫉妒的东西这一事实带来任何变化，但是——正是由于那种凛然不可侵犯的态度，使你最终没有屈服于假面。这预料之外的事态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彻底压倒了我。

至今也不能说我已经充分理会了你那种充满信心的私通所具有的意义。似乎也不能把它说成是所谓的好色。如果属于好色的话，理应有某种更近似于卖弄风骚的东西处于显眼的位置上。但你自始至终就象是在举行某种仪式一般，从不曾失去一

本正经的认真劲儿。这是我无法理解的。在你内心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我甚至无法去追溯其间的踪迹。而且糟糕的是，当时播下的败北感化作了消抹不去的斑痕一直残留到了最后——至少是残留到了正在写手记的现在……这种自虐的内疚比嫉妒的发作还要可怕。好容易戴上假面，打开了通道，把你邀请了进来，可你却逾越了我，迅速地消失在了某个地方。而我就和戴上假面之前一样，被孤独地留在了原地。

哎，我并不懂得你。我决不认为只要有人发出邀请，你就会不顾对方是谁，接受那邀请，并正二八经地扮演一个女人的角色……可是，我又无法找到你并不是那种女人的证据。或许在某个我所不知道的地方，你本来就是一个天生的妓女吧……不，妓女是不可能那么严肃地扮演一个女人的。妓女即使可以使流氓得到满足，也不可能鞭笞他的卑微，使他充满自虐吧。那么，你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尽管假面拼命地想打破栅栏，可你的手却连栅栏也不碰一下，便一溜烟地滑了过去。就仿佛是风一样，不然，就象是神一样……

其实我真地不懂得你。如果想再试验你的话，似乎就只剩下了自取灭亡这一条路。

* * *

第二天早晨——虽说是早晨，可也已经接近中午了——直到走出旅馆之前，我们几乎都没有说过话。前一天晚上我不断地做了好多梦，比如说匆匆忙忙地想要出发上哪儿去呀，或是途中丢失了车票呀等等，在睡觉的过程中，好几次因担心假面会不会脱落而不安地惊醒过来，致使疲劳象木桩一般钉在了眉间的

中央。但是，我之所以能够不象你那样让疲倦和羞耻明显地镌刻在脸上，无论怎么说都是假面的功劳。但也正因为假面的缘故，我既不能洗脸，也不能刮胡髭。睡得浮肿的脸被一成不变的假面紧紧箍勒着，开始往外长出的胡髭头儿也被假面阻挡住了，让人不舒服的事情真可谓多如牛毛。一旦变成这个样子，假面也真够悲惨的。我巴不得早点与你分手返回隐身之地。

我点燃了最后一支烟。就在我那一直被迫扮演受到损害的角色的真面刚要从一旁说一句引发你自责的什么话时，你以惯有的踌躇表情拿出了那颗黄绿色的钮扣，使我不由得大吃一惊。原来，这并不是我拣到的那一颗。这是另一颗你耗费了半个月的时间来精心摆弄的钮扣。当时，我只是觉得你那如痴如醉的样子令人生气，但此刻重新看来，似乎又终于明白了你的心情。在一层层重叠着的漆台上，就象是用针挠成的那种银框的线条一边妖冶地纠集在一起，一边轻轻地晃荡着。你的喊叫甚至连声音也没有，就仿佛是被密封了一样。我从那颗钮扣联想到了受老妪宠爱的孤独的猫咪。……如果说它天真无邪，或许的确就是天真无邪吧……可一旦想到这就是对“他”不屑一顾于你的钮扣所发出的竭尽全力的抗议，不禁让人感到这又是一种充满绝望和痛苦的行为……本来想责备对方，可现在却反倒遭到了对方的责备，这使我一败涂地的样子也终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女人是被剥夺者”——胡诌这种蠢话的人究竟是哪个地方的哪个家伙呢？

外面的一切就象是镀了一层铬似地在阳光中显得模糊朦胧。现实的东西唯有残留在鼻腔内的你的汗臭。对脸部稍加护理后便一头倒在了床上，醒来时早已是拂晓时分了。算来我已经昏睡了近 17 个小时。脸上就象是被锉子锉了一般火辣辣的。

打开窗户，一边眺望着渐渐开始泛蓝的澄静天空，一边用凉湿布给脸部做冷敷。不久，天空变成了那种与你送给我的钮扣一模一样的颜色，随后又变成了被螺旋桨搅拌后消失在航尾的那种海水的颜色。我不由得胆怯起来，狠狠地抓住手臂和胸口的肌肉；以致于疼痛不已情不自禁地发出了呻吟声。……这是怎样一种不毛的纯粹啊！在这种蓝色之中不可能有能够生存下去的东西。昨天的事情也好，前天的事情也好，全都被截断了生息的根茎，只等消失而去了。如果把计划只作为一种形式来考虑的话，或许并不是不可以说已经取得了大致的成功，但在这种成功中，究竟又有谁得到了什么样的收获呢？假如真的有收获者，那便是毫不怯懦并光明正大地扮演了女人，如同具有厚重感的巨大影子一般从假面中间穿行而过的你一个人。然而，现在这里所拥有的却只是天空的蓝色和脸上的疼痛……理应作为胜利者的假面，此刻在桌子上就如同一幅挥霍尽了欲望之后的春画一般显得疲惫而愚蠢……干脆把他作为靶子来练习气手枪射击吧……然后再把他砍个粉碎，不留下任何痕迹，权当作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如何呢？……

但不一会儿，天空的蓝色褪去了，街道开始呈现出白昼的模样。于是，感伤的怨尤也犹如古老的疮痂一样陡然剥落了。我再一次被强制性地拽回到了水蛭窝这一无法逃避的现实中。尽管不能把那种节日的烟火似的梦想托付给假面，可是，如果放弃了假面，生活在没有一扇窗户的石牢中乃至最终埋葬自己，那岂不是更糟糕吗？虽说到昨天的现在为止，还没能安定下来，可一旦找到了这三角关系的准确重心，那么，巧妙地取得平衡并把握住假面，也并不是不可能的。无论一时性的情感有多么强烈，最终道理毕竟在花费时间制作而成的计划一边。

草草地吃完饭后，提前离开了隐身之地。事隔一个星期，我又必须得重新恢复出差归来的“我自己”这个角色了，所以今天又换成了已经久违的绷带蒙面。出发时，我看了看自己映照在窗户玻璃中的脸，不由得大吃一惊。真是丑陋啊！以致于我不得不再次对假面带给我的解放感刮目相看。假如就这样径直回家的话——因为这对于我自己来说也是一种颇具刺激性的想象——那么，带给你的影响也会是非同小可的吧(想必昨夜的触感还原封不动地驻留于你的身体中)。似乎很有尝试一下的价值。但这也是基于我自己能够忍耐的前提下才可能做到的事情。遗憾的是，我缺乏信心。昨夜的触觉现在还残留在我的记忆里。或许我会象发作了似地暴露一切，进入狂乱状态，甚至于对你大加谴责吧。无论这是一种多么充满了苦恼的东西，眼下我都无意改变这种三角关系。就“我自己”而言，我想把与你的见面安排在接触了已经彻底醒来的外部世界，使紊乱的心情平稳了之后。

但是，那外面的世界真地已经彻底醒过来了吗？……研究所的大门还关闭着。我从小门走了进去。只见口含牙刷，鼓捣着花钵的门卫惊讶得一瞬间里什么也说不出来。他想急匆匆地往大门口跑去。我阻止了他，只向他要了钥匙。那闻惯了的药品气味就象是一双穿习惯了的鞋子。没有人影的研究所大楼就象是一幢亡灵馆，里面只驻扎着臭味、脚步声等等之类的回音。为了与现实握手言和，我把出勤表的姓名卡翻到正面，匆忙地换上了工作时的白制服。黑板上写着委托C班助手进行的实验的中间报告，成绩相当喜人。但也仅限于这一感慨了，然后就什么也想不起来了。在这栋建筑物中，被竞争心和名誉感所驱使，燃烧起嫉妒心，悄悄地找到外国的文献以争取领先地位，还因人

事问题大伤脑筋，因实验和计算的偏差而歇斯底里，总之从中感觉到生存的价值，并努力工作的那个人，其实并不是我，而是与我相似的某个其他人，而我只不过与臭味、脚步声一样，是回音的同类罢了……如果是这样，倒也挺让人为难的。因为规则截然不同。技术有技术自身的规则，无论脸发生了多么大的改变，技术也不会因此而受到影响。或者是说如果自身中间不大致具备象糯米粉与糯米粉、海蜇与海蜇、寄生虫与寄生虫、猪与猪、黑猩猩与黑猩猩、老鼠与老鼠这样一些各种阶段和层次上的人际关系，那么，化学和物理学不是都没有意义吗？不，真是信口雌黄！人际关系其实只不过是人的劳动的一丁点附属品罢了。否则，就只能放弃作为权宜之计的假面剧，赶快自杀算了……

不，都怪自己的心情在作祟吧……因为阒无一人，所以，唯有臭味和脚步声才显得格外引人注意……不可能仅仅因为一点儿不会给任何人带来麻烦的皮肤伤疤就影响到工作的进行吧……无论怎么说，这儿的工作都属于我。……无论是成为一个透明的人，还是成为一个被处以鼻刑的人，抑或变成一张河马似的嘴脸，只要能够摆弄机械，能够进行思考，那么，我这只圆规的脚就应该自始至终地站立在这份工作之上。

突然我想到了你。有一种说法是这样的：女人乃是将圆规的两只脚站立在爱情之上的动物。尽管是真是假大可怀疑，但据说女人只要有爱情便能够幸福。那么，现在你幸福吗？……突然我用自己的声音呼唤着你，盼望听到你回答的声音。我拿起听筒，拨开了号盘，但当第二道铃声响起时，我又挂断了电话。因为我还没有做好精神上的准备。我依旧诚惶诚恐。

不一会儿，所员们都开始一个个前来上班了。其中一个人向我送来了夹杂着惊讶却又不失安慰的问候。于是，建筑物和

我都终于恢复了人的气息。看来是我多虑了。情况尽管并不特别好,可也并不那么糟。在研究所里,把工作当作与他人之间的通道,而又用假面来弥补其不足的地方,一旦适应了这样的双重生活,那么,合在一起就会造就一个杰出的人物。不,假面并不单纯是真面的代用品,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禁忌的栅栏,它都被赋予了"免费进入"这样一种对真面来说恍若梦幻一般的特权,所以,我同时享有的岂止是一个人,而是好几个人的生活。总而言之,首先是要适应这种生活,养成按不同的时间和场合轻松地更换服装的习惯。这就象一张唱片的纹路能够同时演奏出好几种音色一样……

下午,发生了一起小小的事件。实验室的一角有四、五个人正把脑袋凑在一起。当我若无其事地走近一看时,处于中心位置的一个年轻助手马上慌里慌张地想要藏起什么东西。一问才知道,并不是什么非要隐藏不可的东西,而是一张为了解决朝鲜人出国问题的签名纸。我并没有责备他,他却罗里罗嗦地开始道歉认错了,而旁边的那一伙人也颇为尴尬地观注着事态的发展。

……难道没有面孔的人连为朝鲜人签名的资格也没有吗?当然那个助手并没有恶意,或许只是凭直觉留意到了其中含有可能刺激我的因素,才出于怜悯之情而对我敬而远之的吧。的确,如果人打一开始就没有面孔的话,那么什么日本人、朝鲜人、俄国人、意大利人、波利尼西亚人等等因人种歧视而导致的问题是否还会发生,就大可怀疑了。尽管如此,这个对长着另一种脸的朝鲜人抱着如此宽容态度的青年,为什么却对没有面孔的我如此隔膜呢?莫非是说人在进化的过程中由猿类独立出来时,并不是象通常所解释的那样依靠手和工具,而是依靠脸来区别

自己和猿类的吗?

但是我并没有表现出不满,只是请求他们让我也签上了名字。这一来大家都在内心里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但这确实是一种让人事后回想起来都觉得恶心的尴尬。……到底欠了谁的情而不得不做出这种违心的事情呢?……"脸"这堵肉眼看不见的墙壁阻挡在我的每一个所到之处。……即如如此,也还能够把这称之为"彻底醒来的世界"吗?

我陡在感到一种难以忍受的疲惫,随即便编造了一个恰当的借口提前返回家中。我还缺乏自信来断言自己已经彻底恢复了真面的心境,可即使再等待下去,似乎也不会有太大的改善吧。反正脸上都蒙着绷带,只要不出声,就不必担心有人会看穿自己情绪的波动,而且,这种波动也并不只限于我一个人。勿宁说,看见你情绪波动却又装做视而不见,倒更让人劳心费神吧。我反复告诫自己:即使遭遇那种令人目眩的惊慌场面,自己也切不可在那种惊慌的挑逗下变得飘飘然。

但在事隔一周后又来迎候我的你身上却一点也没有流露出内疚的迹象,甚至连动作和表情的每一个细节都好端端地盈满了久违一周的微笑,对你的坦然,我好一阵子都只能感到一片茫然。这就象是把一周前的你原封不动地安放在冷冻运输机上运送了过来一样。在你看来,或许我已经变成了一种稀薄得无须花费精力来隐藏秘密的存在吧。或者说佛面鬼魂、厚颜无耻才是你真正的面目吧。这样一来,我也就不得不恶作剧似地催促你向我报告在我外出期间所发生的事情了。可你面不改色心不跳,一边热心地收拾着我的衣服,一边用那种象是兀自一人玩着积木游戏的小孩似的天真口吻,喋喋不休地拉开了家常:诸如邻近的房屋违反建筑占地比率,开始了扩建工程,而以此为契机相

互开始了向报刊投书的大战呀，还有小孩因狗的叫声患上了不眠症呀，院子里种的树长得太高太大，枝头都伸出了外面的道路上呀，打开电视时得关上窗户呀，电动洗衣机噪音大，需要换新产品呀等等之类莫衷一是的琐碎话题。这和昨夜那个不惜让成熟女人的情感如喷泉一般恣意涌流的你是同一个人吗？这真是难以置信……尽管我是在做好充分思想准备的前提下开始假面与真面的分裂的，可是，为此却照样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奋斗，没想到你却泰然自若地忍受了突如其来的分裂，并在事后不留下一丝懊悔的阴影……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也太不公平了！……干脆把一切都抖落出来，告诉你我什么都知道，如何呢？……假如此时我手里拿着那颗钮扣的话，肯定早已一声不响地把它撂在了你的面前。

……但结果我却只能象一条鱼似地缄口不语。挑明假面的真相也就不异于解除自己的武装。不，如果能够因此而将你拽到一个与我对等的场所，那么解除武装也是无所谓的。可这收支相抵的买卖分明太不合算。即使剥去了你的伪善，可你的假面却多达一千张和一万张，依旧会源源不断地拿出新的假面来，而我却只有一张假面，除此之外，甚至连一张普通的真面也没有剩下。

我这久违了一周的家就象海绵一般充分汲收了日常性，在以前，墙壁、天花板、地上的榻榻米看起来无不显得坚固结实，可现在我却不得不看穿这样一个事实：对于一度体验了假面的人来说，那种坚固结实的感觉只不过是一种成了习惯的禁忌的栅栏而已。而且，栅栏的存在与其说一种实在，不如说只是一种规则。与此相同，卸下了假面的我也只是一种淡淡的梦幻般的存在，倒是假面——通过假面接触到的那另一个世界——才以一

种实在感映现在我的记忆中。这不仅针对我们家的墙壁，而且也针对你……从那种只能以死亡来衡量的绝望的败北感出发，我开始对虽然只经过了一个昼夜，但却肆无忌惮地通过触觉而漫延开来的你的实在感产生一种象是萎缩了似的饥饿感。我开始战栗了。据说鼹鼠如果胡髭不接触到什么东西的话，就会患上神经官能症。我也在寻求着某种手感……就象深知那是一种剧毒却又无法戒掉的中毒患者(而且眼下已经药物短缺了)一样……看来我已开始出现了断禁症状。

我已再也不能忍受了。怎么着都行，反正我想赶快游回到可靠的陆地上。原以为是自己的家，可实际上却只是一个临时客栈，我甚至觉得只有假面——不仅不是“假”的面，反而唯有他才能治愈我的晕眩——才是真正的陆地。我借口说突然想起了出差期间耽搁了却又不得不赶紧做的实验，在吃完晚饭后又马上出门了。我说那是一个不能中途停止的实验，所以有可能就在那里留宿。尽管这是没有先例的事情，可你却只是微微浮现出带着点怜悯的表情，并没有流露出半点猜疑的神色和不满的举止。实际上，没有面孔的怪物无论是外宿也好，还是编造什么借口也好，你都是不会在意的。

我来到了隐身的公寓附近，急不可待地给你打了个电话：

“他……回来了没有?”

“嗯，不过，刚才又说有工作……”

“是你来接的电话，真是太好了。我正寻思着，如果是他来接的话，就赶快挂断。”

尽管这是我自己不加思索地怀着轻松的心情说的话，以便让人听起来有条有理，谁知你沉默了半晌之后，才用细细的声音说道：

"真可怜啊!"

这句话"吧嗒"一下子落在了我的心里,就象是不含其他成分的纯酒精一样很快漫遍了我的全身。想来,这句话便是你关于"他"所发出的第一次感慨。但是,我不可能拘泥于这种事情。圆木也好,铁桶也好,如果不尽快投掷到我的手能够触及的地方,我就要被淹死的。的确,如果"他"是实际存在着的话,那么,这幽会就不免过于冒失吧。说不定什么时候他会因某件事突然闯回来的。即使不闯回来,挂来电话的可能性也是充分存在的。白天另当别论,可在现在这个时间离家出走,该怎么解释才好呢?我想,要是你疑心这一点的话,就会犹豫不决吧。谁知你没有表现出半点的踌躇,马上就答应了下来。或许你并不亚于我的手忙脚乱,为寻找到可能抓在手中的物体,正在浪涛之间奋力挣扎吧。原来你也是一个普通的无耻之徒。是一个伪善者、厚脸皮、刹那主义者、淫妇、女色鬼……尽管我在绷带下面咬牙切齿,露出干瘪的冷笑,可不一会儿,就有一种寒颤封闭了我的牙齿,冻结了我的冷笑。

你究竟是什么人?

决不拒绝,决不胆怯,也不打碎栅栏,便顺利地穿过了栅栏,并反过来对诱惑者进行诱惑,使流氓陷入自虐,自己却凛然不可侵犯。你,究竟是什么人?说来,你还从不曾打听过假面的名字、姓氏、职业……就象是早已看穿了假面的真相一样……假面的自由,假面不在现场的证据,在你的做法面前无不变得黯然失色。……倘若有神明存在,就请神明把你任命为狩猎假面的长官好了……反正我迟早都会被你捕获的……

* * *

在安全楼梯下面的胡同里，有人向我打招呼。原来是管理员的女儿。她又在催促悠悠的事情了。在那一瞬间里我刚要想回答她，却又因过分的惊愕而差一点跳将起来拔腿逃跑了。因为与那姑娘订立合约的人并不是我，而是假面。我终于忍住了。由于惊慌，我所能够做的最多是装出一副不知所云的样子。就我而言，除了认定这姑娘看错了人以外别无他法。

但那姑娘全然不把我的演戏当作一回事，只是一个劲儿地催促着悠悠的事。莫非那姑娘只是单纯地以为“假面”与“绷带”乃是一对兄弟，所以，与其中一个约定的事情便理应自动转告了另一个吧……但这种期望性的推测却因姑娘接着说出的一句话被彻底粉碎了。

“不要紧的哟……因为这是秘密游戏……”

原来打一开始就被她看穿了！尽管如此，可怎么会被她看穿的呢？我在什么地方露出了破绽吗？莫非她从门缝里偷看了我正在戴假面时的模样？

但那姑娘只是左右摇晃着脑袋，重复念叨着一些使莫名其妙的理由显得更加莫名其妙的话。归根结底，我的假面不过是连发育迟缓的姑娘的眼睛也瞒不过去的低档货色罢了……不，勿宁说正因为她是一个发育迟缓的姑娘，才反而看穿了我的假面吧。这就象假面无法欺骗狗一样。比起大人那种分析性的眼睛，倒是未分化的直观常常显得更为敏锐。假面甚至巧妙地骗过了最亲近的你，所以，怎么可能有那样一些缺陷呢？

不，这一体验的意义并不是象寻找不在现场的证据那样一种单纯的东西。我猛然发现了“未分化的直观”这样一种无底的深渊，再也无法忍受那逐渐涌动的颤栗了。那种直观所暗示的

东西是甚至很可能一举粉碎我这整个一年来的所有体验……我希望你能想想看，那种暗示不正是姑娘不囿于绷带与假面这类的外表，而迳直看到了我的本质的标志吗？那种眼睛是确确实实存在着的。在姑娘的眼睛看来，我所做的一切肯定是相当滑稽的。

陡然间，无论是对假面的热情，还是对水蛭的怨恨，全都变成了难以忍受的空虚之物。那发出呻吟不断旋转的三角形也象停了电的游乐园里面的电动火车一样慢吞吞地中止了运动……

我让姑娘在门外等着，从房间里给她拿来了悠悠。姑娘再次小声嘟浓道"这是秘密游戏哟"，然后，掩饰不住嘴角的微笑，一副稚嫩的表情将悠悠缠在指头上，顺着楼梯跑了下去。眼泪莫名其妙地涌上了我的眼眶。洗完脸，卸去软膏，涂上粘合剂以后，再把假面戴在了脸上，可是，在假面与我的脸之间却突然出现了罅隙。可哪里还顾得上这些！……我就象阴霾的天空下风平浪静的湖面一样，以多少有点悲哀但却充满信心的明晰，不断地自言自语道：只要信任那种眼睛就行了。如果真的希望与他相遇，那么，无论是谁，除了努力返回到那种直观以外已别无选择。

* * *

那天晚上，当我结束与你的第二此幽会返回到公寓以后，终于打定主意开始写这本手记了。

事实上，那天夜里我差一点就在做爱的过程中卸下假面了。就连那管理员的姑娘都轻易地看穿了我的假面，而你却毫不怀疑地接受了他的诱惑，这情景真让我难以忍受。更何况我早已

疲惫不堪。假面已经不再是为了重新获得你的手段，而仅仅变成了追查你的背叛行为的隐形相机。我本来是为了恢复自我才制作假面的，可一旦制作完毕，假面却随心所欲地逃离了我。当他改变初衷准备美美地享受一番逃亡的乐趣时，这一次是我阻挡在前面防碍了他。处在两者之间，只有你没有受到任何伤害。如果让这种状态持续下去，最终会是怎样的结局呢？或许今后一旦有机会，“我”还会图谋杀死假面吧。而假面为了永久地阻止这种报复肯定会不惜一切手段来牵制我。比如说以“杀掉你的计划”来还击我等等……

归根结底，倘若不想让事态恶化，就只能请求你也一起到场，在三者达成协议的基础上彻底清算这种三角关系。而且我已经开始写这本手记了……尽管假面最初对我的这一决心极端蔑视，只因手记不是那种伴有实际行动的东西，所以，虽说进行了一番嘲弄讽刺，最终却也默不作声地没有加以阻止。……那以后已过了近两个月。其间又幽会了十几次，每次一想到迫在眼前的别离，我就有一种切肤之痛。这并仅仅是一种措辞。我真的感到了一种切肤之痛。我失去了自信，以致于中间好几次中断了这本的手记。我甚至戴着假面睡觉，以祈求童话般的奇迹从天而降，比如某天早晨睁眼一看，发现假面已牢牢地粘附在我的脸上，变成了我自己的真面。然而这种奇迹当然不会发生。我只能不断地写下去。

这种时候，给予我最大鼓励的事情，就是站在人们看不见的安全楼梯的背后悄悄观察那个玩悠悠的姑娘。这个背负着连自己都不能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不幸的那种巨大不幸的姑娘，与那些为不幸而烦恼的幸福之人相比，不知要幸福多少倍。或许正是这种不怕失去的精神状态培育了那种直观吧。我也渴望着

象那姑娘一样忍受失去的痛苦。

碰巧我看见今天早晨的报纸上刊登着一张奇怪的假面照片，好象是某个地方的野蛮人的假面。整个脸上那种象是套过了绳子似的印痕形成了几何学式的图案，蜈蚣模样的鼻子蜿蜒匍匐在脸的中央，一直延伸到头顶上，还从下巴处垂吊着几个不规则的莫名物体。尽管印刷得不太清晰，但我却象中了魔一样出神地看着。于是，与那照片重合在一起浮现出来的有野蛮人刺了青的脸，还有用布蒙住脸部的阿拉伯女人，随后我又想起了从某个人那儿听说的事情——据说《源氏物语》中的女人们把露出脸部与露出阴部视为一码事。不对，不是从某个人那儿而是从你那儿。是假面在一次幽会时从你那儿听说的。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说那番话的呢？她们认为只有头发才是展示给男人看，据说即使在死亡之际也要用袖兜遮掩住脸部。就在我为了判明你的意图而联想到各种各样遮掩脸部的女人时，突然，那样一个没有脸存在的时代所发生的事情，就象画卷一般铺展开来，使我不由得大为震惊。那么，这不就意味着脸并不是自古以来就被展现在光明中的东西，而只有当文明将白昼之光对准脸部时，人的中心才被安置在了脸上吗？倘若脸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存在着，而是被制造出来的东西，那么，下列这种事情就是可能的：我自以为制作的是假面，可实际上却并不是假面或别的什么，而正好是我的真面，相反自以为是真面的东西实际上却是假面……不，够了够了，事到如今，那种事怎么着都无所谓……看来假面已经妥协了，所以就到此告一个段落吧……只是如果可能的话，我想接着听听你的告白……尽管不知道我们将何去何从，但我认为，至少还留有商量的余地……

昨天为了这最后一次幽会，我把这个隐身之处的地图交给

了你。此刻,约定的时间已经临近了。有没有什么写漏了的东西呢?即使有,也来不及了。假面正与你依依惜别。那颗钮扣当然是属于他的东西,所以就和他一起埋葬掉吧。

到此你已经读完了。床头枕边的烟灰缸下面放着钥匙,你就用它打开衣橱看看吧。搁在正面的胶靴左侧,放着假面的尸骸和那颗钮扣。至于如何处置,就随你的便吧。我先一步回家去了。我由衷地祈祷着,盼望你能象以前那样,一副什么事也不曾发生过的表情从容地归来……

《在灰色手记背面的空白处,从最后一页开始添写的只供自己阅读的附录》

我一直等待着……整个冬季,我就象是那种遭到无数次践踏、直到出现可以昂首挺胸的暗号为止都只能静静等待的麦芽一样,不抱任何感情地一直等待着……

我想象着你在那从一开始就仿佛生就了一张老人面孔的公寓里,甚至没有闲暇舒展一下膝盖,只是一直阅读着这三本手记的模样。我变成了一匹只具备等待这种单一神经纤维的原生动物,只是凝然不动地沉溺于没有光明也没有色彩的空虚期待中……

但奇妙的是,我脑海里所能浮现出的东西就只有你的姿势,不知道为什么,根本无法追踪这手记可能在你内心所描绘出的轨迹。不仅如此,甚至连这手记的内容(我曾经反复阅读,对其中的所有细节都了如指掌,以致于可以当场背诵)也象是透过弄

脏了的玻璃所看见的风景一样，根本找不到记起它的线索了。我的心就如同晒得半干的鱿鱼一般变得又冷又咸。或许是因为我已经绝望了：事到如今，无论怎样挣扎都已无法从头再来。如此说来，这种空白状态也是在结束了一连串的实验，终于舒了口气时常常经历的现象，而且那种实验规模越大，其带来的空白也就越是根深蒂固。

所以，我内心的想法是：斗胆下注赌博的结果，无论掷骰子的点数如何，一切都随你而定。我知道，如此暴露假面的真相会伤害你，使你蒙受耻辱，但是毕竟你也背叛过我，伤害过我，所以，我们也算是彼此相抵了吧。尽管这么说，也并不意味着我改变了态度，无论你对这手记表现出什么样的反应，我都没有半点意思要去找你的碴子。即使事态比戴假面以前还要糟糕，即使我们的关系被封闭在冰柱中，作为一种相应的解决方法，我都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来接纳一切。

不，即使不能解决，至少也可以收拾一下残局吧。痛苦的悔恨、焦灼、败北感、诅咒、自虐性的感伤……把这样一些充满怨恨的情愫彻底包裹起来，不管是好是坏，也总算就此完成了大任——上述这绝望的叹息彻底淹没了我的心灵。当然，也并不是没有乞求好运的心愿，然而，我没有突然在床上扯下假面，而是采取了手记的形式，或许这本身就是挂起白旗宣布投降的标志。无论结局如何，都肯定远远胜过那种不正常的三角关系——片刻也不停息地、象癌细胞一样不断繁殖的嫉妒中毒症……

回头想来，也并不是完全没有收获。乍一看，白白辛苦了一场，一切依旧，但是，那种体验决不可能不留下任何影响地消失而去。至少我看透了这样一个事实：真面也只是不完整的假面而已。仅此一点不也是莫大的收获吗？或许是过于乐观了，但

这智慧迟早会化作巨大的力量，即便被封存于永不融化的冰柱中，也能够使我在很大程度上去探索冰柱中的人生，无须再象从前那样瞎折腾一气了。……但是，这一切可以留待你带着投降的条件回来后再慢慢思考。眼下除了等待还是等待……

我就象一个断了线的木偶一样，瘫软在起居室的榻榻米上面，只想着尽可能减少对时间的流淌所感到的抵触心理。被窗棂和邻居的屋檐所切割了的白蒙蒙的矩形天空，看起来不象是监狱围墙的延伸。但我并不打算挪开自己的视线，勿宁说想尽可能加深那种错觉。被囚禁的并不只是我一个人。把这整个世界看作一个监狱，正好与我此时此刻的心境一拍即合。于是我进一步张开想象的翅膀，设想每一个人都在拼命地逃离这个世界。然而，就象尾骨一样实际上只是一种赘物的假面已经沦落为意想不到的脚链，似乎没有一个人能够挣脱它成功地逃亡。……但是，我却不一样……虽说只是在很短暂的刹那间里，可毕竟唯有我经历了那围墙对面的事情……尽管我无法忍受那过于浓密的大气而当即逃回了原地，但总之我知道……只要那围墙的存在没有被否定，那么，只是作为对假面的不完整的模仿，真面就没有任何理由在我面前抱着优越感……而且，既然你也听到了我的告白，那么，至少关于这一点，你是不会提出异议的吧……

但是，随着那锁闭了天空的混凝土围墙渐渐失却了光亮，并开始融入了黑暗之中，我开始被一种仅仅靠顺应时间的努力怎么也无法排解的焦躁感所袭击和困扰。你究竟读到哪儿了？如果我知道你每小时的平均阅读页数，那么就可以大致推算出来……如果是一分钟一页，那么就是 60 页……从那以后已过了 4

小时20分钟，所以，如果快的话，该就要读完了吧。不过，也可能有一些地方让你难以释然，以致于不得不停滞不前吧。就象晕船一样，总有些地方不得不咬紧牙关加以忍耐吧。尽管如此，无论多么费时，也最多不会再超过一小时了吧。……一想到这里，我猛然间莫名其妙地跳了起来，随即又转念想道：哪里有必要从床上跳将起来呢？但是，此刻怎么也没有心思再躺下睡觉了。我起身打开电灯，顺便把水壶放在煤气炉上。在从厨房折回来的途中，突然有一股你的气息掠过我的鼻子。好象是从卧室入口处的梳妆台附近传来的化妆品的气味。

蓦然间，一种象是被人往喉咙里涂了一层复方碘溶液似的发作性的呕吐感攫住了我。似乎是裸露在外面的水蛭窝所产生的反应。但对于已经一度扮演完了假面剧主角的我来说，事到如今，是否还有资格去对别人的化妆品品头论足呢？必须宽得更宽容，必须赶快从老是拘泥于化妆、假发之类的稚童状态中毕业。于是，我决定模仿厌蛇症的治疗法，将全部意识集中在化妆的心理上。化妆……脸的加工……这确实是对真面的否定……是将表情加以变形，尽可能更接近其他人的一种勇敢尝试……但当这种化妆取得预期的效果时……她们真的还能够不对这种化妆感到嫉妒吗？……似乎并没有那种迹象……也确实是有这种滑稽的事情呐……那些嫉妒心十足的女人们，对于占领了自己脸部的别人，却没有表现出任何的反应，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是缘于想象力的贫乏呢？还是基于自我牺牲的精神呢？……抑或是自我与想象力两者都处于过剩状态，以致于无法区分自已和他人呢？……这样一来，好容易瞄准的目标也偏离了靶心，似乎不可能成其为化妆厌恶症的治疗法了。（但现在可不同了，如果是现在，我会接着这样写道：女人们之所以对自己的

化妆不感到嫉妒，或许是因为她们依靠直觉看穿了真面价值的衰落吧。也正是因为与财产无缘，才本能地感觉到，真面的可贵只不过是世袭财产乃是身份之保障的那种时代的遗物罢了。她们不是比如今还仰仗着真面的权威性的男人们更加现实，更符合道理吗？不过，只有在孩子们面前，女人们也声称禁止化妆。毕竟还是在某个地方抱着一抹不安吧？即便如此与其说应该从女人们信心的匮乏中，不如说应该从小学教育的保守性中去探寻这种事态的责任。如果决定通过小学教育来彻底发挥化妆的效用，那么，自然而然地男人们也就可以不加抵抗地接受化妆了……不，还是算了吧。事到如今，无论怎样坚持主张其他的可能性，也只能是死到临头强装镇静了。归根结底，如果说有什么事情是明而易见的话，那么，或许就只有一件，那就是假面也最终没能医治好我潜在的化妆恐怖症。）

为了排解情绪，我打开了电视的开关。背运的时候尽是倒楣事。这不，电视上播放的海外新闻，正在报道美国的黑人暴动。以瘦弱的黑人们衣衫褴褛，被警察强行带走的画面为背景，播音员一副事务性的腔调絮叨着：

——迎来了漫长而漆黑的夏天，人们一直担心的纽约人种骚乱出现有关人士所预计的结局。在哈莱姆* 街头上充满了戴着头盔的黑人、白人和500多名警察，这是继1943年夏天以来的又一次戒备状态。在各个教堂里，与星期日礼拜一起同时举行了抗议集会，警察的眼睛和黑人市民的眼睛里无不笼罩着轻蔑与怀疑的神色……

我陷入了一种难已忍受的心境中，就象是牙齿缝里卡着锋

*美国纽约市曼哈顿岛东郊的黑人居住区。

利的鱼刺一般，交织着疼痛和郁闷。不过，在我和黑人之间，除了同样被视作歧视的对象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共通之处。但黑人们有可以联合的伙伴，而我却是伶俜一人。即使黑人问题可以成为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我也始终只能停留在个人的框架里，不能越出雷池半步。但我之所以从那暴动的画面中产生了一种快要窒息的感觉，或许是因为我联想到了与我一样丧失了面孔的男男女女数千人聚集在一起的情景。我们也会象黑人们那样勇敢奋起，向偏见挑战吗？这是不可能的。如果说还有什么值得考虑的行动的话，最多也不过是唾弃相互的丑陋，伙伴与伙伴之间开始彼此殴斗吧……否则，就是一溜烟似地逃窜，直到那一帮同类彻底从自己的视线中消失为止吧……不，倘若真的如此，还算是可以忍耐吧。然而，我似乎确实被那种暴动迷住了。或许没有什么必要性。只是因一点微不足道的契机，我们怪物集团便对准那帮一本正经的家伙们的脸，开始了大肆攻击。是出于憎恶呢？还是出于实用性的阴谋——即砸碎他们正常的脸，以增加一个伙伴呢？无疑两者都不失为重要的动机，但有一点更为重要——我受到了另一种愿望的驱使，即作为一个士兵将自己埋没在暴动的大风大雨之中。的确，只有士兵才是完美的匿名性的存在。即使没有面孔，也照样履行使命，照样被赋予存在的理由。或许没有面孔的部队才出人意料地是理想的战斗队伍。

是的，如果是在空想中的话，或许的确是那样的吧。但在现实中，我却依旧是茕茕孑然。把气手枪藏在口袋中，甚至不曾打算瞄准一只小鸟的我。我已经厌倦了。我关掉电视机，再看看表，预定的时间早已过去了一个小时。

我也不免惊慌失措了。侧耳倾听着外面的动静，就象每隔

几分钟便一边确认时间，一边开始不断增高水位的洪水一般心急火燎，惴惴不安。听，响起了脚步声！……但从隔壁的狗开始大声吠叫来分析，很可能是另外的人。那么，这一次呢？……还是不对……如果是你的脚步声的话，不可能发出那种象支撑不住体重似的响声。又过了一会儿，传来了汽车停下之后开闭车门的声音，但遗憾的是，那响声处于背后胡同的方位上。我越发失去了镇静。究竟怎么样了呢？莫非发生了什么没有预料到的变故？比方说交通事故，或者流氓的袭击……如果是那样的话，至少该挂个电话来呀……无论你多么喜欢流氓，也……不，那可不行。即使是开玩笑，也还有能开与不能开之分。那种经历只具有一层过于敏感的薄薄的皮肤，切忌用那种说法来提及它。

既然如此担心，那就干脆出去看看，如何呢？不，别着急。即使现在出门去看，也只会中途相左的。如果光是阅读的话，肯定是早已读完了，可是，该怎么回答我呢？或许正是为了归纳阅读后的印象，额外地耗费了时间吧？况且我还委托了你埋葬假面呐。即使把手记作为物证保留下来，但为了拭去恶梦所有的痕迹，或许你也会决定把假面和钮扣敲碎打烂吧。那样的话，就会耗费比预计更多的时间吧。无论如何，剩下的都只是时间的问题。说不定你已经走到了这附近呐。再过 3 分钟，你就会站在大门口，象平常一样短促地按响两声门铃……是的，还有两分钟了……不，还有一分钟了……

不对不对，从头再来一次吧。还有 5 分钟……还有 4 分钟……还有 3 分钟……还有 2 分钟……还有 1 分钟……在不断重复的过程中，已经到了 9 点，10 点，最终到了近 11 点。我的意识因过分的紧张，就如同一根打开的铁筒一般，与遥远街角的喧闹声发生了共鸣。只听见它提高了呻吟声，战战兢兢地嗫嚅着

反问对方: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可能性呢?……除了回到这里以外,还会有别的什么去处呢?……但是,什么回答也没有……这是理所当然的……不可能有别的回答……只要你小心翼翼地没有读错这手记的话……

然后,我突然提高嗓门骂了起来。我一边骂着,一边用慌张的手势往脸上缠着绷带。匆匆掩上房门以后,我便飞身跑了出去。到底在磨蹭什么呢?这种事不是该早点下定决心吗?或许已经为时太晚!为时太晚?!什么为时太晚?……究竟是出于什么目的说那种话的,我自己也不知道。但那预感就象怪物的喉咙一样阴暗,充满了不祥的热气。

……而且那预感真地兑现了。抵达公寓时差点就已经12点了。房间的电灯已经熄灭了,也没有人的迹象。我因为自己傻乎乎地一直等待到现在这个时辰而一边破口大骂,一边拾级而上,咽着口水打开了房门。从上巴到心脏就象是一层薄薄地蜡纸一样发出咔咔的声响。在我确认没有响声之后,悄悄点亮了灯。原来你不在这里。也没有你的尸体。房间的样子与我出门时不差分毫。桌子上整齐地排列着三本手记,甚至于连我写有"希望你先打开第一本第一页"的留言条也还象以前那样被压在墨水瓶下面。……那么,你没有来过这个房间吗?……我越发糊涂了……与读着读着不见了人影相比,倒是还没有读便早已行踪不明带给人的负担要轻一些,但两种情况均属于意外变故,在这一点上并没有区别。我瞧了瞧衣橱,只见假面和钮扣上都完全没有用手触摸过的痕迹。

不过,请等一等……这气味……是的,这夹杂在霉臭与尘土味中间并微微带着色彩的气味,分明就是你的气息。那么,你到底是来过这儿的。但留言条原封不动地搁在老地方,这或许是

你漠视手记的标志……你专程到这儿来，又做出这种举动，你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呢？

我漫不经心地浏览了一下那留言条，结果大吃一惊。尽管还是那张我用过的纸片，可上面的字迹却不是我的。原来是用你的字体在纸条的背面写给我的一封信。看来你是在读完手迹后失踪的。我终于面临着自己预想中间最糟糕的事态了。

不，切不可如此草率地使用“最糟糕”这三个字眼儿。那封信的内容超出了我迄今为止的每一种预想，彻彻底底地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无论我曾经多么恐惧、惶惑、烦恼、痛苦、忧虑，其实那一切都已算不了什么。如同添加一笔，跳蚤就会变成大象的那种猜谜画一样，我所尝试的一切已经变成了与自己的意图截然不同的东西。假面的决断……假面的思想……与真面的搏斗……还有企图通过这手记来达成的我所有的愿望，全都变成了一场微不足道的滑稽剧。真可怕。谁又能想象到，自己会给自己带来这么多的嘲笑和侮辱呢？

* * *

《妻子的信》

在长筒靴里死去的不是假面，而是你。知道你的假面剧的人，并不只是那个玩悠悠的姑娘。就连我也从那最初的一瞬间起……即从你称之为磁场倾斜并自鸣得意的那一瞬间起，就已经彻底识破了一切。请不要用“你是怎样识破的呢”之类的问题来羞辱我。当然我感到惊恐、迷惑、无所

适从。因为这是一种无法从你平时的言行中想象出来的果断做法。尽管如此，在目睹你充满自信的模样的过程中，我不由自主地陷入了一种错觉，那就是你也肯定知道我已经看穿了事情的真相。你在心中有数的情况下，为了默不作声地继续演戏而不断地催促着我。最初我感到很是恐惧，但马上又改变了主意。我猜想这或许是你对我的一种犒劳。于是在我的眼里，你的所作所为尽管有些羞怯，但却俨然象是在细腻而柔情地邀请我与你共舞一样。而且你一本正经得让我惊讶万分，在目睹你继续佯装受骗的过程中，我的心越来越充满感激之情，所以，才能够那么温驯地跟随在你身后。

不过你从头到尾都误会了。你说我拒绝了你，其实这纯属谎言。难道不是你自己拒绝了自己吗？对于那种想拒绝自己的心情，我似乎也能够理解。既然事情成了这个样子，除了休戚与共已别无选择——当时我也几乎有一半绝望了。正因为如此，你的假面使我感到非常高兴。我甚至怀着幸福的心情这样想过：所谓爱就是彼此剥下假面的游戏，为此，为所爱的人，就必须努力配戴假面。因为如果没有假面，也就失去了剥下假面的乐趣。你明白我这样说的意思吗？

你不可能不知道吧。到最后你不是也怀疑过：自以为是假面的东西其实是真面，而自以为是真面的东西其实是假面吗？当然如此。无论哪个人，如果他是一个被诱惑者，那么，他肯定是在充分了解了这一点的基础上才接受诱惑的。

不过，假面已不会再回来了。最初你似乎是试图利用

假面来找回自我，但不知不觉之间，却已经只把它当作了逃离自己的隐身蓑衣。那么这样一来，假面不是就不再称其人为假面，而与其他的真面一个样了吗？狐狸终于露出了尾巴。我说的不是假面，而是你。不是只有在让对方明白假面就是假面以后，才会具有罩上假面的意义吗？即使是被你视为眼中钉的那种女人的化妆，也决不会企图隐瞒化妆的事实。归根结底，并不是假面有什么不好，而是你在假面的处理方式上过于无知。其证据是，尽管你罩着假面，却一事无成。坏事也好，好事也好，全都一事无成。只会满街溜达逛荡，然后写冗长的告白，那种罗嗦劲儿就如同嘴里叨着尾巴的蛇一样。无论脸上是否有烧伤，也无论是否罩着假面，这样的你不是都没有任何变化吗？你已经不可能再召回假面。既然假面已经不会回来，那么，我不是也不能再回来了吗？

尽管如此，仍旧是一种可怕的告白。那感觉就象是身体没有毛病，却被强行拽上了手术台，被几百种形状怪异、不知道其用途和使用方法的手术刀和镊子全身解剖一样。请你抱着这种心情再重读一次你所写的东西。肯定你也会听到我的哀鸣的。倘若时间允许的话，我甚至想为你一一解释那哀鸣的含义。不过，在这悠悠忽忽之间，似乎你就要回到这里来了，我感到很可怕。一面说着脸是人与人间的通道，一面却象海关的官吏那样只想着自己这道门的海螺似的你。尽管只是扣留住了本来就关在栅栏内的我，却又虚张声势，俨然象是翻越了与监狱围墙一样高高耸立的栅栏，犯下了妇女拐骗罪似的虚荣的你。然而，一旦焦距开始对准我的脸，便马上张皇失措，一句也不商量就立即钉死假

面之门的你。诚然正如你所说的那样，或许世间充斥着死亡。但是，四处播撒死亡种子，不也正是象你这种人对他人一无所知的人所进行的勾当吗？

你需要的并不是我，而无疑是一面镜子。无论什么样的他人，对于你来说都不过是映照自己的镜子罢了。我不想再次踅回到那种镜子的沙漠中去。就因为那种一生也消化不了的愚弄，我的内脏差一点快要撑破了。

（接下来有两行半被涂抹掉的文字，但已无法辨认。）

* * *

……真是一次意想不到的打击。你识破了我的假面，却一直佯装着被骗了的样子。一大堆长着蜈蚣似的脚的耻辱感选中了我的腋下、脊梁、侧腹等最容易起鸡皮疙瘩的部位，开始咕咕容容地四处爬地。看来，感受羞耻的那些神经的确是宿居于皮肤的表面。我因耻辱的荨麻而活象溺水的尸体一样变得肿胀了。尽管我嘴里还念着“决不想变成没有意识到滑稽的丑角”之类的台词，可这些台词本身却也早已变成了丑角的台词，所以真是不可救药。你已看穿了所有的事情。那么，我不就象是虔信虚假的咒文，却完全不知道人们正瞅着自己看，以为只有自己一个人变成了透明人，而演出着独脚戏一样吗？一大堆耻辱感正耕耘着我的皮肤，在被耕耘的皮肤的田畴之间种植着海胆的棘刺。不久我也肯定地被迫跻身于棘皮动物的行列之中……

我一边摇摇晃晃着，一边久久地呆立在原地。我看见影子也跟着人一起晃动。这倒不仅仅是心理作用，而是真地在晃动吧。不管怎么说我的确是干了一件天大的蠢事。看来我是在某

个地方坐错了汽车。到底需要返回到哪儿，才能换乘到正确方向的汽车上呢？我一边摇摇晃晃着，一边凭借着那张沾满污迹、难以辨认的地图追溯着记忆的线路。

那个决定写手记的炉火中烧的深夜……那个第一次向你搭讪的诱惑的午后……还有成为流氓的前前后后……终于看到假面完成的那个带着浅笑般色彩的黎明……那个开始制作假面的风雨将至的夜晚……还有在此之前那个漫长的绷带和水蛭窝的时代……追溯到这里还不行吗？……倘若到了这里还不能换车的话，那么，就不得不追溯到对面一侧，去那里查找错误的出发点。莫非就象你所认为的那样，不管外面的容器如何，我内部的东西从一开始便只是一摊腐臭了的水吗？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全盘认同了你的意见。特别是难于赞同你的这种看法：播撒死亡种子的乃是象我这种对他人一无所知的人。我认为对他人一无所知这种说法本身尽管精辟而有趣，但若是把它视为一种超越结果之上的东西，则无论怎么说都不免有胡乱猜疑之嫌。对他人一无所知最终是一种结果，而并非原因。因为——尽管手记中也已写到过——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只是一种抽象的人际关系，所以，即使象我这样失去了面孔的人也照样可以毫无障碍地接受薪水的支付，这样一来作为一种具体的人际关系的邻人的存在便越来越受到了废物式的对待，至多在书籍中或是在家庭这个孤岛中苟延残喘。无论电视中的家庭剧怎样不断吟颂着甜密得腻人的家庭赞歌，人们被衡量其价值，核定其薪水，接受生活权的保护，都不过是在那个只剩下了敌人与流氓的外部世界中。每一个他人那里都萦绕着毒物与死亡的气味，以致于人们不知不觉之间都变成了他人过敏症患者。孤独固然是可怕的，但被邻人的假面所背叛则显得更加可怕。

至少那种愚蠢地对邻人抱着幻想，落伍于现代社会的傻瓜蛋，我是决不想做的。这貌似平庸至极的每日的重复也似乎只是被日常化了的战場而已。人们拼命地致力于在脸上放下铁叶门，锁上大锁，以严防他人的入侵。如果得手的话——就象我的假面所尝试的那样——甚至会梦见这样一种难以兑现的愿望：逃离自己的脸，变成一个透明的人。他人决不是那种想了解便能了解的简单存在。关于这一点，倒是以为用一句“对他人一无所知”的话便能射中他人要害的你，更象一个染上了严重的对他人一无所知症的患者吧。

不过，事到如今对那种琐屑之事揪住不放也是无济于事的。重要的不是道理和辩解，而是事实。有两点必须指出，因为它们袭击了我，确实带给了我致命的伤害。其一，不用说就是你残酷地披露道：你识破了假面的真相，却一直装着被骗了的样子；其二，是你毫不留情地穷追猛打，说我夸夸其谈什么不在现場的证据，什么纯粹的目的，什么打破禁忌等等，可在现实中却没有一样付诸行动，只能写什么破绽百出的冗长手记。

我对假面寄予了铁盾一般的厚望，可他却比平板玻璃更脆弱地被打了个粉碎。这样一来，我已毫无反驳的余地。经你那么一说，也的确觉得那假面与其说是假面，不如说更接近于一张新的真面。如果我还固执地坚持“真面乃是对假面不完整的模仿”这一见解的话，那么，也就意味着，我不辞辛劳地制作出来的乃是赝品的假面了。

还许是那样吧……我猛然间想到了不久前在报上看到的那张野蛮人的假面。或许那才是真正的假面吧。只有象那样实现了从真面的彻底飞跃，才能获准称之为真资格的假面吧。那凸出的大眼珠、尽是牙齿的大嘴巴、串珠编织的鼻子，还有从那鼻

子的根部与两端各自伸展出枝头，在整个脸上翻卷起漩涡，长长的鸟羽象矢车菊一样环绕在周围。越看越让人毛骨悚然，显得那么怪异诡谲，充满了非现实的感觉。可如果是权当作那假面戴在了自己脸上再来凝视它的话，就会渐渐地读懂那假面的意图。它似乎是一种热切的祈求的表现：渴望超越人类，跻身于神明之列。这是一种多么令人战栗的想象力啊！是试图正面向自然的禁忌进行挑战的强烈意志的浓缩。如果一定要制作假面的话，或许我也该选择这种假面吧。这么一来，理应打一开始就不用陷入那种偷偷摸摸地躲着别人视线的心态了……

真是无稽之谈。因为我是在那种情形下说的那种话，结果反倒被你挖苦地形容为形状怪异不明用途的手术刀和镊子等等。如果光是怪物就足够了的话，那么，即使不拿出假面，只亮出水蛭窝不就行了吗？诸神变了，人也变了。从主动让脸变形的时代开始，经过象阿拉伯女人、《源氏物语》中的女人们那样的蒙面时代，终于抵达现在这种真面的时代。当然我并不打算将此断言为一种进步。既可以把这看作是人对神的一种胜利，同时也可以视为人对神的恭顺的标志。因此，明天的事情是不得而知的。说不定到了明天，又会降临一个再度拒绝真面的时代。不过，总而言之，目前与其说是诸神的时代，不如说是人的时代。我的假面之所以以真面为基准，也并不是毫无理由的。

不，还是算了吧。理由已经太多了。如果悉心寻找的话，肯定会象牢骚一样要有尽有。但无论怎样发牢骚，都不可能推翻你所指出的那两个事实。特别是对你指出的第二点，即我的假面最终一事无成，仅仅只流于拼命辩解这一点，看来我只能亲身去加倍证实它的存在了。丢人又现眼的事真是太多了。如果只是滑稽和失败倒也另当别论，可那样一种体验倘若也只能等于

零的话，也未免过于悲惨了，哪怕是进行解释也让人羞愧不已。就连说是绝望也显然缺乏诚意。不在现场的绝好证据、无限制的自由，还有收获，全都为零。事后还拼命地写手记、主动推翻不在现场的证据，真是没治了。如此这般，和那种没有阴茎却心理上性欲旺盛的污秽的阳萎者有什么两样呢？

是的，或许只有那部电影的事情是值得记录下来的。记得是在2月初的时候。但在手记中却没有提及，与其说是因为它与手记的内容没有关联，不如说是过于有关了——让我感觉到那就象给好不容易开始的假面制作泼了一瓢冷水似的——所以才故意避开了。然而我已经落到了该落到的田地，所以，事到如今再讲什么兆头也毫无意义了。而且，或许是事态有所改变的缘故吧，有关的印象也变成了截然不同的东西。的确，那远远不是一般的残酷。那是一部风格怪异的作品，所以没有引起什么好评，但如果说起《爱的另一面》，我想你也至少该记起这是一部电影的名字吧……

* * *

——在死一般阒寂的生硬的风景中，一个服装朴素淡雅但却清洁苗条的姑娘，宛若妖精一般露出透明的侧脸，迈着象是在滑行似的步履向前行走着。姑娘在画面上从右向左行进，所以让观众看到的只是左侧的半身。背景是一栋混凝土建筑物，姑娘将观众看不见的右肩几乎是紧贴在建筑上向前行走着。那情景仿佛是觉得这世间太过刺眼一样，恰好与她充满哀愁的侧脸非常吻合，从而更强化了她让人怜爱的印象。

在同一条人行道靠近车道的一侧，有三个流氓模样的年轻

人忽而倚靠在护栏上，忽而用一只脚搭在护栏上，等候着猎物的到来。其中一个看见了那姑娘，于是马上吹响了口哨。但姑娘就象是完全不具备接受外部刺激的器官一样，没有表现出任何反应。被挑逗起来的另两个同伙迅速离开原地，走近了那姑娘。他们用娴熟的动作从后面抓住姑娘的左臂，一边往回拖，一边嘀咕着什么猥亵的话语。姑娘就象是听天由命似地停下了脚步，慢慢地回过头来望着年轻人这边。……于是，我们这才看见了姑娘那张第一次暴露在观众面前的面孔。其右侧的半边脸因瘢痕和伤疤早已是面目全非、彻底变形了。（尽管片中没做详细的说明，但后面的台词中多次出同了"广岛"这个地名。由此看来是原子弹爆炸后的后遗症。）年轻人们惊愕得无声地伫立在原地上，而姑娘却又恢复了那张美丽的妖精似的侧脸，若无其事地离去了……

然后姑娘又走过两、三条街道。每当遇到右侧没有适当的遮蔽物或是必须横穿的十字路口时，她都要与那种绝望般的考验殊死搏斗。（我如同身受，差一点就要离席而去。）不久终于来到了四周被有刺的铁丝网包围起来的八栋木板房前面。

那些房子也真是奇妙得很，就象是突然回溯到了20年前似的。过去的陆军士兵们穿着当时的军服在院子里成群地徘徊着。脸上是一副刚从墓地中苏醒过来似的空幻表情，一些人一边发出号令，一边自个儿重复着那个动作；另一些人每前进三步，就站在原地不动，不断地举手行最高敬礼。其中给人印象最深的莫过于一个老兵的模样。他就象是被人追撵着一般不停地吟诵着天皇给军人下的告谕。尽管一句句话已经被磨灭，失去了意义，但整体的轮廓和调子却栩栩如生地保留着原来的样子。

原来这儿是旧军队的精神病医院。患者们对战败的事实一

无所知,在20年前便已停滞了的时间里,忠实地生存于过去之中。但那穿过阴森凄凉的景象向前行进的姑娘的脚步,却轻盈快捷得恍若另一个人。尽管姑娘和他们并没有相互搭话,但却渗透着作为同样被剥夺了时间的人相互之间的那种温柔的安慰之情。不久,姑娘在房子的一隅开始了洗濯工作。旁边的管理员向她表示感谢。这是姑娘自发选择的每周一次的奉献。抬头望去,只见房屋的间隙中有一块沐浴着阳光的空地,孩子们正在那儿无忧无虑地玩着棒球。

然后画面变了。这一次出现的是姑娘在家庭中的生活场景。她的家是一个对白铁皮玩具进行锻压加工的小工场,俨然是一种散文式的落寞之地。但姑娘的左脸和右脸相互交替出现,给画面增添了色彩变化,于是在那单调的风景中产生了微妙的折射,以致于排列在工作现场上的那种廉价的脚踏式锻压机也开始发出了悲怆的哀鸣。而且就在这日常的细节被一一详尽地加以追溯(甚至达到让人心烦意乱的程度)的过程中,我们渐渐明白了:所有的东西都正在为姑娘那决不会来临的明天,为她那决不会得到补偿的半边美丽的容颜而伛偻着身体表示哀悼之意。我们也发现,这种同情反而逼迫着姑娘陷入一种难以忍受的心境中。所以,即使有一天当她被这样一种冲动——发作似地将硫酸泼洒在那另一半正常的脸上,以使它变得和丑陋的另一半一模一样的冲动——驱使着干出某种傻事,也决不会给观众带来唐突的感觉。当然,那么做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但是,既然找不到可以代替的手段,就没有资格去责备姑娘。

另一天,姑娘突然问她哥哥道:

——看样子眼下战争还不会开始吧?

但在姑娘这种问话的口吻中却没有半点诅咒他人的感觉。

她并不是祈望着对那些平安无事的人进行报复才说出这种话的，而只是寄予着一种朴素的期待：一旦战争开始，事物的价值就会全部颠倒，比起脸，倒是胃，比起外形，倒是生命本身，更可能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而回答她的哥哥对此也是心领神会的，只是淡淡地和着她的口吻说道：

——嗯，眼下嘛……不过关于明天的事情，就连天气预报也都不一定靠得住呐。

——是啊。如果明天的事情那么轻易就知道了，算命先生不是就做不成买卖了吗？

——是哟。无论是战争，还是别的什么，大都是在开始以后，才发现它已经开始了。

——真的是那样呐。就说受伤吧，如果受伤之前就知道了的话，就不会受伤了吧。……

以一种就象是在等待某个人的来信似的语气谈论战争，这本身就会酿造出一种痛切而绝望的氛围。

但在街头上却没有任何东西使人预感到胃袋和生命即将收复它们的权利。为了姑娘摄影机在整个城市中来回奔走四处寻找，但所能看见的却只有近于乖张的饱食和对生命毫不吝惜的浪费。废气的深海……无数的工地现场……垃圾处理场呻吟不止的烟囱……四处疾驶的消防车……游戏场与特价品柜台那种疯狂的嘈杂……不断鸣响的报警电话……叫嚷不止的电视广告……

终于姑娘沉不住气了。她思忖道：不能再这样等待下去了。于是，很少求人的她恳求哥哥，要哥哥带她去某个遥远的地方做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旅行。她把语气的重点与其说放在了“一次”上，不如说放在了“一生”上。哥哥留心到了这一点，但又没有信

心再强迫她忍受 更大孤独。既然没有拯救她的方法，那么，至少装做不知道而答应她，也算是分担不幸的唯一一种爱的表现吧。

在这种情况下，几个星期之后，兄妹俩到某个海边去旅行。姑娘留意着尽可能将受伤的右脸转向暗处，只让哥哥看见她美丽的半边左脸，头发上打着结子，一副从未有过的快乐样子。妹妹说"大海是没有表情的"，哥哥说"不对，大海是一流的饶舌者"。不过，意见的分歧也仅限于此，他们俩就象一对恋人一样，任何些小的词语都很快因对方的共鸣而膨胀到了两倍的规模。她还叫哥哥递给她一支烟，她学着抽烟的模样。不久，兴奋化作了惬意的疲惫，两个人各自躺在并排铺放的床上。其间，从事先打开以看见月亮的窗户上落下了一滴黄金色的水点。这水点沿着大海与大海的接壤处慢慢向两侧漫延开来。见此情景，妹妹不由得叫了声哥哥，可哥哥没有回答。

妹妹眺望着逐渐升起的如同金色鲸鱼般的月亮的脊背，好一阵子期待着什么，但随即又转念一想：这是一次为了中止等待的旅行。于是，她把手搭在哥哥的肩上，摇醒他，嗫嚅道：

——哥哥，你能吻吻我吗？

哥哥一阵惊慌失措，可又不能一直装着入睡了的样子。他眯缝着眼睛，回望着妹妹那象陶器般透明的侧脸，既不能谴责她，也不能答应她。但姑娘毫不胆怯。——到了明天，或许一定会爆发战争的。……象是在哀求，象是在喘息，又象是在祈祷似地，她一直嗫嚅着，将嘴唇贴近了哥哥。

就这样，那充满绝望的对禁忌的破坏便在愤怒与欲望这两种不合拍的槌子之间开始了近于疯狂的不完全燃烧。爱与厌恶……善良与杀机……融解与拒绝……爱抚与殴打……被两种相

反的热情所摆弄着而决不允许人清醒过来的一种加速度的坠落……但如果把这称之为鲜廉寡耻的话，那么，同时代的人没有一个可以幸免被牵连到这种鲜廉寡耻罪之中。

天空旋转了半周，已接近黎明了。这时，姑娘一边注意着哥哥入睡的呼吸声，一边悄悄起床开始更衣。她把早已准备好的两封信放在哥哥的枕边，蹑手蹑足地走出了房间。就在隔扇被关上的同时，睡着了的哥哥睁开了眼睛。从他半张的嘴唇中流露出了呻吟声，一串眼泪顺着脸颊流进了耳孔。他离开床铺，爬到窗边，从拉开的缝隙间露出眼睛，牙齿咬得嘎吱作响，往外面望去。不久，只见那白天鹅般的姑娘朝着已经膨胀起来的黑色大海，碎步疾走着。白色的天鹅好几次被波浪推回到原地，但她还是奋勇向前，在波浪中忽隐忽现，一直向大海上游去。

当他再也不能忍受膝盖跪在地上的疼痛时，他看见远处有排并列摆放的红色灯盏。就在他被那些红灯分散了注意力的刹那间里，早就变成了一个点的白色妹妹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再也没有出现过第二次。

* * *

按照惯例，丑小鸭的故事肯定是以天鹅之歌来结束的。机会主义也真够聪明的。但只需变成那天鹅来设身处地想想看吧。无论别人为自己高唱什么样的颂歌，这都是死亡，是明显的败北。我讨厌这样。我想拒绝。即使我死去，也没有人会认为我是天鹅，而且我还有获胜的希望。……在看这部电影的当时，我觉得非常恼火，甚至不屑一顾，可现在不同了。我不得不再次对那个姑娘感到由衷的羡慕。

总之，她采取了行动。特别是她巧妙地的打破了坚固的禁忌的栅栏。即使最后的死亡也是她自己选择的结果，所以比什么都不做要强得多。因此她能够使无关的陌生人也产生痛苦的悔恨之情，诱发出同谋犯的恐惧。

好吧，我也给侥幸活下来的假面再提供一次(也仅限于这一次)机会吧。无论怎么样都行，反正我要依靠行为来打破现状，将自己的尝试从虚无中拯救出来。幸运的是，换装的衣服、气手枪都还原封不动地保留着。我一解开绷带，罩上假面，心理的光谱上就会顷刻间出现变化。比如说，真面那种"已经年满 40 岁了"的心态就会变成"才刚满 40 岁"的心态。照了照镜子之后，我马上萌生了那种遇到老友后的怀旧感。那种久违了的假面独特的醉意和自信又发出虫豸般的声音开始了充电。所以我说不能贸然下结论。假面既不正确，也没有错误。并不是说正确的答案在所有的场合下都是答案的全部。

我凭借着自己戴上了头盔的热情，开始踏入了深夜的街头。一到这个时间，早已没有了过往的行人，天空中那些象患了感冒的狗一样随风飘舞的纸屑和布片落到了附近的屋檐下面。从这直逼喉咙的大风来看，或许不久就会有一场大雨来临。我索性在附近的电话亭里翻开电话簿，试着查找了两、三个你有可能去避难的地方。你的娘家、你过去的同班同学的家和你表妹的家。但三个地方都不了了之。他们含糊的反应，让人觉得如果想相信，也不是就不能相信，如果怀疑，也不是就不能怀疑，所以很难判断。因为也并不是完全没有预计到这种局面，所以，倒也并不特别沮丧。如果是那样的话，干脆直接去证实好了。离国营电车末班车还有一段时间。如果来不及的话，还可以叫计程车去。

渐渐地怒火冲上了心头。我并不是不理解你的愤怒，但那

最终不过是被迫与丑角为伍了这样一种自尊心与虚荣心的问题罢了。尽管无意象对待尾骨那样来对待你的自尊心，但事情是否真地落到了非写绝缘书不可的地步，毕竟还是大可怀疑的。那么我问问你：在那部电影中，哥哥所亲吻的到底是妹妹的哪半张脸？或许你答不上来吧。因为你对我并没有象那个哥哥对他的妹妹一样鼎力相助。即使你承认假面的必要性，也只限于那种决不会违反禁忌的，被家畜化了的假面。……但是，从下次开始你得留神。下次袭击你的将是野兽般的假面。既然我已被你看穿了真相，那么，下次的假面就是不再具备让嫉妒弄得头晕目眩的弱点而能专心致力于打破戒律的假面了。你自己挖掘了自己的墓穴。是的，从来不曾有过光凭写写画画便能得到一个好结果的先例。

突然传来了女人尖厉的脚步声。于是，只有假面留在了原地，而我却消亡了。来不及思考，假面便迅速隐藏到了旁边的胡同里，打开手枪的安全装置，屏住了呼吸。这么做又会怎么样呢？仅仅是一出为了测试自己的戏剧呢？还是一本正经地企图干某件事情呢？或许直到那女人进入攻击范围为止，直到做出最后的决断的那一瞬间为止，都肯定无法给予自己一个准确的答案。

但是，想想看吧。我真的能够依靠这种行为变成一只天鹅吗？能够使人们感到一种同谋犯的哀愁吗？越想越觉得徒劳。只有一点是明确无误的，那就是我最多只能成为一个孤独的、遭到抛弃的流氓犯。除了被免除滑稽罪之外，不可能得到任何酬劳。或许这就是电影与现实的差异吧。……除此而外，再也找不到战胜真面的途径，所以，只能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当然，这并不是假面一个人的责任，毋宁说问题的症结正好存在于我的

内部，对这一点我并不是不知道……但是，那种内部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内部，而是所有的他人共通的内部，所以，我不可能独自一人来承担这个问题……当然如此。我拒绝罪孽的转嫁。……我憎恶人……难道对每个人都要承认辩解的必要性吗？

脚步声越来越近了……

但这以后发生的事我决不会再记录下来了吧。记录这种行为或许只是在什么也没有发生的时候才是必要的。

（杨　伟　译）

燃烧的地图

都市——被封闭的无限。绝不会迷失方向的迷途。所有的地区，都被编上了完全相同的门牌号，只属于你自己的地图。

所以，即使你迷失路途，也不会迷路。

调查委托书

兴信所人事调查部部长：

委托事项：寻找失踪者

失踪者姓名：根室洋

性别：男

年龄：34岁

职业：大燃商事销售科科长

失踪者系委托人之夫，于6个月前失去联系。本人相信贵所调查的全部情况，并愿意提供必要的材料。

兹委托如上，并附上费用。本人保证对调查结果严加保密，绝不泄漏、滥用于不正当之目的。

委托人　根室波璃（印章）

昭和四十二年一月二日

我的脚一踩离合器，调到低速挡。20匹马力的轻型车要爬这道坡，显得有点吃力。路面铺的不是柏油，而是用水泥疙瘩浇出来的，尽是大小窟窿眼。这大概是防滑吧。每隔10公分左右就挖一道窄窄的浅沟，但这对行人似乎没多大用处。故意修成粗糙不平的混凝土路面，长年累月，窟窿眼已经被尘土、汽车轮

胎磨损掉落下来的碎片等填平，要是下雨天穿着旧胶皮鞋，想必举步维艰。这样铺设路面大概只考虑汽车的行驶。那每隔 10 公分的沟槽倒也许对汽车有点作用。积雪融化，道路排水不畅的时候，雪水、雨水可以顺着这些沟槽流进两侧的排水沟。

然而，路面的设计虽如此煞费苦心，来往车辆却不多。也许因为没有人行道，四、五个拎着菜篮子的女人占满整个路面，正津津有味地闲扯聊天。我轻轻揿了揿喇叭，从女人们中间穿过去。就在这时，我猛然本能地一脚急刹车。一个穿旱冰鞋的少年下蹲着身子，嘴里模仿警笛的叫声，突然从前面拐弯的地方滑落下来。

我的左边是陡坡，石块砌成高高的护墙，右边是形同虚设的低矮的护栏、小排水沟、以及沟旁几乎是垂直的悬崖峭壁。我的心也一下子蹦到嗓子眼，狂跳不停。我本想狠狠地骂他一顿，可是刚要打开车窗，所有女人的仿佛责难的目光一齐注射过来，吓得我不敢吭声。看来还是尽快脱身为好。弄不好，把她们惹急了，少年身上擦破一两块皮统统都算是我的责任，那可真是有口难辩。在这种情况下，没有比集体伪证更可怕的了。此时此刻，考虑到我的处境，至少首先坚持自己的清白、并无过错。

我踩了几下油门，车子发出一股焦味，终于发动起来。我的车子开始拐弯。大惊小怪地围着既没有头破血流也没有骨折受伤、幸免一死的少年的那些五颜六色的女人从车子反光镜中一掠而过，接着是如同图像消失后的荧光屏一样苍白的天空。路面开始平坦，前头就是开山凿出来的公共汽车终点站。汽车站的候车椅子上方盖着避雨的顶棚，还没有公用电话，砖砌的方块地，大概是夏天的花坛，花坛旁边是饮水处，车站的服务设施大体上一应俱全。从车站往前又是一小段陡坡。紧接着，一块如

交通标识一样刷着黄漆的大牌子竖立在眼前，上面写着：

“未经许可，车辆禁止进入本住宅区内！”

无论是坚固粗实的牌子，还是看似专门请人书写的字体，都显示着张牙舞爪的凌人盛气。我根本不把这些放在眼里，一踩油门，车子冲到坡顶。

眼前突然是迥然相异的另一番景象。一条笔直的白色马路似乎一直延伸进浑浊灰白的天空。马路看上去有10米宽，马路与两侧的人行道之间有一条约摸膝盖高的栅栏圈围起来的草坪。草坪的草已经枯黄，但由于枯黄的程度不同，造成一种错觉，排列在马路两旁的每层可住6户人家的4层楼住宅实际上一边只有6栋，却被奇异的远近感所夸张，看过去仿佛是无限延伸的模型。建筑物临街的一面刷成白色，旁边刷成暗绿色，这种颜色的搭配也许更加突出了风景的几何学特征。住宅区以这条马路为中心线向两翼扩展，似乎横宽比纵深大，可能因为采光的关系，楼房不是建在一条直线上，而是位置错落排列，所以目光横扫过去，只有支撑着乳白色天盖的白色墙壁。

一辆红色婴儿车里，从头到脚盖着小被罩的婴儿正尖着嗓门嚎啕大哭，旁边没人照看他。、脸蛋冻得发红的少年骑着银光闪烁的轻合金变速自行车故意扬声大笑着从婴儿车旁边蹬过去。仔细一看，其实也有一些过往行人，但在这焦点遥远的广阔风景里，人倒似乎成了虚构的影像。自然，在这儿住习惯以后，目光恐怕就会颠倒过来。风景越加遥远，透明得几乎不复存在，只剩下自己的影像如同冲洗出来的相片一样突出显眼。如果自己能认出自己来，这就够了。尽管陈列着几百个人生经历千篇一律的家庭，其实都不过是镶嵌着一家子相片的玻璃镜框罢了……。

东3号12——“东”是马路东边的意思，3号是临街前数第三栋楼房，12是左边楼梯上去第二层住房。草坪带的每处中断的地方都竖着“禁止入内”、“禁止停车”的牌子。我不管三七二十一，把车子停在楼前马路上。我带的东西只有一个黑色小皮箱，里面一应俱全地装着各种小工具。皮箱长55公分、宽40公分、高约20公分……，表面坚固而平坦，可以随时当桌子用；把手边里面藏着窃听器，不用开箱即可操作录音。除此以外，就没有什么更多的特点。如果勉强算上的话，那就是用旧的、起毛的人造革，以及后来安在四角、显得又笨又大的包铁。怎么看都像一只行商做买卖的工具。这皮箱的外观，既帮过我的忙，也给我帮过倒忙。

冰的粉沫般的寒风突然扑面而来。我把皮箱换到下风的另一只手上，横过人行道，走进除了狭窄的房檐外空荡荡的昏暗的长方形走廊。脚步声像空罐头盒扔在地上一样咣当回响着从楼梯蹦上去。8个信箱上下两层排列着……白漆写着“12”的信箱下部用透明胶带粘贴着的纸片上手写着“根室”两个小字……我一边上楼一边开始做精神准备……只要一明白对方的要求，就能够按照对方的意图进入角色……看似了然清楚，其实没有固定的模式，这就是我们工作的特点。

墨绿色边框的白色铁门。白色塑料盖上已有裂缝的门铃。门中间齐眼高的地方的明信片大小的安全洞上的遮挡布斜掀开一角，开锁的声音，门的把手转动，一扇仿佛1吨重的铁门沉重地打开了。有一缕煤油的气味。大概主人为了接待我，刚刚点燃取暖的煤油炉。第一次门只打开20度角，第二次门打开到60度角，对方后退一步，握着双手。虽然在逆光里看不清楚，却

分明是一个比我的想象要年轻得多的女人。个子很小，脖子倒蛮长，给人弱不禁风的感觉，要是光线再暗一些，说不定还错以为是小孩子呢。

我递上名片，像银行职员一样谨慎地做了自我介绍。虽然我没有亲眼见过银行职员如何应酬待客，但知道神情举止必须表现出丝毫没做过亏心事的人才具有的那种充满信心、谦恭得体。其实这并非让对方放心的一种表演。我是受到你的委托才来的，不是主动上门来强行推销自己。不过，最好的方式还是要与对方保持一定的距离。即使不这样，干我们这一行的往往容易被人怀疑。更没必要故意演蛇戏给怕蛇的人看。

女人说话像是窃窃私语。声音沙哑。不是因为紧张，似乎这就是她的本嗓。也许舌头短了一点，说话时嘴里像含着一块糖，倒使我心头放松下来。在这昏暗的门口，我的昏暗的角色算是开了场。

一进门左边是不大的厨房。再往里走，是用厚布幔隔开的起居室兼客厅。从门口看过去，右边的隔壁房间好象是卧室。

靠近起居室门口的地方放着一个圆筒型煤油取暖炉，蓝色的火苗旋转摇曳。屋子中间摆一张圆桌，印着花边图案的塑料布桌布一直长长地拖到地板上。左边的墙壁一半是窗户，另一半被书架占据。正面墙壁上挂着多半是从杂志上剪下来的、毕加索的石版画，画上的女人同时看着左边和上面。石版画镶在镜框里，可见颇受主人青睐。但是，它旁边挂着一幅有毕加索的那张石版画镜框 3 倍大的佛缪拉·1 赛车透视图。发动机的部分构造图上划着几道线，还有用红色圆珠笔添注的文字。左边的窗旁有一个三角形的架子放电话。对面的与邻室相隔的墙壁角落里摆着一台显然是手制的立体声扩大器，喇叭呈直角地安

在上面3米左右的墙壁上。我想，这样的摆法不是使声音互相抵消、完全失去立体声的效果吗？她让我坐在背对扩大器的椅子上。她一边为自己独身女人生活的疏懒分辨，一边掀开布幔走进厨房，大概泡茶去吧，随着一股微风轻动，已经闻不到煤油味，取而代之的是女人留下的脂粉味。

随着女人走进布幔里面，她的印象也急遽变得模糊暧昧。我还是不放心。鼻翼张开，慢慢地深深地吸气，又闻了一遍。的确闻不到烟味和男人的味道后，才点燃一支烟。我掀开一直垂到地上的桌布，看桌子底下的确没有任何令人怀疑的东西。不过，这事说起来实在蹊跷。冬天黑得早，这个时分，虽然窗玻璃开始昏暗下来，但还用不着开灯，定睛看去，掉在电话架子底下的黑色签字笔笔帽还能分辨出来。我那么清清楚楚地看过她的脸……至少在她隔着桌子请我坐在椅子上的时候，相距不到2米，我正面看着她……而她的印象在我的脑子里突然变得淡薄模糊，真是不可思议。我干这一行已经4年半，不用着意观察，见过一面就能条件反射地抓住对方的特点。当场把肖像速写下来。然后收藏起来，需要的时候再取出来，可以立即还原。这已经成为我的习惯。比如刚才那个滑旱冰的小孩……他穿的外套是宽翻领深蓝色呢绒……灰色毛线围脖……白色帆布鞋。眼角下搭，头发又硬又稀，前额发际几乎成一条直线，鼻子下面皮肤红肿溃烂。幸亏坡陡，刹车灵，才化险为夷。如果坡度只有现在的一半，我的车子的马力是现在的两倍，怎么打方向盘都来不及；小孩为了躲避车子，身子往左扭转，右脚必定伸进车轮底下。如果光是胫骨压碎，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其实旱冰鞋一失去接触地面的阻力，小孩的身子被车轮一撞，就整个甩到外面，脑袋瓜重重地摔在护栏上，眼睛歪扭，令人目不忍睹的鲜血从嘴巴、

耳朵扑哧扑哧冒着热泡喷涌出来……当然，要是那样，现在我也不会坐在这儿……

布幔那头传来杯子的声音……不是瓷器的声音，而是玻璃的声音……这个季节，不至于端来冷饮吧……还是，难道让我喝含酒精的饮料吗？那不可能……下面开场的必然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哀哀切切的悲伤场面，只不过程度有所不同罢了……。

这时候主人的心情应该是迫不及待，连泡一杯茶也都匆匆忙忙，可她……不慌不忙地轻微的响动……从水龙头不断流出来的自来水单调的声音……一般地说，主人会抓紧时间，不管是否隔着布幔，滔滔不绝喋喋不休地诉说心中的苦恼。我明知对方是一个只要听她诉苦就觉得是一种安慰的病人，但还是打断对方的唠叨，提出费用问题，结果一盆冷水泼到对方头上，自己不得不扮演一个招人讨嫌的角色。

没有留在记忆里的女人……像变魔术一样一掀开布幔脸蛋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女人……她的脸真的毫无个性吗？……可是要谈到服装，我可以从头到脚历数一百多项特点，甚至透过衣服想象她身体的轮廓也不是不可能。不胖不瘦、均匀苗条、柔软绰态，肌肤大概细腻滑润，但并不算白皙，背上大概长着胎毛，脊梁沟很深，笔直地舒展着。身子比实际年龄——对了，不言而喻，比起刚才逆光第一眼看她时更富女人味儿、更加成熟——总显得有些孩子气，但大小适度的乳房浑圆坚挺，看来非常合适跳那种身体剧烈摆动的最时髦的“劲舞”。既然可以想象到这种程度，那就再进一步，想一想最适合这样身子的容貌应该是怎样的……

光凭想象推测，她的脸庞应该轮廓清晰、表情丰富、格外引人注目……我勉强试着勾勒她的肖像，但还是不尽人意……只

有一种淡淡的、像墙上模糊的污斑一样的东西……也许是雀斑……浮现在眼前……然而，跳过脸庞，头发的形状倒能回忆起来……黑油油的，却纤细，似乎梳子不好梳理，长长地垂下来，轻轻地罩着明亮的额头的左半边……大概没抹发油的缘故，在窗户亮光的映照下，脑袋四周闪烁着一层金属性的光泽……明亮的额头……是的，宽阔光润的脑门子……虽然还能回忆到这个程度，却很莫名其妙……说不定，莫非她故意不把心事形诸颜色让别人一目了然吗？……或许，难道她能够在那么短暂的时间里同时做出五、六个截然不同的表情吗？……是否有什么隐衷吗？……如果真是如此，说不定这件事比我预想的内情要错综复杂，切不可掉以轻心……她钻进厨房差不多有3分钟了……我突然心急如焚，点燃第二支烟……我一边点烟一边站起来绕过桌子站在窗旁……

虽然窗玻璃很小，但窗框是铝框，视野很好。隔着一条10米宽的水泥石子路，对面是东二号楼的北墙。阴暗呆板的墙壁上只有安全楼梯，没有窗户。左下方是刚才开车过来的马路，能看得相当远。挨近玻璃，能看见停在楼下的我的车子。把脸紧贴在窗户左边的书架上，可以看到马路对面斜坡的下面，与旁边楼角的线条大约成30度角，所以人行道只能看到2号楼边角那一块。

在我的视界斜线和我的车子中间的水银灯突然慌乱地闪亮一下。也许是自动开关出了什么毛病，特别敏感地接触一下。不过，也该是华灯初上的时分了。路上行人来来往往，已不是刚才寥落冷清的景象，而且不仅仅是购物回家的妇女，更多的是下班归去的男人。可能是刚从公共汽车上下来的。这样子俯瞰下去，人是行走的动物更加一目了然。与其说是行走，不如说给人

一边与地球引力搏斗一边一个劲儿地运载装着五脏六腑的沉重的肉囊。人人都回来。回到他们出去的地方。为了回来，他们才出去。仿佛回来就是目的，为了把自己家的厚厚的墙壁再加厚加固，他们才出去购买建材。

但是，偶尔也有人一去不复还……

“那么，有线索吗？……只要您想到的，哪怕一点点，什么都行，详细告诉我。”

“我做不到。一点线索也没有……”

“感觉到的东西也可以，用不着证据、根据……”

“嗯……，这么说，有一盒火柴……”

“什么?”

“火柴盒……已经用了一半，好象是一家咖啡馆的广告火柴，和一张体育报一起塞在雨衣口袋里……”

“噢……”我重新打量一遍这张突然抹去任何表情、让我一时不知所措的脸庞，还是看不顺眼。这张脸淡淡微笑起来的时候还有些看头，现在甚至把丈夫的失踪也当做心满意足的因素似的，在略为审慎的板滞中，显得异常沉着冷静。或者说难道她接受不住这半年绝望悲伤的折磨，意志的发条松弛得完全丧失弹力，心如死灰、堕入恍惚茫然的深渊底层了吗？或许曾经是玉容花貌的这张脸也如从对焦不准的镜头中窥见的那样，五官都不在原来的位置上，七扭八歪。“如果您认为这火柴盒像是一条线索的话……”

“我没这样想……，只是它在雨衣的口袋里……”

“那好。只要您在这张委托书上盖章，当然我就会立即开始调查。不过，正如刚才所说，您要交的办案费只是一个星期的调

查费。如果我在一个星期之内没有找到您的丈夫，您当然无须支付成功酬金，但我不能奉还这3万日元。如果您还想继续调查，请再交3万日元。另外，调查所需的实际费用也由您支付……”

“在这儿盖个章就行了吧？”

“可是，只有那么个毫无把握的材料，调查根本无从入手。我是吃这碗饭的，当然不在乎，可您就眼睁睁地看着这3万日元白白扔掉，不觉得可惜吗？”

“那可不行……”

“还会有其他线索吧？更具体一些，比如让我盯梢某某人啦、到某个地方查找啦……”

“要有这些就好办了……”委托人轻轻摇了摇头。她递给我一杯啤酒。我说“要开车”，婉拒了。她端起啤酒，一边浅浅地抿着，一边说：“你说有这样的事吗？……他也有过种种机会……问谁谁都说是莫名其妙。”

“什么机会？”

“工作的……”

“您说种种机会，您是否也调查过？事情都过半年了……”

“噢，是我弟弟……”

“啊，就是打电话那一位吧。听他的口气，好象是您的代理人。要是这样的话，我直接向他了解情况，兴许更快些。”

“可我不知道他住在哪儿……”

“别瞎说了。寻找失踪者的人本身也行踪不明，这不成了捉迷藏游戏吗？”

“我弟弟可不是行踪不明，他三天必来一次电话……是啊，只要他打电话来，我想还有些办法，也就用不着这么害怕……猜

不出究竟出于什么动机，这是最令人焦心的。”

“不过，我看不出您有多么害怕的样子。”

“这就怪了……是不是因为我习惯克制自己了……”

“您把一切都交给弟弟，自己什么也没干吗？”

“我等呀。等了一天又一天，今天盼明天，明天盼后天……”

“只是等待吗？”

“弟弟不同意我干别的，再说，我到外面跑，家里空着，我也不放心……”

“为什么？”

“万一在我出门的时候，我的丈夫心血来潮回到家里，扑个空，那不糟糕吗？……”

“我问的是您弟弟为什么不同意？”

“啊，怎么说呢……”她的表情显得越发遥远、越发暧昧，眼睛下面一圈雀斑如同包裹着她的梦幻的轻纱，倒与整个脸庞十分相配。“弟弟有他自己的想法……不过，到头来还是力不从心吧……我也不能就这样一直等下去……所以，弟弟终于也不再固执己见，于是就请你帮忙……”

“太太，您是海量吗？”

她正下意识地给自己斟啤酒，一听这话，惊得手中的瓶子停在半空中，茫然点点头，说：

“自从丈夫不见以后，我一个人傻等着，常常睁着眼睛做梦……跟在他后面紧追慢赶，怪梦……接着，他突然从我后面出来，这样子开始胳肢我……我明明知道是在做梦，却被他胳肢地发痒，一个劲地笑、笑个不停，简直笑疯了似地……一场怪梦……”

“我还是想见见您弟弟。”

“他再来电话的时候，我转告他……不过，很难说……他恐怕不太愿意见你吧。”

“为什么?”

“怎么说呢……反正我这么感觉，我说不好什么原因……”

“不过，我需要了解情况。这您也明白吧？我根本不想打听您弟弟的个人生活，只希望他给我提供线索。您弟弟了解的那些情况，我从头再查一遍，不是浪费工夫吗？当然，如果您愿意这样的话，我别无异议。”

“只要我知道的，都告诉你。可是，说什么好呢?”

“就是线索呀。”

“真没法子，没有啊。不管你怎么说，我还是没有……”

“呀，那就算了。”我无可奈何，只好说：“这样吧，您把事情的经过从头到尾说一遍，好吗?”

“这非常简单。太简单了，简单得令人惊讶……你来。”她敏捷地站起来，疾步走到窗旁，一边对我招手一边说：“那儿……看见了吧？那盏路灯往前大约10步远的地方……你瞧，人行道与草坪之间有一个小小的下水道孔……就在那儿，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在那个地方……根本没有这种必要……”

暗路……又黑又暗的路……刚才还是一条连着乳白色天空的白晃晃的路，现在却是沉没在路灯晕染的天底的山谷暗路……从水银灯下往前走10步，脚尖摸索到下水道孔盖……似乎就在这个地方，“他”突然销声匿迹……

上街买菜准备做晚饭的女人、还有红色婴儿车、骑自行车的少年，都被黑暗这把毛刷子刷得无影无踪，下了班直奔家里的那

些人也已经歇息在各自的窝里;而下班后流连于酒楼餐馆的那些人回家尚早。这是一段被人们遗弃的不上不下的时间的山谷……我站在……说是"他"突然销声匿迹的这个地方。

风从楼房之间吹过来。一阵阵冰凝般的风片撞在楼房的各个尖角,以耳朵听不见的低声吼叫着,尽管耳朵听不见,这巨大的管风琴的低吼却一直渗透到内心,不由得浑身毛孔收缩、血液冻结,凝固的血液流到心脏,变成红色的心型冰袋。被踩踏得一无是处的柏油路人行道。草坪中的白色斑点其实是被扔弃的破旧皮球。在水银灯光的映照下,连我的尘土污垢的鞋子都镀了一层金似地闪亮,而道路却是一具咽了气的、遍身裂璺的尸骸。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决计到不了好去处。

说起来就是这样。半年前正是8月,还是酷暑盛夏。柏油路面大概也跟橡胶一样软绵绵粘乎乎、路灯四周麇集着成千上万的昆虫。草坪被轻风荡起涟漪摇漾的碧绿小河,破皮球也沉到河底。如果有人在这儿跺脚,那不是因为脚趾冻伤,而是因为从下水道蜂拥而出的飞蚊的叮咬……如果"他"就站在这样的地方……不,不对,"他"最后经过这儿的时候还是早晨……那是一个清晨,水银灯闭上眼睛,昆虫在草根寻觅自已的窝巢,黑暗的山谷揭去衣裳,再次返回与天空相接的白色山丘上的街道的时候--或者,也许是在吹刮着强劲的西南风的日子里难得地露出蓝天的早晨--当都市的心脏被光的鞭子抽打第一下,数百个窝棚的钥匙在最多不过5分钟的误差里一齐开门,各不相似却无法区别的上班的人群如打开水库闸门汹涌流泻的水墙顷堵塞满整个路面,就在那样洋溢着生命的时刻……

"是的,简直就像着了魔的一群耗子……喔,你没听说过这

类童话故事吗……?"也许一个人干掉那一瓶啤酒的缘故,她像比划路面宽度一样大张双臂,眼角湿润,一边左右打量张开的手臂,一边惊讶地嘟囔道:"都这么黑了",急忙起身开灯,接着又一头钻进厨房。但这回在厨房里隔着布幔用与刚才同样的声调继续说:"不仅人行道,连马路都拥挤不堪……再说,大家都怕赶不上公共汽车,争先恐后地跑步……所以,就渐渐占到马路当中……"

"可这么个上下班高峰时间,公共汽车行车表也乱了套吧。"

"可不是吗。"她从布幔后走出来,手里又拿着一瓶啤酒,说:"行车时间乱了套,人们才那么玩命儿地往上冲。"

她把啤酒放在桌子上,转身看了一眼窗户。屋里一开灯,屋外已是晚上。窗玻璃映照出毕加索的彩印石版画。她像受到惊吓似的粗暴地拉上窗帘。柠檬黄的窗帘遮住半堵墙壁,屋内的景象为之一变。窗帘的柠檬黄不是鲜黄,像是卖不出去剩在货架上开始干瘪的柠檬的枯黄。没有主人的房屋如同一具空壳,只是这柠檬黄才突然唤起一股生活的气息。仿佛缺少的不是失踪的"他",不过是单纯的柠檬黄这种颜色罢了。我忽然发现书架上有一只布玩具猫。在佛缪拉·1赛车透视图下面有一个小格架,格架上放着没有织完的花边手套。这间屋子很适合柠檬黄。这个女人很适合柠檬黄。她的房间。为了适合她的生活而截断的她的房间。我歪了歪脑袋。第六支香烟。而她是第二瓶啤酒。总觉得其中必有蹊跷。

从水银灯下坡约10步远的地方,草坪上有一个不大的下水道孔。"他"避开争先恐后赶路的上班的人群,略有所思地在人行道边上慢慢地踱着……如果附近有人看见"他",那就是"他"留给世间的最后形象。纵然这是事实,究竟又会有多少意义呢?

“既然公共汽车的行车时间已经乱了套，反正是下坡，何不脑子活泛点，一开始就打算坐地铁，悠然自得地去？何况那天早上还跟人约好在S车站见面，要是直接上班的话，倒是坐公共汽车方便……”

“不过，跟人见面的事失约了。”

“所谓失约，其实意味着是一种存心预谋的行动。”

“不是这么回事。我换一种说法。可是，该怎么说呢……”

“三天以前，还一直开车上下班的吗？”

“对。听说车子出了什么毛病，送工厂修理去了。”

“现在这辆车呢？”

“嗯……后来车子怎么样了呢……”她吃惊地睁大眼睛，显得天真单纯：“弟弟一定知道吧……”

“又是弟弟。可是见不着他呀……”

“见不见都无所谓……弟弟有弟弟的想法……把您这样介绍给我，就是弟弟的主意……希望您相信他。我弟弟就是这么个人……”接着，她突然声音激动地说：“对了，没有失约……千真万确……我有证据……对，我想起来了……那天早上，他出门后，又立刻折回来……我想那一定是很重要的事……他下了楼梯，还不到一分钟……用曲别针……意识到应该事先用曲别针把准备在S车站交给别人的一部分材料别好……”

“这事我已经听您说过了。”

“哎哟，是嘛？”女人嘴唇微张，牙齿浅露，但眼睛掩饰不住惊恐不安的神色：“我、总是自言自语……对不起……都成毛病了……自言自语，唠叨多少遍也没人讨嫌……跟傻瓜一样，谈起什么曲别针……我经常这么想……不过，回来取曲别针难道不是证明还是打算去会面的吗？……大家都问，所以不知不觉养成

翻来复去唠叨的习惯……”

“大家问什么?”

“就是自言自语什么呀……不过光谈曲别针这玩意儿是有点没劲……把材料别起来,也许用得着,可是连我唯一的重要的愿望也必须用曲别针这东西事先别起来……这我明白……”

我慢慢走过去,停住,转过身子,再走回来……很糟糕的柏油人行道……从3号楼角迈普通的步子走32步……抬头看去,只见排着一列不会眨眼的假眼般的水银灯,像咒语,呼唤着永远不会到来的节日的游行队伍;所有窗户的长方形淡淡的灯光都是早就对这类节日死了心的背影……风像一块湿抹布抽打脸颊,我把外套的领子竖起来,继续往前走……

如果相信她的愿望——或者自言自语——是真实的话,那么就在这短短的三十几步里,一定潜藏、埋伏着某种突如其来又束手无策的异变……因此不仅失信于约会,也背弃社会本身,终于跨越了别无退路的断层……

“好,如果可以光凭想象的话,那不妨设想一下吧,比如说……您别在意……有没有人掌握您丈夫的什么把柄威胁他……比如说,以前的恋人啦,跟这个恋人之间生的孩子啦……这样的事司空见惯……年轻人血气方刚,犯了错误,死后不能上天堂,就变成鬼魂,四处游荡,这不算什么稀罕事……现在又刚好是8月……正是鬼魂出来散步的好季节。鬼魂不尽是女的。先前盗窃公款如今身败名裂的同伙就很有可能变作鬼魂。还有,昨天刚刚从监狱放出来的惯犯施加报复……他就是因为您丈夫的举报才进的局子。像这样的敲诈勒索的惯犯,您有没有什么线索?当然,也有可能是素不相识的人设的圈套。现在,智能犯罪的手

段也变得非常巧妙狡猾。比如以自己的名义偷偷地给一个毫不相干的人加入生命保险，然后用车撞死他。好象这种卑劣的手法眼下还挺盛行。不过，这种情况，如果尸体不被发现、身份没有得到确认，就一分钱也拿不到手，所以您丈夫这样遭人暗算的可能性不大。对了，既然警察还没有通知您任何调查的情况，大概可以考虑把死于事故或者伪装死于事故排除在外。如果是他杀，恐怕就有点难办……他可是搭进黑社会哥儿们那一伙里了……走私呀、造假钞呀这类团伙……”

女人把第二杯啤酒喝了大约一半，就不再喝下去。她一动不动目不转睛地看着气泡一个个破裂、变成肮脏的沉渣。她是在思索呢还是在生气？抑或只是单纯的茫然若失？她的下嘴唇比上嘴唇微微突出，像还没有彻底断奶的婴儿的下嘴唇，却有一个鼻孔朝天的自命不凡的鼻子。

“真正棘手的恐怕不是那种团伙，而是像扔在地上的烟屁股那样一钱不值的对手。就是所谓中了邪魔的那种家伙。给您讲一件真人真事。银行职员本来都是一群安分守己的规矩人，有一个分行经理，更是规矩得一丝不苟，退休那一天，迷上了一个舞女。其实那个舞女并没有什么本事，跟其他一大群人一起跳罢了，不过有一个咬手指甲的毛病，就是上台学着手舞足蹈的时候，也情不自禁地咬起指甲来，因此说她工作不上心吗？恐怕本来就是个二把刀吧。可是这位退休的银行分行经理就喜欢看她咬手指甲。连着3天，天天去看，还给她写了一封信，表示自己是她的‘舞迷’；第四天想方设法带她出去吃饭，正满心高兴开始火热的时候，第五天事态却急转直下，在姑娘的房间里逼着她一起情死，闹得不可开交。人就像剃须刀的刀片，越硬越脆。您说不是这样的吗？”

女人的表情依然纹丝不动。杯子里的泡沫更加萎靡。从侧面看上去，泡沫的表面犹如空中摄影相片里热带丛林的表层。女人正在看着什么？突然，在光线的映照下，我看见她的眼皮下像刚刚刷上的油漆般的鼓泡……是泪珠吗？……我心里着慌……我不是故意的呀……

“不过，要让我说的话，那曲别针……就像您说的，也许就是您认真地考虑那些材料的证据……但是，是否打算按事先约定的送到S车站，那又是另一回事。当然，这要由材料的内容而定……”

“听说谁也不知道。”

冷不丁的回答如弹跳起来的皮球一样轻快地撞回来，而且那声调和沉默不语毫无二致。

“不过，大概是公司的事吧？”

“绝对不是什么大事。”

“我需要的不是判断，而是事实。啊，那些材料，我明天去公司查一查……我还是有怀疑……夫人您说没有线索，这是主观上的问题，没有办法。但是，什么日记呀与别人交换的名片呀通信联络本呀这些线索一个也没留下来，他是一个喜欢把事情整理得有条不紊的人，我总是难以置信……矛盾啊……似乎夫人认为因为毫无线索，他的失踪是偶发事件，但是我认为恰恰相反。俗话说，鸟去不留痕。我倒觉得这才是真实情况。”

“可是还有曲别针的事，再说，存折也没动啊……”

“不会的……他在我找曲别针的时候，一边用刷子擦鞋一边吹着怪里怪气的口哨。”

“怪里怪气的口哨？”

“好象是电视广告的曲子。”

"不行。蒙骗自己随您自便，但蒙骗我可没有一点好处。"

"这么说，也可能有过……像……说不定电话本什么的……"

她这才有点慌神地转向放着电话的屋角，下意识地慌忙把紧握的拳头贴在嘴唇上，像是咬大拇指甲一样。瞒是瞒不住的。厚厚地涂抹着指甲油的指甲边上的白色伤痕显示着她与这种恶习的斗争……女人面带歉意似地微笑着。

"是有记录本吧?"

"你这么一说，我也有这种印象……那个架子上一直放着一个黑漆盒子……有这么大……把按钮对到第一个大写字母上，一按，盖子就啪地一声打开……"

"这盒子是和您丈夫一起失踪的吗?"

"不。要是被人拿走的话，就是弟弟。弟弟也不能老让我什么也不干光等着他呀。不过，他查来查去，没有查出任何有用的线索，所以也就放在自己手里了。如果这样的东西放在我的眼前，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恐怕连我也受不了。弟弟反对我做那种危险的事……"

"什么危险的事?"

"他说人生所必需的地图有一张就够了……这是弟弟的口头禅……他常说这社会就像毒虫猛兽肆虐出没的森林一样，只能走大家经过后确保安全的通道……"

"这简直就像说洗手之前先消毒肥皂一样。"

"没错……我的弟弟就是这种性格。到我这儿来，第一件事就是洗手、漱口，慢慢的细细的，先折腾半天……"

"不管怎么说，求您现在就给他打个电话。"

女人的表情突然笼上灰色的阴影。也许是油彩卸下，露出

本色的皮肤。这是第一次调节到的视线。她一边用并排的双手的手指头轻轻摆弄桌边一边悄无声息地站起来，绕到狭窄的椅子背后，用手指在柠檬色的布幔上捅出一个浅浅的凹窝儿。与黑色很协调的女人……那拒绝重力的柔曲的细腰……拿起话筒，也不看电话本就拨号。手指头拨完号后揪住布幔的皱襞……仿佛没有关节的细指……好象有见什么抓什么的习惯……这是为了克服咬指甲的习惯而养成的另一种新的习惯吗？……布幔在她手里轻轻摇晃，像带着几分醉意……但是，黑色和黄色是"危险"的标志……

"太不像话……"女人用沙哑的低声似乎对着眼中的什么人说："总是让他自言自语来解决问题，这种毛病惯得太厉害了……那最好直接问本人吧……连我开始也不敢相信呀……悠闲自在地吹口哨，可是立刻就……说现在觉得非常可怕……噢，怎么回事？没人接呀……是不在家吧……"

"您给谁打电话呀？"

"后面那个……"

"就是那个最后的目击者吗？算了吧，他一定对您的电话烦透了。而且我不是让您给他打电话啊。"

女人用不注意抓了一只毛毛虫那样的手势惊谔地放下话筒。

"那往哪儿打？"

"这还用说?！给您弟弟打呀。"

"那不行……"

"10张也好，20张也好，反正我需要地图。这么一张相片和一个旧火柴盒，您到底想让我干什么？我和您不一样，我的工作就是专门去危险的地方探听情况。给您看的委托书上也写得明

明白白，必须提供各种资料。我认为我的要求并不过分。”

“弟弟知道，他说没有一个帮得上忙，他要自己全部调查清楚……”

“倒很有自信。那你为什么还要雇我？”

“因为我已经等不及了。”

自然，等待是痛苦的。但是，我还在继续等待。慢慢地走，停下来，转过身，再慢慢地走……，时而有公共汽车到站，稀稀落落的脚步声，但绝对看不见人影，连断层、地裂、魔力的日元、秘密地道的入口，类似这些东西的痕迹一个也辨别不出来……只有等待得精疲力竭的、黑色的、空洞洞的透视图法……以及二月疼痛的夜风……

清晨，在所有的时刻中最令人扫兴的早晨7点半……人们无论出于什么莫名其妙的动机都不会去搭理的、蒸馏水一样的时候……大概可以想象在燃料批发公司的一个科长的身体上究竟充其量会发生什么样异常变化。是备受轻视？还是偶然遇见愚蠢透顶的委托人？无论是哪一种情况，不予理睬的看不见的东西终究看不见。既不可能看见也不打算看。

想看的东西已经看见。我的目光一直凝视着那儿。那淡淡的长方形的光、柠檬色的窗户……刚刚告别过的那间屋子的窗户。那柠檬色的布帘仿佛在为她坚决阻挡黑暗的侵入以及冷笑被黑暗冻僵的我。但是，也就是你，总有一天要背叛她。等着吧。一直等到那一天。

好象只用脚后跟走路的脚步声急匆匆走近前来，于是我才把眼光移开那柠檬色的窗口。胆怯的女人的脚步、迟到的高跟鞋的紊乱、挟在腋下的纸袋……，黑暗都藏不住的领子和袖口镶

滚毛皮的白色大衣……故意装出没看见我的样子，但蒙混是蒙混不过去的，朝着这边的上半身如铠甲般僵硬……要是猛然把她拖倒在草坪上会怎么样呢……一定惊吓得叫不出声来，像石像一样咕咚一声倒下去，假装昏迷过去……白色的外套过于显眼，用草坪上的枯叶盖住她吧……埋在枯叶里一动不动的女人……女人在枯叶下面倏地脱得一丝不挂，只有手脚露在外面张开……风吹过来，吹走了脸部……那张脸突然变成柠檬色布帘那边的女人……更大的风吹来，吹散身上的枯叶……但是，出现在那里的不是预料中的裸体，而是一个黑洞……就在水银灯下面，穿白色大衣的女人的影子轻捷旋转，一边迅速膨胀一边融化在黑暗之中。……手脚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剩下无底的水井般的空洞……

穿在脚上的好象不是鞋，而是冰冻的鱼肚。但是，等 30 分钟看看吧。如果我的预料正确……我只能认为我的预料不会错……她弯腰的身影一直映照在窗帘上。她和枯叶下的那个她不能相提并论。这不是我在选择，而是她自身在选择。

刚才就已经证实，如果想打电话，椅子碍手碍脚，所以只能采取那种姿势。对着窗户，转向一旁，由于光线的缘故，可能有一小点脑袋映照不出来。虽然窗帘的布料很厚，但织得稀疏，所以用不着担心影子映照不在窗帘上。只要能抓住那个场面，就是稍稍挨冻，也是值得，没有白等。给谁打电话……那还用说……当然就是那个弟弟、一个怪物。一个因为又亲切又聪明又奋不顾身又过于深思熟虑所以住处不定的怪里怪气的家伙。……这个毫无责任感的监护人虽然特地亲自担任委托代理人，事到临头却把全部洽谈事宜听凭一个白日做梦的、被幻影中的丈夫逗得捧腹大笑的、沉溺于自言自语的、开始患酒精中毒症的

女人，而自己绝不肯露一次面……

不，这倒无关紧要。我本来就毫无打算核查委托人所提供的情况是否真实。我是干这一行生意的，只要给钱，明知对方胡说八道，我也都能接下来。不过，案情的来龙去脉还是多少要了解一些，不然连一个傻瓜的角色都扮演不好。其实，傻瓜这个角色要扮演得不温不火分寸得体可难了。再说，也还有那么一点自尊心。扮演傻瓜的角色固然不要紧，但要是被人当做一个愚蠢透顶的真傻瓜对待，那就无法打交道。手续费3万日元，让我办的事就不能超出这个数额范围。

我把皮包放在脚下，两手放进大衣口袋里，一边轻轻揉着两腰一边继续监视着柠檬色的窗帘。一辆出租车齿轮发出破碎般的尖叫声爬上坡来，一边掀开黑暗一边朝住宅区里面驶去。至少也要等到那辆出租车回来。可是如果不再出现我所盼望的身影……这不可能……那个弟弟总是觉得可疑……智慧的车轮这玩意儿，复原远比拆卸简单自然。

远处传来粗暴地关闭铁门的声音，在四周横七竖八的管道中传递回响。如大地的叹息震荡着耳朵。狗的纤弱的悲鸣在空中盘旋远去。他想小便，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看来有点憋不住了。仿佛天空开始雪花飘落，看来是眼睛使劲凝视黑暗产生的错觉。他闭上眼睛，雪花依然在紧闭的眼底纷纷扬扬。然而，比这飞雪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刚才那辆出租车亮着“空车”的红灯开回来。你问难以置信什么呢？一切都难以置信。所以不知道自己要怀疑些什么……好象连思考的能力都被冻僵了……毫无变化，柠檬黄的窗户……我以为是糖果，塞进嘴里才发现是玻璃珠。……啊，幸亏没有迫不及待地一口咬下去……我浑身颤抖着解完手，从地上拾

起公文包回到车里……发动机吼叫着……如果事情的进展都在我的预料之中，那么这“音响效果”应该是送给委托人的，如今听起来却只觉得可憎可恨、心情忧郁……算了，如果一口咬定那就是事实，只好从这个事实着手调查吧。

一个旧火柴盒和一张相片。如果说这就是地图，空白的地方太多了。尽管如此，我也没有义务勉为其难地去填补这些空白。以为我不是法律的卫士。

《情况报告》

2月12日上午9点40分——查访火柴盒的出处。从委托人的住处步行20分钟，住宅小区坡下的右边是地铁车站，沿公路往S车站方向走去，左边有一个露天的收费停车场，紧对着斜前方竖着一块招牌，上书“山茶花”三字。那字体和火柴盒商标上的一模一样。一家很常见的很普通的咖啡馆，座位只有18个，除老板外，还有一个女招待，22岁上下，微胖，圆脸，小眼睛，额上有明显的粉刺痕迹，穿带花纹的长统袜，好打扮，长相却极不中看。首先可以把此人排除在外，不必调查。门上贴着“招募女招待”的招工广告。心想也许这几个月里有人辞职，便不动声色地向老板打听，才知道并无此事，只是打算新招一名女工。二人对失踪人的相片及特征毫无印象，至少说明失踪人并非此处常客。（附注：一杯咖啡80日元）

今天早晨我觉得昨夜的余醉未消，明明喝了两杯咖啡，却拒付两杯咖啡的钱，只付一杯的钱。

虽然如此，我的那一份关于“山茶花”咖啡馆的《情况报告》并没有出错遗漏。火柴盒破损的情况、残破模糊的商标图案、虽说很近却来回不便的咖啡馆的位置，这一切都与店老板说的“他不是常客”的证言相一致，不需要再添加什么东西了。

搁厨改造后的痕迹依然历历在目的疲惫不堪的墙壁上贴着一张像是南美某地咖啡园的彩色照片。照片的一角卷起来，积着一层灰尘。连贴这张照片的本人一定也忘记了它的存在。照片里的人们都戴着宽边遮阳草帽，似乎那儿充满辉煌灿烂的阳光，而如今我所在的地方，透过网眼花纹窗帘，在浑浊灰白的二月阳光的残渣与变色的橡胶树下，只有烟熏火燎地燃烧的石油取暖炉的红红的火焰。而且顾客自始至终就我一个人，那个小丫头一脸死相钻在柜台角落一头埋在周刊杂志里，老板也像得了伤风感冒似地脸颊发肿，没精打采地磨磨蹭蹭挨个擦桌子。每擦完一张桌子，就抬头看着外面的街道，满心怨恨般长叹一声。如果我的《情况报告》还要补充一点什么的话，充其量不过添一笔那边立着一块“此路不通”的牌子。再做其他想象推测，犹如拿放大镜在咖啡园的照片中寻觅一样愚蠢。不仅仅“他”，任何一个人只要一坐到这桌子旁边，首先想到的是有家可归是何等的幸福。总之，我的《情况报告》没有弄虚作假。

我看老板走到邻桌，便合上公文包，站起来。店面沿街，细长条。老板为了给我让路，必须斜着身子站在桌子之间。。我每走一步，从脚下的地板缝渗出黑乎乎的油渍。我掏出200日元，递给极不情愿地从杂志上抬起头来的小姑娘，一边等着找钱，一边打定主意不再去找她。这事已经翻来复去想过多遍，没什么可犹豫的了，可是心里总挂念她的弟弟，稍稍查一查他的经历也未尝不可吧。现在他们姐弟二人似乎还是一致的利害关系，尽

管不能在《情况报告》中形诸文字，但随着事件的发展，说不定会被剥去画皮、原形毕露，两人反目为仇的。对于我来说，正式的委托人是姐姐，大可不必对弟弟讲什么情面。

收款机旁边的红色公用电话机连拨号盘的窟窿里都粘满手垢。我拨通事务所的电话，转到资料室，让对方火速到她原籍所在地的区政府查询户籍誊本里记载的弟弟那个栏目的内容。当时，我故意大声说她的现在的姓和旧姓，好让老板和女招待听见，但他们毫无反应。毫无反应恐怕是正常的。即使我最坏的设想不幸而中，他们互相联系的时候也未必就是使用真名实姓。

老板一边咳嗽一边收拾刚才我坐的那张桌子。我转身走到门外，背后追上来一句小姑娘略带关东口音的道谢声，乳白色的浑浊天空却明亮地有些晃眼。店头的马路上，两辆大型公共汽车紧挨着错车，趁着堵车的空隙，我穿过马路，奔向停车场。环绕停车场的带刺铁丝网上并排竖着三块招牌，上面分别写着：

“收费停车场。1 小时 70 日元。可签订定期合同”下面是红字写的电话号码。

“就在前面！”一只 1 米长的手指示方向。这是旅馆的广告。

“花环个人出租车营业处”几个大字几乎罩住门卫的小屋。

我把 70 日元停车费递给正叉开双腿在火盆上烤火的、一只眼睛布满血丝的老门卫，心想这笔开支可别忘记要写进情况报告，拿过盖着印章的收据塞进钱包里。回头一看，刚才在店里面看是网眼花纹的布帘却像一块黑漆把“山茶花”的整个窗户涂得一团漆黑，反映出刚好在反射角上的药铺店头那五彩缤纷的颜色。一只胖得像小猪一样的肥猫在二楼屋檐上悠然自得地走着，走五、六步，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就在屋檐的尽头，高耸着公共澡堂的烟囱，透明的轻烟如阳炎袅袅飘曳。我习惯性地刚

要取出照相机，一想没有这个必要。这个地方不可能来两次，如今还能提供什么证据呢?!

我的车子是左边一排第三辆，被前面的车子挡住，一时没能看见。等我看到那扁脸塌鼻的车头时，一个男人从门卫小屋大步踩着砂石地过来。

是不是停车费没交够……

他满脸微笑，眼光却毫不客气地在我的浑身上下慢慢打量着。这家伙的眼光令人讨厌。长得干巴瘦，却要一副宽肩膀，黑外套的线条笔直地从端耸的双肩垂落下来，大概口袋里装着鼓鼓囊囊的东西，线条到这儿突然变形。也许是稍长的鬓角造成焦躁不安的神情，把挤出来的微笑破坏得荡然无存。走路好象故意迈着外八字脚，格外显眼。双眼挨得太近，给人一种狞猛进攻型的印象。

“你……是兴信所的吧?”

这声音似曾相识。说话并不结巴，却像嘴里含着唾液一样含糊不清。果然是他。我想起电话里的声音。就是他代表那个女人委托我调查此案的。对方依然微笑着，我却猝不及防，有点惊惶失措，但更多的是感觉到强烈的败北。

说实在的，我对见到这个男人几乎已经绝望。这可能因为昨天晚上让我在天寒地冻中白等一场。我不仅怀疑他是否真是那个女人的弟弟，而且开始怀疑是否实有其人。掏钱请人代打电话是轻而易举的事。退一步说，即使实有其人，情况也毫无进展。这个弟弟和那个失踪的“他”可谓大巫小巫，销声匿迹、不肯露面。他不得不玩弄这般拙劣的手法准是干了亏心事。耍弄这个花招显然做好了被疑为共犯的思想准备。我抱着近于豁出去

的心情，总觉得自己不知不觉地被装进去、扮演着为某种犯罪充当帮凶的角色。

对了，还有那个火柴盒，和“山茶花”咖啡店没有特殊关系，但我对火柴盒本身总心存疑虑。盒子里竟有黑白两种不同颜色的磷头的火柴。

我有一种危险的预感，这样疑神疑鬼，一不小心，就会身不由已地不得不踩进地图的空白中心。但是，我并不打算随随便便把这种疑虑亮给对方。这一点我心里很明白。支付的费用首先是用来维护委托人的利益，至于查明真相，那是次要的。

我已经死心。好不容易死了这条心，刚刚往余醉未消的脑子里使劲灌完咖啡的时候，这个人出乎意外地出现在眼前，要我镇静，谈何容易。

我不知如何回答，对方见状，下巴往咖啡店方向一扬，紧逼一句：“有什么收获吗？还真是巧遇啊……看这样子，咱们俩谈得来呀。”

“巧遇？”我情不自禁地带着责问的口气。

“应该说是巧遇吧。”他转过来，和我隔着车子，回头说：“我可不是盯梢你来的，那样子的话，咱俩就颠倒过来了。”

“你怎么知道我？”

对方瞟了一眼我的公文包，不无兴趣地说：

“你不是也一眼就知道我是谁吗？彼此彼此。”

我之所以一眼认出来，主要因为他的与众不同的嗓门，还有时间、地点过分的巧合。这个自称弟弟的人，有什么地方长得和姐姐相似呢？宽肩细脖，说不定这肩膀是衣服垫肩撑起来的哩。声音含混不清，好象声带发炎肿大。皮肤浅黑，给人机灵敏捷的感觉。不能说丝毫不像，大凡人多多少少总有相似之处。说起

来,那副嘴脸仿佛是用充满敌意的糨糊糊出来的,绝对不适合微笑。干涩的眼睛似乎在任何睡眠中从来没有做过一次梦。加上那一口生硬别扭的话语,听起来实在难受。至少从感觉上,我和他毫无共同之处。但他也算是半个委托人,因此我并不打算顶撞他。……不过,如果他以为这区区3万日元就能收买人的好恶感情,那可大错特错了……

"昨天晚上,你当然以为能见到我。要寻找的人竟是两个,难怪有点不知所措了。"

他一边用戴着黑手套的手指头弹着我车子上的雨刷一边看着我:"你是个大胡子,真羡慕你。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的胡子就是长不多,跟泥鳅的胡子差不多。这还是荷尔蒙的关系吧。"

"总之一句话,我对她算服了……就是你那个姐姐吧……一口咬定既没有头绪也没有线索,一到关键的时候,就推说这事弟弟知道。……可那个弟弟在哪里呢?她又说不上来……完了就一个劲儿喝啤酒。看那样子,好象并不乐意弄清丈夫失踪的真相。"

"嗯,看来你脑子不错。是这么回事。你很快就觉察到其中错综复杂的情况。"

他的嘴角挂着微笑,解开外衣的上面两个扣子,把白色的围脖往旁边扯了扯,将衣领翻出来。领口上别着一枚大拇指大小的厚徽章。徽章是景泰蓝的,蓝色银边正三角形,三个角呈圆状,中间浮雕一银色S字。字体构造变形,运用直线,也可视为闪电的图案,或者本来设计的就是闪电,而不是S。

我没见过这种徽章,但马上明白对方试图造成某种特殊的威胁效果。不过,我故意视而不见。

"知道了吧?"他迅速把衣领合拢,说:"我不希望你抱有偏

见。姐夫是一个老实巴交的正经人……怎么说呢……不是那种朝三暮四的没常性的人。这一点请你牢牢记住……”“这样子的话,更希望你毫无隐瞒地提供线索。”

“你说隐瞒,这种说法可不太妥当。”他突然蹦出几声干笑:“大概姐姐又夸大其词了吧。”

“要不是早有预谋,不会走得这么干干净净,没留下蛛丝马迹。”

“其实可能就是预谋的。”他突然压低声音,歪着脑袋,一边用脚尖踢着车子的轮胎一边说:“这一点,我和姐姐的看法不太一致。说到底,她毕竟是一个女人啊。一想到自己像一块破布被扔掉,心里总接受不了,所以就寻找其他的原因。女人就是这样呀。如果可能的话,最好让你编一个绝对无法解释的童话般的故事……可是,既然无法解释,你又怎么证明呢?……也真难为你了,虽然我理解她的心情……”

“有的人丧失记忆。”

他面无表情,又踢了一脚轮胎,像评品货色一样一边慢慢绕着车子往里走一边说:“对……我也想过,还请教过医生。医生说……”

“回‘山茶花’再喝一杯咖啡,怎么样?”

“那为什么?”

“不为什么,觉得冷……”

“哦……”他横着身子从车子和板壁之间穿过来,一边慢慢走近前一边说:“我这个人,脾气急躁……你在那头是不是还有事没办完?”

“不,徒劳无益。”

“那个医生说……”他平伸双手,在我的胸前像揉捏一团泥

土似地动着:"丧失记忆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这样子,只丧失过去的记忆,对现在的事情,怎么说呢……"

"不失去判断力。"

也许是精神作用,我闻到他的强烈的口臭,不由得后退一步,他稍稍倾斜身体,往车里窥探:"对,对……是判断力……还有一种,连判断力都不行……最终变成傻子或者疯子。所以如果是第一种类型,还能变成另一种人,过着与众不同的另一种生活。记忆丧失以后,一般两三个月就能恢复记忆。问题的是真的变成疯子那可怎么办。按说立刻会被警察保护起来的……根据家里人提供的失踪者报案情况,一对照,很快就能发现。再说,他跟我们不一样,身上总带着驾驶执照什么的证明身份的东西……"

"这么说,你是主张事先预谋的罗?"

"我没有肯定,但又不是小孩,无缘无故地出走,有点不可思议。"

"要是经过周密策划的出走,大概不会留下痕迹,不过从昨天晚上了解的情况来看,这一点还不能断定……。好象有个带弹簧的电话本应该在你手里吧?"

本想攻其不备,可是对方镇静自若:"啊,这也算个东西的话,还有其他,比如日记呀、从公司的抽屉里翻出来的名片呀……"他装糊涂地抬头看天,伸长着烧鸡一样肌肉发达的脖子,喉结上下滑动着:"不过,我想告诉你,他失踪可有半年了。这半年里,我也不是袖手旁观。挨着查了一遍……你大概觉得我抓不住要害……结果一无所获,时间搭进去不说,还花了不少钱……当然,如果必要的话,随时都可以把调查情况给你看。只是让我说一句真心话,希望你不要把时间白白耗在那号人身上。

这是我反省自己失败之后的规劝，对她不要抱任何希望，还是自己重打鼓另开张吧。”

“你说得倒轻松，就凭一张照片和一个火柴盒，这不是大海捞针吗？”

“也不见得就这些东西。”他慢慢脱下手套，好象灰尘飞进眼睛似地中指使劲按着右眼的眼角，说：“我知道那家咖啡店算是白跑，不过，我的脑子想象你寻找咖啡店的情景时，突然灵机一动，觉得那火柴盒跟咖啡店无关，倒是和停车场有点瓜葛……一下子心血来潮，这很蹊跷……那个人心灵手巧，甚至还有一级汽车维修工证书。从旧车行弄到一辆破车，跟白捡似的，自己捣鼓着还能开，好象最后卖了个好价钱。这么一想，觉得有戏，说不定这儿就是进行交易的场所……”

“我正是希望你们提供这样的材料呀。”我想起与柠檬色的窗帘并排的书架上那杂乱无章的、大多是实用性的书籍中的确有汽车维修问答之类的书，而且毕加索石版画旁边挂着佛缪拉汽车发动机透视图，上面还有红色圆珠笔添注的文字。我不得不承认自己的疏忽大意，嘴里却说：“持有一级汽车维修工证书，这是非常重要的特征。所谓特征，不单单指什么地方长痣、有没有做过盲肠手术啊这些东西。你们不把这些情况告诉我，叫我怎么办？”

“那就是她的不对了。”他努着薄薄的嘴唇笑起来，迅速伸出的手指在几乎碰到我腰间的地方停下来，说：“我那姐姐大概把你这个大侦探当做下酒菜了吧。”

“回来结果怎么样？”

“不行……”他回头对着管理人的小屋翻动发白的舌尖飞出一口唾液。唾液划出高高的弧形落在旁边的车顶上：“那老头，

这半年好象就他一个人在这儿。我跟他聊过，可别小看他，一点也不含糊，有是还挺机灵狡谲。那一对红红的烂眼珠什么事没见过。不过，有些事从旁观者来看倒很有意思，可能会突然间看出以前想都没想过的门道来……"

也许风向突然改变，一条尘土带从背后的胡同流出来，卷着沙尘从车子中间穿过去，接着，传来风琴的声音……不对，那是清洁车的音乐旋律……他突然把围脖拢紧，表情僵硬，焦躁地说：

"讨厌的东西来了。"

"你是说垃圾吗?"

"垃圾和音乐居然那样子拼凑在一起，实在无聊透顶。怎么样？回到店里休息一会儿，行吗?"

声音急躁不安。这回论到他来邀请我。我似乎开始隐约知道自己所处的位置。

"我想尽快看一看你所保管的东西、特别是日记。"

"日记？……那当然可以……其实，谈不上是日记……看了以后，恐怕让你大失所望。"他像催我回答似地往前迈出一步："你觉得我姐姐怎么样？作为一个女人……想听听你坦率的看法。"

车子之间的空隙只能勉强通过一个人。我要是不后退，对方就会撞到身上，但我纹丝不动，对方刚刚迈出的脚很不自然地停下来。

"请你无论如何告诉我。当你不是以工作的目光，而是作为一个男人看她的时候……罗罗嗦嗦说了许多，其实今天见你最想打听的就是这件事。"

"你不是说巧遇吗?"

如同没有枪眼的装甲车般的铁箱高声拖着软绵绵的旋律从金属网外面驶过。

“对，当然是巧遇。”苦笑僵在脸上，拧曲着面颊：“你的脑子真好使。把事情交给你可以放心……”

“日记什么时候能给我？”

他盯着我，眼神在瞬间闪动尖锐的敌意。我后退一步，给他让路。他见我没有和他一起走的表示，立刻松了一口气，表现出不再勉强的样子，目光茫然，仿佛对一切漠不关心。

“什么时候都可以……明天……这样吧，明天中午之前我送到姐姐那儿。”

姐姐，作为一个女人……已经不再是语言，而是从那柠檬色的窗帘缝隙间伸出来的锋利的针尖或者是刀刃……我像昆虫标本一样被钉死在无形的墙壁上……用大头针别在窗帘边上的一张小纸片……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又忘记了她的脸庞……即使这个男人弯腰缩脖即将离去，那一副依然如墙壁一样宽耸的肩膀……缺少的正是拼画中的黑洞……

同日 11 点 5 分——走访大燃商事。为了进一步查清出事那天早晨约定在 S 车站交给其部下的材料内容，要求和销售部负责人见面。

……是啊，都已经半年了……形状如小火盆的瓷烟灰缸上印着烫金的“大燃商事”四个字，显得俗不可耐，大概是去年定做中元节送礼剩下的。从背部吊起来挂在四角的“招客猫”如九谷瓷器一样色彩绚烂，耳朵设计得很考究，别具一格，正浅露牙齿，微笑招客。这儿的老板大概是搞土地买卖暴发起来的乡巴佬，

不过,看来公司的发展基本走上了轨道。公司设在一幢粗俗乏味的旧楼3楼,而且3楼有一半是天花板倾斜的阁楼房,可是用带花纹图案的胶合板隔开的这间会客室使用不锈钢管,看样子花了不少钱装修,桌椅等家具一应俱全,除了窗户那一面,三面墙上分别贴满北部、西北部、西部和郊区的巨幅手绘地图,红、蓝、绿三色绘制的复杂的地图上,有的地方像毛线团一样纠缠在一起,有的地方像解开的网络,如人体解剖图一样给人活生生的感觉,而且还用大头针插着乳白色的三角旗。在被电车环行线和外环行公路夹在当中的这块街区里,这幢楼房的一楼是自行车铺,二楼是麻将馆。这没落衰微的构造中,为什么只有吞吐着汇票、现金的心脏给人如此粗重活跃跳动的感觉……半年了,说起来,那时候正是酷热的大夏天……这个常务董事是失踪的"他"的顶头上司,也许因为暖气太热,他的光秃秃的额头上沁着薄汗,如撒了一层云母粉,他一边用手摸着脑袋,一边后背在黑皮椅靠背上弹跳着,仿佛高兴得就要蹦跳起来。人也许都是这个德行,一旦知道此事不追究他的责任,就没有比热衷于探听熟人的背运更具好奇心、没有比拿别人的不幸证明自己原本无罪更有强烈性的了,于是我顺着他的这种心理,从容不迫地问道:那么后来呢?有什么新的情况吗?又想起什么线索来没有?……哎呀,哪里,再也没有了。他使劲摆着胖乎乎的手:说实在的,这些话现在说出来才无妨,出事以后,我也疑心生暗鬼,怀疑这怀疑那,也做好了思想准备,心想肯定被自家养的狗咬了。……不过啊,他并没有咬我……咳,连一块皮都没有擦破……这么说,你实际上没有受害,但有过受害的可能性,是这样的吗?……当然不能说没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我把相当大的一家超级商店交给他管理呀,他对内部情况十分熟悉,万一想干点什么坏

事……就是说，他的一些言行让你不放心、产生怀疑，我可以这样理解吗？……没有的事儿。是救火车的声音吗？……不是，那警笛大概是血库的救护车吧？……根室这个人啊，是个，怎么说呢？积极肯干、任劳任怨，而且正直老实。凭三寸不烂之舌进行竞争激烈的买卖的人，越有本领，越是能说会道，也越心狠手辣，所以我也处处小心谨慎地提防。根室可不是那号人，甚至有点憨直，他的钱包都可以当保险柜，一百个放心，这样的人实在难得呀……从性格上来说，他心胸狭小吗？……心胸狭小嘛，又不太一样……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总之一句话，踏踏实实、埋头苦干。他不会取尖耍滑，也不善于孤注一掷论输赢，可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有时候像鼓气的蛤蟆一样，固执得很，一旦话说出口，绝不收回。……是不是这样子得罪了什么人？……得罪人？这可怎么说，生意上的事本来就像狐和狸斗法一样，得罪人司空见惯，要是顾及这些，那生意就没法做了。……可是，比如说，有什么人违法犯罪的把柄被根室抓住了……哦，这么说，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罗。干你这一行的，形形色色的社会阴暗面都见过，大概也碰到不少怪事吧……啊，是见过不少世面……可不是吗?! 只要是人，谁都拉屎撒尿……我还想请教一下，根室对这儿的工作有什么感觉不满的吗？……怎么可能呢?! 你想想看，失踪之前的一个月刚刚从销售股长提到科长。……这我听说过……我们这个公司，你也看到了，不做表面文章，但是如果以门面来判断，那就不合适啦。工作的性质决定我们只能把重点放在郊区。只要哪个地方城镇一发展，煤气罐的销售量就跟着上去，但是城镇发展到一定阶段，管道煤气一铺进去，我们也就完了。于是就瞄准现在还没有开发、将来很有希望的地方进军，跑各级政府主管部门，磕头作揖，收集情报信息，还要拉拢各

家零售店的老板,千方百计,随着城市的迅速发展,我们播下的种子也迅速茁壮成长,但长得快也枯得快。一年到头马不停蹄地打神经战,职工要是都圈在办公室里,就没法竞争,必须撒出去,到外面跑,别看公司空空荡荡,这才是兴旺。现在我们公司的业绩位居同行业的第六名,银行的信用度也非常高……我明白了。看来问题还是那份材料……什么材料?……就是那天早晨根室和一个年轻的职员约定在S车站交给他的那份材料……啊,是田代吧?田代应该在,叫他过来问问……

没等我说话,常务董事"腾"地站起来,手脚连推带踢地把安装别扭的胶合板门打开,从歪扭裂开的门缝朝着用几道屏风隔开的、满是灰尘的办公室大声叫嚷:田代、田代,快来!……手抹着脑袋瓜上的汗水,再擦在裤腰上,满面堆笑地回过头来。这个人有几分可信呢?……他在。这个小伙子前途远大,你想知道什么,别客气,问他行了……

一会儿,这位"前途远大"的小伙子战战兢兢地进来,与常务董事相比之下,显得脸色苍白,厚厚的眼镜后面,目光茫然不定,穿着又肥又大的裤子和胶雨靴,一副委琐寒碜的模样。常务董事介绍时,他显得无动于衷,从表情可以看出来,并非镇静,而是一开始就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弄不清怎么回事。他和我并排而坐,坐在沙发靠近门口那一头,一边不断往上推眼镜,一边用带鼻音的微高的声音回答,说话却还流畅。

……不,不知道。我只是觉得到公司后再去浪费时间,所以他提出在S车站交给我。这样看来恐怕是一份需要急办的材料吧……你不知道什么内容吗?……嗯,一点也不知道。……但是你知道把这份材料送到哪儿去……不,也不知道,他把材料和一张地图一起交给我……能不能推测一下,把当时的工作情况

以及前前后后的情形联系起来……嗯，出事以后，大家都这么说，我也想过，可是……

常务董事，您觉得怎么样？我冷不丁把矛头转向常务：您处在掌握全局的位置上，大概比田代所了解的情况更多吧？……哪里哪里。常务董事点燃一支烟，依然是刚才的声调，一边用手拂开熏进眼睛的第一缕轻烟一边说：我用人的诀窍就是不随意干涉部下的创造性，这是我的坚定信念。我总是对他们说，你们只要向我汇报结果就行了，如果是好结果，那就是优秀的。是这样的吧？田代。

不管怎么说。我的目光盯着烟灰缸的招客猫上，并非针对哪个人地说：看来不得不承认那份材料得需要保密起来吧……为什么？首先做出反应的是常务董事。我说的不对吗？要是无关紧要的材料，也可以邮寄嘛……所以，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小伙子立刻跳出来解围：一定是抢时间。从农村寄信，就是寄快信也得第二天才能到……那打电话不是更快吗？我想不仅仅是时间问题……打电话只能口头商量，说不定里面有什么盖章的东西，或者需要让对方盖章……

这个年轻人不可小觑，说出的话滴水不漏。我把身子转过九十度，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脸。但是他只是屁股略略一抬，沙发嘎吱一声，依然一动不动地正视前方，丝毫没有改变浅坐的姿势。

……哦，也许你说得对。那好，请你把那天约见的地点画一张草图。小伙子微微点一下头，对常务董事送去一个目礼，他穿的胶雨靴本来走路就不出声，却更加轻手轻脚地走出房间。屁股留在沙发上的凹坑慢慢鼓起来。脏得一塌糊涂的玻璃窗遮挡着本来就是脏兮兮的天空。暗红色的光线在地上投不出一丝影

子。常务董事突然把手中的香烟对着一匹招客猫杵过去，在它的脸上掐灭烟头，嘿嘿干笑起来：遗憾啊。要是专业侦探，我还以为能从那小子嘴里掏出点东西来让我瞧瞧。看你很机灵的样子，可惜徒有其表……这么说，您也对他有所怀疑吗？……不是这个意思。只不过让我为本公司的职员感到一点骄傲。这就好，多亏了你，我心里的疙瘩算是解开了，现在心情舒畅。这当然不是说我有什么亏心事，只是有时睡觉不安。不过，既然根室的妻子特地请你调查，这说明她的确不知道丈夫的行踪去向。这就好了，好哇。没别的意思，我对当事人的遭遇深表同情，实在是家门不幸，只是心里怀疑会不会根室两口子合伙骗我……你有什么具体根据？……瞧你又来了，这么刨根问底，我可就不敢轻易开口了。不由自主的误会也算不得什么新鲜事。别看我大大咧咧这个样子，其实是个操心人。……然后一声长长的叹息，把宽度与厚度差不多的手指交叉在胖乎乎的胸脯下面……是吗？这个根室真的把家眷都撇下销声匿迹了吗？人不可貌相，真看不出来他还有这个胆量……你说他有胆量？……可不是吗？

即使明明知道一走了之，可以一了百了，我也干不出来，绝对做不出来。只要不把我硬赶出去，我死也会赖在这儿。人要吃饭拉屎。既然这儿有饭吃，离开了不是明摆着吃亏吗?! 就是拉屎，好象也是在老地方拉得畅通……

……有人跟踪我。我没理睬，继续走我的路。

出大燃商事，顺公路往南下两个地段，右拐爬上陡坡顶，穿过没有横杆的电车道口，沿着线路的道路是这一带唯一可以停车的地方。车子一辆紧挨一辆从这儿一直排到前面大马路的拐

角。这一带小工厂密集，车辆大多是小型卡车。大概电车行驶过去时从铁轨削磨下来的粉沫四处飞扬的缘故，这儿的路面都仿佛生了锈。

我的车子停在路头。回头一看，跟踪者不见踪影。不过反正还会钻出来的，不用着急。我坐进车里，把座位调整好，公文包放在膝盖上，在两张报告纸当中夹一张复写纸，然后点燃香烟。当场整理记录和探听、跟踪的技术一样，是必须养成的习惯。然而，开头照老一套写了几行，下面实在无话可续。“一无所获”，这是只能证明“不在现场”的最窝囊的一句话。……幸亏还有一张那个名叫田代的年轻人画的在S车站见面处的地形图，如自来水管安装图似地横七竖八，这才勉强算是这一趟没有白跑的“收获”吧……没有比这种时候更痛切感觉到自己的无能。也许实际上本来就是一个无能之辈。有过一次证明自己不是无能的例子吗？有时候滔滔不绝，能够把“一无所获”敷衍成三十多行的内容……造成并非无能的自我错觉。……其实平时没必要表现出自己才华横溢，既然这样想得开，也就满不在乎…… 我撕下一截玻璃胶带，把那张地图贴在报告纸的左角。

好象从山那头过来的、车顶覆盖积雪的长列货车摇晃着敲打铁轨缓缓驶来。后望镜的角上又出现盯梢者的影子。不出所料，就是那个田代。盯梢者消失在死角里，又立刻出现，这回实实在在地站在车窗旁边，用手指示意车子绕到相反的方向。我打开副驾驶座边上的车门，列车行驶的风压仿佛碎裂车窗似地发出嘎哒嘎哒的震颤声，膝盖上的纸张被狂乱地掀翻。小伙子一头钻进来，大衣散发出一股呛鼻的旧电冰箱那样臭味。

在列车驶过的这几分钟、或许几十秒钟里，他的眼珠在眼镜后面越来越小、越陷越凹，脖子在大衣领里越缩越深，本来就紧

张僵板的身子像一块薄铁板开始随着列车一起颤抖。这家伙到底要向我密告些什么？要是来告密，那就好，说不定还是用刚才那一套手法给我一个尴尬难堪。这个“前途远大”的年轻人田代……就是那个销声匿迹的“他”，按常务董事的说法，不也是“人才难得”吗？……

列车终于驶过去了。像虫子飞进耳朵的声音残留在耳边。

“这天气真沉闷。”我说。

就这一句话，他像电影胶卷转动起来似地，僵硬的膝盖开始放松，身子稍稍转向我这边。我把烟头从车窗的缝隙弹出去，他却掏出香烟，点着吸起来，一边不停地把哧溜下来的眼镜推上去一边说：

“对不起……我，不瞒你说，刚才，撒了一点谎……对不起……其实完全没必要……”

“是因为常务董事在旁边吧。”

“也许是吧……不对，不是这样……常务董事他明明知道……可为什么当场不纠正、装聋作哑呢？……我越想越内疚，心里不好受……就好象我们合谋出卖根室科长似的……”

“你不要觉得心里过不去，你提供的情况只要对寻找根室先生有用就行。”

“不会的，我知道提供的情况对你没用。要不我也不会撒谎，即使说了，也无济于事……”

“有用没用，由我来判断。”

“就是那份送达的地方……”

“你事先就知道吗？”

“科长给这儿打电话……”他从胸口的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装模作样地晃动着：“记得是在出事的两天前，我在一旁听到

的，他说要送什么材料去……”

“哦，镇议会议员……可是，这个镇的名字好象没听说过。”

“是合并后新成立的城镇。不过，你去也白搭……出事以后，我们也不是袖手旁观呀。”

我怎么觉得这句话耳熟。对了，刚才在停车场就听那个弟弟说过同样的话。一股急不可耐的焦急情绪突然涌上心头。

“喂，我说呀，事到如今，你索性竹筒倒豆子，把知道的都说出来吧。”

“你这是什么意思?”

如果我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还用得着问你吗？我瞟了一眼对方像上了浆一样僵硬的表情，打开收音机。一个歌手在吉它伴奏下用孩子般娇滴滴的声音唱着：

仅仅是这个
仅仅是这个
梦中见到你
就仅仅这个

田代鼓起肩膀，深深吸了一口气，手掌擦着车窗玻璃的雾气，看来他想说些什么。从车里看出去，雨意浓厚的水汪汪的天空如一堵墙壁垂直在铁轨的前方。在这窄小的车里，随你怎么躲避，也无藏身之处……我似乎从自己的体内听到他激烈的心跳……我也一声不吭地等着，故意叫他为难……

“我说。”他的手在空中比划一下，重新坐好，仿佛凝视着远方：“你把收音机关掉。”

“对，还是说出来好。我是吃这碗饭的，绝对不会做有损于情报提供者的事。”

上行和下行的电车刚好在这儿错车时，我的车子仿佛被铁

鞭抽打一样，收音机发出恐惧惊慌的尖叫。我急忙切断开关，脑子里却浮现出牙科医生的器械。半个月以前，我掉了一颗臼齿，使劲一吸气，嘴里觉得有一股血腥味。

“好，我说。的确，也许我不算十分诚实……但并不是不想协助你……不是的……科长失踪，我也是一个受害者……而且，非常害怕，晚上一个人思前想后……毛骨悚然……可是，我我觉得不好开口……因为我不愿意为此损伤别人的人格……”

“严守秘密是我们工作的义务。”

“其实，那个人……还有不为人知的怪僻……他有一种不正常的爱好……对照相非常入迷……不是一般的照相，而是裸体照……”

“是收集吗？”

“不，是自己照。好象也经常出入于摄影棚。知道这件事的恐怕就我一个人吧。因为我一个偶然的机会把朋友开的出租洗印店介绍给他……”

“有没有固定的模特儿？”

“嗯……算不算固定很难说……”田代终于松开了舌头，连表情都变得跟旧草履的胶皮底一样潮乎乎的：“好象有一个很喜欢的姑娘。”

“知道叫什么吗？”

“我知道摄影棚的地点。我手头还有他拍的照片，下一次给你看吧。一看就知道是业余爱好者的作品，但也正是这一点很有些味道。他把这些照片分送给工作上的老主顾，大受欢迎。”

“现在就到你那儿去。”

“那不行。我是借口吃午饭溜出来的。……我怎么想，还是觉得不可能……他难道会和那个姑娘私奔？……科长不是那种

不管不顾的人呀……倒不如说他落落寡合，偶尔拉他去喝酒，可费劲了，他居然能10分钟、20分钟一声不吭……"

有人用海绵块敲打司机座旁边的车门。我擦了擦玻璃窗，只见一个左半边脑袋上有一块显眼的斑秃、衣服又窄又短的10岁左右的少年哭丧着脸看着我。我打开一半车窗。对不起，叔叔。他一边摆出随时逃跑的架势，一边指着车底下：皮球掉到里面的洞里去了。怎么搞的？不挪车不行吗？要是让我钻进去的话，不挪也行。那你就钻吧！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下的蒙蒙烟雨使铁锈色的地面变成如重油浸渍的颜色。少年的臂肘、膝盖也一定被细雨濡湿。一会儿，少年从车底下爬出来，一只手拿着皮球：这车车速能跑多少公里？100公里。他半信半疑地"啊！"了一声，朝铁轨相反方向的斜坡滑下去。我情不自禁地笑起来。旁边的田代也跟着笑起来。我突然间莫名其妙地松了一口气，觉得这个田代似乎可以慢慢地花点时间打交道，做个朋友。

我关上车窗，起动发动机，打开暖气。冰冷的双汽缸发动机发出蹩脚的打击乐一样的声音。

"你能喝酒吧？"

"一般。兑水威士忌三、四杯还可以……"

"那好，明天晚上，你把根室的裸体相片带来，咱们喝一杯。怎么样？时间、地点……对了，明天再打电话商量……"

主任背后的墙上贴着巨大的进度表，纵列是调查员姓名，横排是日期和星期。主任衣冠不整、像一只被水泡涨的气球软塌塌地把身子摊放在椅子上，要不是交叉在肚皮上的手指头还在动弹，真以为正在舒舒服服地打盹儿。肥嘟嘟的下巴肉团里，刻着几道深深的皱纹，如镶着几根细线；并排的一溜化脓过的毛孔

如苦瓜皮上的疙瘩。

主任保持着打盹的姿势，眼睛睁开一条细缝，浅露几分嘲笑，发出和伤风感冒的狗一模一样的嘶哑声：

“怎么又生气啦。”

“我哪能生什么气呢。”

“这么说，是不是有那么点希望啊？”

“没有。”

“我看也是。这种活儿还是别陷进去。”

“只是到处发火骂娘。”

“光知道发火，这不砸锅吗?!”

“反正就一个礼拜的事。这一般的家庭，一个礼拜出3万日元，长不了。”

“不过，好象是个大美人呀，嗯？就是你那个委托人……”

“没福气，一个什么弟弟，长得怪可怕的，一直在旁边转来转去。”

“对了，刚才资料部说查出什么来了……”

“我看了。我对那小子看不顺眼，就让资料部查一查他的户籍誊本。”

“结果怎么样？”

“好象是有一个叫这个名字的弟弟……不过，户籍誊本没贴照片，还不能完全证明他不是冒名顶替的……”

我一不留神说走了嘴，后悔也来不及了。水气球一样的主任突然嘎吱嘎吱着椅子把身子探过来，锉子一般锐利的目光毫不客气地在我的脸上扫来扫去：“冒名顶替……要是让替身冒充弟弟，那可有两下子……看来你的这个委托人是个江湖老手。”

“噢，只是作各种假设……”

“你到底出于什么动机这样怀疑?”

“出于某种动机……比如说动机不足，或者说动机暧昧……”

“动机很明确。”主任突然斩钉截铁地打断我的话:“委托人的丈夫失踪。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是这样。”

“你当然明白，干我们这一行的，严禁涉足委托人的私事。对那些不能写进报告书里的事，别去过问。要是不能遵守这条规定，那就趁早洗手别干，改行去做和尚或者当骗子。”

我差一点把火柴盒的事说出来。那是手摸得着、眼看得见的唯一的证据。那是可以把无数假设集中到一个焦点使之产生具像的唯一的透镜。在模仿类似真实的无数平面图中，投影在这个火柴盒上的才是唯一的色彩浓艳的立体相片。只要再能得到她的两三句证言……只要能得到……那又怎么样……我就尽情地自我嘲笑一通、自己打倒自己。用不着听，我就知道主任说些什么。只不过查了查弟弟的户籍誊本，就惹出那么些话。而且，也许主任的话是对的。

今天早晨在“山茶花”咖啡店的停车场上，他……委托人的弟弟——非常巧妙地把话支吾搪塞开来，在我差一点无视“严禁入内”的告示牌时，他灵巧机智地提醒我注意。

的确，只有委托人所指定、许可的区域才是我们的狩猎区。委托人决定调查的动机在委托书上写得清清楚楚，是因为“他”的失踪，成败与否另当别论，只管追寻“他”的行踪就行了，至于为什么要追寻，无须打听。如果委托人不愿意提供更多的线索、或者提供的情况自相矛盾，也不必过分追究。

这些事早已知道，用不着主任现在对我指点。即使委托人

为了隐瞒自己的罪行而利用我们，掏阴沟是我们的本行，因此也没有资格拒绝。

比如在收费停车场那一次奇巧般的“巧遇”，亏得他灵嘴利舌的巧辩使我没能越过调查员的雷池，但同时也从另外的角度加深了我的怀疑。既然“他”对汽车维修如此精通，会不会和专偷汽车的盗窃集团－－这可能是最近从报上看到有关破获庞大的盗窃团伙的报道引发的联想－－的下层组织有某种关系呢？也不是完全没有这种可能性。

还有可能是更单纯的情况，举一个例子，比如有人开车压人后畏罪逃跑，“他”就给犯人的车子修补伤痕、更换车牌，或者有人强迫“他”这样干；甚至或者“他”本人就是畏罪潜逃犯……

他的这一手高超的技术使得案子扑朔迷离、如入迷宫，但结果反而逼得“他”走投无路……终于无处安身，只好躲藏起来。……如果“他”的妻子对此案一清二楚，却故意委托调查，布下这个迷魂阵……那就无须我抛头露面了。

只有一点我无法释疑……期待着万一出现的一种预感，怎么也不肯放弃的感觉……在那天寒风呼啸的夜晚，冻得我如冷库里的鱼一样，却依然一动不动寸步不离，是因为那扇窗户透出的淡淡的柠檬色的灯光……仿佛有一只手招呼我不顾栅栏闯进去……这当然毫无根据……但是我心神不定……委托人的栅栏和自称委托人的弟弟所设置的栅栏未必完全一致，多么可恨的疑虑……是的，我很不痛快……那个弟弟总给我一种无法忍受的格格不入的感觉……所以我像猎狗一样藏在栅栏的破洞里，摆好姿势，随时准备扑出去……

栅栏的破洞……火柴盒……

我在关于“山茶花”咖啡店的那一份情况报告中没有撒谎。

既没有弄虚作假，内容也顺理成章。没有在“山茶花”发现与“他”相关的任何东西。但这说的只是火柴盒的表面。如果看一看火柴盒里面……颜色不同的磷头……26根黑磷中混杂着9根白磷……这棘手的事实不管怎么解释怎么回避，都不合逻辑不通情理。今天早上我从“山茶花”拿来的火柴全部是白色的磷头，就是说，那26根黑色磷头的火柴是后来放进去的。现在绝对没人在咖啡店专用的火柴盒里添加火柴使用。不管物价怎么涨，到任何一家咖啡店去，火柴和凉水都是白给。

但是，我在情况报告中对此事避而不谈，不然就要踏破“严禁入内”的栅栏。尽管我非常想闯进去，然而现在还下不了决心……

昨天夜晚我才注意到火柴棍磷头的不同。遭到柠檬色窗户的白眼后，我总算钻进车子，暖气反而促使身上的凉气透入体内，遭受冷遇欺侮的情绪袭上心头，浑身抑制不住地颤抖，甚至担心这样子恐怕都无法开车。一路上越走越拥挤，我实在坚持不住，只好把车子扔在S车站前面的停车场上。

顺着电影院拐进胡同，凹凸不平的墙壁、剥落斑驳的柏油路、黑黢黢的坑洼，仿佛拥挤躁动着等候人的人们。然而，感觉到仅仅是躁动的气氛，实际看见的只是一个蹲在贴满广告的电线杆后面的男人。我急急忙忙撒完尿，面无表情地走到前面拐角处一家明亮的店铺前，推开两扇大门的左边一扇走进去。哎哟，都已经这个时候了。客人还不到平时的一半，显得格外冷清。我在入口的兑换处拿4个100日元换成10日元的硬币。正面墙壁前并排摆着8台红边的白色长方形箱子。要不是箱子中间四周印着商标图案，还真以为是加油站的加油器。我从五排并列的细长桌中间穿过去，先走到没人使用的右边自动售货

机前面。有一股呛鼻的特殊的味道……晚上10点以后，使用下水道的次数急遽减少，臭水翻味上来。都市的臭味……我把10日元硬币投进机器右上方的红色箭头所指示的下面黄铜镶边的投放口里……投进一枚硬币，就发出一声叮咚响，投入8枚硬币，红灯亮了……把旁边的纸杯放在水龙头下面，再把不锈钢的操纵杆往右边一拉，类似烫热的酒那样的米黄色液体不多不少流出0·18公升。我双手捧着纸杯，免得热气跑掉，一口气先喝下三分之一，然后走到自己喜欢的那个台子前面，这一路把剩下的液体分5次喝完。

我常用的那个台子已经有人占据。他穿着褪色的深蓝色工装，里面却是图案鲜艳的围脖，没穿大衣，身材矮胖，一手抓着纸杯，手指甲渗着黢黑的油渍，大概是附近哪一栋楼房烧锅炉的。最拥挤的8点来钟的客人几乎都是工薪阶层，一过这个时间，客人的身份就截然不同。这个客人一边把位置让给我一边回头说：小便这样子滴答滴答，八九是糖尿病吧。舌尖在没有门牙的嘴里掀动着，看来很有几分醉意，身体的重心在脚后跟和脚尖之间来回转换，但是这个店里不放椅子，他一边唏哩唏哩发出声音喝着纸杯里的酒，一边一直盯着我的手：嗬，你也爱喝这酒呀。真没想到。然后压低嗓门说：借给我一个10日元硬币，我是这儿的常客，不能做手脚。你要不信，我写借据。哪怕10日元，不够朋友的事我不做……

这个店好就好在大家互相懒得搭理别人，加上我的胃口和血管刚刚开始充满某种期望。我二话没说，急忙递给他10日元。他几乎是一把抢过去，塞在耳朵里，连声谢谢都没有，不是朝自动售货机、而是朝卖煮魔芋的地方奔去。

桌子上摆着许多小型自动售货机，不仅花生米、炸盐豆，还

有松子、干蛸肉、神签等等30多种售货机。甚至还有自称全国独家生产的、像没手没脚的机器人玩具一样的卖煮豆腐的售货机。要是平时，各个售货机都发出像吸尘器那样的声音，接待排队购买的客人，现在大概东西已经售完，一片冷清寂静。我首先到卖松子的售货机旁，买10日元松子，手一接，一下子甩进嘴里……其实只有20粒左右。第二杯酒喝到一半，突然鼻涕涌流出来。然后买了一袋水煮鲸鱼肉干。今天晚上似乎从额头醉起，逐渐往下去，还发出猫踩铁皮一样的声音。当我端着第三杯酒回来的时候，已经醉得感觉不出体重来了。

我刚好走到售卖神签的自动售货机旁。也许因为紧张的情绪放松得太快、还因为不必像拥挤的时候那样张着臂肘保护手中的纸杯，于是浑身沉浸在逐渐迅速旋转的醉意的漩涡里，这时突然发现桌面是木纹合成树脂贴面，那一片麻脸原来是香烟烧焦的痕迹，在这麻脸中爬动的东西的百分之几却是刚出生的小蟑螂……于是我开始感觉到一股冲动，希望时间就此停止流动，把世界原封不动地封闭在现时映照于我的视野里。

桌子上到处摆着让人觉得碍手碍脚的铝制大烟灰缸。桌子之间放着笨头笨脑的废纸篓。但是，烟屁股在桌面上掐灭，纸杯、小塑料盘、筷子等等故意不扔进废纸篓里，散乱一地。人多嘈杂的时候，大家往往不注意，但也许正因为不知不觉地踩在堆积如山的垃圾上时鞋底特殊的感觉才觉得这家店铺的气氛融洽轻松。自动售货机的服务态度又诚实又顺从。客人可以在孤独之中充分享受帝王的傲慢自尊。所以在比烟灰缸更大的桌子、比废纸篓更宽敞的仿瓷砖地面上尽情发泄心中的积怨愤恨。我想找个素不相识的人聊一聊空中飞碟什么的。但冷漠相处是这个店的宗旨。我本来就不讨厌这个规定，因此只好把10日元硬

币投进手边的神签自动售货机里。

《吉——南有瑞云之兆。马行虽缓，终能开运。自力更生。爱情宜积极主动。注意钱包，小心雨天。逃犯就在脚下。有春雨和辐射能，宜在伞下。》

纸杯的缺点是不管多么小心谨慎，还是会把手弄湿。也许因为这个缘故，我点火吸烟的时候，火柴怎么也不听使唤，于是我心里着急。正要把两根火柴并在一起划点－－突然发现两根火柴的磷头颜色不一样。虽然醉意的漩涡还在继续旋转，清醒的某个部位慌忙结成链圈。我想起这是刚刚从委托人那儿拿到手的火柴，一件极其重要的物证，连忙用手绢包好塞进内面的口袋里。

然而，闪光灯已经闪亮，那两根火柴棍强烈地烙在我的脑海里。

白色的磷头

和

黑色的磷头

我的思维如伽马射线穿透所有的情况和条件，直逼结论。从火柴盒和商标的磨损程度可以简单地推测“他”并非经常出入“山茶花”的常客。如果是常客，手头应该总是新火柴。但是，既然有磷头两种颜色的火柴，也就难以否定“他”不是偶然的过客。在火柴盒里添加新的火柴、而且带在身上，这不是证明“他”即使不是常客，也与常客差不多吗？要不就是有着比常客更密切的关系。第三杯酒差不多喝掉一半……我点燃－－当然用别的火柴－－神签，追逐四处逃窜的蟑螂，思维继续一直疾驰。难得一

去的这家咖啡店的……火柴盒……究竟关注到什么程度才算合适呢……商标设计……无聊……那么电话号码？……对，电话号码，这可以考虑……莫非“山茶花”咖啡店里有一个能教中年男子神魂颠倒的、胸前挂一块“寻找监护者”牌子的、像小鹿一样机灵可爱的小姑娘，对“他”隔着电话机扔过来的鱼钩时而装出被击中的样子，从而诱使“他”的兴趣吗？……

就在这时，我的推理突然来一个轮胎几乎悬空的急转弯。让你见笑了。如果真有那么个小姑娘，绝对逃不过爱管闲事的弟弟的眼睛，早就嗅出来，一开始就委托我寻找那个女人，点名通缉。所以，看来不会有这个女人。（而且事实上也没有。）如果相信她说的火柴装在“他”的雨衣口袋里……算了，再也不能拘泥于这些琐碎末节的假设了……另外，和火柴放在一起的还有一张旧报纸，再让她提供两三个证言或者解释做参考，把碍手碍脚的枝枝节节清除干净，重新考虑整理一遍案子。

有人从桌子前面对我搭话。你要把这个做下酒菜呀？是刚才昧我 10 日元的那个人。吃了不碍事吧？长得这么肥，有营养吧？他这么一说，我才发现划了十几根火柴，烧死 20 多只小蟑螂，堆成一小堆。啊，这可是壮阳的。这些家伙是吃大伙儿酒的酒长大的。说的是，试试看怎么样？我以为他开玩笑，没有吱声，他却突然伸手抓起几只，看了一眼，然后扔进嘴里。我正要制止他，一个像是店员的小伙子疾步赶过来，一把推开我，用手把死蟑螂扫到地上，眼睛也不抬，狠狠甩一句：别叫人讨厌！就走开了。吃蟑螂的汉子左顾右盼似乎专心寻找着什么东西，舌尖在没有门牙的嘴里翻弄着：发咸……跟嚼纸一样，干巴巴的……啊，味道和廉价的烤紫菜差不多……

对，直截了当地说吧。如果那个火柴盒有什么含义的话，就

是商标上的电话号码。其实，当时真正需要这个电话号码的不是“他”，而是她，或者说她的弟弟。也许说现在进行时的“现在需要”比说过去时的“当时需要”更恰当。声东击西的战术也不能不防。他们害怕我探听出这个电话号码的使用目的，故意显示电话号码与“他”深有关系，然后诱使我去调查，结果证明电话号码与“他”没有关系，把我的注意力从“山茶花”引开。说不定这才是他们的真正目的哩。

看来快关门了。头发束在脑后的中年妇女开始出来打扫卫生。剩下的十五、六个一看就知道无处可去的客人也都显得疲惫不堪。那好吧，我索性说得更明白一点。我想不至于是缺乏常理的偏激之见。从表面上看，她扮演着一个被丈夫抛弃的不幸的受害者的角色……如果事实恰恰相反，她、或者她的弟弟是货真价实的加害者、即杀人凶手的话……我无意断定……如果由于某种原因，我可以离开调查员这个位置……或许正如我所预感的那样，她和她的弟弟之间委托调查的动机不同，当她判断揭露弟弟的丑劣未必能伤害自己的时候……当然，她仍是我追捕的一只猎物。别太小看了我。要是向警察检举揭发，我无利可图；要是敲他一笔，没有比杀人犯更有油水的了。就算我求你了，别惹得我这样心急如焚的呀……

主任不知不觉地回到灌水气球的姿势，真像一个灌水气球那样低声说道：

“是啊，那小子，听说又进医院了……”

在我们之间，这句话无需说明，彼此心领神会。那小子就是那小子。在众多的调查员里，那小子简直糟糕透顶。可偏偏这小子异想天开，梦想遇到什么机会显露一下，神经错乱，举着遮阳伞从楼顶跳下来，结果成为我们调查员中最最糟糕的那小子。

那小子在调查一个案子时，居然逼得委托人走上绝路。他平时干背叛委托人的事，满不在乎，不当回事，还向被调查人讹诈告密费，而且洋洋得意地自吹自擂这叫“各打五十大板”。不过有一点，必要的规矩他心里有数，所以干的坏事从来没有露过马脚，也没招惹委托人的怨恨，那手腕还真有两下子。他之所以能够耍弄这种花招，也因为委托人往往未必都是纯粹的受害者。当然受到某种程度的伤害，使自己处在追究别人的位置上，不过细加观察，有相当大的比例本身就带着加害者的成分。说的极端一点，委托人本身就是百分之百的加害者的情况也本身没有。比如，委托调查某人品行的报告书其实是用于进行欺诈的材料。

可是，被那小子逼上绝路的委托人倒是少有的百分之百的受害者。委托人是一个年轻的姑娘，从小不知生父是谁，由母亲一手拉扯大，现在自己租借一间楼房经营不大的美容院，性格倔强孤独。一天，来了一个衣冠邋遢、一看就是酒精中毒的 50 岁上下的男人，厚颜无耻地自称是她的父亲。那姑娘从小吃苦，见过世面，自然不会轻易相信。但是，听他说的话里，有一些很微妙的地方，只有生父才能知道。比如，去世的母亲的耳朵后面有一块小伤疤，平时被头发遮住看不见……祖母的遗物珊瑚发簪……姑娘只在照片上见过的、母亲老家的高大吊桥……还有姑娘自己右肩上的痦子、血型都说得一清二楚。姑娘听着听着，慢慢觉得这个人的耳朵、鼻子的长相和自己相似。

那一天，也没有谈出什么结果，姑娘给他 1000 日元，打发走了。可是三天以后，老头又来了，说是想看她一眼，满嘴酒气烘烘，又拿走 1000 日元……接着，三天两头，最后天天上门要钱。姑娘开始害怕不安，同时觉得如果真是亲生父亲，也不能这样放任不管，为他的生活无着操心。抱着这样的心情，姑娘终于找到

我们的事务所。于是那小子负责调查那个自称父亲的身份经历。

如果那小子还是按照老一套做法，不管真实情况如何，一心顺着委托人所希望的结果去调查，恐怕也不会发生那样的悲剧。可是，不知道是什么鬼使神差……那小子居然不自量力地扮演起天使的角色。而且倒霉就倒霉在很快就查明了真相。

但是，姑娘对调查报告不满意，要求重查。这种时候，应该及时表示理解姑娘的真意。必要的话，不妨使出惯用的恶招，讹一些告密费，事情也还好说。可那小子好象昏头昏脑地热衷于当天使，就像一心想纠正小孩偏食的幼儿园老师一样，寸步不让，一口咬定这就是真相。我现在记不准确他调查得出是真父亲还是假父亲的结论－－问一下别人，马上就知道的。真的也好假的也好，没多大区别－－总之，姑娘知道只能接受这个结果时，绝望地自杀了。当那小子听说姑娘自杀以后，这回自己得了极度的神经衰弱，住了半年精神病医院，去年年底才出院，这消息刚听说不久，这回又……

主任无精打采地重复说：

"……又住院了。听说一直没什么气，稍不留神，就昏过去。这可怪了，有这种事吗？……我看，说不定真疯了……"

同日2点5分－－出事务所，前往F镇。察看案发当天T准备把材料送去与镇议会议员M先生接触的地点。有关M先生的情报来源，约定暂时严守秘密，希予以谅解。（经由甲州街道）

同日4点20分－－加油站加油（14公升。附发票）。为慎重起见，向加油站工作人员问路，说是马路对面的西边

一带即是F镇3条街。我的地图(去年出版)上尚无地段之分,似乎道路位置与现在也大不一致。经询问,现正在修建的高速公路的进出口,已经决定设在附近,于是地产买卖顿时活跃、住宅用地日益完善,终于实现村镇合并,扩大为现在的F镇。果然,满载泥土的大卡车络绎不绝。

M先生的住宅位于旧F镇,即现在的1条街,在道路右边的杂木林小山坡那头的西边地区。下面是F镇示意图,供参考。

同日4点28分——从加油站行至第二个公共汽车站右拐,在下一个标明"一条街 邮局前"的公共汽车站前停下,向旁边的香烟铺打听,说是斜对面的邮局的右边就是M先生住宅。外墙很长、庭院多树,一座普通的住宅。大门旁边是单片屋顶的车库。

我把车子停在香烟铺前面,打算先进邮局转一圈。两扇对开式铜把手漆门,门前一边是小花坛,现在空无一物;另一边是红色信筒,踩着洋灰地进去,右边是小长椅,左边是公用电话亭,正面并排两个窗口,其中写着"汇兑、邮政储蓄、简易保险"的那个窗口挂着脏兮兮的布帘,立着一块"下班"的三角形牌子。"邮票、包裹、电话"的窗口还开着,一个50岁左右的男人———定是局长——正在擦扫、也可能是修理胶皮邮戳,他眼珠往上一翻,看着我。取暖的煤油炉散发出呛鼻的煤油味。一辆10吨大卡车轰隆隆震天动地驶来,放慢速度,换挡。大概是我的车子挡道,大卡车小心翼翼地通过。我一边不动声色地买了10张5日元的邮票,一边打听:听说M先生换了一辆新车,是真的吗? 在

这种场合，装作推销员的样子是我们的惯用手法。

“车子?”局长把视线从我脸上慢慢移向旁边窗口的布帘里面：“没听说吧？……”

“不会吧……”出乎我的意料，从窗帘后面传来一个中年妇女平静的声音。大体小邮局都一样，这儿的邮局似乎也是夫妻老婆店。“连闹钟有多少个都到处吹嘘，要是换辆新车，还不敲锣打鼓吹破天呀。”

——噢，这我就放心了。……因为我听说M先生开着一辆红车到处转哩，说得有鼻子有眼……

“哪儿话。你瞧瞧隔壁家的车子可是淡蓝色的。”局长说。

“就是一般的淡蓝色。其实他人倒不坏。”局长夫人说。

这不去管它。怎么样？您也差不多该来一辆了吧……有了车子，人生就有两倍的用场。您算一算，比人寿保险合算多了。

“我这把岁数，还学开车吗？好，50日元……”

我掏出一张100日元的钞票。找给我零碎的……M先生好象还是那么买卖兴隆呀……

“什么呀?！以前也就是一个卖炭的。”局长夫人冷冷地顶我一句。

“这一带住宅一增加，黑不溜秋卖炭的一下子成了好象天天刚洗过澡一样的煤气商……时代真变了……”局长一边把5枚叠在一起的10日元硬币递给我一边翻动着薄薄的上嘴唇。

煤气商！我的心脏几乎要蹦出来。这么说，M先生家对面的那家燃料店是他开的罗？那些像洋铁皮的马一样驮着煤气罐噗突噗突咆哮着尘土飞扬四处奔跑的三轮摩托原来就是M先生的买卖？如果M先生不仅是镇议会议员，还是燃料店的老板，好多脉络就能理顺。失踪者那天早上的行动……大燃商事

和 M 先生的关系……一切谜团都会烟消云散。

"这种不公平……"局长夫人用与其说话的内容极不相称的爽快悠扬的声调说:"到底要持续到什么时候?"

我又回头透过门玻璃看去,只见两个年轻人在燃料店特有的波纹白铁板屋檐下忙着把摆在路边的一排煤气罐推滚着搬进里面的仓库。店里面黑乎乎的看不清楚。这个城镇位于东西两边山丘之间的峡谷里,天黑得早。局长夫人好象轻声咳嗽着站起来。接着邮局里也亮起灯光。我点燃一支烟,不出所料,就是点烟的这几秒钟打开了爱嚼舌头的两人的话匣子。

"我说呀,二条街的住宅小区一完工,你再瞧瞧,早就说好了,管道煤气要铺进来……这样子城镇越来越发展,叫做什么郊区住宅的,反正就这么膨胀起来,煤气商的钱包也跟着鼓起来,等到管道煤气铺进来那一天,就那'嘭'地一声……店面扩大了,电话增加了,店员不够,还到处拉人,三轮摩托,加上支店的,都有 10 辆了吧……"

"9 辆。"

"反正到那一天,'嘭'地一声,肠胃破裂。"

"那一阵子,他也上门来要我们参加签名反对……说煤气太卫生,卫生得都不能用它自杀……"

"瞎说!这把岁数了,还胡扯什么煤气自杀!不管怎么说,方便第一。现在谁还同情卖炭的诉苦啊……"

F 镇一条……从邮局开始的旧 F 镇的大街……通到镇政府正面石阶大约 400 米长的笔直的缓缓斜坡……瓦顶的商店中显眼地杂着似乎先前养蚕的格子门高屋顶农家……宽敞的院子里停放着桑园化来的小轿车……无论在什么地方,电器商店总是

灯光闪烁耀眼……虽然有的木桶店歪歪斜斜要倒不倒的样子，但整个城镇似乎颇为富裕，还保留着昔日的痕迹……但是，路灯的稀少仿佛暗示着这个旧城镇终归要被抛弃、遗忘的命运。……夕阳映照在西边不高的山丘上，山脊的树枝还能清晰分辨出来，这山谷间的城镇却已经暮色苍茫了……我小心翼翼地注意着长年失修坑坑洼洼的柏油路右边的深沟慢慢开车……

镇公所前面不远，高高矗立着一棵长满树疙瘩的老杉树，树根几乎盘据着道路的三分之一，这儿好象是神社的入口。有一块相当大的空地，停着几辆车。是否有淡蓝色或者脏兮兮的淡蓝色的车子？……6 辆车子中有 4 辆都属于蓝色，没有任何可以作为线索的。镇公所的窗户，除了二楼的一部分以外，其他都亮着，大概临近决算期，都忙着加班吧。我把车子掉个头，顺原路更加缓缓地开回去。

我不太了解燃料店的组织构造，但知道随着住宅区向郊区的发展，木炭店也由于煤气的普及不断扩大买卖业务，入口越增加，生意越兴隆……但正如爬虫类动物终究要被哺乳类动物所取代一样，它的油水总有一天要被管道煤气刮走。这种生意随着城市的发展而产生，又随着城市的发展而灭亡，这具有多么大的讽刺意义啊……在它最兴旺繁盛的黄金时期被宣判死亡，这就是无可逃避的命运……这种赚钱方式犹如被款待在用绞首台当做的餐桌上品尝一顿山珍海味那样不是滋味……他一定有种种深刻的苦恼。

然而，苦恼归苦恼，这场角逐的胜负从一开始就已分明。面对管道煤气这个对手，岂不是走投无路吗？还有什么可进行讨价还价的呢？要卷进什么事件的话，双方的力量对比实在过于悬殊。"他"在那天早晨让田代送材料，不管是什么目的，恐怕肯

定想不到会发生自己因此失踪的事态。坚持认为不会卷入犯罪的负责销售的常务董事的话大概还是可信的。田代说反正也是白跑，看来也不是谎言。对于被逼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小零售店来说，大燃商事这家批发店能做到的最多不过让它们安乐死、给它们订购一块墓碑。

我把车停在M燃料店前面。

除了屋檐边上那盏照明店里的室外灯点亮外，其他的与刚才毫无变化。两个男人仍然推滚着煤气罐搬进里面的仓库。一个20岁上下，细瘦纤弱，像胃病老病号；另一个人30岁左右，皮肤的颜色像分化的岩石，粗大的脖子缠着毛巾。两个人干活无精打采、磨磨蹭蹭，不过煤气罐的数量也相当可观。

"老板，还在干呀？"

"老板？"听到别人对他们陌生的称呼，年轻的那个手放在煤气罐上，满脸狐疑地抬头看着我。煤气罐的颜色、形状都和炸弹一模一样，盖在罐中间的白色标记的形状像一片树叶。

也许讨厌"老板"这个称呼，虽说原先是卖炭的，可如今是镇议会议员，至少也得叫"老爷"吧。不过，这似乎是我过虑了，那男人朝马路对面的住宅轻轻扬了扬下巴，说：

"难得到店里来……现在大概也不在家吧，车不在……"

"我是从大燃商事来的……"

我并非故意撒谎。从事务所出来以后，的确先到大燃商事去了一趟。如果以后问起来，我就一口咬定是对方领会错了。

男人放下煤气罐，伸直腰板，似乎与刚好从里面出来的另一个人交换一个眼色，虽然反应不大，但显然大燃商事的名字对他们并不陌生……这样的话，在"他"失踪以后，M燃料店仍然和大燃商事保持业务往来，双方完全恢复正常的关系，想在这儿寻

找“他”的踪迹越发无望了。

虽说本来就在预料之中，不至于失望气馁，不过好不容易得到的情报，不愿意这样白白放掉，还想一点一点地抠出些来。即使独自在外奔波，还会受骗上当，而且不得不走冤枉路、不得不费许多工夫，至少也得弄到能写出象点样子的报告的材料。不然的话，辛辛苦苦开两个半小时的车跑来，很可能成为如游泳池里垂钓丝一样看得清清楚楚的一场把戏。

而且，如果可能性这样子一个接一个地破灭，在我的大胸腔里筑巢的肉色的大蛾的幼虫开始急躁地扭动身子，越发剧烈不安，仿佛告诉我即将破茧飞出。那个时候，血淋淋的飞蛾会毫不犹豫地径自冲向那柠檬色的窗户……一鼓作气穿透玻璃和窗帘，对着站立窗帘后面的那个男人的身影的－－自然就是自称弟弟的那黑墙一样的后背－－心脏张牙舞爪地猛刺进去。不对，蛾好象没有牙齿。要是没有的话，半路上去牙科医生那里安一颗特制的假牙……对，必须立刻去牙科医生那里。只要把舌尖塞进没有门牙的黑洞里，就闻到越发强烈的带铁锈的血腥味。

“大燃，是总公司的吗？”

年轻的那个吸一下鼻涕，往从破手套里露出来的满是油垢的手指上哈气。吸进去的鼻涕大概咽下去了吧。我点点头。我歪着脑袋看看我：

“这就怪了，他说去大燃总公司，上午就出去了……”

“天晓的……”年长的那个把脖子上的毛巾掖进工作服的领子里，他的外地口音很重，几乎听不清楚：“去这儿呀，去那儿呀，还不都是借口，谁知道躲到哪儿去了，人家可是有头有脸的人……”

我立刻面带神秘地微笑起来。

"可不是吗？有了车子，那些吃喝玩乐的地方多远都能去。"

"什么呀？"年轻的那个双手抱在腋下，摇晃着身子说："二条街那边一建工棚，市区的人都往这边来……要不信，回家的时候到河边转一转……河对岸是旅馆啊餐馆什么的……这边的河滩上就在叫什么面包车……就是幼儿园接送孩子那样的小汽车……挂一盏红灯笼，每天晚上并排着十来辆，又是拉面，又是热狗，又是烧酒、煮魔芋……"

"不过，你可别上当，听说那热狗也不是光为了填肚子的。"年长的那个喉咙一咕噜，吐出一口鸡蛋大的痰："说是真正的买卖在后头哩……车厢里用什么东西一隔开，你知道后面是什么吗？……松松软软的开孔坐垫。简直荒唐透顶。"

"怎么知道是开孔坐垫？"年轻的那个像被挠到痒处一样咯咯笑起来，上厕所似地半蹲下来。于是，屋檐下的灯光映在黑乎乎的地面上的黑黢黢的身影立刻缩成一团，仿佛贴上去似地钻进他的屁股底下。"里面窄小，躺不下去，所以，就不是肉蒲团，只好是坐垫啦。"

"真叫荒谬，吃钱的洞洞。"

年长的那个鄙视地甩出一句，开始干活。年轻的那个又立刻无精打采起来，把一双泥土、油垢渍成旧胶皮似的手套互相使劲一打，说：

"就是这样，什么时候回来，谁也说不好。里面还有一个客人，等一个多小时了……"

"那家伙真是厚脸皮，随便用电话，到处打，就跟用自己家里的一样……"

两人不约而同地朝大概是办公室的屋子里面投去轻蔑的目光。里面的客人似乎是来催债的不受欢迎的人。要想探听，只

能问这两个人。我把一支烟叼在嘴里，然后把烟递过去：

“有两三点小事想打听一下……”

“严禁吸烟！”

年长的那个操着方言怪叫起来，可是年轻的那个满不在乎地接过去，打火机的火焰打到二公分高，先给自己点上，接着把火移到我的鼻子前面。

“没事儿。今天晚上刮西风。”

“你怎么回事?！亏你还有操作危险品资格证书……”

“瞧你这德行，还挺惜命的。”他对打火机的火焰毫不惧怕。我觉得烟头的火要比这安全，赶紧点燃嘴里的烟。“要是引着呀，那也是开始的一秒钟。再说了，好象保了大险，说不定经理反而高兴哩。”

经理？……经理这称呼又是一大杰作。……在急遽膨胀的城市周围，一夜之中会在田野之间突然拔起一片市区，所以经理的大量产生不足以大惊小怪。

“你这乳臭未干的小子，还嫩着哩。”

“那是呀，比起你老兄的鼻子来当然要嫩啦。”

“别油嘴滑舌的！”不知道是天冷还是酒红脸的缘故，他的鼻子发紫，一揪着这紫色的鼻子擤鼻涕，泪水、眼屎什么的从左右两边眼角像蜜一样流出来。

年轻的那个跳过水沟，走到摆着煤气罐的路旁，用一种出奇温和的安慰的声调说：

“这位大哥呀，把地卖了，赚了一大笔钱，可在赛车场被扒走20万，剩下的30万忘在电车的行李架上，这下子真成一贫如洗了。”

“你瞎说什么?！”年长的那个既不肯定也不否定，面无表情

地同样慢慢腾腾地向煤气罐走去："嘿，加把劲儿，下一批又快来了。"

"向你们打听点事……"我紧跟着也跳过沟去，站在他们的正中间，灯光照不到这儿，看不清对方的表情。我重新挟好腋下的公文包，打开里面的录音机："你们在这儿工作有多长时间了？"

"我有一年多了。"年轻的那个一边干活一边说："大哥是三个月吧？"

"今天正好是三个月零10天。没折啊……"

"那你们应该知道……"我把话筒转向年轻的那个："……总公司的根室科长……销售科科长根室……也到这儿来好几次吧……"

"没见过……"水沟上搭着一块不到30公分宽的木板，把煤气罐倾斜过来，熟练地滚上木板，再使劲一转，然后利用自然的倾斜，靠手腕和腰掌握着向前滚动。"连批发店改成大燃，事先一点风都没漏，叫我们大吃一惊……所以，和我们扯不上关系。"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我不由得心头一紧，连声音都觉得变样，急忙装作被烟呛的样子掩饰过去："改为我们店批发……"

"去年夏天吧……改换批发店那一天放我们假，我去河里游泳，记得还淹死一个小孩……"

对方说话平静自然，好象并没有什么异常的情况。

"7月？还是8月？"

"我记得是7月。"

如果是7月，为了把M燃料店拉过来，"他"作为新上任的科长，大概很下了一番功夫，也说不定因为"挖墙角"有功，才提为科长的。不管怎么说，事情办成了，现在这家燃料店和大燃商

事继续保持着业务关系;如果反过来,事情没有办成,合同没签上,也还可以认为和“他”的失踪有有关。然而,也实在真不凑巧,在这关键时候,又浪费了录音机的电池。

远处传来一阵金属爆炸的声音,在两边的山丘回响,拖着长长的回音,大概是什么大型发动机产生逆火。我关掉录音机开关,跟在灵活转动煤气罐的他后面,继续问道:

“办公室大概有人了解情况吧?”

“这我不知道……”年轻的那个一边干活一边说:“办公室的一个姑娘还在里面……不过,她是新来的……再说,被刚才来的那个讨厌的家伙气得哭丧着脸,你问不出什么名堂来。”

“讨厌的家伙?”

“大概是地头蛇吧……在河边挂红灯笼的小摊那一带好象也能吃得开……”

我们刚好走到单片屋顶的仓库前面。这时,年长的那个从后面赶上来,他们两个一起齐心合力把煤气罐放到已经摞了三层的罐子上面。听煤气罐碰击的声音,觉得相当重。

“我到里面瞧一瞧……”

“看样子今天晚上气温要下降……”

年长的那个漠不关心地驼着背一蹦一跳像跳舞似地返回去。

“从这儿穿过去,左边就是。”年轻的那个吸溜一下鼻子,下巴朝仓库和房屋之间扬了扬,然后看着黑沉沉的天空,捏着从破手套露出的手指,跟年长的那个人后面走了。

我按照他的指点,穿过狭窄的通路,然后往左……破裂的玻璃上贴着胶带的、关闭不严的杉木拉门。一股用汽油融化下水道污垢的臭味……要不就是用农药融化家畜小便的臭味。拉门

在扭曲的轨道上发出尖锐刺耳的声音。我谨慎地把门拉开一点，大约仅仅够身子挤进去，真不愧是燃料店，汗津津的热气扑面而来，像湿漉漉的手绢贴在脸上。

一进门就是一扇几乎顶到天花板的屏风。图钉钉着一份双色印刷的公共汽车时刻表。我的视线顺着屏风往左移动，只有一张老式办公桌像看守面对这边。桌子上是一个梳短发的姑娘的脑袋，桌子下是一双紧紧闭拢的胖乎乎的白皙的膝盖。

"你好。"

我一边像把温暖揉进体内似地交替着抚摸肩膀、手臂，一边故意对姑娘视而不见，声音显得格外快活。

"你好……"

我一瞬间怀疑自己的耳朵。回答我的简直跟男人的声音一样。不，的的确确就是男人的声音。这声音不是发自姑娘，好象来自屏风后面。令人留神的声音。大概就是刚才那两个人议论的客人吧。我继续往前走，依次看到铁文件架……让整个屋子越发大煞风景的白色窗帘……窗户前面那莫名其妙不知何物的塑料花……接着是电视……铺着银光闪亮的塑料布的圆桌……桌上摆着熟悉的招客猫烟灰缸……桌子后面是一个双手托腮的面熟的男人…… 原来是这小子。

这小子……确凿无疑的这小子……那个自称的弟弟……他拖下外衣，黑领带歪歪扭扭松松垮垮，额头上细汗津津，趾高气扬地扬着下巴，脸上带笑不笑……一脱下外衣，不出所料，肩膀歪扭瘦削，没什么派头……这怎么回事？为什么跑到这儿来？……这个游戏玩得无聊之极……听说抓野狗的窍门是装作自己的全部注意力被其他东西吸引过去似地，而我正是力求按照这个诀窍做的……我所要捕获的野狗却从本应该完全是其他东西

的地方摇着尾巴满不在乎地爬出来……这到底怎么回事？……

“今天是什么日子？怎么又这么巧……啊，真叫人吃惊……”但是他毫无惊讶的样子：“这简直……都惊呆了……不过，我知道你早晚会找到这儿来的……好啦，别站着，坐呀……”

“你既然知道这个地方，为什么不告诉我？”我立刻打开录音机按钮：“委托调查书上写得明明白白，必须提供所有的线索……”

“不过，毫无价值的线索没必要一一都告诉你吧……”然后若无其事地对那个女办事员说：“小姐，对不起，给这位客人倒杯茶呀。”

姑娘一声不吭地站起来。坐出几道褶皱的裙子带着静电贴在屁股上。

“如果你认为没有必要，也应该事先告诉我为什么没有必要……”

“瞧这小姐，什么态度?! ……”他对我的话充耳不闻，斜着身子换了个二郎腿：“真没劲儿，你瞧，我走到哪儿都当坏人……人就这么怪，老当坏人，当惯了，好象自己真成了坏人……”

“你来这儿到底干什么?”

“是啊，干什么来的呢?”

“这么说，还是偶然罗。走着走着，信步而来……”

“你的嘴真厉害……”对方哈哈哈快活笑起来，打了个榧子：“啊，说正经的，怪不得你心里怀疑。其实可以理解。现在是各种线头乱七八糟地绞在一起。”

“你要这么认为的话，那就好好对我说吧。”

“本想装聋作哑，可瞧你这一副吓人的面孔，没有法子……

我也豁出去了，一切都老老实实地告诉你……我嘛，不瞒你说，是来敲诈的。”

“敲诈？”

“嗯。是这样的吧？小姐。”

姑娘从文件架前面的煤油炉上取下铁壶，往大茶壶里灌水，身子仍然紧张僵直，根本不予理睬。然而，这沉默正是最有力的回答。弟弟声调平淡地继续说：

“我事先对他打过招呼，今天把支票开好……老头却溜走躲起来了，这小姐一口咬定自己什么也不知道……不过，我说小姐呀，玩这种小花招一点也不管用。晚开一天，这一天的利息就要加进去。是这个话吧。你把我的话原原本本地告诉老头。我有的是闲工夫，每天都来拜访。”

姑娘往粗糙的茶杯里满满倒了两杯淡茶水，绝对毫无表情地端来放在桌子上，然后默不作声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看来是个非常倔强的女人。

“瞧这小妞，绷着个脸，一点儿也不可爱。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吧？如果说敲诈的人不是东西，被敲诈的人也地地道道不是玩意儿。”

这第二次相遇本来就出乎意外……没想到还居然恬不知耻地公开宣称自己是敲诈勒索……这到底是一种什么心理？……虽然我一开始就对他不太信任，却没想到冷不丁打我一闷棍，把我弄得像掉进糨糊里的苍蝇一样晕头转向。的确，我想过找机会把他的老底揭出来，可没想到也许这样子就能抖落他的底子。他是住在禁区里的具有特权的居民。他犯不着主动把自己的狐狸尾巴让别人抓住。那么说，这是圈套吗？……如果是圈套，又究竟为什么？或许莫非是个有“露恶癖”的人吗？……如果是，

那又太不了解对方了。

"这样子的话，我实在干不下去。"我明知这种时候感情用事会适得其反，还是按捺不住："首先，我都怀疑你们委托调查到底有多少真心。"

"为什么？"

"对我隐瞒的事太多了。我本来就对到这乡下燃料店来会有什么意外的收获不抱希望。如果这儿就是正式演出的舞台，那未免太简陋了。"

"不过，要是敲诈勒索、坑蒙拐骗都绞在一起的话……"

"是啊，而且这家伙还是失踪人的亲属……"

对方翻着眼珠，把茶杯端到唇边，一边嘘嘘地出声喝茶一边说：

"果然不出你所料。你的感觉实在了不起。不过，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猴子也有从树上掉下来的时候，又不是猴蟹大战，没掉个好地方，扑通一声，扎到我的头顶上，我可吃不消啊。想要我先说什么？从目的谈起怎么样？我究竟为什么要策划敲诈勒索……"

这时，外面突然传来一阵尖锐刺耳的汽车喇叭声，打断他的话。听那气喘吁吁的发动机的声音，就知道是相当老式的三轮摩托。好象是我的车子妨碍他们卸货。接着，外面有人喊：对不起，这位客人，把车子挪一挪。我朝门口走去，他立刻抓过上衣，胳膊往袖子一套，站起来：那就这样，今晚我也撤了……他从姑娘身旁走过时，突然伸手捏了捏她的鼻子。姑娘一下子从椅子上蹦起来，却仍然一声不响。别忘了告诉老头。他一边把挂在屏风角上的大衣取下来搭在手臂上一边说：拖多长时间都没关系，拖欠的这些日子的利息我可一分也不少要。

外面起风了。天空像一块黑毛毯翻飞招展。我和店里的人哼哼哈哈算是打过招呼，便钻进车里。弟弟也理所当然似地一手抓着副驾驶座旁边的车门把手等着。我起动发动机，等他一坐进来，就使劲踩油门，但冷却的发动机只是颤抖着，就像我的身子麻木一样，不听使唤。

弟弟依然若无其事地喋喋不休：

"不对，不对……重要的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为什么要敲诈勒索？我需要钱……你说吧……首先每个礼拜都要付给你3万调查费……姐姐就那么点退职金，实在无能为力……一个礼拜3万……一个月就得12万……规规矩矩干活挣的钱哪够呀……"

"每个月？……你们还打算继续让我调查下去吗？"

"那当然。我搞了半年都搞不出什么名堂，你就有信心一个礼拜弄个水落石出吗？……这笔钱无论如何要凑足，非争这口气不可。必要的话，哪怕一年……那就看谁有毅力了……"

他偷偷地笑了。我无法判断。继续调查下去……现在我的消化就已经开始相当不正常了……火柴盒里的黑磷头和白磷头……咖啡店"山茶花"停车场上巧妙的巧遇……M燃料店里更是奇巧的邂逅……敲诈勒索的坦白……如果他这个形迹可疑的幕后人始终匿影藏形，那还不难理解，而现在如此目中无人地出现在面前，仍然如一团迷雾难辨真相……吸一支烟吧……难道要无限期地继续下去吗？……发动机转动不稳，换回空挡，打开暖气……我是不是误解了？……如果委托人不仅仅是单纯的统一口径，而是如其所言地追查事实真相……不管怎样，就当是这么回事，必须再去见她一次，把地图的界线明确下来……是啊，头绪万千，首先确定她背对着柠檬色的窗帘和书架用透明如见

血液的指尖摩挲桌角、一心等待着什么的那个东西是否就是弟弟所追寻的那个东西。

不知道是否对方看透了我的意图，轻笑几声，用自嘲般的阴郁声音说：

“我饶不了他……我不能容忍这种一意孤行，……就是恶棍，洗手不干的时候也要手指拉勾表示坚守信约……做什么事都得有个交代，不然即使想宽恕他也宽恕不了……就说姐姐作为女人有不尽人意之处，或者说那小子是个男娼……是这样的吧？……要是男娼，男娼就男娼吧，也总得交代清楚……不管怎么说，把他找回来，好好教训一通……这个样子，姐姐也太可怜了……真他妈浑球……你该明白了吧？”

非常遗憾，我还是不大明白……一辆卡车亮着大灯迎面冲过来，我一边慌忙踩刹车……教训他什么？……把“他”找出来，送给那个女人，为什么就成为教训呢？……这种想法反而是对她的伤害，难道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吗……卡车扬起的尘土吞没了眼前的道路……好象有这么一种说法：装作失窃、贼喊捉贼的小偷是最机灵的小偷……

“总之，只有靠你了……费用由我负责……实在没折了，坐上船去越南……拉 30 来个人上船，转一圈，捞 20 万没问题。怎么样？再陪我一会儿行吧？”

“您喝醉了吧。”

虽然声音平静，上锁的门却依然未见打开。醉没醉，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无论如何今天晚上想向您了解一些情况……因为明天调查需要……”

她犹犹豫豫地拔开门闩，让我在门口等着，一只手按着披在睡衣上的外套衣领，另一只手拢压着脖颈散乱的头发，急忙转身进屋。我条件反射地巡视一遍门口的地面，看看有没有男人的鞋子。同时竖起耳朵倾听里面的动静……我在怀疑什么呢？……当我意识到自己这样疑神疑鬼时，不禁谔然……“他”在不在？……假装失踪，却悄悄躲在家里……

虽然无疑是胡思乱想，但也并非毫无根据。三更半夜见面的第一句话大概不会说“您喝醉了吧？”既然是雇主，就像个雇主的样子，理所当然地希望我提供了解的新情况才对呀。

不，那是撒谎。那是借口。她只要瞥一眼我的近乎自我辩解的神态，就会立刻觉察出我带来的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情况。再说，不管是凶是吉，要真有紧急情况，完全可以利用电话这先进文明的工具呀……

等她回来时，已经换上藏青色裤子、黄褐色粗毛线衣，头发也梳成平时的样式，只是眼睛下面的雀斑格外显眼，给人干硬的感觉，简直判若两人。也许她对我多少有所警惕。我只好摇唇鼓舌解释说：

——是这样的，就是昨天晚上那个火柴盒……我在报告里也已经谈到，那家名叫“山茶花”的咖啡店，从结论上说，很遗憾，毫无收获。只是我觉得……您说过那盒火柴是和什么旧报纸放在一起的，是这样的吧？那份旧报纸，现在还在吗？要是有的话，那太好了……

“噢，应该还在……”

她马上就要转身进去寻找。我让她先别走。解释本身就是一种解释这种令人难堪的似是而非的说法使我难以启齿，但还是说：我最想知道的是报纸的日期……报纸和火柴盒到底有没

有关系……当然，从常识来看，应该说一般不会有什么关系……不过，看看日期，很难就这么下断言……我心里老嘀咕……那火柴盒为什么破损得那么厉害？在关键的咖啡店里毫无收获，反而使我琢磨许多问题……假设可以有各种各样……但是，无论哪一种假设，都是矛盾百出……像坏指南针一样，一会儿指这边，一会儿指那边……不过，话又说回来，不管指南针坏到什么程度，它终究还是指南针……如果您再给我什么暗示启发的话，总觉得能指向某个地方……

“我立刻就查。”她一双手掌对着仿佛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我，然后轻轻点点头，不仔细观察绝对不会发现的一刹那犹豫之后，说道：“您上来等吗？”

于是，我又进入那柠檬色的房间，坐在和昨天晚上同一张椅子上，使劲搓着双手。煤油炉似乎刚刚关掉，屋子里残留着一股煤油味和些许的温暖，其实没有必要非如此不可，但不知何故，我的心情一片冰冷。我是对自己觉得心冷。想起来，这股冰冷的情绪好象从坐在椅子上那一瞬间开始产生的，仿佛我挤走什么东西以后才落座的……如同轻飘飘的毫无反抗力的、表情悲哀的雾中的树影……我想也许就是“他”……“他”非常客气地，却是第一次掠过我的心头……接着又立刻恢复到原来的那张平板、单薄的肖像照片，老实顺从地给我让座，我的心却如滴落水中的一滴墨汁，墨线拖伸形成一层薄膜扩张开来的、冷冰冰的愧疚的感情……

我变得疑神疑鬼，开始复习昨天晚上的程序。首先观察桌上的烟灰缸。烟灰缸干净干燥，没有迹象表明最近这一段时间有人用过。然后使劲吸了一口屋里的空气。煤油味里混杂着些微化妆品的香味……没有一丝香烟味。桌布下面也只有一块透

明的淡薄的昏暗。我的目光从窗帘移到书架，再跳到电话机，就在这跳动的过程中，把我的目光轻轻拖住、拉回到对现实的关心之中的依然是那张用大头针别在窗帘角上的小纸条……我竖起耳朵倾听隔壁的动静，蹑手蹑脚地绕过桌子，看看纸条上写的是什么……圆珠笔写的7位数数字……字很小，却工整规范、很有个性，一看就知道是女性的字体……似曾相识的电话号码……对了，“山茶花”火柴盒的商标上的电话号码、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对这个发现并不感到吃惊，却使冰冷的情绪倍加冰冷。我虽然惊恐地力图否认，最终还是预料这种可能性最大。看来她绝对不是纯粹的受害者。

我突然涌出一种不管不顾地粗鲁莽横的情绪。我心里明白，这种态度无碍大局。现在谁也不可能把我从这儿赶出去。我手里还有不同颜色的火柴磷头这张王牌，反正对手也是敲诈勒索者的同伙……可是，怎么这么冷呀？……一定喝醉了吧？……大概因为酒醒过来的缘故吧……那到这儿有何贵干？……啊，什么事来着？……刚才还双手抱着满满的一大堆事情……车子停在下面的路上，仰望柠檬色的窗帘，犹豫着下不下车的那一瞬间……终于下决心关闭发动机，镜子里映出做作的独笑……轻手轻脚踩上混凝土的楼梯……长夜灯映出长方形组合的如祭坛一样的楼梯平台的白色和黑色……现在我却像路遭抢劫一样两手空空。

您喝醉了吧？……哪儿话！我两个多小时里一直打开车里的暖气，车窗全开，任凭冰锥般的夜风吹刮脸庞。再说，即使喝了酒，受你责怪，其实这不该怪我。而恰恰是你那待人热情、深思熟虑的重要的同犯请我喝的。如果你想责备这是什么人的别有用心的话……

什么声音？好象是从窗帘里面的厨房传来的。在尽量不使出声的压抑气氛中分明听见玻璃器皿相碰的轻微的声音……液体和空气那独特的摩擦声……我不知道啤酒还会发出这样岑寂凄凉地啜泣般的声音……

"喝一瓶啤酒，不要紧吧？"

我并不是见酒就上的人，之所以到河边的小摊上去转悠，是因为饥肠辘辘。从早上到现在就只吃一碗炒面。虽说不是没地方吃饭，可一进三条街马路，明显地少多了。有几家老式的小饭馆，还是河边的面包车小摊既可刺激食欲，说不定还能满足我的期望，多少可以向这个弟弟的真实面目靠拢一些。

"听说你在挂红灯笼的小摊那一带很吃得开啊。"

"真不愧是顺风耳。"

那洋洋得意的笑声里毫无胆怯的样子。

"进事务所招考的时候，我没别的能耐，不知道为什么，就'侦听'这一项得满分……你说怪不怪？……当然是有考试的……比如和主考人一起到百货商店转一圈，就要说出穿红裙子的有多少人，或者买领带的男人的鞋子是什么颜色的，等等……不过，侦听的考试可不是这样……给你某种条件，向谁？打听什么？怎么打听？在三种不同的问题上划 O 和 × 的符号回答……我全部都划 ×，主考人问我这是什么意思？……我回答说：侦听的技术固然很难，但掩耳不听更难……

一边是山崖，另一边是辟成梨园的堤坝，黑咕隆咚如隧道一样的道路，使我产生似乎忘记打开车灯的错觉……突然，仿佛一阵狂风吹摇着方向盘，原来山丘、梨园已到尽头，车子爬上一段不长的陡坡，来到丁字路的堤坝上，下面是一小片灯光，但与我

的想象大相径庭，灯光既不是一子儿排开，也没有用小彩灯把各辆车串联起来，没有音乐、也没有庙会那样热闹的气氛，红灯笼满心不情愿地在风中摇晃，几辆张着阴森森的苍白色大嘴的小型汽车横七竖八地随意停放在河水枯干的宽阔的河滩一角，形成一个歪斜的半圆形。

令人瞠目而视的倒是隔着堤坝的河滩对面的景色。这一路上被梨园的堤坝遮挡看不见对岸的风景，田园、房屋、树林被统统拔掉的对面那广袤的光秃秃的土地从三个方向被直径1米的巨大照明灯映照得如同明亮的舞台。右边大约100米地方的施工事务所和几栋工棚如同光线的积木一样充满活力，那才具有都市的雏形般的热闹喧腾。从正面切进山丘的推土机、升降式铲车……纵横交错的履带痕迹刻出道道横竖花纹……联结着施工现场和道路的一列列翻斗车……突然警笛尖声鸣叫，在黑暗的天空震动轰响的机器发动机的吼叫立刻停止下来悄然无声。

三辆卡车从工棚往施工现场开去。每辆卡车上都挤满大概是换班的工人，从照明灯没有熄灭的情况来看，好象是三班倒昼夜不停连续施工。“现在正是收益最好的时候。”他兴奋地提高嗓门说。我们连车带人一起冲进河滩。

走近前去，比在堤坝上看见的要显得热闹一些。后背的两扇对开门上横着一块挡雨的木板，车台后半部做柜台，大家站着喝酒吃拉面、热狗和煮魔芋。柜台后面放一个煤气灶，一个大师傅装模作样地系着厨师那样的白色围裙，却盘腿坐在厚厚的坐垫上。因为柜台离车台只有10公分，所以只好尽量压低身子。

这样的小型汽车总共只有6辆(不知道是燃料店的店员撒谎呢还是今天晚上格外少)，其中3辆各有几个顾客站在旁边。汽车围成的半圆形中间有一个汽油桶笼着火，三男二女围在旁

边……男人们都穿着黑色半长统靴、粗竖条纹棉短褂，还裹着驼色围腰，一看就知道都是那条道上的货色。女人们穿着厚大衣，整个脖子、耳朵都裹在衣领里，只露出头发。但是，汽油桶里燃烧的火焰翻弄着她们鸡窝般蓬乱的发型，与开口坐垫的称呼实在贴切相称。一个双手沉甸甸地提着煤油桶的小伙子踩着河里的石头从对岸过来。大概是从那边汲水过来的吧。看来吃这儿的煮魔芋，不能用清酒、必须用烧酒消毒肠胃。不知道为什么，他朝半圆形最右端的那辆车子直奔而去。那辆车子没有顾客，红灯笼也不亮。

正如燃料店店员说的那样，他的确很吃得开。在青绿色的光线里依然显眼的浮肿发黄的一张胡子拉碴脸一边用围裙擦着手一边用眯缝的眼睛和下嘴唇露出亲切的微笑。

"好冷啊……"

"来一杯热的，怎么样?"

他回头看着我。我使劲摇头：

"我来一碗面条。要开车。"

我并不是装腔作势，也不是意气用事。我们这个职业大概似是而非的地方太多了，甚至造成警察对我们的过分反感，因此为了自我防卫，必须时时注意不能损害警察对我们的印象。当然，如果可以喝，也想来一杯。但就得把车子扔在这儿，明天还要大老远跑来取车子，这有多麻烦。如果他能答应给我点好处，让我得失相当，那也未尝不可。比如说，我明天专门来取车，就能碰巧抓住 M 先生，获得一些关键性的证言……

浮肿的胡子脸把缠绕在筷子上的生面条熟练地放进热水沸腾的锅里，划着圆圈搅动，不让面条散开，然后轻轻地放下去。淀粉和猪油混杂在一起的特有的味道腻腻地钻进鼻子。"你要

是冷，我给你借一条围脖。要不要？”然后对胡子脸说：“里面还有什么东西拿出来呀。”

胡子脸正要在身后的架子上寻找，我急忙表示不用了。弟弟却快嘴说道：“鸡蛋白给。”然后快步往汽油桶烤火那儿走去。正在烤火的男人们伸出双手，两腿微张、肩膀不动、脑袋低垂，按惯行做法对他打招呼。他对他们只是轻轻点点头。看样子是“大哥”辈的。而那些女人们冷淡敷衍地对他摆摆手。看来好象不仅仅是吃得开。怪不得燃料店的店员说他是地头蛇。要是这样的话，这个自称弟弟的人……

“你和刚才那个大哥是一伙的吗？”

“不，只是朋友而已。”

胡子脸的目光回到手上，我觉得他的脸上掠过一抹浅笑。他用空着的一只手使劲挠大腿根。我顿时食欲大减，不过，他是隔着裤子在挠，而且碗勺好象也在热水里过了一遍，这种时候，就只好睁一眼闭一眼了。

……这么说，我对弟弟的直觉还是正确的……期待通过他获得正儿八经的情报线索，那是愚蠢的想法……本来他就说敲诈勒索是为了获得调查费……如果调查的目的－－不如说调查的失败－－成为他坏事得逞的伪证，这是一种循环论法，那就并不算是撒谎骗人。这已经容不得我多嘴多舌了。付给我的调查费只要不是假支票或者空头支票，这钱的来路跟我毫无关系。

弟弟和男人们围在火边谈些什么。3个女人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我觉得在什么地方看见过与这一模一样的景象。汽油桶的中间部分开一个进气洞，闪耀着绿色的光焰。赤红的火柱喷上黑暗的天空，撒下纷纷扬扬的火星。冷气从鞋底下面渗透上来。也许被堤坝挡住，身上感觉不到风，却在头顶上空呜呜作

响，犹如波段没有对准的收音机的大杂音。无数干燥的手指头拨弄山丘上林子的树梢和枝头。我目测着胡子脸后面用胶合板隔开的位置的距离。胶合板上开着一扇小门。胶合板位于车身中间稍稍靠近司机座的地方。这样大概就有足够的地方铺坐垫。我一边在鞋子里伸曲脚趾头促使血液循环一边说：

"听说还能玩一玩，是在里面吗？"

"不，我这儿不干那个……，不过……"胡子脸灵巧地把煮好的面条捞到金属笊篱里，一边倾斜地使劲晃动空水，一边用刺探的目光瞟我一眼："嘿，还是别玩为好……哪还是女人啊，跑到这儿来做买卖的……"

"那有没有别的什么好玩的？"

"我只是出租房屋的……租给那些大哥……我这个人啊，看见母猫都恶心……一问医生，说是糖尿病……碰到叫春的猫转来转去，我恨不得一脚踢死它……可不能把人也踢死呀……真可笑……要得病嘛，还不如在年轻的时候得糖尿病哩……现在再喊她刁老太婆已经来不及了……这是生鸡蛋，这是煮鸡蛋……再说，租给女人，黑道上的就来抽头，说是场地费，抽得可狠了，也赚不了钱啊。"

"不过，你这买卖倒挺有意思的。"

我把一个生鸡蛋敲进碗里，双手抱着烫乎乎的大海碗。

"有意思？……咳，这可怎么说呢……那边的工棚拆除以前，要是能把分期付款全部付清，那就谢天谢地了。"

"是自己的车子吗？"

"这买卖没有想象得那么有油水。不是还有道交法吗？大概就叫做道路交通管理法吧。……不是因为有车，就可以随便停下来做生意。"

“把胡椒瓶给我。”

“没法子呀，只好在河滩啊、海边啊这些道交法管不着的地方做一点，实在有限哦……再想找一块生意好做的地方，早就有人占据了，要挤进去呀，就得被抽场地费，不然甭想开店。这是规矩。”

“这么说，早晚还得抱哪一个黑道的大腿罗？”

“要吃饭，就得被人吃掉。谁也不会放过你。……不过，不是因为看来是你的朋友我才这么说……刚才那个大哥，还算够朋友……也没有抽得太狠，说话算话，互相帮一把……他说分期付款付完后，车子也能长期用下去，夏天到乡下的海边去，总能混口饭吃……”

弟弟说过在这儿寻找“他”的行踪是白费力气。大燃商事的常务董事和那个名叫田代的年轻职工也这么说过。而现在……我亲眼见过M燃料店、亲自走过F城镇……也越来越倾向于这种想法。把“他”与F城镇联结起来的只有那家M燃料店。不过是批发商与零售店之间非常平平淡淡普普通通的关系而已。正是因为普普通通的关系，弟弟的出现才觉得非同寻常……除了是“他”的小舅子这一层关系以外，工作业务上不会有任何关系，却在F这个城镇联结成一个圆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难道也只是那家伙惯常的偶然吗？

当然，把“他”与F城镇联结在一起的圆圈和把弟弟与F城镇联结在一起的圆圈是毫无关系的两个截然不同的圆圈这种想法也不能予以排除……那样的话，事情未免过于单纯……至少由于“他”的妻子、那小子的姐姐、我的委托人的存在使这两个圆圈具有不可分离的共同接点。但是，如果因此就把两个圆圈完全重叠在一起，那又像是虚构的故事……说不定连大燃商事的

常务董事和田代都和弟弟串通一气统一口径，充当共犯人的同伙，逃入我鞭长莫及的安全地带。如果我打算听从主任忠告的话，只能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塞耳不听，闭目不看，蒙头午睡、无所事事，而且还要拿钱……

第二次警笛声像惊恐万状的牛犊一样吼叫起来。弟弟咬着下嘴唇满脸焦躁不悦地踩着小石子终于从火堆旁回来。胡子脸立刻把热气腾腾的酒杯递上去。他像抢夺一样一把抓过去：

“瞎胡闹！就3个女人。那帮家伙是不是捣什么鬼？”

“感冒流行哩……”胡子脸不断摇头，从蓝色搪瓷酒壶往放在柜台上的杯子斟满。

“感冒？”他一阵怪笑，然后慢慢地回头看着我说：“差劲的人实在无可救药。真气死人了。在别的地方，对那些没人正眼看一眼的半老徐娘，按规定交会费，就分给她们一个‘码头’。还不赶紧使劲赚钱，早点洗手别干啦。也不瞧瞧自己，现在哪一个男人还愿意养着呀……”

突然，大地颤动，黑暗吼叫。施工开始了。几个人影背对着扫在堤坝脊背上的光线像小步跳舞般跑下来。大概是下班的工人洗过澡以后过来喝一杯烧酒。

“3个女人……你到底想干什么？”

他没有伸手拿杯子，而是缩着身子，把嘴唇凑到杯口，吸溜吸溜先啜两口。光线沉降在厚厚的杯底闪闪发亮。这光线映在弟弟的下巴，画出一道月轮般的弧形。

“这就是你的工作吗？”

“工作？”弟弟的鼻子轻轻一哼，不好意思地笑起来：“这就和盗窃、抢劫不一样。……要是有固定的场所，事情就很麻烦……但是在流动车上，就好办多了………有意思吧，法律这玩意儿

……据说是考虑到河水涨水，出于尊重人的生命的思想……”

“很早以前就开始在这儿干的吗？”

“这儿施工开始以后不久，大概是去年7月吧。”

去年7月？……你说什么？……没错，正是M燃料店把批发商换成大燃商事那个月……两个圆圈的接点又增加了……可是，真的就是两个圆圈吗？……会不会就是一个圆圈呢？……接着，8月，“他”销声匿迹了……说不定应该下决心问问他，他到底抓住什么把柄才敢于对燃料店敲诈勒索？……不，要是他肯回答我的问题的话，早就主动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我了……那么，还应该把他作为主要猎物收拢调查之网吗？……可是，万一收拢的网里也挂上委托人，那又是怎么回事？……我真是陷入令人烦恼的转不出去的怪圈里……

“我今天还是舍命陪君子吧。车子就扔在这儿，不要紧吧？冷得有点受不了。”

“你这小心谨慎，我算服了。”他用那种自负的目光看着我：“这一带的事交给我好了，把你整个身子交给我都可以。堤坝这一边就和我的家一样，就是没屋顶。”

“要真是那样倒好了……”

胡子脸把杯子滑到我面前，低声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弟弟声色俱厉地责问：“你到底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嗯？你说！”

“我没说不满意呀。”胡子脸摇晃着身体，懒洋洋地说：“不要这样找碴儿嘛。”

“那就打开窗子说亮话，今天晚上大伙儿都怎么啦？”

胡子脸像百无聊赖的猴子一样仍然摇晃着身子：

“你瞧呀，就今天晚上好象客人特别多啊……有点好过头了

吧……”

“那不是好事吗?!”

“你真的什么也没听说啊?”

“听说什么啦?”

“是嘛……”好象这才觉得担心,抬起浮肿的脸:“听说今天晚上要出事……刚好工地主任也不在……”

“说得再明白一点好不好?”

“我不清楚,只是道听途说。我这儿没有女人,心里坦然得很。不过,有一点我看不惯,歇工的又不光是女人。要是传闻属实,恐怕人手不够吧,你那儿的小青年,今晚就来3个呀……”

“所以,我问你到底有什么风声?”

“大伙儿都知道了……哎呀,大家以为你有所准备,都指靠着你哩……要是你这个大菩萨真的还蒙在鼓里,那可怎么办呀……”

就我们这辆车子没有其他顾客。就在我一心顾着杯中酒的暂短几分钟里,简直就像从黑暗中涌出来似的,每盏红灯笼周围都有四、五个、多的七、八个人的人墙。不过,并没有骚动不安的空气。大家都卷缩身子喝酒,吃着小盘里的煮魔芋。我不了解平时这儿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如果勉强寻找不大正常的地方的话,就是有几个下了班的工人头上还戴着施工安全帽。可是,这也可能仅仅为了御寒……火堆旁边照样是那5个姿势不变的人影,悄然安静……好象还没有人对女人动手动脚地戏闹……

突然,弟弟的脖颈掠过一道警觉紧张的气氛,他像准备进攻的鸟一样,脖子稍稍前伸,手里握着没喝完的酒杯,猛然拔腿朝火堆方向大步扑将过去。他踮起脚尖,免得石头绊脚,那后背在巨大的黑暗映衬下,仿佛已经不是一堵墙壁。

“发生什么事了?”

“人倒不坏……”胡子脸叼着烟卷，又开始摇头：“其实人倒不坏，不管吃哪一碗饭，都会得罪人，又有那么一点小聪明，就更不知天高地厚了。特别是让工棚那帮家伙赊帐吃喝，把事情搞糟了。把事务所的股长买通了，让他从工资里扣除这部分赊帐的钱。”

“哦……”

“他们大老远跑到这儿干活，辛辛苦苦，图的是什么？一听说可以赊帐吃喝，明明知道以后后悔来不及，可还是把不住自己的钱包。他就是利用工人的这种心理。”

“开始也至于为这个闹事呀……”

“后天……15 日，不就是发薪日吗……再来一杯怎么样?”

“噢，我可付现款。”

胡子脸把烟头在炉灶上掐灭，含笑朝汽车边上瞄了一眼。我顺着他的视线看去，原来安装着一面长方形的宽镜，可以观察整个河滩的情景。火堆四周的 5 条影子像画中人似地俯身面火，一动不动。胡子脸自言自语似地继续说：

“……是呀，人倒不坏……就说那帮女的吧，吃着工棚这碗饭，一个个都成了人渣，要不是看见树杈都想干的家伙，早就吓蔫了逃得远远的。……可是一做上买卖，连马眼儿都比不上，有多少来多少……听说还有的婊子，一边干那玩意儿一边居然睡着打起呼噜来，这还攒了上百万哩……”

“是不是有什么死对头?”

“你瞧。”他紧张地压低声音说：“那头角上，还有前面，不是围着一些不三不四的客人吗……你不觉得可疑？……我很讨厌这种干架……堤坝上肯定是把风的。”

“你过虑了吧?”

“那帮家伙狂喝乱灌，一个摊位一个摊位挨着喝，好象要喝个精光。一会儿准过来。”

“是不是背后有人操纵啊?”

“这我可不知道……”

“在当地有权有势的头面人物，比如镇议会议员呀什么的……”

“我说你的徽章呢？……要是别在领子里面，还是趁早扔掉吧……”

我仍然满不在乎，不把对方放在眼里。即使发生什么事，了不起过来骂骂大街、威胁恐吓一通。威胁恐吓也会有什么内情，这至少可以说明有人与弟弟为敌。重要的是利用这个机会摸一摸是什么样的敌人。不论什么圆圈，既有起点，就有终点……不论什么迷宫，既有入口，就有出口……来吧，有什么本领都使出来……

大概由于天气寒冷、心情紧张的缘故，喝下去的酒毫无反应，或者杯子的玻璃太厚，喝的杯数实际上达不到应有的酒量。我又要了一杯，这可是第四杯了。

终于有3个工人互相挽着胳膊脚步蹒跚地来到我的车子旁边。3个人都脚步蹒跚，是因为旁边的两个人架着中间那个穿棉袄的酩酊醉汉。左边那个大下巴的大个子瞥了一眼我的脸和胸部，没有吱声。大概也是探寻有没有徽章吧。穿棉袄的醉汉吼叫着：酒！酒！叫着叫着，突然声音哽咽，抽噎哭泣起来。我的名字，你知道吗？……上了请求寻找失踪者的名单……老婆子，到村公所提出来的……叫做什么综合通缉……别担心。右边那个头发稀薄、长相和蔼的小个子一边摸着哭泣的汉子的后

背一边安慰他。这种事你要担心的话，那就没个完。……穿棉袄的男人还在嘟嘟囔囔：酒……。什么失踪者?! 要不寄一封信瞧瞧，万一别人知道我在这儿干活，马上就停发生活补助津贴。我对我的老婆子说了，两年，你默默忍着吧，就当你的男人死了，咬着牙熬两年，靠生活补助津贴凑合着度日……大个子用意外清晰平静的声音说：别担心，这不是你老婆干的，是村公所搞的名堂。他们想停发生活补助津贴，就想出这么个花招……班长把通缉单拿给我看，威胁我说要不他亲自和村公所联系，要不让我自己写信……别担心，你在这儿，我们都是证人。手脚好好的，什么失踪，纯粹胡说八道。你这不好端端在这儿吗?! ……说得对，我就是在这儿……大个子和小个子从两边随声附和：啊，你就是在这儿……我要喝酒! 他妈的，信还是不写不行……这是村公所的阴谋，别担心……可我伤心呀，弹子球也玩不成，还说我失踪了，我要喝酒……

胡子脸竖起大拇指做一个暗号……我看一眼镜子，发现弟弟站在火堆和汽车中间的黑暗里正不断向我招手……我不让这3个人有所觉察、不动声色地离开……河滩的石子摇摇晃晃，硌脚很不好走……或许是酒劲意外上来了……

弟弟一把抓住我的胳膊，突然斜着往黑暗中走去，声音急促地说：

"看来气氛不大对头，你还是回去吧。"

"怎么不大对头?"

"不知道……"他的目光慌忙朝四下扫了一遍："好象在策划什么事情。"

"刚才看见一个喝醉的，有意思。说自己受到失踪通缉，哭哭咧咧的。"

“一群蠢蛋。”

“会不会是燃料店的老板搞的鬼名堂?”

他松开我的胳膊,一下子停下来,盯着我说:

“你不要胡思乱想。我不是告诉过你吗?! 跑到这儿来寻找线索,那是白费工夫。不管我的钱怎么来的,一个礼拜3万也不是小数目。好吧,现在你马上回去。”

“可我喝酒了呀。”

“那帮家伙真闹起来,可不是好玩的。”

就在这时,一伙人——大约七、八个吧——像是从这个摊位走到那个摊位一样慢慢地从火堆旁边走过,然后突然改变方向,把火堆团团围住。接着,不知道是哪一边先动手,黑色的人影立刻扭成一团。两个女人惊叫着往我们这边逃来,但马上被抓住。又上来几个人,像扛蔬菜口袋似地扛起女人往半圆形的车子摊位外面的黑暗中跑去。女人声嘶力竭的叫骂和求救的呼喊。但这声音很快就被从堤坝那边的车子爆发出来的怒吼和东西破裂声音淹没消失了。玻璃破碎的声音。投掷的石头从车顶飞过来落到我的脚边。火堆周围的形势发生变化,那3个人已经反守为攻。一个工人被他们拖在中间,脑袋瓜狠狠地挨揍,大声哀叫着在地上打滚。拳打脚踢,不知道手臂的骨头是不是折断了,在河滩上挣扎着滚爬。几个工人把熊熊燃烧的汽油桶踢翻,挥舞着喷发烈焰的木块,朝那3个人猛扑过去。但是,那3个小伙子的动作非常敏捷迅速,好象立刻抓到什么厉害的武器,逼得工人们一溜烟往后撤。工人们却把手中的烈火用来进攻车子。把木块从砸破的车窗扔进去,并且开始对那3个人扔石头。对方也回扔石头。3个人终于寡不敌众,步步后退。这时,所有的车子都成为攻击的目标。拽出来的炉灶……喷火吐焰的煤气罐……

噼啪咣当砸碎锅碗瓢盆的声音……但是，大概因为被扛到河滩那头去的两个女人和现在可以放开肚皮大喝大灌的清酒、烧酒的诱惑，才分散他们的攻击力，没有百分之百地发挥出来。

"我到事务所找他们谈去。"

弟弟从混乱的人群中穿过去，然后往前跑，就要跑出车子的半圆形的地方时，几个工人追上去把他抓住，拖倒在地上。我却一动也不动，目不转睛地观察着黑影痛苦的蠕动，对自己的无动于衷既不懊悔也不内疚。

但是，一辆车子解救了他的危机。最靠里面的一辆车子没有遭到很大的破坏，这些家伙们都在车上狂饮乱喝。这时，车子突然发动起来，敞开着后门，不顾一切地冲开河滩的小石子，疯狂奔去，车上的货物连同喝酒的工人稀里哗啦全摔下来。

当然，所有的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到这辆车子上。有的人一边扔石头一边追车，还有的甚至跳起来要抓车窗。这辆轻型汽车发出拉钢锯一样的刺耳声拼死拼活地终于爬上堤坝，把追赶的人甩掉。

这辆汽车勇敢果断的行动给他、也给其他车子造成逃脱的机会。趁工人追赶汽车顾头不顾尾的时候，所有的汽车都发动起来，往四面八方拼命逃走。

我一边用眼角注视弟弟摆脱追赶，猫着身子爬进堤坝下面的枯草里，一边往幸免遭劫的我的车子跑去……突然想起忘记了一件重要的事情……"他"的日记……提醒他实现自己的承诺，明天把日记送到姐姐家里去……我想确认一遍他的承诺……但是，也许他已经逃之夭夭，跑得无影无踪……就在我略一迟疑的瞬间，石头飞将过来……一块石头击中我低头拼命小跑的肩胛骨上，但几乎没有疼痛的感觉。大概是酒劲的作用，或许

是情绪意外的平静，我很快就摸到钥匙，几乎就在打开车门的同时起动发动机。现在，工人们大多集中在堤坝的斜坡－－联结堤坝与河滩的唯一的车道－－上，气势汹汹地大叫大嚷。两辆逃在最后的车子仰着车灯、喇叭长鸣，正准备从人群中突出去。一辆车子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突围出去。另一辆可能惊惶失措，没有挂上档，在斜坡上突然减速，被一哄而上的工人推倒，四脚朝天地翻滚到斜坡下面。车灯清晰地映照出大约 20 米宽的堤坝斜坡。枯草里笔直地竖着一根白色的棍子，意味深长却不知何用。黑乎乎融成一团的人群跑下斜坡，蜂拥而上车轮还在转动的车子。如果有人煽动的话，肯定就在里面。要是能认出这个人的身体特征，那弟弟的死敌早晚会找出来的……假定这个人物存在－－要寻找出来，该多么合适……但是，越发高声的吼叫……玻璃破碎的声音……发动机的声音停止下来，车灯熄灭，不规则地散乱在汽油桶四周的红红的零星余烬……不知道是烂醉如泥还是遍体鳞伤倒在地上一动不动的家伙、到处爬动的家伙、像梦游症患者一样摇摇晃晃着走向水边的家伙……不管怎么说，车子翻倒下去，给我让出一条路，这是很幸运的。不过我的车子还不到面包车一半大。万一走错一步，等待我的也是与它相似的命运。

我熄灭车灯，故意在河滩里绕一大圈。车子开到被踢倒的汽油桶前面时，组里的 3 个小伙子跌跌撞撞地跑过来向我求救，却立刻被对手追上来粗暴地拽倒地上。说不定不止这 3 个人，另外还有两个人。

我没有理睬他们，径直开过去，虽然控制着车速，车子却像进行耐久性能试验似地颠簸震颤，发出马上就要四分五裂般的声音。要是掉进沟里，或者大石头刮裂车底，那一切都完了。我

朝着齐头高的柳树丛开去，很快就来到柳树前面……不出所料，看见另一伙疯狂的人群。这是把两个女人劫持来的那些家伙。我继续放慢速度，判断他们追赶的情况，等到相当靠近时，猛一加速，使劲转动方向盘，对着堤坝口狠冲过去，发动机的声音如同被铁锤用力抡砸一样悲鸣咆哮……

看来我终于顺利逃脱出来。追赶者大多被对女人的祭礼吸引过去。因为关着车灯，不知道他们对女人采取什么祭礼。浮现在我脑子里的想象就是剥皮、切割，用肉铺冰库的铁钩吊起来的一条条扁长的肉块。没有点灯，却摆着一个大烛台，弥漫着紧张严肃的气氛。正因为如此，我的车子被他们视而不见，轻而易举地溜过去。车子开到堤坝上的时候，我才打开车灯。我突然浑身僵直，肩膀、膝盖不停颤抖，眼睛比车灯关闭的时候更加黑暗。我把档推到最大，一脚把油门踩到底，车子却像手推车一样慢腾腾挪动，难以言状的恐怖刺激我的后脑勺咝辣咝辣作痛。我打开暖气，敞开车窗，才第一次在眉尖感觉到酒醉的沉重。

但是，她的脸上还毫无醉意。用肩膀把与厨房隔开的布帘撩开，手臂上搭着男式雨衣，雨衣上面放着叠好的旧报纸，空着的一只手放在上面，像少女把身体重心集中在脚尖那样的装模作样的轻盈的脚步……

好象匆匆地化过妆，没有光泽的柔滑的肤色、雀斑又恢复平时的亮洁。头发上还留着梳子梳过的痕迹。这是因为出于被人盯看的女性的本能意识呢，还是恰恰相反，企图掩盖自己本来面目的警戒心理的流露呢……即使是后一种情况，是否有效很令人怀疑……这个女人越化妆越透明，反而能透见她的五脏六腑。薄雾飘流的、遥远梦幻的城镇……我记得先前曾满怀憧憬的心

情在这树液呛人般的遥远城镇住过几天……难道不正是因为有画框，才认为是风景；因为认定是风景，才觉得透明吗？……如果把画框卸下来，只剩下雾……手摸不着，不透明与混凝土没什么两样……千万不要上当……至今还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她不是共犯……突然，在河滩听见的那女人纤弱悲伤的哀叫莫名其妙地穿过我的耳朵，滴淌黑汁的肉块如小小的月亮浮现在薄雾深处……

她从书架前面走过，把雨衣放在桌子角上，一边将报纸滑到我这边一边坐到昨天那张椅子上，但落坐的位置与昨天稍稍不同，书架和柠檬色窗帘的分界线现在刚好在她的右耳附近。耳朵薄得像瓷器，仿佛稍一用力就会破裂……看了这耳朵，有的男人可能倍加珍惜爱护，也许有的男人会产生一把把它揪下来的冲动……"他"到底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男人呢？……

"就是这份报纸……"

这是一张体育报，横竖四折，虽然没到那火柴盒那种程度，也已经相当破旧。突然一行"怒拔青龙宝刃、脚踢杀人魔鬼"的红字跳入眼帘。那是一篇关于职业摔跤比赛的报道。

"是6月4日的……带在身边好长时间呀……"

我翻开报纸，下一页是职业棒球赛的预测，下面刊登很大一块感冒药的广告。第三版的上半部分是一幅新歌手笑容可掬的相片以及与恋人这样那样的传闻报道，下面就是一行1000日元的小广告：招募、旅馆、放款、赁房、其他……这"其他"部分除了出让狗以外，都是清一色的性病、包茎、不孕手术广告。最后一页是赛马、赛车的结果和预测以及广播、电视节目、电影预告，下面又是三栏雇人广告。还有一个寻人启事，看来与"他"没有关系。

“报纸原来就这么破吗？还是您摆弄成这个样子的？”我盯着她。

“嗯，我也摆弄过……”她的目光平静坦然地从我的手上抬起来：“不过，原来就很破。”

“您的先生最后一次穿雨衣是什么时候？……不会没记住吧？”

“不知道是他大大咧咧还是小心谨慎，总是把雨衣放在车里，说是什么时候下雨都不用担心……要不是买了我们车子的人特地送来，根本想不起来还有那么一件雨衣。”

“车子卖了吗？什么时候卖的？”

我的口气不由得严厉质问起来，但是对方毫无慌乱之色，依然如故，只是很诧异似地用手指头摩挲着桌角：

“是出事的前一天，要不就是前两天……不过，雨衣是过了一个礼拜才送回来的……说是一直忘在后背箱里……”

“可是，您昨天晚上说的完全是另一回事啊。”

“是吗……那就怪了……”

“昨天晚上您说车子送到维修厂去了。”

“我的意思一定是我的丈夫是那么说的。”

“为什么您要撒谎说弟弟知道车子在哪里？”

我是不是做得太过分了……把委托人逼得走投无路……没那回事，这是她自作自受……又不是我故意设下的圈套……但是，我自以为逼得她走投无路的这个栅栏对于她来说就像一层水湿的薄纸一样不堪一击……她羞涩似地微微一笑……

“我这个人说话往往不加考虑、随口而出……可能太死心眼吧……今天早上在家里又翻找了大半天……就像捉迷藏的大鬼一样，从壁柜到书箱后面……觉得他变成了一只虫子……还把

蜂蜜抹在纸上放到床底下……”

她嘴唇绷紧，呼吸喘动 。我觉得她就要哭出来，心里不免慌乱。

“不管怎么说，不愿意提供线索，对大家都没有好处。不仅仅我白跑，您的钱也白花呀。什么人把那辆车买走了？”

“一个非常好的人……”接着，突然若有所悟似地注视着我的眼睛：“你说得不对，我不是不愿意提供线索……如果那个人与我丈夫的失踪有牵连的话，要不会告诉我一些事情，要不就销声匿迹……只要他不抛头露面，谁也不知道还有那么个人……”

“干什么工作？”

“听说是出租车司机。”

“那辆车卖多少钱？”

“大概是 16 万日元吧……”

“钱都付了吧？”

“嗯，还给我看了收据。”

“那是准备出走的经费吧？”

“不可能。简直不敢相信。”她的像蜡制工艺品一样柔滑的表情变得凶狠可怕，如撒满沙粒一样疙疙瘩瘩；刚才还美若乳头的嘴唇的四周也圈起一围白色的细细的皱纹；一边用牙齿使劲咬着大拇指一边说：“没有任何证据。请你不要这么说。”

“可是，所谓证据，就是事实的一部分。好象您对事实不太感兴趣，这就很难办……”

“我还是不敢相信……他的失踪大概已经成为事实……但是否想逃避什么人，这还难以断定……不一定就是逃避我吧……我想不是的……肯定是逃避别的什么人……”

我突然觉得垂头丧气，把公文包放到膝盖上，打开盖子。

“您还是先看看报告书吧。正像您所说的，全是毫无价值的事实。”

她重新坐好，神色紧张地匆匆忙忙浏览一遍，然后慢慢地、像过独木桥一样凝视的眼神重看一遍……

“事实简直就像海贝一样，越逗弄它越不张嘴，真叫人毫无办法……硬把它撬开，就会死去，弄得鸡飞蛋打、一无所获……现在只好等对方开口……就说这份报纸，说不定以后还会发现原来其中隐藏着关键的秘密……光从表面上这么看，一点也看不出所以然来……为什么和火柴盒放在一起……似乎有什么说头，可是一般地说，看似可疑的地方却清白如水，这就是事实之为事实的缘故……”

她的头从报告书上抬起来。我见识过她的几种不同的表情，这回又做出一副新面孔。她的表情惊惧哀求，仿佛只进不出的痛苦的呼吸，眼圈发红，想开口说话似乎憋住说不出来，又喘了一口气才发出声音：

“是有关系。只是我怕你误解……”

“赛车、赛马……是吗？”

“不。是电话号码。”

“电话？”

“我丝毫没有隐瞒的意图……”

“那个和火柴盒上一样的电话号码……是哪儿的？”

她的手指头像没头的蚂蚁一样在第四版的雇人广告栏上六神无主地乱爬。仿佛没有关节的、细腻柔嫩如偶人一样的手指头……就是撒谎也不会伤害一丝一毫的、仿佛是工艺品一样的手指头……

“是招募女店员吧？”

“不是。招募司机……就是这个。”

她的手指头终于停下来，指着一则广告。

○ 诚招司机 ○ 待遇优厚

年龄不拘带履历亲来面谈或邮寄 可通勤亦可住宿

广告左下方的电话号码果然与“山茶花”咖啡店的电话号码一样。

“我没有撒谎。”她使劲摇头，似乎为自己辩解：“我为什么没告诉你呢？我说不清楚。也许我真的是害怕事实……”

“您用不着辩解。我即不是检察官，也不是法官，只是您用钱雇佣的人。而且，我比真实情况更优先保护委托人的利益。如果有什么可怕的事实，也请您如实告诉我，保护您是我的义务。这个事实究竟什么地方使您这么害怕？”

“我没有什么可害怕的。如果是这个事实的话，已经解决了……”她低下眼睛，突然抬了抬腰肢：“喝不喝啤酒？”

“嗯，可以陪您喝一点……”

现在自然用不着为她的健康操心。她需要啤酒。我也需要喝啤酒的她。我已经受够了毫无价值的徒劳奔波的苦头。她像解开锁链的狗一样一边跑到布帘后面的厨房一边说：

“是呀……已经解决了，这不是很好吗……我亲自去那家咖啡店问清楚的。他们说一个朋友想雇私车司机，他们只是中间人介绍而已……而且早就定下来了……难怪，这是一个月以前登的广告……”

她端着啤酒出来，唇边沾着少许白沫。

“不会经常做这种中间人介绍吧？”

“一个在外地的朋友想雇熟悉东京地理的司机，于是就帮他介绍。要不是这种特殊情况，大概一般都自己登广告。”

“道理上说得通。”

她一边小心翼翼地把啤酒倒进两个杯子里，一边征求对方同意似地微笑着坐下来。

“这件事已经解决了。”

“那么别在窗帘角上的那电话号码呢？”

“噢，那号码也是……”

“那是干什么的？”

“这个……”她一口气把杯中的啤酒喝掉三分之一：“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我也说不清楚。你为什么那么在意呢？”

“在意的恐怕是您吧。当接触到报纸的广告时，您的惊惶失措令人觉得有点异常。”

“也是呀……为什么会这样？……”她双手捧着杯子，眼神如回忆10年前的往事一样：“真的怎么啦……我的话好象总在什么地方自相矛盾……不过，就是事实也不一定可靠啊……他现在人在哪里、干些什么，其实都一个样……他人不在了，这才是事实……只有这一点是事实……我需要的是对这个事实的解释……为什么人不在了？这个解释才是问题……事情就是这样……”

“但是，没有根据，就无法解释事实。”

“我只要解释。”

“这只有您先生才能做到。我能做到的最多不过找到他。”

“你太自卑了。”

“自卑？”

“你为什么选择这种职业？”

“必须回答这个问题吗?”

“我非常有兴趣……人作出某种选择到底是怎么回事?”

“没什么大不了的事。离家出走的人一旦被找着,就像附在身上的鬼怪被甩掉一样,都清醒起来,满不在乎地回家去。什么动机呀、解释呀,并没有旁人想象得那么严重。”

“你还经手过其他离家出走的案子吗?”

“那当然……不过,大抵都有线索,指明调查的那个女人……噢,几乎都是女性委托调查……有三、四天打听、盯梢,事情就解决了……本来就是花钱的事,所以要是对被调查对象心中无数,一般不会轻易委托我们的……”

“是吗……”

“您的先生相当神经质吗?”

“我看是大大咧咧的人,穿衣也好、其他事也好……”

“是行动型的人吗?”

“小心谨慎的人。”

“说话不要前后矛盾。同样是失踪,主动型的失踪和被动型的失踪,其含义完全不同。”

“做事入迷,这可是事实,我早就领教够了……”

“对什么入迷?”

“对什么都入迷……就跟小孩子一样……”

“比如说汽车呀、照相机呀……”

“嗯,他有汽车维修员的执照……”

“对赌博也这样吗? …”

“对各种资格证书特别入迷,可以说是证书迷吧……光是开车,就有两种大型汽车执照,另外还有无线电通讯呀、焊接呀、处理危险品呀……”

“处理危险品资格证书与在大燃商事工作有什么关系吗?”

“嗯,大概有吧。”

“看来属于实用型。”

我重新理解一直难以消化的那些藏书的含义。电气、通讯、机械、法律、统计、言语、等等,形形色色、五花八门,而且都是国家考试专题集和入门书,并非艰深的专业书,所以难以统一印象,但资格证书迷一句话,便清晰地勾勒出他的一个特性。

“还有电影放映员、中级教员……”

“他的性格够怪的……”

“也许好强吧。”

“最近最热衷的是什么执照?”

“那个时候……他说想取得二级无线电通讯员资格证书,一有空手指头就敲打……”“二级无线电通讯员……”

“他说拿到二级,就可以上大商船当海员,工资就能拿现在的3倍。打这种如意算盘……”

“我冒昧问一句,他在大燃商事的工资多少?”

“5万多一点。”

“那当出租车司机也可以拿那么多。”

“可是他在维修方面更在行,所以也倒腾二手车买卖……”

“这一点您弟弟告诉我了。”

“弟弟?你见过他了?”

“真是不可思议,走到哪儿都碰面。其实我来这儿之前,刚才还和他痛痛快快喝酒来着。”

“真不可思议。”

“是个很有意思的人。看这样子,这一阵子一天要碰见他十次八次的。对了,我想起来……他说明天把您先生的日记送到

这儿来……"

"他说日记来着?"

"好象是非常无聊……"

我细心观察话题一谈到弟弟以后她的表情的细微变化,微蹙的眉头、神情恍惚的嘴唇……是惊慌还是困惑?或是对以意出现的弟弟的疑虑?……然而,她咬着下嘴唇,只露出一缕调皮的微笑。

"我弟弟总爱做让人吃惊的事,从小就是这个脾气……"

"看了日记,也许大体上可以了解您的先生有什么样的理想。"

"理想?"

"比如说,向往大海……"

"他是一个务实的人。当上科长的时候,可高兴了,说是自己的人生尽是坎坷,这下子总算不再往下滑了……"

"可是他还是走了。"

"那不是因为理想。他的口头禅是证书是人生之锚。"

"一叶扁舟抛下那么多的锚,我看还是属于理想型的人。否则,马上轻飘飘地浮上来了……"

她把端到嘴边的杯子慢慢地放回到桌子上,然后茫然若失地默不作声。如同慢镜头拍摄的枯萎的花朵一样,双眼渐渐凹陷下去,鼻子风化,那般柔嫩的肤色也如揉革一样松弛粗糙,嘴唇间渗出像吃了桑椹一样黑色的残渣。我终于从心底感到后悔。正如不管患者怎么逼迫,医生没有给予他安乐死的权利一样,合法的杀人只有战场上的士兵和刑场上的执法者。

墙上的挂钟报告着凌晨1点。

《报　告　书》

2月13日上午10点20分——到图书馆查阅报纸缩印版。8月4日被调查人失踪之前，只

没写几行，便停下来，一股难以忍受的虚脱感涌上心头，我闭上眼睛。仿佛不仅仅是我的眼睛，所有的感觉、所有的神经、连同我的存在本身都死死封闭的这几乎满员、却如空无一人般鸦雀无声的图书馆阅览室……吸鼻子的声音、翻书的声音、蹑手蹑脚走路的声音……粘乎乎涂在地板上如原油一样的劣质上光蜡呛鼻的味道……

紧闭的眼睛里面出现柠檬色。柠檬色窗帘的反光映照下闪动着柠檬色光亮的她的耳轮……柠檬色的芳香……柠檬色的……蠢货，怎么不说香蕉色、南瓜色的雀斑呢？……

是呀，这儿即不是战场也不是刑场。我连给她造成针尖那么小的伤痕的权利都没有。我能做的充其量是继续写报告书吧。委托人总是正确的，即使撒谎，委托人一口咬定这是事实，那就是事实。然而，如果事实已经不再需要，只委托我们调查无需事实的动机，那就是强人所难。似乎只能通过调查事实，以此等待对方的失望。这也仅仅是故意在解释无法解释的毫无价值的事实周围兜着圈子……

坐在我左边的女学生突然把整个上身趴靠桌子前面的隔板，俯着身体，用锋利的剃须刀刀片把书上的什么相片割下来。我也重新趴在隔板里面，以与她相似的表示内疚的姿势继续写报告。

……29日。但是,无法保证那一天用过雨衣。只是从29日到他失踪的一个星期里,天气晴朗,气温较高,未使用雨衣的可能性很大。问题是那份报纸和火柴盒(或者电话号码),应该认为在此之前就已使用完毕。以上事实未必能否定被调查人的失踪不是突发性的、而是具备有计划有准备的可能性。

旁边的女学生已经把相片割下来。我从报告纸的最后一页撕下大约3公分的纸条,草草写下几个字:

《我都看见了。我不揭发你,跟我来。OK的话,把纸条揉成一团还给我。》

我把纸条折成两折,悄悄地滑到女学生的臂肘下面。她惊跳一下,卷缩身子,看我一眼,我不动声色地动手整理桌子上的东西。她有点惊慌地打开纸条,鼻子短小的肥胖脸颊上立即晕染几块紫斑。她的身子僵住了,仿佛呼吸也已停止……我一边品尝着火辣辣的辣椒粉般的味道一边等待她的回答……

一会儿,她试探性地瞥我一眼,无奈地吐出一口气,笨拙地把纸条揉成一团,用指甲尖弹过来。可是弹的方向没对准,纸团掉到地上。我俯身一边拾纸团一边抬眼看她的脚。粗大的脚脖子底下是一双缝裂的黑色平底鞋,给人难以承受那一身体重的感觉。膝盖后面的黑乎乎的凹洼处还像点姑娘的样子,显得干净纯洁。即将终结的青春、犹如伤风感冒一样缺少平衡的年龄。她似乎意识到我的眼睛正盯着她看,使劲绷着后脚跟。

我拾起纸团,放进口袋,合上报纸缩印本,把材料和钢笔装进公文包里,若无其事地站起来,以适合于图书馆的不紧不慢的步子踩着上光蜡打得太多的地板头也不回地向出借处走去。办

完还书手续，向她瞧了一眼，她还没站起来，目光从隔板边上扫过来，窥视我的动作。我略一举手，送去一个暗示，然后坐在阅览室与出口之间的小小的吸烟室的长椅子上，点燃香烟。一支烟抽了四分之一的时候，她脚步迟钝地走到出借处，忐忑不安地看了看外面，但好象没有看到我所在的地方。办完还书手续，从衣帽存放处取出大衣，突然疾步往外走，在门口一下子看见我，像绊了一脚似地乱了步子。我立即站起来，朝大门走去。姑娘踩着小碎步顺从地跟在后头。

我从停车场把车子开过来，姑娘站在台阶中间部分，鼻子以下半张脸都埋在大衣领里面。我把车子靠过去，打开副驾驶座旁边的车门，她把书包换到另一只手，以凛然不屈的步伐径直走下来。她的鼻子像夹在玻璃板里面似地苍白失色。满心怨恨的表情由于情绪激动和天气寒冷的缘故含带着可怕的亮光。从大衣领露出来的绿围脖格外花哨刺眼，显露着女人被压抑的内心怒火。我打开半扇车门：

"我送你。去哪儿?"

"去哪儿?"她的声音意外地平静沉着，带着挑战的口气："这个，我说了反正也由不得我吧。"

我不禁苦笑一下，对方也反射性地咧了咧脸颊。

"怎么? 横下一条心了?"

"真卑鄙。"

我突然猛力把就在姑娘鼻子前的车门关上，一踩油门，车轮卷起砂石，轻灵的车头像乘风破浪的快艇一样高高蹦跳起来。女学生像冷冻的鱼一样面无表情地呆立不动……

我呆若木鸡。木然站在"山茶花"咖啡店柜台旁边的电话机

前，仿佛失去了时间。

“什么？死了？”

“好象被折磨死的。”从听筒的震动板传来主任少有的兴奋的声音：“怎么样？不至于没有发案时不在现场的证据吧？”

“怎么会有呢?!”

“算了，你现在马上就和委托人联系。从早上起已经催三遍了。”

“哪儿来的消息？”

“委托人。这还用问？”主任突然换成另一种口气：“你觉得还有什么地方能进情报？”

“随便问问而已。知道了，我马上就联系。”

“别怪我罗嗦，我再提醒一句，要是发生纠纷，责任自负。”

“知道。不管怎么说，中午我回去一趟。”

我呆呆地站着。那家伙死了！我放下电话，呆立不动。

现在这个时候，警察局一定手忙脚乱。有没有可能查到我头上？……如果查到我，顺藤摸到M燃料店……开轻型汽车的男人……自称从大燃商事来的……向大燃商事核实……又出现开轻型汽车的男人……于是，我就身不由己地成为警察的目标。当然并不见得马上出现难堪的局面。首先我没有动机。再说其他可疑的人也多得是。不过，如果可能的话，最好别牵扯进去……

八成儿用不着担心吧。多有能耐的警察也不至于从这一场天翻地覆的全武行中突发奇想，猜测其背后可能与M燃料店有关……没能问清楚那家伙想敲诈勒索什么，现在是后悔莫及了……

还有一件事，由于他的死会发生根本性变化……就是调查

费资金来源断绝，这项工作很可能有违委托人的殷切期望，在本周之内匆匆偃旗收兵。

可是，这被人抛弃的感觉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回到座位上，搅动着渐凉的咖啡，开始沉浸在无法排遣的沉郁感伤的情绪里。这是对死者哀悼的心情吗？不，这不可能。我透过黑网纹的窗帘，看着今天又得了伤风感冒似的凄凉寒冷的停车场……也就在昨天的这个时候，那家伙浑身、特别是端耸的肩膀如拌凉粉汁般渗出来一股油腻腻的体臭，在第二根柱子附近和我搭话……从那个时候起在意识到他的那一面生出的荨麻疹般的疙瘩至今毫无痊愈的迹象。

如果要说有什么细小的变化的话……也许就是我对他的傲慢蛮横的印象有所改变吧。没错，委托人就是花钱雇我的雇主。但委托人一般都带着哀求乞怜的狗一样的眼神，要不就是亏心内疚似地低声下气胁肩谄笑。这种时候，为了让委托人心情宽松，我们也得跟对方一样低三下四地赔笑，随声附和说人生就是如此呀之类的话，以显示与对方一起同流合污。我们内心正是巴不得希望人们的人生都是如此，所以反而能够找回自尊心，发现人生的希望和光芒。但是，那家伙没有流露出丝毫人生的凄惨，从一开始就毫不掩饰自己浑身污秽，却不仅不让我碰一碰，甚至看一眼都被他坚决拒绝。他与我先前接触过的众多客户相比，实在迥然相异。肯定是个怪物无疑，但不能说我就没有偏见。这么一想，他的未曾被我发现、不，应该说是我故意不去发现的另一面的东西隐隐约约浮现在脑子里。比如说，他问我对“作为一个女人的姐姐”的看法时，那一刹那间认真严肃的表情……或者吩咐小摊主说“鸡蛋白给”时那种细微的体贴……

要是我不那么固执于先入为主的成见……如果不是一开始

就认定他是遮挡我视线的一堵墙，而是保持与他同样的高度……说不定他这堵墙就会变成一扇门，请我进去。

现在连这堵墙也没有了。那么，门的可能性也随之化为乌有。

一切都为时已晚。最后留给我的是钻进堤坝下枯草丛里那如折断的阳伞一样弯曲的背影，他不想说的，或许他想说的，都已不复存在。被强行撕毁的智慧之轮，与智慧已不再相关。

我看了看手表……11 点 8 分……即使想把这个时刻写进报告书里，却没有后续的内容……其实，不仅仅这个时刻，再过一个小时、三个小时、十个小时，恐怕也不会碰见可以写进报告书内容里的事态的出现……我仿佛被什么人催赶似地匆忙喝完剩下的咖啡，站起来……可是，现在怎么办？……有什么该办的事吗？……我又呆立不动……如同被甩在图书馆台阶下的那个女学生木然呆立……不告诉你去向、不告诉你目的、被剥夺了自由、在黑暗中身不由己地到处拖来拖去，这个行径当然令人发指，但对你不做任何解释、不打一声招呼，就把你扔在半路上，这种恶行更令人倍尝耻辱……

店老板坐在柜台里面埋头看报。丧眉搭眼的女店员一只臂肘支在收款机的台子上，把音量拧得很小的收音机贴着耳朵，茫然无神地看着外面。她突然露出嘲讽般的浅笑，是被收音机里的广播逗笑的呢？还是笑我呆若木鸡？或者外面有什么令她好笑的东西？……我顺着她的眼睛转向外面，好象看到非常令人在意的景象。看似推销员模样的 3 个人腋下挟着几乎一样的公文包气势汹汹地争论着走过去……前面是络绎不绝的车流……再前面是停车场……像折断的大牙尖碴焦灼地刺激我的记忆……数字……停车场的广告牌下端、那 7 位数的数字……那个

电话号码!

火柴盒的商标……“山茶花”咖啡店……旧报纸上的广告……还有钉在柠檬色窗帘角边的那张小纸条……反复出现的这个电话号码……

我终于恢复了时间的感觉,模模糊糊地开始恢复地图的记忆。女店员一边转动收款机的把手收款一边仍然耳不离收音机,我提高声音问道:

“那个停车场的停车手续,是在这儿办吗?”

姑娘斜眼瞟了一下老板算是回答。报纸沉到柜台下面,露出老板翻着眼珠瞧过来的脸庞,一碰到我的目光,使劲眨巴眼睛,用与厚重胡子刮后留下的青痕很不相称的高嗓门说:

“不凑巧,好象已经满了。”

带答不理、冷若冰霜的嘴脸又埋进报纸里。

“这店铺好清闲哦……”

“你说什么?”

姑娘正颜厉色,把小收音机从耳朵旁拿开,好象被我占了便宜似地反应强烈。我感到狼狈,却又刺激我产生一种异想天开的感觉。我仿佛刚刚冲过热乎乎的淋浴,把心头的一切郁闷不悦冲刷得干干净净,从心底深处翻涌上来充满解放感的冲动,真想紧握肚皮下的那根棍子,对她大笑一场。也许我真的露出些许笑容。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的脸,转到收款机旁边,抓起话筒,拨通大燃商事那个名叫田代的年轻人……

——是田代吗?昨天谢谢你了……我一报姓名,对方一声短促的惊叫。我一瞬间怀疑他已经听到那家伙死去的消息,但似乎不像,我让他想起说好一起喝一杯的约定,他的声调立刻变得亲切热情。也许他还没有这样与别人共享秘密的体验。我一

边看着姑娘耳后浓密的鬓发一边说：地点S车站，你昨天给我画的地图上的那个地方也行。对，就是准备和根室见面的地方……我也再确认一下……时间7点……没问题吧？……还有，最关键的事别忘了，就是那本特制的裸体照片集……姑娘慌忙把小收音机贴在耳朵上，但好象没有打开开关……裸体照片……我又叮嘱一遍……可能的话，想马上和那个模特儿小姐见面……姑娘自然听不见对方突然变成事务性的平板声调的回答，所以想必认为是无聊透顶的电话闲扯。接着我顺便压低声音……，与其说是顺便、不如说也许这才是我真正的目的……还有一件事想让你考虑一下。假如让你敲诈燃料店，有哪些手段？一般的燃料店，对，零售店……都有哪些敲诈的方法？想让你给我出出主意，见面的时候告诉我……

这样，我好象用手指头弹了一下这小丫头的鼻尖——说不定多少还有点老板的老鼻尖－－似地心里痛快。其实姑娘的鼻子被拿着收音机的手腕挡着，看不清楚。老板也依然埋头报纸，身子一动不动。他的头顶上方那张南美咖啡园的海报里把远山染成金黄色、把人和植物烤成焦褐色的太阳想象成被尘土蒙得变色的照明灯具显得滑稽可笑。从二楼传来脚步声。脚步声慢慢地向我走来，正好停在我的头顶，接着又以同样的速度走回去。我也不再呆呆站立。震惊一旦过去，如同涌动的波浪，又立即回到原来的水位。那个家伙的死去出乎意外地飞溅起高高的浪花，从我的脚下卷过去，把本来就是悬崖峭壁上的一条羊肠小道冲刷得无影无踪，但是当波浪退去，就觉得这并不算什么新情况，更无须大惊小怪。总而言之，付多少钱办多少事，我肩上的负担减轻到第一次所支付的3万日元的程度。岂止如此，她的态度也似乎一反常态……剩下的5天我还有义务继续调查……

也说不定今天就会和我解除合同，要求就此停止调查。要是那样的话，多少觉得遗憾，恐怕心里也总留个疙瘩。但是作为买卖，这样结帐自然十分合算。主任对我也一定非常满意，不会再抱怨牢骚。

但是，也许这正是使她不来电话的最大原因……一丝念头，突然掠过我的脑子……犹如把望远镜倒过来看着镜子里的正在看望远镜的自己一样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内疚惭愧的感觉。这样的话，难道我未受任何委托－－自己也竟不知不觉地－－稀里糊涂地在3万日元的收据上盖章签收了吗？这简直是大笑话。在我们这一行里，没有比这一种发善心的好好先生更叫人笑掉大牙的了。主任常挂嘴边的话是：委托人不是人、是填饱我们胃口的饲料。因为世上人也就把你们看做一条赖皮狗。

其实，望远镜这玩意儿，会用的话，可以产生X光透视般的效果。比如从一张照片里可以获得比直接与本人见面更多的表情和性格。首先把照片竖起来，最好切掉周边。置黑色背景。把光源调节到不会反光的角度。然后跪在离照片的对角线长度约二、三十倍的远处……当然，不一定非跪不可，只要照片的高度和眼睛一致就行……视角不要太宽广的50倍的望远镜比较合适，这样可以根据想象自由自在地补充背景，手的动作反而使表情栩栩如生。开始只是在大约1米的地方出现放大的画面。这时就要至少坚持盯看10分钟。不久，当疲劳在眼球里面感觉灼热时，刚才的放大图像突然开始立体膨胀起来，皮肤逐渐带上肉色。这就差不多了。接着眼皮一眨不眨、眼珠一动不动，死死地盯着，甚至感到眼睛损伤疼痛。于是对方终于忍受不住你的凝视，眼角、唇边开始惊跳。如果是侧面，会提心吊胆地偷偷瞧你；如果是正面，会目光斜视或者不停地眨眼。然后，双方的眼

睛、嘴唇、一切表情肌都互相伸出神经根须在空中交接缠绕。这样，如同了解自己内心一样，开始获得对方表情里层的东西。尤其重要的是，可以知道不可告人的隐蔽的癖性……紧咬右边的后牙根、噘出下唇，眯缝眼睛，视线在斜下三十度至脚下的地方惶恐不安地扫来扫去，平时发蜡涂抹、梳得油光铮亮、纹丝不乱的感情现在却像面对大敌弓起脊梁的猫一样浑身的毛竖立起来……这是"他"的瞬间的表情……绝不外露的孤独的表情……昨天早上出门之前，我试过一次，但双方在反向交错的自动滚梯上擦肩而过，即使如此，再也不会逃出我的眼睛。这是我发明的独特的观察技术，也博得其他调查员的一致好评，看来并非我自命不凡、沾沾自喜。主任则是例外，不管你对什么热心，只要是热心，他都觉得实在愚不可及。

最理想的观察时间还是夜间，而且至少必须两个小时。可以和对方进行精神会餐；或者成为他的上司，发号施令；或者成为他的同事，听他牢骚抱怨；或者成为他的部下，让他批评申斥；如果对方是女性，可以同床共寝；如果对方是男性，自己就权作女性陪伴应酬。但是，我对"他"还没有下过这么大的工夫。与其说我有意怠慢，不如说委托人本身有一种什么东西妨碍我的热心，这实在无可奈何。对于我来说，委托人的真实意图远比失踪者"他"令人怀疑不安。就是现在，还不能完全否定委托调查其实正是为了更深地隐匿"他"的一种掩人耳目的策略……

然而，像风媒花的花粉一样到处播撒这种疑惑，使我的视界模糊不清的罪魁祸首、失踪者的小叔子也已经死去……强劲的风把天空撕裂，从云隙间漏出淡淡的阳光……我又一次重新观察倒置的"他"的照片……

“他”在倒置的照片中脑袋瓜朝着我……重新往那个停车场管理人小屋子的窗口上……“噢，80 日元。”……“不用找了。”……盖住那懒洋洋的声音……一张 500 日元的钞票有力地搁在窗台上，上面放着“他”的照片……照片上参差不齐的前额头发虽然还不少，但看来很快就要谢顶……

“打听点事……”

膝盖盖着毛毯，上面放着一本摊开的漫画书，嘴唇不停蠕动的老头把老花镜推到额头上，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迷惑不解地看着照片和钞票。

“毛毯下面是火盆吧，对身体可不好啦。煤气熏眼睛，瞧你两眼红红的。”

“别自作聪明，是电……”

“那就太干燥了。”

“烧着水壶哩。”

“哎呀，都没说对。”我故意爽朗地放声大笑起来，一边把钞票推到老头身旁一边说：“见没见过这照片上的人，也可能是早些日子……”

“怎么啦？”

“车被偷了，正找着呢。”

就在我信口胡编的时候，突然从颠倒的照片中嗅出先前所没有的极具锐利意志的体臭，从而出乎意外地使毫无原由却理所当然视其为被害者的原先的判断开始发生动摇。断定“他”是被害者的根据一个也没有，“他”是加害者的可能性也是一半对一半。如果再进行极端性的想象，“他”正是残杀小叔子的幕后人物的可能性也并非绝对没有……不，这种推理小说般的因果报应极其少有……如果是在密闭的房间里玩游戏，这个神秘人

物也必须立刻坐在旁边的椅子上，可是在现实世界，他却从头到脚裹着迷彩服，悄无声息地潜藏在地平线的尽头……这个只好姑且如此，看来今天晚上还有必要花时间通过望远镜跟“他”好好打交道。即使动作慢了点，主角毕竟还是主角……

“车被偷了？”

“可能不是失窃的车，而是发生交通事故的车。”我面对表情如生锈的锁头一样的老头，果断地又拿出 3 枚 100 日元的硬币重叠着放在钞票上面：“这个停车场，包月和散客的比例大概是多少？”

“这个嘛，给散客空出来的……”增加到 800 日元的挡不住的诱惑，老头看了看“山茶花”的窗口，终于吐露真言：“只有这一行 5 辆车的位置……”

“就为 5 辆车，一天到晚坐在这里，也太不划算了。”

“反正在家里呆着也是一天到晚喝茶看电视，我又没有别的能耐……”

“别客气，拿着吧。”

老头那一双像戴着用爬虫类的皮做的手套的手一把将这颇为可观的外快搂走，说：

“还有 8 个包月的、但白天不用的车位，就临时给散客停车，收入和包月租户对半分……嘿，要说退休老头干的活，这儿正合适。我得了风湿病，腿不利落，能挣点烟钱，也就满足了。”

“不过，车还真不少，几乎都是昨天的车子，是包月的吧？”

“那边的两列全是包月的。”

“这可有点怪了……这一带好象没什么象样的办公楼，怎么大白天有怎么多包月的车停着？”

这句话似乎击中了要害，老头本来就动作迟缓的表情更如

风化的橡胶一样僵硬，嗫嚅着说：

“那一定因为便宜吧。”

“或者因为入夜以后开车做买卖的多?”

“这我那知道? 哪管得了那么多?”

“就是说，这张照片上的人没见过，是吧?”

我把照片夹在笔记本里，放进口袋，看见老头的脸色松了一口气，便立即抓住他精神松懈的时候，紧逼一句：

“你就那么怕‘山茶花’的老板?”老头把皱巴巴的干涩的上眼皮翻上来，风吹着那红红的眼睛周围，使我觉得刺眼：“算了，别往心里去。反正我在这儿和你聊这么长时间，早就被人盯上了。要是有人问你，你就说我让你认一张照片上的人，你不认识，他纠缠个没完没了。其实呀，也许你认识那个人，不说罢了……”

“我说了我不认识!”老头气呼呼地在膝盖上拍打漫画书。从他真心动气的样子来看，似乎并没有撒谎。与死去的那家伙滑头滑脑的解释大相径庭。“我哪能记得住每一个人的脸呢?!……”

“噢，再给你200日元……刚好凑成1000日元……好算帐，咱们谈话也该有个好结果……”我紧盯着老头满心怨气地避开的目光，臂肘支在窗口的横板上，把两枚硬币扔到他膝盖的毛毯上：“你拿了1000日元，我不会告诉任何人……你知，我知……好了，快说吧。”

“说什么呀……”

“什么也不说，白拿1000日元，有这么便宜的吗?”

“这可是你主动给我的呀!”

“‘山茶花’的老板在盯着哩。你什么也没说就白挣1000日

元，他相信吗？”

“我还给你。还给你总可以吧。”

“别说硬气话了。我只想问你，停车的都是些什么人？从你刚才的话里可以知道，他们不是住在这附近的人……”

“别胡说八道。我可没那么说。你不是也把车停在这儿吗？”

“我说的是包月的。要是这一带商店的人，自己没有车库，白天把车子停在这儿，那没什么奇怪的。不过，老大伯，你是个老实人，不会瞎编，所以说话吞吞吐吐的，而且你还说哪能记住每个人的脸。这就说明即使是包月的，客人并不怎么固定。现在我这么看一遍，好象有不少车跟昨天的就不一样。”

“你……”老头像憋住咳嗽一样喘着粗气声音含糊地说：“不会是警察吧？”

“算了吧。警察有向不明底细的人出告密费的吗？再说了，小费就给 1000 日元，那可是一起大案件了。”

“不是什么案件吧……不过啊，多亏‘山茶花’老板的关照，我也能偶尔买一些场外马票、玩一玩弹子球……人一老呀，你不到时候不知道……连孙子都学着儿媳妇的腔调，居然当面叫我脏老头……”

“我可以保证，不会砸了你的饭碗。”

“你想知道什么？”

“我正在寻找刚才那张照片上的人。”

“昨天也有一个人来向我打听这个……那是你的同事吧……的确有各种人在这儿进进出出……也有不少人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的名字、长相……我得过两次脑溢血，人是半痴呆，嘴巴也不紧……所以尽量不看别人的长相、不记别人的名字

……"

"要是你不好开口，就告诉我问谁，那也行。"

老头被我逼得走投无路，惊惶失措的眼光像在把我和'山茶花'的黑色窗口以及自己膝盖上毛毯的烧焦部分这三点连接起来的三角形里瞎奔乱窜寻找出路的耗子一样盲目地扫动着，咳嗽几声，把手伸进毛毯底下，又立刻拿出来，互相搓揉着，终于下了决心似的，用刚才擤鼻涕的手指擦了擦眼屎，叭咂一声舌头，冒出一句：

"那你早上 7 点左右在这一带随便跑跑步吧。很随便的。"

"是偶然的。"

"啊，很偶然的……"

同日 12 点 6 分——走访被调查人在失踪前两天所出让的一直使用的车子的买主富山先生。先生不在家，听说正在治疗胃病，因此中午必定回家吃饭，便在其住所等候。先生住址并非委托人所说的 24 条街，而是 42 条街，所以颇费周折才找到，但反正也得等候，因此缩短等候的时候，可谓不幸中之大幸。

这一带是相当杂乱的商品住宅区。一辆 63 年型号的科罗那牌汽车从拆除的一部分围墙顶到窄小的院子里。这大概就是从失踪人手里购买的那辆车子吧。车子保养得很好，轮胎也很新。

富山的妻子 30 岁上下，有两个小孩，大的 4 岁，小的两岁，都是女孩。院子里覆盖着塑料薄膜，像是菜园，给人一种正常健康的家庭气氛。久不露面的太阳终于探出脑袋，院子阳光灿烂，暖和得大衣都有点穿不住，所以谢绝进屋的

邀请，就坐在窗外的板廊上。

据富山的妻子说……（这时，传来两声短促的汽车喇叭声，看来是富山回来了。）

同日12点19分——富山回到家里。看似工作繁忙，我让他一边吃饭一边回答我的问题。他的午饭是稠乎乎的什么汤和面包，抱怨说即要补充足够的体力，又要养胃，开车这一碗饭也不是好吃的。他对失踪人的情况颇为关切，对我的提问采取很合作的态度。

以下是我和富山的一问一答：

我：您是怎么从根室那儿买到车子的？

富山：是以前在根室那儿买过车的朋友介绍的。他说价格便宜、保养得好，极力推荐。事实上我也觉得买到很合适的东西。

我：是在名叫"山茶花"的咖啡店和根室见面的吧？

富山：（微微吃惊的表情）是的。那个时候，我因为一点小事辞了公司的工作，干了一阵子"门前工"和临时工。

我：什么叫"门前工"？

富山：直接到出租车营业处，在门前被临时雇佣，这叫"门前"。大公司原则上不搞门前雇佣，但碰到司机病事假缺勤，让车闲着也是白损失。再说门前临时工都是些只顾赚钱的家伙，管你什么规则不规则的，一干就是24个小时。只要转两三个地方，总有人雇。

我："山茶花"和门前雇佣有什么关系？

富山：（面带难色）现在我回到公司，和"山茶花"已经没有关系了……这有点不好开口……对于某些人来说，那还是难得的机会，都是开车的，我不想出卖同行的朋友……

我：我只是想得到一些根室行踪的线索。就是说，“山茶花”是私立的招募临时司机的职业介绍所，是吗？

富山：是的。那儿的咖啡味道浓，而且一大早就开门，所以自然而然地成为司机聚集的地方。大概老板看到这些，才想出那么个新花招。

我：您刚才说只雇赚钱，和正式工相比，能差多少？

富山：临时工没有固定工资、没有医疗保险、没有退休金，但能拿到营业额的四成到四成二。一个月干 10 天，轻轻松松拿四、五万没问题。要是赶上节日、赛车、赛马、庙会什么，懂得门道的，专门来回接送，听说还有 3 天赚 10 万的。

我：这买卖不错呀。

富山：年轻的单身汉、爱出风头的人，大概活得没有比这更潇洒痛快的了。可要是一生病，或者执照被吊销，那就惨了。当然，如果抱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心情，自由自在极了。

我：有很多这样的人出入“山茶花”吗？

富山：不，出租车司机光东京就差不多有 8 万，出入“山茶花”的再多不过二、三十个，和 8 万比起来，实在微不足道。而且“山茶花”那帮人有六成都和我一样是临时性的。再怎么潇洒，其实人光知道潇洒也不成，看起来都跟一心只顾赚钱的那些人似的逍遥自在，慢慢变得阴暗沉郁起来。浑身上下名贵服装高档鞋，戴着进口的外国表，却总是吃了呛药似地，动不动就打架。这种活干 5 年，连长相都会变，一眼就能认出来。

我：好象根室知道“山茶花”的这个暗地里的买卖吧？

富山：我记得对他说过。

我：像“山茶花”这样的店，其他还有吧？

富山：当然会有的。司机差不多两成是临时性的。就前些日子，报上还报道说什么地方的地下介绍所被警察端了。

我：严格取缔吗？

富山：违反职业安定法。总之，跟那些地痞流氓的非法介绍劳工性质一个样。

我：“山茶花”是否和什么组织有关联？

富山：不知道。我没注意到这一点，也不想注意。

我：可不可以想象根室现在还可能受到“山茶花”或者其他类似介绍所的斡旋而生活？

富山：（大吃一惊、认真思考）可是，根室不是一家商事公司的科长吗?! 要是出了什么大差错，那另当别论……当然，开车的无奇不有……有当过学校老师的、有开过鱼店的、有当过和尚的、还有当过画家的……一天干下来，精疲力竭，但人与人的关系比较简单。不管周围多么嘈杂，都能平静独处，这种性格的人适合司机这个职业。可是自己没有什么前途，一年到头不停奔跑，都是把别人送到目的地，自己究竟往哪儿去呢，有时候想起来心里没底发慌。以前把这一行叫做“云脚”，现在可真成“云脚”了。旁人看来，开车的跑遍世界，哪个地方没去过，还以为是通晓人情世故呢。其实蛮不是这么回事，像这样不与社会接触的职业实在罕见。不管是繁华热闹的大街还是悄无人影的小巷，都不过是一条条道路；不管是富翁还是穷人、男人还是女人，都不过是一个个客人。与其说这些客人也是人，不如说是

经常还要陪着聊闲天的行李。每天在成千上万的人群中穿来穿去，却好象刚刚从荒无人烟的大沙漠中跑过来的一样，非常想念亲朋好友。因为我的性格算是适合干这一行，尽管干得厌烦透了，别人说要给我找别的工作，我还是不想改行。可是，尽管这样，

我：假定他已经跳进这个世界，您看有什么好办法找到他？

富山：很难。正儿八经的公司在招考的时候要调查身份、履历，对这种调查虽然不至于反感，但是……“山茶花”的做法……

我：很麻烦吗？

富山：别说履历，连名字都互不打听，这是那儿的习惯。

我：要是说明情况呢？

富山：一旦了解情况，就更加替你隐瞒。

我：您现在还是“山茶花”的会员，我希望您提供一些线索，您表示拒绝吗？

富山：（思考片刻）为什么社会自以为有权追踪他人呢？……人家又没有犯罪嘛……自认为有权把出于个人自由意志出走的人抓回来，还觉得理所当然，这我无法理解。

我：被他扔下的一方以同样的理由认为他没有出走的权利。

富山：出走者方面不是权利，而是意志。

我：追踪方面也许也是意志。

富山：那样的话，我保持中立。事先声明：既不做任何一方的敌人，也不做任何一方的朋友。

“真蓝啊。”

穿学生服的中学生仰望天空，惊叫起来。其他同学也都目瞪口呆地眯缝眼睛望着晃眼的天空，发出一片惊叹声。

“好家伙！深蓝深蓝的。”

但是，随着天空越来越蓝，风也越刮越大，少年们用手上的书包压着大衣下摆，另一只手抓着帽檐，斜着身子等待铁轨前面的横杆升上去。铁轨岔口的紧左边就是郊区电车站。剪票口地方是混凝土台阶，比道路高出四级台阶。台阶上面有卖报处，突出的平台上摆着报纸和周刊杂志，覆盖着一块薄塑料布，裹着棉头巾的中年妇女用双手、双肘、甚至胸部和掀动的塑料布搏斗。天空像混杂着铝粉闪烁冷硬的光，如同薄薄摊开的丝绵一样的云彩从西北往东南方向急速飞去。太阳挂在右斜方，所有的影子都与道路交叉成直角。

薄云在天空飞驰，地面上却开始极不规则的紊乱的纸屑的运动。这么多的纸屑散落在地面上，简直令人不可相信。当然，我从来没有认为街道干净过。但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纸屑扮演着风景的主角。虽然也有白纸屑，但大多是长期堆积蒙上厚厚的尘土如风化的枯叶般颜色的纸屑。现在这些纸屑在马路中间、铁轨上面狂飞乱舞，但只在两米左右的空中飞舞，不再往上升，仿佛与人和车子嬉闹一样，穿来钻去，反复进行着复杂的运动。这种运动往往出乎人们的意外，随心所欲，宛若鱼在水中游动。而且又一次让人们感觉到空气是一种物质。看似纸屑在地面轻巧地滑动，突然翻转着飞上来，急速横飞贴在车子的侧面，接着轻飘飘地落到地上，差一点被车轮压着。然而，车子一过，纸屑已无影无踪，不知什么时候，像小狗一样缠在马路对面人行道上

行人的膝盖上。

自然，尘土与纸屑一起流动、旋转，透过风的构造可以看见尘土编织的形状。所以，按说我的车子的污脏也看不出来，但不知何故，反觉得越发明显。也许形成漩涡的不是尘土，而是借助尘土形状的光。所以从二月的尘土味里能够联想到春天的气息。这么看来，今天的光线带着微黄。为了不让我的车子过于显眼，有半个多月没有洗车，任其污脏，恐怕下一次加油的时候，还是顺便洗一洗为好。

交通警笛声停下来，表示电车行驶方向的箭头灯熄灭，为让快车错车通过的双复线大岔口的横杆跳动着升起来。人群像沙漏里的沙子似地向细窄的颈部流去，车子慢慢腾腾地从人群中挤过去。前面的车子还没有离开岔口，电车即将驶来的交通警笛又响起来，我好不容易最后一辆驶过岔口。

在第二条胡同口左拐。刚好第一根电线杆那头有一小块地方，整个车子放不下，勉强斜着退进去。我一下车，发现车身被什么人写着两个大字："混蛋"。大概写的时候慌慌张张，最后的笔画颜色淡白，留下一个浓浓的手套痕迹。

顺原路回到大街，右边的拐角……以紫色为基调的新潮派橱窗……四肢拆卸下来的人体模特儿用细铁丝吊起来，手腕、胳膊、躯体、两脚各自妥贴精巧地穿着不同设计式样的衣服的相应部分。橱窗里没有其他装饰，却奇异地刺激观众的想象力。背景是错综复杂交映的镜子，形成仿佛有 10 个人体模特儿陈列橱窗里的奇妙效果。

3 年前，这座城镇还接受不了这种时髦的橱窗设计。……但是，正如任何事物都有表里两面一样，当时这一带最主要的建筑物是一家脏兮兮的电影院，放映着 3 个月以前的老片子；此外

就是尽卖便宜货的杂货铺和一家整天旧唱片吱嘎吱嘎吵人的弹子球店，算是支撑着繁华街的门面。但是，这一座典型的偏远郊区的小城镇随着人们的丰衣足食，表里两面的周期也发生了变化。这一带作为门面的大街也自然而然地渐具相应的店铺和规模，现在马路对面正在施工建设带有地下停车场的超级市场。是因为具有远见还是因为偶然的幸运，现在再喋喋不休地争论这类问题也无济于事。总而言之，我是输了。

《短笛　西服店》

从笛子形状的手臂上伸下来一块乳白色的厚合成树脂板，上面镶着薄铝板，铝板上是用稻草束写的潦草字体。我不得不承认，这种设计别出心裁、充满自信，富有创意。“短笛”好象是我的妻子在学校里的绰号。这个绰号并没有什么恶意，但未必全是一片好意。然而妻子一厢情愿地解释为同学对她的爱称，喜欢得甚至都想主动自称“短笛”。这一点恐怕正是“短笛”的性格吧。我也喜欢妻子的这种性格，至今还认为这不是缺点，而是优点。

橱窗旁边的门是一整块黑色合成树脂板，如镜子一样映照出对面工地的木板围墙，再嵌入我的全身照，使我面对自己。被风吹刮得一头乱蓬蓬的长头发、如同大病初愈的细弱单薄的微驮的肩膀、与其说在寻找别人不如说被人寻找似的无精打采……但是，不能在这儿整理头发……在我看来，这扇门像镜子，而里面的人看我却一清二楚……

我用肩膀推开门，横着进去，立刻一股暖气沁入心里，渗进鼻子，不由得打了个喷嚏。这不仅仅是暖气，而是从里面的剪裁室流出来的熨斗的蒸气和香水和新布料的染料、糨糊混合一起的独特的空气。左边是一个架子，摆着布料的样品、设计款式图

样和衣服成品，还有一个放钮扣、小块毛皮和小件装饰品的玻璃柜子。右边是桌面仿大理石的细金属腿小圆桌，两边各摆一张象牙色扶手交椅，另外还有一张沙发。墙壁、天花板、与试样间隔开的里屋正面的布帘一律是明亮的土黄色底咖啡色散花的粗纹布，既鲜艳又雅致，与长方形玻璃棍圈围而成的灯具的纯朴素洁搭配得当、气氛协调。

妻子背对试样间的布帘，双手放在椅子的扶手上，一脸滑稽的笑容望着我。没有比这个时候更羡慕戴眼镜的人了。从外面进来，眼镜肯定模糊，就得摘下来擦镜片，可以缓和一下时间。我不戴眼镜，只好面无表情地默默坐在靠道路一侧的沙发边上。弹簧吱嘎一响，身子一下子埋在沙发里。

"弹簧断了，该修了。"妻子也笑起来，坐到里面那一张扶手椅上，翘起二郎腿。从短裙里露出来的膝盖好象比前一次见面时又丰腴些许。妻子感觉到我的目光，用打蚊子一样的手势拍了一下膝盖头，连珠炮般一口气说道："裙子越穿越短，这下可好了。布料落价，裁缝的工钱也不能乱涨吧。最好裙子一会儿长一会儿短地不断花样翻新，这样每次流行都得做新的……"

"不是说裙子一短，就要打仗吗？"

"什么事都有周期。"

"好象是这样。"

"今天来又有什么事？"

"想向你打听点事……行吗？现在问你……"

身后的布帘一动，做帮手的姑娘探头说：您好。喝茶还是咖啡？这姑娘算不上漂亮，但长着一副快活天真、略带孩子气的脸蛋……小巧玲珑的身体不论穿什么衣服都十分合适，所以妻子自己的穿着尽量朴素无华，却一个劲地让她穿新款衣服。这里

面大概也考虑到对顾客的心理作用。西服店的女老板穿着太艳丽，容易使顾客反感；如果太朴素，就会降低顾客对自己的技术和感觉性的信任。现在两个人这样搭配，的确很有效果。姑娘只露个脸，从妻子的肩膀上方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犹如一只等待着我的口哨的小鸟，一双亮晶晶的天真无邪的眼睛。可能因为我是她的雇主的丈夫，对我毫无戒备之心。而且又是与妻子分居的丈夫，更充满好奇心，也没必要客气。我仿佛觉得布帘后面的姑娘的身子一丝不挂。但是，她的娇媚绝非对我做出的看见男人的媚态。当妻子第一次把她带来的时候，我就怀疑妻子说不定有同性恋的倾向。恐怕这个姑娘即使对着桌子、墙壁，也会倾注同样火辣辣的目光。

“是很麻烦的事吗？”

“这得看你怎么对待罗。”

“事先来个电话就好了。”

“不，我就是想听你猝不及防的回答，事先准备好的回答早就听腻了。”

姑娘抿着嘴唇，轻轻摇摇头，留下一瞥撒娇般的目光，消失在布帘后面。

“这姑娘，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包袱……”妻子压低嗓门，但似乎明知她在外面偷听，发出一种朋比为奸般的笑声：“你好象有意疼她嘛。这姑娘，搔首弄姿让人宠爱可是一个天才。”

“你也变得老练成熟了。不过，咱们到底是什么原因非离不可？”

“你问我的就是这个事吗？”妻子愕然地盯着我的脸：“大白天，在店里……”

“你别想得太多。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

“正因为我对你的想法表示理解，才同意和你离婚。你现在怎么把责任转嫁给我……”

“你是说这件事是我先提出来的吗？……”

“当然。”

“没错，我坚决反对开这家店铺。”

“现在还是吗？”

“我承认输了。”

“不是赌什么输赢……”

“别人常常问我为什么要当兴信所调查员？你知道我怎么回答的吗？”

“反正你不会说实话。”

“我是这么回答的：妻子雇私人侦探调查我的所作所为，但是那个侦探半路倒戈，向我要钱，说给钱他就为我保密。我的确也有把柄在他手里，可是看到信任被如此玩弄，就觉得再装作一副相信社会的嘴脸实在太没意思了……”

“连胡编的时候也要把我派做坏蛋，不这样心里不痛快，是吗？”

妻子的笑容逐渐收敛、消失，只剩下退潮后的沙滩一样白色的孤寂对着遥远的大海把自己封闭起来。

“我不是把你派做坏人，只是蔑视侦探。”

“这么个说话不行。”

“和那个搞建筑的，还好吧？”

“我的缺点不知不觉地伤害了你的自尊心。但是，你也有毛病，你的嫉妒心也太强了……”

“嫉妒心？还从来没想过……”

“对不起。其实这没必要说。但是，你也不好，你让我不得

不这么说。每一次总是这样来回兜圈子，连事情的起因都弄得稀里糊涂……就是没完没了地争吵……”

“办离婚手续的印章还不用急着盖吧?”

“我什么时候要你盖过?”

“但是我当时坚决反对开这家店铺。”

“这事不是已经过去了吗?”

“因为你不顾我的反对、强行开店，这事才算过去了。我不是讽刺挖苦。从结果上看，你是正确的，我的想法是错误的。这已经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是嫉妒吗……不，这和嫉妒不太一样……似是而非……问题是为什么就我一个人错、你就不会错呢? ……”

“马上就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可怜的受害者，真没办法。”

“你不是也不得不承认我在这儿没有理由存在吗?”

“那么，如果……”妻子放下二郎腿，双手交叉着放在上面，身子稍稍前倾:“设身处地想一想，怎么样? 假如你的什么工作遭到我的反对，而你获得巨大成功，我却以此为由提出离婚，你会怎么想? ……”

“当然难以理解。”

“你自私。”

“你也难以理解不就得了。”

“我是难以理解。”

“你刚才不是说表示理解吗?”

“我只是逞强。”

“噢……这么说，我是被自己都无法解释的事情弄得晕头转向罗。”

妻子突然挺直上身，拍了一下手掌，那一双盯着我看的眼睛

闪动辉亮。

“我知道了。你是离家出走的。你是逃走的。”

“我是逃走的?”

这不是一言中的吗?我本来就是这么打算的。这种事不言自明。如今却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大惊小怪,这才令人不可思议哩。事实上,我对妻子理所当然地点破要害感到难以言状的狼狈周章。仿佛烟灰缸里的赃东西一下子摔在脸上一样蒙受麻辣辣的奇耻大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也许因为觉得自己正在调查的“他”的影子和自己的影子重叠在一起的缘故。外面的太阳越发大放光芒,黑色的门染成绿色,我的影子和沙发基本平行,肩膀搭在对面的扶手交椅上平躺着,脑袋瓜被切断,哪儿也找不到。

“没错。我就认为你是逃走的。”

妻子心满意足地点点头,偷偷瞧了我一眼。仿佛只要我同意她的观点,一切都会解决似地……

“从哪儿谈起?从你谈起吧?”

“不是从我谈起。”她坚决地摇了摇头:“从人生谈起……比如讨价还价呀、走钢丝绳时候的精神紧张呀、成了救生圈的俘虏呀等等这些无休无止的竞争谈起……是吧……什么从我谈起啊,不过是一个借口罢了……”

突然像被一只断钉子钉进肉里一样,左眼一阵剧痛、直冒火花。我知道是那颗断裂的大牙在作怪。趁化脓还没有扩散到下巴,应该赶紧治疗。

“你是说兴信所调查员的人生里……没有讨价还价、没有竞争吗?”

“这么说,在最热闹繁华的大街上进行的宣传战之类的竞争

和专门在黑暗的角落里跟踪盯梢的私立侦探的竞争，其含义不一样罗。是的，就是这样。你辞掉以前的工作和离家出走完全在同一时候……这一点最为重要……这样子，双方对哪一方来说都很好，也可以错开时期……如果竞争不是理由的话……是吧？……你反对开这家店铺，因为你认为即使在这儿生活能够得到保证，但仅仅这些，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除了在公司里竞争获胜外，别无他法，这就是你的人生……”

“我是这么有野心的吗？”

“哪儿痛？”

“牙齿折了。”

“这个管事。”她的手指头把别在胸前的小箱子形状的胸花上下一捏，盖子打开，里面排着一列 3 粒小小的白色药片：“这是我的常用药……最近又头疼得厉害……”

里面的布帘被掀开来，刚才那个姑娘这回先露出屁股进来。枯黄色的短裙紧贴在屁股上，仿佛看得见股沟……闪亮的珍珠色织纹长袜……军服般长方形衣领……荡漾着调皮的微笑的大眼睛……钉着珍珠钮扣的折袖……最后是满得几乎要溢出来的咖啡杯子……同样枯黄色的鞋后跟慢慢地转动半圈，向我投来一瞥秋波，然后用滑动般的脚步徐徐走上前来。腰肢肌肉的每一点扭动都清晰细腻，我的手上都能直接感觉到。妻子能够调教出这样的女人，我禁不住感受到她的感觉所具有的魅力。

“要水吧？”

“不用。好象不痛了。”

疼痛不知不觉地消失了。姑娘咬着下唇，交替着微笑和紧张的表情，但是当她把杯子放在桌上的时候，手一颤动，还是把咖啡洒出来。姑娘笑出声来，然后坐在我紧前面的椅子上。这

种天真无邪有助于生意的推销，大概也是一种功夫吧。妻子像要求姑娘随声附合似地说道：

"他的房间整理得干干净净，随时等着他回来。你说是吧……"

姑娘大胆粗野地盯着我的眼睛，兴趣盎然似地用耳语般的声音说：

"男人真有意思……"

我想我还是不应该回来。

说白是白、说黑是黑的干燥的高速道路的路面……我的车子超过规定车速10公里，达到90公里……发动机发出好象电风扇的叶片被铁丝卡住一样的声音，轮胎发出撕开橡皮胶布一样的声音……我全身心都浸透在噪音里，反而觉得什么也没听见、身处一片宁静之中……映入眼帘的也只是直插蓝天的钢筋混凝土道路……不，这不是道路，而是流淌的时间带……我不是在看，只是在感觉时间……

简直不可相信，前面还有什么收费站……既然不可相信，也就算了，没必要去相信……其实现在我在这种地方开车奔跑本身就无法解释……早过了回事务所和主任见面的约定时间……也没和委托人联系……我不可能在这个地方，因此也不可能会到达一个什么地方……纯粹的时间……毫无目的的浪费时间……这是何等的奢侈……一脚把油门踩到底……车速表的红针慢慢升上去，指在96公里……风速开始影响方向盘……我精神极其紧张，仿佛自己变成一个点……似乎有一种在日历上没有的日子、地图上没有的地点突然醒来的感觉……如果非要把这种满足感称为"逃走"不可，那就由她去吧……当海盗作为海盗

扬帆在陌生的大海上的时候，当盗贼作为盗贼躲藏在荒无人烟的沙漠、森林、都市的底层的时候，他们一定曾在什么地方超越过变成一点的自我……我什么也不是，不需要任何同情……犹如在沙漠上即将渴死的人为即将被溺死的人抛洒泪水一样愚不可及……

但是，如果这纯粹的时间是清醒，那么紧接着的又是睡梦的延续阻挡眼前的收费站。短暂的人为的清醒之后却是漫长的睡梦的延续。我立刻把车子折回，进入上行线。但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刚才那样痛快酣畅的情绪。莫非因为一辆红色赛车留下一串轻快的声音超我而去吗？大概是不如返回的意识、只有返回的空虚抽走了皮球里足足的空气。也许背对太阳的缘故，我觉得天空要比道路宽敞得多。虽然天上有些许云彩，但一片湛蓝如浆洗过的棉布绷得紧紧的。可能由于眼睛的错觉，前方的天空云团聚集，略带黑暗。地上的城镇刚好在这团云彩黑影的笼罩之下。30分钟前我打算抛弃的这座城镇现在正伸展着伤痕累累的巨大双臂对待我的归来。船只触礁的海盗、悔改自新的盗贼……难道我只是看见了海市蜃楼吗……不，这不可能……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我已经抛弃的城镇和我即将返回的城镇完全一模一样……只有一丁点、大约1微米的偏差，因为这偏差实在太小，也许觉察不出来……然而，有没有这1微米的偏差却大不一样……如果每星期一次离开城镇顺着收费道路出去兜风，每个月的偏差就是4微米……一年的偏差就是48微米……如果以还能活30年计算，就是1440微米……约1.5毫米……这个偏差都会使富士山提前崩塌，所以是个可以放心期待的好数字。

污脏的天空逐渐膨胀、升高，把湛蓝的部分挤走。大牙又开始隐隐作痛……不论对什么事都必须这样辩解吗……难道是为

了向妻子表明自己主张的正当合理吗……难道是为了向委托人解释自己与她的弟弟之死毫无关联吗……或者,难道是向主任证明自己没有过分涉足事件的意图吗……什么事?!这也是我分内的工作……《高超的猎手绝不对猎物穷追猛打。首先把自己变成猎物,寻找退路,自己把自己逼得走投无路、捕捉自己。》(引自《一个刑警的回忆》)……噢,说得头头是道,真是如此吗?……看来我还是有心和"他"一比高低的罗……跟"他"一比上下高低吗?……二者相比,"他"是一去不复还,我是不去不回、有头无尾。我得给自己找个正当的说法。

也许正是这样。别人这样一说,也觉得是那么回事。即使如此,也比被"他"的小叔子之死折腾得把最重要的"他"忘在脑后这种状态要好得多。也许"他"会露面。在重重叠叠的城镇街市景物的某个角落,裂开黑洞……不复存在的"他"的影子……这么一想,多么可怕的尽是黑洞的街市……假定那就是"他"的影子,那么就不是一个"他",而是存在着无数个"他"……我心里头的"他"、她心里头的"他"、他心里头的"他"……好象心情开始发生很大的变化……

我把车子开进有公用电话的避车处。一下车,太阳像被刷子刷过一样立即阴暗下来。但电话亭里还很暖和,可能很少有人打电话,散发着强烈的霉味。

"联系晚了,对不起。"

"这样反而好些,我已经哭累了,正好泪水快要哭干的时候。"

生锈一样的声音,说话的腔调和平时没什么两样,格外沉着

冷静，与其说是过了一段时间的关系，莫如说因为喝了啤酒的缘故。

“您去晚了，大家都很着急吧。”

“他们哪把我当回事呀。所有费用当然都由组负担。好象那些人才是他的至亲骨肉一样……这件丧服也是从衣服出租店租来的……”

“很合适。我这么说不妥当，不过您的确非常适合穿黑的。”

一道陡坡朝南一直穿过住宅区的高地……长长的石阶……两旁是老竹丛……她先下车，往前走去，脖颈的线条轮廓鲜明……

“您的弟弟是什么原因、在什么情况下遭到杀害的？您打听过了吗？”

“可是，好象不是弟弟。其实，弟弟的事，我一无所知。”

“好象是昨晚和我分手以后立即就发生的事情。我都觉得也有责任似的。”

“可是谁也没说和你一起呆过呀。”

“觉得冷。天又阴了……”

过了竹丛，便是墓地，石阶走到尽头，右边是……瓦顶泛着暗光的破旧的小寺院。由于城镇旧貌换新颜，施主随之大为减少，以前大概光是靠葬礼收入作为寺院的财源，现在荒凉破落，用一根粗绳子把木棍捆在被白蚁糟蹋的门柱上支撑着。按理说，人口增加，葬礼的数量也会增加，但寺院衰微破败到这种地步，可能是住持对财务的管理松弛散漫，要不也许就是逃税的一种手段。

穿过大门，正面挂着黑白相间的幔帐。从冷得双手在电炉上烤火的签到处服务员坐的那张桌子到幔帐之间的道路两边，

像电线杆一样一定间隔整齐地排列着稚气未脱的年轻人，当我们从他们面前走过时，按照顺序一个个机械地深深低头致意。他们两腿稍稍张开，双手轻轻滑到膝盖上，这刻板僵硬的动作令人胆战心惊，而且更觉得滑稽可笑。我们的事务所里有时也有什么组的人进进出出，但如此古老的仪式早已绝迹了。

幔帐里面一片宁静。袅绕弥漫的烟香反而令人仿佛闻到尸臭，心里难受。一个和尚嘟嘟囔囔地小声念经。4个花圈，上面都大字写着"大和奉仕团"，这个葬礼的规格从价钱上看似乎是倒数第二。

正殿前面的左右两旁是参加者座席的木板间。来人稀少，空坐垫格外显眼。尤其是右边上座只有一个一看就知道是小头目的、有点发胖的四、五十岁的男人，在电火炉前闭目静坐，好象在打盹。左边有四、五个清一色缁衣大哥辈分模样的人拘谨地屈膝跪坐。

其中一个人目光敏锐地看见我们，立刻迅速敏捷地从旁边的梯子上跑下来。他手脚细长，尖下巴裂成两半。接着，另一个胖嘟嘟的脖子好象直接埋在身子里戴着墨镜的男人也脚步蹒跚摇摇晃晃地从后面追上来。他不是脚发麻，就是酒喝多了。这个墨镜好象在哪儿见过。对了。他好象是昨晚在河滩围着汽油桶烤火的三个人中的一个。走路是严重的罗圈腿、扁平脸、前端弯曲的十分显眼的长鬓角，额头上的胶皮膏和鼻子上的红药水一定是那场搏斗的纪念。

"您来了。"尖下巴在她面前深深地低下头："非常抱歉，副团长和其他的组长因为都有急事，先告辞了。他们一再表示向大姐问候。其他的……"他的眼角往正在打瞌睡的男人一瞄，把目光收回来，迅速地从头到脚把我打量一遍："由事务局长全盘负

责，请您放心。”

她把我介绍给尖下巴。

“他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位先生……想见见弟弟那个组当班的……”

突然有人从后面拍着我的肩膀说：

“是你呀，亏你没死……所以，我说了吧……我说得没错吧……”

谁？这头灰色的小猪。声音有点熟悉……对了，不就是昨天夜里在面包车上摆摊的那个摊主吗？……不听声音，恐怕想不起来……那浮肿的脸一刮胡子，下面再配上一条领带，怎么也和在河滩煮面条的胡子脸对不起来。我也不由自主地弯起胳膊，嘴唇使劲抿着，然后微微一笑，回答对方的招呼。就在这一刹那间，我们已经达成统一战线的默契，不论从什么意义上说，只要我们双方中某一方受到怀疑，就互相为对方作证。

这个效果在尖下巴的态度上立即表现出来。他对我的戒备犹如用唾液粘贴假胡子一样一下子松落下来。

“当班的在外面……我马上叫他进来。”

他一边说一边迅速消失到幔帐里面。但是，身后一步远的地方像一堆货物一样叉开双腿站着的那个墨镜两眼发射出连黑色镜片都遮挡不住的充满敌意的凶光。也许是昨天晚上逃跑的时候抓住我的车子求救却被我甩掉，心里仍然一股怨恨吧。嘴角在抹着红药水的可笑的鼻头下面神经质地颤抖，好象浑身的力气正想发泄。我觉得撤退的方式至为重要，便对她说：

“咱们去烧柱香吧。”

“我已经烧过了。”

她的声调就像说已经吃过饭一样平淡。一遇到什么事就立

即把弟弟搬出来的那种仿佛狼狈为奸似的密切与对弟弟之死如此无动于衷的冷静在她的心里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不言而喻，葬礼与婚礼无法相比，必然心情忧郁、沉闷难过。但是，为了把死者的记忆钉死在那儿，使生者能够安心，这样的仪式不失为便利之举。对葬礼漠不关心的人，要不本来对死者就漠不关心，要不对死者爱得死去活来以至于超越了生死。我的心头产生一缕不吉利的预感。

厚厚的木板台阶……在台阶下面换穿拖鞋……登上五层，就是正殿佛龛的底座下面……金线滚边的厚厚的火红色丝绸坐垫……死死板板的白色木头香炉……我入座以后才发现还戴着手套，急忙脱下来，一边心里挂念着裤子上的皱纹一边按部就班地烧了香。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挂在正面的那家伙的照片。我在心里自言自语……对，就是那么回事，嘿，在那儿，呵，反正……和尚见我站起来，迫不及待似地停止念经，匆匆忙忙推到里面，盘腿坐在下座的 3 个组员也松了一口气，把两腿舒展开来，一齐掏烟点火。被称为事务局长的那个坐在上座的男人也突然从瞌睡中醒来，抽了抽鼻涕，把手放在电火炉上，像烤饼似地手掌翻过来翻过去。

尖下巴不知道什么时候溜到刚才和尚离去的甬道边上向我招手。她在左边的木板间扶手下和卖拉面的老板交谈。不，不是交谈，光拉面店老板一个人在谈。她把穿不习惯的丧服的袖子一会儿垂到前面，一会儿从下面卷上来，一会儿送到后面，不知道是否用心听着。天空又罩上浓密的乳白色的云朵……但是风大体停了下来。

我被带到佛龛旁边的窄小的榻榻米的房间，好象是休息室。老式的煤气火炉吐着蓝色的火焰。我突然觉得脸颊的肌肉开始

融解。一个少年坐在入口边上，双手放在整齐并排的膝盖上，低垂脑袋等待着。尖下巴试探地看着我的目光，问：

“我可以走吗？”

我点点头。尖下巴摇晃着肩膀走出去。事先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突如其来这么一介绍，从这个当班的少年嘴里能够打听出什么，我毫无把握。尖下巴在也好、不在也好，其实都无所谓。我和少年之间隔着一张黑漆和金漆斑驳剥落的茶几。这个小孩子一样纤细的脖子的少年就是当班的－－大概是那些站在门口看望的孩子头吧－－实在太不相称。我坐下来一看，他姿势端端正正地抬起的脑袋与我从那纤细的脖子所想象的完全一致。像打过一层蜡似地细腻滑亮的皮肤。分不清是男是女、中性人似的下巴的线条轮廓。除了刮过的稀疏的胡子痕迹外，完全如少女一样的嘴唇。鼻子的形状也很端正。只是眼睛显得格外阴暗，如随时都会狂暴燃烧的油。然而肌肉干瘪纤弱……似乎没有慑服少年们的威力。大概是狐假虎威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个家伙一死，他的靠山没了，平时忍气吞声的少年们的积怨一下子发泄出来。这个时候向他打听情况，也许正是难得的好机会。其实，不一定要肌肉发达，只要舞刀弄枪疯狂暴戾，也可能靠暴力爬上去出人头地的。体育、气力的较量与杀戮相比，那是另一种能力。老虎也敌不过饿极的野狗。

这些姑且不论。她到底是什么目的？让我和这个少年见面，究竟居心何在？而且突然袭击。她不是没有机会和时间事先告诉我一声的。少年佩戴着和那个家伙佩戴的一模一样的闪电形状的徽章。看来这是“大和奉仕团”这个组织的标记。如果这个少年点火当班的，那么站在路上的那些少年难道是直属于死去的那个家伙的禁卫军吗……不过，这个少年的徽章的确和

那个家伙的一样……刚才那个尖下巴戴的徽章形状相同，却底色不一样……那个家伙的徽章底色是蓝色的，却尖下巴的是黄褐色……那个家伙的年龄恐怕比尖下巴大，所以徽章颜色的不同不是上下级别的差异，应该理解为所属部门的不同。这么说，那个家伙所属的组在“大和奉仕团”里也许是相对独立的组织。

她的意图是什么？

只是刚才一时的心血来潮吗？或者有什么原因使得她对这次介绍引见一直犹豫到最后呢？或者她判断我这样毫无思想准备的唐突的相会对她有利呢？

“当班是轮流的吗？”

“不是。”

平淡冷漠的事务性的腔调当然是装出来的。为了在内心深处保持绝对服从和绝对反抗的均衡，必须用熨斗熨平感情的褶皱，其结果就变成面无表情。对这类家伙，从笼子外面调教几乎是不可能的。只有进到笼子里，冒着厮杀个你死我活的危险进行挑战。但是现在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组长这样子突然死去，也弄得你们不知所措吧……”

“嗯。”

“剩下你一个人，能耍弄得开吗？或者从别处来一个新组长？”

“大概会解散吧。”

“为什么？”

“团里的头头对死去的组长的事很伤脑筋……未成年人容易引人注目……就是什么少年离家出走吧……还说什么暴力团吸这些少年的血啦……一旦被警察盯上，就要取缔，麻烦透了……根本干不了活……”

离家出走的少年……一种东西猛然撞击心灵，留下一道强烈的冲击波……原来是离家出走的少年……如果那个家伙是操纵离家出走的少年的组织的组长，那么对“他”的失踪无疑持有与我们截然不同的观点。她知道这些吗？正因为知道这些，才想到让我和这个少年见面的吗？

“我代表大家念了悼词。”他不停地晃动身体，仿佛要从令人窒息的气氛中摆脱出来，突然用挑战性的声调说：“哼，大伙儿都哭了。组长很有人情，所以都哭了。不管警察怎么搜查，没人招供。没有一个想回家的……团里的头头根本不懂……大伙儿都喜欢组长……打心眼里爱他……咳，你瞧吧，反正便宜不了那帮家伙……”

“听说警察把凶手抓起来了。”

“别说蠢话。那是个替死鬼。组长是被手枪打死的。工棚那些工人有手枪吗？”

“有目标了吗？”

“差不多吧……”

“团头头不会同意吧？”

“所以我说可能要解散。”

“资金有着落吗？”

“啊，我们的客人都是上等的。你瞧，外面的孩子们都一个比一个出色吧。”

这时我才稍稍明白这些小家伙干的是什么活。我原先不理解河滩的面包车摊位上怎么不见一个这些小家伙……客人……出色的孩子……这下子终于明白了……这是出卖男色的少年团伙……而那个家伙就是男色的老鸨……只要他经营有方，就不会触犯法律……但是，这不是说谁都能干……不和野兽在一个

笼子里，这个饲养员也不好当……干这种活必须兴趣和利益兼而有之。这样想来，葬礼的简陋凄凉的印象所包含的意义似乎也能理解。大概谁也拿这个团伙没办法，所以只留下事务局长一个人，其他头头早早就溜了。光是利益不可能把这些狂暴的野兽转移到别的笼子里，所以必须让这些少年爱、而且自己还要爱他们……

“大伙儿是不是到固定的店里做生意？”

“哪儿呀。”少年神色怀疑地眯缝着眼睛：“我们跟那些人可不一样……嘿，这事叔叔你不懂……不懂……瞧你这张脸，就觉得不会有那种爱好……我们俱乐部的那些会员，全是了不起的大主顾……叔叔，你不觉得我长得很迷人吗？你瞧瞧，心里痒痒吗？”

“噢，是个美男子。”

“那愿意让我揍你吗？想喝我的小便吗？想舔我的鞋底吗？”

他异常的目光直勾勾地盯着我一动不动。我连忙心悸退避：

“我还是免了吧。”

“我说是嘛。那些主儿有的是腰缠万贯的脏兮兮的老头……有时候电视演员什么的也来……”

“我想打听一件事……你一定知道的……最近组长没说燃料店的什么事吗？”

“燃料店？是俱乐部的客人吗？”

“不，没听到什么就算了。”

“我不喜欢别人问我，一听就烦。”

“那就最后问一个问题……最近组长都住什么地方？”

"组长很公平，所以不会老呆在一个地方，免得讨人厌烦。"

"可总得有行李吧，装日常生活用品的皮包什么的……"

"衬衫也好、牙刷也好，都是用完就扔掉。可了不得了，不管什么东西，用过两三次，就半价卖给我们。"

"可总会留下什么东西吧，比如日记呀，还有平时不随身带，但装着必需品的东西呀……"

"没见过。"

"不是想要这些东西。只是他和我说好要把一个人的日记借给我……对你们来说毫无价值……"

"被窝也好、发蜡也好，我们的东西全都是他的东西……所以他什么都用不着带。"

"能不能找个时间好好谈一谈？"

"很难。"

"你的家里人呢？"

"别问这些。客人一般都这么问。"

"要是有人想家，组长怎么办？"

"他看人很有眼光，在车站的广场转来转去，一眼看中谁，绝对不会错，再加上教育得好，所以立刻就喜欢上这个买卖。"

"话是这么说，年龄总是一天比一天大呀。"

"这可没辙。想不增加，行吗？到时候，找个老相好，敲他一笔，开个酒吧间、加油站什么的。"

"那些孩子都是什么人？你从一开始就知道吧？"

"嗯，只要我一靠上去，他们都吓得面如土色四处奔逃，那能说得上话啊。"

她怪模怪样地缩着脖子笑起来，把嘴唇轻轻浸在啤酒里。

她又站在那柠檬色的窗帘前面，外面还很明亮，屋子里充满柠檬色的光线。只是她的衣服如同从其他相册里裁剪下来一样，与整体色调很不协调。

“日记的事，我探听了一下，还是不行。事情总是这样，越要撬开，嘴闭得越紧……”

“什么日记?”

“您先生的日记啊。说好今天您弟弟送过来的……”

“啊……”

她漠不关心似地像小猫一样一点一点不停地舔着啤酒，弄得我反而焦急不安、心里难受。

“刚才我在高速路上跑来着。”

“你怎么啦?”

“我一边跑一边想，要是这样永远跑下去那该多好。而且真觉得就能一直跑下去。但是现在回想当时的心理状态，还有后怕。您想想，万一真的如愿以偿，一直往前跑，没完没了，永远到达不了收费站的终点……”

她突然从杯子里抬起头：

“没关系。反正跑半天，汽油也就跑没了。”

双方的目光在空中奇妙地纠缠在一起。但是她好象对我的话。对她自己的话都几乎感觉不出其中的含义。一旦发现我的表情不对，狼狈慌张地说：

“这就怪了……说起来，好象我的丈夫也经常走高速路……当然，他大概是试验自己维修的车子的性能……不过他说过，傍晚的时候在高速路上奔跑，下面一片黑暗，只有高楼大厦的屋顶红光闪烁，驾着车子疾奔，最后好象喝醉酒一样陶醉……”

“我说的也正是这个意思……”

"他还说跑了成百上千次，好象觉得出口越来越少，最后封闭在高速路里面似的。"

"在奔跑的时候，不愿意想象终点，希望这种状态永远持续下去。可是跑完以后，回想奔跑时候的情景，觉得后怕。人处在奔跑之中的时候和想象奔跑的情景大不一样。"

她的嘴边浮出一缕微笑。平平常常的微笑也因为笑的不是时候，给人勉强附和的干笑的感觉，接着低下眼睛。我犹如被客客气气地拒之门外的商品推销员一样，有一种无法排遣的情绪。

"所以"我习惯性地往下说："也许没必要那么看重日记。日记只是奔跑的想象，您先生现在已经跑走了。"

"啊，你说的是日记吗？"

"您以为我说什么？"

"我以为你在说男女之间的事。"

她的声调像随手扔掉橘子皮一样轻松，茫然若失的目光又落回杯子里。

"您知道一些什么内容吗？"我终于不客气地说："这是怎么回事？对您先生的日记如此漠不关心……真弄得我不知道到底为谁操心。"

"我对我弟弟也没当回事啊……"

"您对您弟弟就那么相信吗……胜过自己的判断……"

"现在终于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她闭上眼睛，轻轻摇晃上身，似乎毫无意识到我的存在。然而，她的心灵深处恐怕并不是风平浪静。

"当然，这是您的自由。您对弟弟怎么想，我管不着。但是，弟弟为什么会那样惨遭不幸，您了解真实情况吗？"

"对了对了，这个东西必须交给你。"

她把椅子旁边的一个与丧服不大协调的白色方形手提包放在膝盖上，取出报纸裹着的纸包，从桌子上滑过来。报纸包得很松散，不成形状。从触碰桌子的声音来听，好象是一个沉甸甸的东西。

“这是什么？”

“刚才跟我搭话的那个人……大胡子……”

“噢，卖拉面的，就在发生事件的那个河滩上摆摊……”

“他说这是弟弟的遗物。”

我打开的时候，报纸被撕破，露出闪亮的黑色金属筒的头部。手枪！我一下子意识到不能把自己的指纹留在枪上，便用报纸包着枪口，轻轻拖在桌子上。一个银色的钮扣一样的东西随着手枪掉出来。就是那个徽章。

“呵，原来是这个。”

她的声音平静淡然，倒使我不知所措。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这个女人平时究竟生活在一种什么样的世界里？

“您原先就知道吗？这支白朗宁六连发手枪。”

“是个玩具。”

“玩具？”

“你瞧，枪筒里都堵住了。”

我一看，枪筒的确堵住了。可是，不论色泽、形状和重量，都和真的一模一样。特别是油滑的扳机曲面的冰冷硬质的手感，要是仅仅造成心理效果，就没必要真家伙了。

“那个人说弟弟把这个掏出来，反而激怒了对方。”

“这就怪了……他比我先从现场逃走的，怎么会亲眼目击呢？……”

“他说先把车子开到安全的地方以后又折回来。”

这么一说，我无言以对。就我而言，当时可以去工棚的事务所，也可以去警察派出所，总有几种方法。不过，我只顾自己逃命，连拉面摊老板那样的诚意都没有，终于见死不救。

“我没有折回去……”

“好象脑袋瓜被鞋后跟踩碎了。”

“他说话不对头，刚才那个当班的说好象是被枪打死的。”

“那些孩子的话信不得。把自己的想象当做真的。警察也说是被活活打死的。”

“像您一样。”

“是吗。”

“警察有没有说到您先生和我的事？”

“没有……”

“这种东西没什么了不起。”我的眼睛受到蒙骗，不由得心里冒火，一边故意把指纹并排印在枪上一边说：“要是把您弟弟干的事都看做这么天真单纯，有些事解释不通。”

“那当然。这东西本来是我丈夫的。”

“您先生……为什么……会有这种东西？”

“不知道从哪儿买来的，高兴的时候拿出来炫耀，弟弟大发雷霆，怒气冲冲地把它强行收缴了。”

“这又怪了。事情好象应该倒过来，想想您弟弟干的那些事，对一支玩具枪口值得大动肝火吗？比如说，您弟弟昨晚在河滩都干了些什么，您知道吗？”

“大体上……”

“拿着权利金，允许人家在河滩摆摊……搭在面包车上，卖给那些工棚的人……光这样还不要紧，他居然在那儿养女人，公开卖淫……这些您都知道吗？”

“嗯，大体上……”

“您先生和您弟弟到底是什么关系？我怎么也无法把他们放在同一个层次上对待……可是听了您的话……觉得您对弟弟完全是放任纵容……”

“我好象也知道了……弟弟一定不能原谅我丈夫开那样的玩笑……”

“所以，他怎么能那样对您先生说话呢？像忠告一样……我觉得他没有这个资格……”

“资格？要说到资格的话……”她把手指伸进杯子里，一边舔着手指头上的啤酒一边说：“简直不可思议的命运……就因为这么个玩具，断送了弟弟的一条命……就像被我丈夫亲手杀死的一样……”

也许完全的漠不关心和眼看就要撕裂的紧张情绪同时存在于一个表情里。她突然抑制自己声嘶力竭地叫喊的冲动所表现出来的令人窒息的痛苦刺痛我的心灵。似乎这回轮到我狼狈惊慌。

“您过虑了。这个东西，只是一个起因罢了。”

“快收起来。这个玩具，我非常讨厌……”

“我来保管。这徽章怎么办？”

“也由你保管……算了，扔掉也行……”

“我过6点就得告辞……”

“还要啤酒吗？”

“要是有相册，我想看看。”

“相册？”

“嗯，一家子合照的……”

“有倒是有，不过……你一定觉得没意思……”

她扭动上身，屁股一抬，从身后的书架上取下装在盒子里面的大本剪贴薄。盒子背面有铅字印刷的“记忆的含义”几个字。再仔细一看，这几个字不是印刷，而是从什么杂志上剪下来贴上去的。

“‘记忆的含义’这个标题很是独特呀。”

“独特得就像他那个人一样的讲究。”

噢，原来这种时候说像“他”那个人一样的讲究。

“里面的照片大概也很讲究吧。”

“也可能吧。”

“最近对什么照片感兴趣？”我一边翻开相册第一页一边不动声色地问。

“嗯……好象对彩照入迷，经常去出租的洗印店……对自已拍摄的浮在积水上面的彩虹那张照片特洋洋得意。”

彩虹？……看来她不知道裸体照的事……但是，现在还用不着非告诉她不可……相册的第一页是一张变成暗褐色的老太婆的肖像……背景是一片漆画般的大海和岩石，大概是大正时代的照片……

“这是我的婆婆，和大姑一起住在乡下。”她探头过来，对我解释，阳光晒过般的头发的气味掠过我的鼻子。

只与“他”个人有关的照片全在第一页，从第二页开始就是婚后的照片。装腔作势、面无表情的新婚纪念照……

“没有您先生结婚以前的照片吗？”

“噢，以前的都没留下来，全都放在乡下的他母亲那儿。”

“为什么要这样呢？”

“我们都不是怀旧派……”

相册一页一页翻下去，时代随之变化。但不论哪一个时代，

绝大多数都是她的照片。好象很早就开始玩照相机，每一张都是讲究拍摄角度的所谓艺术照。然而，引人注目的倒是被摄影者摆出的积极主动的各种姿势，仿佛独自一人对镜化妆一样大胆不羁的大镜头。有的照片里目光游移于远处，有的照片里忧伤地低垂睫毛，有的照片里嘴唇轻启盈盈微笑，有的照片里的眼睛显然意识到别人，更令人吃惊的是还有逆光拍摄的身穿衬衫、几乎透见整个身体轮廓线条的照片。不可思议的女人。这些照片究竟是"他"拍的，还是她让拍的，似乎有必要问清楚。

在这些照片里，也杂着极少几张可以说明"他"和家庭历史的照片。两口子一起去看望婆婆的时候拍的照片……乡下的街道……杂货店兼烟铺的商店前面……好象是在夏天，摆着一条木凳，母亲居中，右边是"他"们两口子，左边是大姑两口子……大家都兴高采烈地手拿刨冰的容器满面笑容。我迅速地观察"他"的姐姐和母亲的表情。这三个人有什么共同点没有？有没有能够暗示"他"失踪的什么不吉利的征兆？……比如潜藏在血液里的疯狂的因素……要有放大镜就好了……

这儿还有一张照片，"他"正在院子里摆弄盆栽。

"这是搬到这儿来以前的住家吗?"

"噢，做大燃商事代理店的时候。"

"怎么打算做这个工作的?"

"原先的公司倒闭以后，当了一阵子杂志推销员。刚好弟弟的一个大学同学用卖地的钱开超级市场，所以让他把开代理店的权利转让给我们。"

"钱怎么办?"

"分期付款，到去年夏天都还清了。"

"现在和他没有来往了……"

“从一开始都是弟弟出面交涉的。”

“这么说，转让接受人也是您弟弟的名义啦？”

“嗯，这个嘛……不管怎么说，从代理店主任提到总公司科长的是我的丈夫啊。并没有什么问题吧。”

“嗯，只要不从手续费里捞得太狠……”

“啊，你是这个意思呀……”她疲累地微微一笑，一边往我和她自己的杯子里舔满啤酒一边说：“不过，我们……我是说我和弟弟……很早就死了父母亲，姐弟两个人相依为命，过着艰苦穷困的日子……要是一个人挨了欺负，另一个人就像自己挨欺负一样找对方算帐。我结婚以后还是这样。其实我的丈夫能到总公司工作，弟弟是出了力的……肯定的……我们为了不让孩子受苦，决定在保险、退休金都得到保障、实际收入超过 6 万日元以后再要孩子……所以，我现在是 8 个月身孕。”

“现在？”

“噢，要是不流产的话……”

“您先生知道您怀孕吗？”

“当然知道。”

“您弟弟参加那个组织以前做什么工作？”

“上学的时候，一心搞学生运动，被开除……也可能是自己退学的……这个干干，那个干干，没找到一个象样的工作……有很短一阵子，还当过什么市议会议员的秘书……”

相册快翻到最后，终于看见我想找的照片。就是那个家伙——委托人的弟弟——的照片。地点还是以前住家的院子，一辆半新不旧的掀开机罩的汽车斜对着前面，车下铺一块草席，可能是“他”躺着钻在车底下。弟弟一只臂肘支在车顶上，好象和姐夫高兴地说话，张开大嘴乐呵呵地笑着。但是，对着镜头的目

光显得困惑的样子。脚上穿着木屐，上身是短袖衬衫。照片洋溢着家庭的和谐气氛。

我一下子泄了一半气，本应该松一口气，却大失所望似地沮丧。我并没有得到确凿的证据。这两个人自称没有别的任何亲人。户口本上的确写着一个同姓同名的弟弟，当前还没有办法加以证实。但是这张照片所显示的气氛至少百分之七、八十可以肯定是她的亲弟弟。这样看来，我认为他是冒名顶替的弟弟、与她密谋勾结除掉“他”的那种通俗推理小说般的嗜虐妄想也到此分崩离析、烟消云散了。

“您先生和您弟弟好象很合得来吧?”

“嗯，来劲的时候，就跟小狗一样又打又闹……”

“照这张相的时候，弟弟已经参加组织了吗?”

“嗯，大概吧……”

“您先生对这个怎么看?”

“当然不同意……不过，终归是人家的事……”

“那么，假如……我问一个大胆的问题……您弟弟是把您和您先生视为一个整体呢？还是把您作为真正的亲人、把您先生视为带引号的亲人、归根结底还是他人而区别对待呢？……换句话说，当您和您先生发生对立时，您弟弟是居中劝解呢？还是明确站在维护您的利益这一边？……”

“这个嘛……从来没有想过……”

“那么，调换一个位置……如果您先生和您弟弟发生某种尖锐的决定性的对峙，要在过去，就要进行决斗，面对这种不可逆转的局面……您会怎么办？……已经没有任何调解的可能性，二者只能择一……那么，您选择谁?”

“这太强人所难了……”

“但是必须做出选择。”

“弟弟为我丈夫帮了大忙，那是别人无法替代的。”

“这也许反而成为您先生的心理负担。”

“我为什么必须回答你这样的问题?”

“首先，保护委托人是我的义务。”

“可是，我弟弟已经死了。”

她突然声音干涩低沉地叫喊起来，我不由得心头一惊。事实的确如此。什么事弄得自己晕头昏脑?

“过 6 点我就告辞……”手表的指针刚过 5 点:“我要去见那个田代……说不定能得到一些线索……他在公司里与您先生接触最多……”

但是，她依然沉默不语。她大概感觉到了。我在“他”和弟弟之间……一个去向不明，一个已是死人，至今－－还挑拨离间，提出居心险恶的问题。这阴险用心……连我自己都还不能明确表达出来的阴险用心……她一定直觉地感觉到了。我自己都无法否定似乎别有用心。因为不能否定，就感觉到被人看穿。这种感觉叫我惊慌不安。

我并非没有既适合这种场合又符合我的身份的话题，比如今天上午的报告书也不是一文不值，特别是现实地勾勒出“他”与“山茶花”的关系示意图的那个司机说的话具有相当的暗示性，比以往的任何线索更加单纯确切。但是，我犹豫不决。我感觉到一种不安，好象一旦说出口来，自己的内心将变得空虚，完全失去存在的理由。关于“山茶花”，轻描淡写两句也未尝不可……

“……对了对了，关于那家咖啡店，有两、三点忘记写进报告书里……店前面有一个停车场吧……就是在那儿，我第一次见

到您弟弟,要说偶然吧,也未免太巧了……这姑且不论……您知道他是什么事到那儿去的吗?"

"这个嘛……"

"听您弟弟说,那儿很可能是您先生买卖旧车的据点……"

"那后来呢?"

终于算是有了反应。但是这反应是出于"他"的线索呢?还是因为我说出弟弟的名字?……两个人同时吧啤酒杯端到嘴边,当然互相都装作没有觉察的样子。她杯子里的啤酒还剩下一半,我的杯子里剩下的啤酒大约有一只大拇指那么高……

"当然不会有什么证据,只是您弟弟昨天早上突然跑到那个地方去……我总觉得……他半年前就开始调查,怎么现在才去……而且简直就像埋伏在那儿等着我似的……"她的脸色又阴沉下来,我一边听着警报器在心灵深处的鸣叫,一边心想现在任何防滑器都毫无作用,非滑到坡底不可:"要说偶然相遇,那也实在太巧了。我甚至怀疑您先生和您弟弟合伙同谋。就是说,您弟弟完全知道您先生的行踪去向,但是出于某种原因,必须把他隐匿起来,不让夫人和大家知道……"

"你说出于什么原因?"

"要是知道的话,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所以必须考虑各种各样的可能性。除了您以外,谁都可以怀疑。"

"为什么把我排除在外。"

"因为您是委托人。"

"可是弟弟也同意委托你呀。"

"这并不矛盾呀。既然委托我,调查的事就完全交给我办。可是我的一举一动又都掌握在他手里,这不是像在猫脖子上系一个铃铛吗?!"

“那为什么这样……”

“现在设想一种完全相反的情况。如果您弟弟知道您先生的行踪，但他不是共犯，而是对您先生在精神上、或者肉体上诉诸威胁恐吓的手段，不许他回家……怎么样？有意思吧？只要稍稍改变一下角度，就还产生各种变化……”

“嗯，有意思……”

“我不是信口开河。”不管对她还是对自己，我都逐渐失去从容，一种难以言状的焦急烦躁……再迈出最后的一步，我就能说出真话。然而这一步之隔的裂痕实在太深：“我的行动被您弟弟监视。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怎么解释是另外一回事……当然也可能仅仅是监视我的工作……我并没有气恼……背叛别人的人害怕别人背叛他，这是极其自然的心理状态……但是，这样的人谁能保证不会在别的地方进行背叛呢？这种想法不也是极其正常的心理状态吗？”

“我丈夫和弟弟关系很好。”

“是呀，好得连一支玩具手枪都脸红脖子粗……”

相册的最后一页……刚才一直花最长的时间仔细观察的、什么也没贴的、淡茶色的硬板纸……我慢慢合上相册，又看见背面的文字：“记忆的含义”。

“弟弟当然也知道我怀孕了……”

“如果我是警察，也会对这个流产的婴儿产生怀疑的。”

她从杯子里的泡沫上翻起眼珠。透明的薄冰在两个眼圈里闪烁蓝光，眨一下眼睛，蓝色的薄冰已经融化。不把这个女人保护起来需要相当的勇气。我对销声匿迹的“他”能够理解的大概就这一点。总而言之，“他”把勇气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即使不问这勇气是生还是死……她的目光直直地盯着我……在背后开始

逐渐褪色的柠檬色窗帘的映衬下，那温柔与倔强微妙交织在一起的、犹如岸边湿漉漉的沙粒一样的脸颊的线条……成熟与稚嫩浑然一体的、如久磨光滑的白木家具一样的肌肤……天色渐暮，她的雀斑也融为皮肤的一部分……她一言不发……丧服的下摆张开摊在黑暗的地上。她仿佛变成一株植物……卖豆腐的用手携麦克风挨家挨户地叫卖……

"我第二次见到您弟弟……"我不由得放低声音，目光跟随着仿佛什么错觉驱使一样在桌边爬动的8根手指－－另外两根大拇指看不见－－说："不是在发生那起事件的现场……稍稍在这之前……也是F城镇，大约3公里远的一家M燃料店……就是昨天的报告书末尾提到的那家商店……那次也是偶然碰面的，偶然得令人觉得奇怪……我到那儿去，是因为知道您先生失踪当天打算让田代送材料去的地方就是那家M燃料店……在那儿突然又撞上他……实在蹊跷……好象我把追寻的对象换成他，事情倒简单得多……您知道他去那儿有什么事吗？"

"噢，要是M先生的话……"

"您知道呀！"

"我说过多次。"不知道是抑制着感情还是这种事本来就无须表露感情，她的声调平淡呆板："弟弟为我丈夫工作上的事帮了很多忙……"

"这么说，和M燃料店建立业务关系的是您弟弟罗？"

"听说是一笔大业务。"

"哦……可是昨天晚上的事好象不是那么光明正大……不，都是一回事……最终是为了你们……也许就是这样……不择手段……采取什么手段，您要是不知道，也就无所谓了……"

"怎么回事？"

“敲诈勒索!”

“敲诈勒索?”

仿佛抿着嘴唇小声从熟透的水果吮吸果汁一样的感觉。对于她来说,敲诈勒索也变成水果罐头一样的蜜饯。这么一想,敲诈勒索这几个字的发音使人联想到一种小小的果实。

“您也打算调查不是本周结束,继续让我调查下去吗?”

“嗯,可能的话……”

“那么费用的事已经和您弟弟商量好了?”

“嗯……”仿佛突然被啤酒噎了一样憋不过气来。然而,啤酒杯在桌子上泛着最后的淡淡的光亮。她是被现实噎住了。尽管她希望如胎儿一样浮在柠檬汁里让啤酒和自言自语陪伴自己,但为自己阻挡着现实侵入的卫士之死乃是残酷的现实。她像池水干枯的鱼,张着鳃拼命挣扎:“我还有存款,丈夫的退休金也没动……另外还有,虽然钱数不多,和弟弟共同名义的生命保险……”

“又是这样。”我不由得提高嗓门、盛气凌人地一顿数落:“我说的就是这个啊。线索、线索,我嘴都说酸了……可是您……这个生命保险的事,要不是听您说,而是我查出来的,那么我不能不怀疑,您先生的失踪其实是你们俩为了杀害弟弟而合谋编造的假话。”

暮色昏黑,看不见她的表情,只能从固执反抗的沉默中推测。一秒、二秒、三秒、四秒……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的沉默的深度和含义……突然,她发出非常乐观的吃惊的声音,轻巧地避开我的气势:

“哎哟,天都这么黑了。”

打开灯后,她站在厨房门前的墙边。书架、柠檬色的布帘、

电话机、佛缪拉·1的透视图、毕加索画的复制品、音响、带花边的桌布……她把臂肘稍稍一抬，从布帘缝里钻进厨房。抬起臂肘，似乎可以说是告诉我暂时离开，也似乎只是看一看丧服的袖子。我往杯子里倒满啤酒，一边一口气喝干，一边觉得沉淀在心底的愧疚非常悠闲舒适地轻飘飘地浮上来。不知不觉间，这已经是第三瓶了……大概我一个人就喝掉了两瓶……这正是把车子放在这儿的最好借口……这正是自己随时再来一趟的好借口……我轻松自由地表情愉快地微笑起来……是因为她离座而去的缘故吗……是因为啤酒的缘故吗……或者还是因为象征着安全的这灯光的缘故呢……不，更似乎是丧服的缘故……薄雾般的尸臭……大概是因为以出租衣裳店为据点、在不计其数的死亡之间彷徨穿越从而使每一支纤维都浸透着挥发性气体一样的死气的丧服离我而去的缘故……如果是这样的话，这种解放感就不会持续很长时间……只要她和死亡的丧服一起返回，这房间的空气又充满令人窒息的明胶的液体……

电话铃响了。打破了孤岛般的柠檬色的房间印象，打开外面世界的一个黑洞。被出卖的不安……仿佛黑洞里有一支枪口正瞄准着我，我胆颤心寒、如坐针毡……

电话铃响到第三声，还不见她出来接电话的动静，我条件反射地隔着布帘喊她：

"我接行吗？"

预料不到的声音从预料不到的方向传出来。

"噢，对不起。"

我以为她在厨房，其实在隔壁房间里。她这么干脆爽快地把电话交给我，让我抑制不住地兴奋。尽管怀疑不深，但心里也嘀咕会不会"他"的失踪是个谎言，其实他们在偷偷通过电话联

系，现在我从这种屈辱的想象中完全解放出来……更就一般而言，她没有任何对我不便的秘密电话，大大增加了她周围的透明度……看来她对我作为一个正式代理人的言行完全予以认可。我呼吸急促、肌肉绷紧，没等响第五声铃，便朝电话机猛冲过去。

但是，我的期望落空了。做好一切准备扮演的角色成了泡影。是主任打来的电话。又是罗哩巴嗦的说教。不管什么事，他都是从第一课开始翻来复去地唠叨。我说呀，调查员就是下水道的清扫夫，在黑黢黢的脏污里爬来爬去。正因为这样，自己才要更加清洁干净、慎之又慎地注意身体健康。主任说得对极了。本来说好我下午去一趟事务所，结果没去，也没打电话告诉他们，主任的着急是不言而喻的。只要不超越自我防卫和利害得失的范畴，他对别人的关怀体贴甚至有点过分多余，但在这个范畴之内，对别人的苛刻要求犹如苦行僧。我对这种脾气的主任从来没有感觉过不愉快。想到把伪善和伪恶当做一时性的止痛剂而自我宽慰的人比比皆是，我倒对他的职业自觉性表示钦佩。我要特别提醒你，委托人的弟弟卷到人命案里去了，你可得留心呵。这事非同小可。别说我罗嗦，我再说一遍，你要是事前没和我商量，自作主张，卷到刑事案件里面去，从那一刻起你就不是我们公司的人了。好象这样子很冷酷无情，这是我们公司的方针，没有办法。不适合在公司工作的人，强留下来，总会出事的。我并不讨厌主任这样的训话，甚至还有些好感。可是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完全心不在焉。我和主任正通话的时候，刚好她走出来，而且丧服换成一般的衣服。我觉得她换衣服的动作倒是挺快。看来我可以不必再为尸臭恶心了。现在她身上是一件宽松而贴身的黑绉绸连衣裙。是否因为记得我说过的黑色很适合您这句话呢？她歪着脑袋。我摇摇头，用空着的手指头

指了指自己的鼻子。她绕过桌子，坐到我紧前面……从双方最接近的部位距离计算，大约十五、六公分……粗细均匀混杂一起的长发形成独特的波浪型……手掌轻轻按上去，仿佛隔着衣服都能被紧紧吸住一样的浑圆的肩膀……我忍俊不禁，打断主任的话。你这牢骚发得叫人高兴。这一阵子，我东奔西跑到处找人，结果弄得别人也四处找我，真有意思……那是真的……说完以后，我觉得这些话似乎不是对主任、而是对妻子说的，心头未免泛起些许感伤……我找过妻子好几次，也联系过，可是妻子从来没有主动和我联系……也许我的做法不对……也许正是由于我缺乏非得你主动来找我不可的勇气，才把我们的关系腐蚀成这个样子。

我适时地止住没完没了唠唠叨叨地发牢骚的主任，回到座位上。她的啤酒、她的伤感的微笑现在显得十分自然。我也极其自然地把手指搭在桌角，心情如舒舒服服睡了一个早觉的星期天下午一样的惬意恬静，继续刚才令人那般焦躁烦恼的话题。

“说实在的，费用的事，您也不必太挂心。上一次付的还剩下 4 天，在这期间，我尽最大的努力。以后的事，到时再考虑。”

“真走到那一步，我打算去工作。经常挨我骂的弟弟也不在了……我知道，这社会并不像弟弟说的那个样子……”

“从目前的调查情况来看，我心里没底，但也不是毫无进展。”

“刚才你说还要怀疑那个流产的孩子，什么意思？”

她的声调就像在谈论天气似地若无其事，然而表情不能不使人留神防范。我已经实在厌烦这种紧张的情绪了。

“我说这话了吗？”

“你怀疑是弟弟的孩子吧？”

“您似乎能够满不在乎地谈论极其可怕的事情。我只是想说有各种假设……不过，我知道了您弟弟的兴趣爱好，相册也看过了……”

“不过，怪得很，我也有这种感觉，和弟弟谈过。他非常不高兴……好象讨厌女人的人也讨厌孩子。”

“真拿您没办法。我说的意思可不是那么极端，而是非常单纯。就是最常见的那种三角关系。为了遮人耳目，就假冒弟弟……这总有可能吧？”

“假冒的弟弟……”

“坦率地说，已经具有使人怀疑的足够条件。”

“我真想让你去问弟弟。”

“当然，现在我不再怀疑。”我故意不看她的表情，迅速把相册翻到贴着弟弟和车子在一起的照片那一页，说：“您看这张照片……这上面写着是您拍摄的。您先生钻在汽车底下。弟弟站在旁边冷漠地看着他。不，弟弟装作看他的样子，其实对拍摄者……也就是您……送去共犯人才有的淡淡的苦笑。您先生当然看不见他的表情。”

“这不是反而让你增加怀疑吗？”

“不，因为这是记录。是作为记录留下来的。这正是所谓‘记忆的含义’。无论对于拍摄者和被拍摄者，自然都会强烈地意识到这一点。如果您做了什么亏心事，那就会有意回避这样的镜头。”

“真不愧行家里手。”她突然朗声笑起来，往我刚才就已经空了的杯子里倒啤酒。我也没有拒绝。瓶底只剩下大约5公分的啤酒：“这样的话，我就喜欢听……我还想听……”

“这样的话，是什么样的话？”

“听着听着，表里逐渐颠倒个个的话……这样的话，我也能说一件……弟弟的事……你想听吗？”

“我只能呆 15 分钟……”

“有一阵子，弟弟有一个恋人。当然是女的。他说是学运时候认识的。那是冬天，谈得热火朝天，很幸福的样子。可是刚刚到了夏天，有一天，那个女的抱怨说跟猫尿一样臭，劝他去做手术。”

“是狐臭吗？”

“弟弟听从她的话，开始跑医院。但是，手术刚做一半，他就不行，于是，讨厌女人的旧病复发。从此，我对他来说越发重要。我是世界上唯一的不是女人的女人。我们之间真正相爱了。可是奇怪得很，居然没有怀上孩子。这时候，我的先生闯进了我的生活，而且把我变成了女人。”

“那他们还是争风吃醋啊。”

“不是。弟弟很快就和我丈夫意气相投。这总比我和别的女人要好强多了吧。”

“不过，也因为有独占欲吧。”

“要有的话，弟弟也有一个非常喜欢的男孩子。”

“噢……”

“我真的非常喜欢弟弟……”

“您不能把您先生的事也这样告诉我吗？”

“可是他不是那样表里两面的人。”

“可正是他最先离家出走的。”

“所以才觉得可怕。”

她的眼睛深处掠过恐惧的神色。如在寒风中呜咽、霜压下颤抖的电线一样凄惨悲哀的惊悸。

"因为您想念不在身边的丈夫,所以觉得害怕。如果您想象一下您先生在某个地方,也许会感觉痛苦,但不会害怕。"

"还不是一样吗……"

"您想象他和别的什么女人在一起生活吗?"

"只要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在我身边,其他的都一个样。"

"今天的晚报是否报道有关您弟弟的消息。如果您先生看到报道,说不定很快就和您联系的。"

"你是说弟弟的事是个动机吗?"

"不要说死。固定观念要不得。我刚才还一直认为那个火柴盒对您是决定性不利的物证,里面有两种不同颜色的磷头的火柴。火柴用到一半,把新的火柴补充进去,肯定是很珍惜这盒火柴却又很少去那家咖啡店的人。因为如果经常去那家咖啡店,随时都能拿到新的火柴。那么,假设一下这是什么样的人呢?第一,很少外出的人;第二,对商标上的电话号码感兴趣的人;第三,必须偷偷打电话联系的人。"

"要光是电话号码,抄在本子上不就行了吗?"

"一旦出事,小本子马上就被调查,但极少会注意到咖啡店的一盒旧火柴。但是,我的这个怀疑也完全被刚才的相册推翻了。现在是松了一口气,因为我们没有资格怀疑委托人,所以一直认为塞给我一个棘手的火柴,大伤脑筋。这就是典型的固定观念的作怪。我看您也是这样,对您先生和您弟弟之间的关系也该有自己的看法才好呀。"

"你对弟弟的偏见太大了。"

"那好吧,关于您弟弟的事,就谈到这儿为止。我也该走了,坐地铁10分钟能到S车站吧。"

她低下头,着急地咬了两口大拇指指甲。

“你看，这是去年的报纸，有这篇报道。”

田代这个小伙子透过厚眼镜一看见我，没等我落座，就着急地把一张破的剪报递给我。

“你画的地图看不懂……”

“这上面说失踪者有8万多人。真够吓人的。这么说，根室科长的失踪也算不了什么例外。”

“这个地点是你指定的吧？”

“对……你看周围的景色不一样吧……上楼梯的人、下楼梯的人，都能同时看得见，就像从空中的洞穴里偷偷地观察世间万象一样……我喜欢这个地方……那些步履匆匆的人们真有意思，还不知道自己被人偷看着哩……”

“可是你画的地图实在不准确，我拐弯拐错了四次，迟到了差不多20分钟。”

“算了，我的地图画不准确，还不如说这地下街本身就难走。”

“怎么能算呢。”我向白衣服的服务员点了一杯咖啡：“这样的地图，我想根室很有可能找不到地方。”

“你说得也太严重了。我等了他整整一个小时10分钟。再难找，也不是无限大。而且他也知道店的名字……”

“那天早上拥挤的程度和现在差不多吗？”

“早晨上班时间比现在拥挤多了，人山人海，几乎看不见地面。”

“现在人也相当拥挤呀。”

一想到她的房间的那种宁静，甚至产生时间倒流三、四个小时一样的错觉。瓷砖的地面、瓷砖的柱子、联结通道和楼梯的线

条在这儿成为平面，也许因为这种使每个人都能自由选择曲线的结构，行走的人们几乎感觉不出来自何处去往何方的方向性。

“现在这个时候的人最有意思，走路的姿势、脸上的表情，形形色色……”

“先把那个照片给我看看吧。”

“在这个地方方便吗？……照得相当露骨。”

“又不是要炫耀。”

“说的倒也是……”

他神神秘秘地掏出一个方形信封。打开以后，里面是用橡皮筋捆住的纸包。纸包里面是两张稍大的厚纸夹着 6 张 4 寸大的照片。“都是彩色的。”对方探出身子，压低声音说：“你瞧，姿势不一样吧……比杂志上刊登的专业摄影的照片露得多了，可是模特儿有点差劲……上下一般粗，脚却细瘦，像什么昆虫似的。不过，味道还是出来了……屁股那儿，有那么一点毛……杂志上的照片绝对不能露毛……”

“全都是背面相啊。你是不是专挑这样的来？”

“这大概是科长的爱好吧。不知道为什么，全是这样的背面照。”

“模特儿好象就一个人。”

“瞧这毛，多厉害，跟马尾巴一样。”

的确，这些照片缺乏专业摄影那样间接性暗示的情节性，也没有观察对象的敏锐性。可能照明设备、技术上也有问题。整体感觉非常死板呆滞。而且模特儿占据画面的比例千篇一律，总是塞满整个画面，完全没有调动周围空间的作用。“他”关心的不是画面的构图，而是女人本身，所以不必责怪“他”这些。不过，这 6 张照片里似乎隐藏着“他”的某种目的，体现着“他”追求

什么东西的意志。被拍摄的不是裸体的女人，还是模特儿。所有的照片都是背后相，虽然姿势不同，但从脊背到腰肢、屁股、大腿是“他”专门关注的部位。面部当然没有照出来。连长发低垂的后脑部有的一半在画面之外，有的完全埋在卷缩俯身的后背前面。田代评论说模特儿的身体上下一般粗，手脚却很细瘦，像什么昆虫似的。仔细观察，其实不是模特儿的问题，似乎是镜头故意造成的摄影效果。比如田代说的马尾巴那一张，模特儿做出像是被灌肠般的姿势，屁股对着这边，占据画面两角的白净的脚后跟如同被放大镜放大一样，纤毫毕露，虽然焦点稍微偏差，但连汗腺的位置都清晰可见。另外，放在半边屁股下面的一只像要抓住屁股肉的手，那粗大的骨头与身体极不相称，令人产生是别人的－－也许还会被认为是男人的－－手的错觉。而且从手腕到臂肘突然细小，萎缩下去。这好象是广角镜头造成的效果。“他”是搞技术的，只要目的确定，这些技巧性的处理轻而易举。问题是“他”的目的是什么。如果说是对女人进行局部性解体使之不再成为女人的思想在作怪，也未尝不可。这些照片要是她弟弟的作品还说得过去，然而是“他”本人拍摄的，我怎么也难以理解。至少我的委托人里面还没有让男人产生如此复仇心理的强加于人的赘肉般的女人。她毋宁是属于含蓄型的。为了把握她的整体形象，只能不得不费尽辛苦、心情焦躁，不可能轻而易举。到底是什么使得“他”如此热衷此道呢？

“这个模特儿叫什么名字？”

“佐惠子……说是 21 岁，恐怕得有二十五、六了吧。”他一边推眼镜一边刻薄地说。“哦，服务员过来了。”

我把叠在一起的照片翻过来，抬头一看，只见一个男人蹲在对面广场的柱子后面，呆呆地看着四周。大衣下摆拖在瓷砖地

上，弯折起来。从弯折的形状判断，似乎不是便宜的布料。放在身旁的皮包表明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公司职员。咖啡放在玻璃桌面上，帐单压在牛奶罐下面。柱子后面的中年男人像观望风景一样无神迷茫的目光看着乱哄哄络绎不绝的人流，好象既不是寻找别人，也不是等着被别人寻找发现。最适合这个位置的姿势大概莫过于无家可归的流浪者。那儿只是行走的空间，只是为了接近目的地一步一步通过、消失的场所。除了小偷、警察、摄影者以外，对于一般的人来说，是一个不存在的虚无世界。越看越觉得是难以理解的不可捉摸的行为。但是，来往行人对这个奇怪的男人并不在意。大概因为把他视为与地面的花纹一样的、一步一步倒退消失的部分空间吧。

我突然觉得那个男人正濒临死亡。浮肿的舌头堵塞着喉咙，连求救的声音都发不出来，只有目光才勉强流露出临终的痛苦。然而，他的痛苦的哀诉无济于事。这儿只是行走的空间。不管怎么哀诉，不会有人回头瞧一眼不存在的东西。

可是，中年男人突然若无其事地站起来，又若无其事地消失在人流里。

“你看，这最后一张照片……太过分了……拍的人也真是的，被拍的人，神经是不是有点毛病？”

用“太过分了”来形容不太恰当。从“暴露”的程度讲，比这个更加露骨的照片有得是。照片的背景一片黑色，在黑色中间，女人张开双膝作半坐半蹲状，体重集中在左脚，身子使劲前折，头发从股间绕上来，在屁股后面束成一团，右手从腰部伸过来抓住头发。这种姿势非常别扭，不会引起任何兴趣。从照片上只能感觉到模特儿对持续性的肉体痛苦的生理抵抗。呆板乏味的宽大的白净腰部仿佛与扭曲的手脚毫无关联，像螃蟹壳一样表

情呆滞。在这甲壳底下，女人被强迫做出近乎不可能的姿势。这简直是一幅莫名其妙的照片，既没有猥亵的感觉，也没有嗜虐的刺激，只有扭曲的怪状，就像切口朝上颠倒过来的插花一样令人作呕的感觉。要说勉强可取之处，恐怕也就是模特儿异乎寻常的合作态度吧。如果解释为“他”在炫耀自己对模特儿的统治力，那还多少能够理解……

“如果顺着这个模特儿查下去，我觉得你能查出点名堂来……”

“其实我并没有肯定的意思，只是觉得有义务把科长不为人知的一面告诉你……”

“科长把这样的照片都交给你保管，可见对你非常信任……”

“根室科长和人很难相处，平时表面上客客气气，其实心里不相信人。”

“看来有必要最近到你屋子去看看。科长叫你保管的其他东西里，说不定能发现你觉得没什么、我认为很重要线索的东西。”

“不，不瞒你说……”田代有点惊慌，眯缝着眼镜后面的眼睛：“这些……不在我屋子里。昨天我告诉你的那家出租洗印店里有科长专用的柜子……”

“既然是柜子，一定上着锁罗？”

“嗯，是的。柜子嘛……”

“你怎么打开的？”

“这个……有备用钥匙呀……洗印店的老板是我的朋友……所以就……”

“这么说是擅自打开的？”

"这张报纸也是在柜子里发现的。你不觉得意味深长吗?大概是7月底8月初的报纸,科长的失踪就在这前后。也许他是看了这篇报道受到刺激的吧。既然有8万多人失踪,再增加个把人也算不了什么……"

"不管怎么说,你是擅自打开的。"

"我这是为科长好哇……比如说屋子里有人要自杀,为了救人破门而入,不能说是犯罪吧。"

"我不是责怪你,只是问清事实。"

"什么目的?"

"就说昨天F镇燃料店的事,你为什么一开始不告诉我那是燃料店。我不许你说不知道。你这个人不坦率。是不是还有什么重要的事情瞒着我?"

本来就苍白失色的脸上出现紫色的斑块,渐渐扩大。他努着嘴唇,挑战性地喘息着肩膀:"你说话怎么这么不知好歹,我可是一片好心。就说这照片吧,是我主动告诉你的……一分钱都没要……我要不说,谁也不知道……别把好心当做驴肝肺!"

"真可笑!根室不是格外信任你吗?你主动配合我们不是应该的吗?"

"不能这么简单地下断言。"他满脸不悦,咬着上嘴唇:"你干这一行是做买卖,自然想这么说…可是,光会追踪人不算什么本事……也许有时候还必须帮着窝藏人。"

"但是,未必出于个人的意愿。说不定被害了,也说不定被监禁在什么地方……"

"这些话骗骗小孩还可以……"

"这么说,你把他窝藏起来了。"

"我有这个本事吗?就我个人来说,也巴不得科长早点回

来。但是，我觉得我没有资格说这话。如果在什么地方看见科长，我会喊住他吗？……就是想喊，能不能喊得出来……当然，如果真的有这种机会，在绝对不告诉别人的前提下，我想和他谈谈……觉得自己了不起吧……可是无能为力……”

“这有什么了不起的。”

“那你行吗？”

“可惜我没当过科长。”

“我是不行的……那个破公司……一想到把自己宝贵的人生卖给那种一塌糊涂的公司，恨不得放一把火烧了它……不过，上哪儿去都差不多……既然在里面干，就得想法当上股长、科长、部长……要是连这么点愿望都没有，人生就太惨了……于是踩着别人肩膀往上爬呀、溜须拍马呀……连那些根本就上不去的家伙也在尔虞我诈、互相拆台，变得跟口袋里的破棉絮一样……”

“这里面说不定还混进来在另外的世界失踪逃出来的家伙哩。”

对方吃惊地看着我。他没有把眼镜推上去，试图从两个镜片中心捕捉我的目光，所以脑袋稍稍后仰，几根没有刮干净的胡子像棘刺一样立在尖喉头上。

“是啊……”他松了一口气似地、又期待着什么似地，稍稍压低声音：“你瞧，那么多的人络绎不绝地去往什么地方……各有各的目的……那么目的就不计其数……所以我喜欢坐在这儿眺望外面……要是一天到晚被那些琐碎细事纠缠着想不开，就会被社会抛弃，别人都不停地往前走，就自己失去目标，光看着别人前进，那会是怎样的情景……光这么一想，脚下就畏缩不前……觉得非常寂寞、非常悲哀……于是深深地感受到不论目标

多么微不足道，只要能促使自己往前走就是幸福……”

我突然莫名其妙地想起来，她参加弟弟的葬礼以后为什么不去火葬场？虽说后事全部由“组”负责安排，但她是弟弟唯一的亲人呀。即使组里的人没有叫她去，按理说她应该坚持非去不可才正常啊。难道想回避与弟弟遗体的见面吗？这固然从心情上可以理解，但还是不正常。由于表演得非常自然得体，连我当时都毫不怀疑这其中的不正常。或者说，难道她在弟弟活着的时候就把自己所钟爱的弟弟当做死人、当做不存在的东西来看待吗？如果把近乎绝对的信赖视为对死者的哀悼，也不是不能理解。那个时候，就在走路不到10分钟的高坡下正在出殡，而她那样滔滔不绝地谈论弟弟，却不见一滴眼泪。这其中的原因也不难理解。在充溢着空想和自言自语的客厅里，进去个把死人，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要是这样的话，那她对失踪的“他”也会……

“说起来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曾经遇到过催人泪下、惊心动魄的一件事。”田代以每秒三次的速度一边很有规则地来回看着玻璃外面和我，一边以彻底放松下来的感觉说道：“那一天，记得我坐在一个什么公园的椅子上休息。旁边的椅子上躺着一个乞丐，但因为离我有3米多远，天又特别热，所以只好忍着。这时，突然觉得周围人声吵杂，只见一队打着红旗、蓝旗的游行队伍走过来。有的人唱歌，有的人在喇叭里吼叫，有的人互相挽着手臂做着跑步的姿势，长长的队伍拖拖拉拉没完没了。乞丐站起来，看着游行的队伍。突然他哭起来，歪着嘴，这样子一把抓着破衬衫的胸口，颤抖着肩膀，泪水簌簌往下淌……我，第一次看见人哭得那么悲切凄凉，以后也没见过……当然他是看到游行队伍才哭的……那么个大热天，浑身尘土污垢，从下巴滴落下

来的泪水就跟抹布挤出来的脏水一样黑……他看到行走的人们，就那样感到寂寞伤心，人到这个地步，也就完了……”

“咱们换个地方，喝一杯吧。我请客。”

“这样好吗？不好意思……”

“还想问你两、三件事……”

“噢，是敲诈勒索那家零售店什么的事吗？”

“去哪儿好呢？又不太贵，又雅静的地方……”

“那就去佐惠子工作的摄影室旁边的酒吧间吧。客人一般都在那里边喝酒边等自己点名的模特儿。摄影室和酒吧间的老板是同一个人，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一般对等待点名模特儿的客人都有优惠。你不是想见佐惠子吗？”

“你也是那儿的常客吗？”

“哪能呢……我以为我的工资有多少呀？”

大概傍晚云朵出来的缘故，冷得不算太厉害。风停住了，薄雾弥漫，如同隔着濡湿的玻璃看去一样，霓虹灯和路灯的灯光互相融合，像是浇了水的水果糖，粘在一起。街道两旁的商店正准备关门，但一步跨进胡同，一天中最繁忙热闹的时间刚刚开始。大大小小的咖啡店、弹子球店、酒馆、小吃店……间杂着照相机旧货店、旧书店、西服布料店、气氛还算优雅的唱片店……接着是酒吧间、咖啡店和一间药店，再过一条大街，就几乎是一家挨一家的酒吧间、酒馆、卡巴莱酒吧一条街。霓虹灯的隧道把背后的夜空染得晕红，化作高楼大厦的轮廓已经远去。这一带的天空黑得出奇，成群结队在整个路上游逛的男人们的身影似乎也开始逐渐模糊朦胧。前面还有一小片霓虹灯闪亮的地方，好象集中几家“土尔其澡堂”和情侣旅馆。在靠近这个地带前面往左

拐，进入破旧的电影院背后的、静悄悄的胡同。

"说起来，在这儿匆匆赶路的人们好象都是一时性的失踪者，只不过是几个小时和一辈子的差别而已……"

"是的。刚才我在弹子球店前面就想说同样意思的话。弹子球这玩意儿，我觉得的确适合失踪者的心境。不过，音乐实在太吵人……那根电线杆前面，从路边稍稍窝进去，有一家门口歪斜的店吧……一个人是很难进这儿来的……恐怕还是因为失踪游戏这种愧疚感吧……"

带门环的贴面们……吱嘎吱嘎响的门上的合叶……阴影浓厚的老式灯具……带高圆凳的吧台和3张桌子，给人非常实用性的感觉。但是吧台里面的招待员那一脸苦相稍微超出了实用的范围。田代说去预约佐惠子，把我扔在坐得很不舒服的高圆凳上，自己进到后面的门里去。要不是这儿的常客，对这个地方也熟悉得太快了。我要了双分量兑水威士忌……招待员没有反应，依然不停地抖动着一条膝盖，手头动作却熟练敏捷……靠近门口的桌旁还有两个客人……从挨着脑袋热心交谈的情景来看，好象其中一个人不是顾客，可能是店里的人在谈生意……招待员把杯子放在我面前，一扭头，拧开电唱机的开关。节奏激烈的音乐犹如从地面迸发上来在我周围形成1米见方的空间，把我封闭在里面。

"今天运气不错，她说马上就来。我也来一杯兑水威士忌。"田代搓着手，露出牙齿笑着，脱下大衣，爬上我旁边的高圆凳。

"她来以前，你先谈谈那件事……就是敲诈勒索的事……如果想敲那么个燃料店，什么情况才有可能？"

"有什么具体情况吗？比如说科长可能牵连进去……"

"不，我可以发誓，这和根室科长毫无关系……完全是假设

的问题……只是不论什么世界，都存在外人看不见的内幕。就像你刚才进出的那扇门一样……不知道这个，就不了解真正的内情……我也必须多少熟悉点情况……敲诈勒索大概就像阴暗角落里的蟑螂……敲诈勒索的可能性……从这个角度查，顺藤摸瓜，往往事情就迎刃而解……这是我们惯用的方法。”

“我接到你电话以后也考虑过各种情况……不过，要是说可能性的话，那也不是一般性的手段……”

“说可能性就行。”

“我们这个行业里面，有专门卖特约经销店分配权利书的掮客，还有在轻油掺假出售的奸商。因为油的种类不同，税率大不一样，那些奸商就用掺假的手段赚这个差价。所以具有一定规模的零售店，地理条件又好的话，往往悄悄地出售掺假轻油，虚报煤油和锭子油的订货量，把这虚报部分的票据卖给奸商。大概就是这种手段吧。”

“我问另外一个问题，你认识根室夫人的弟弟吧？”

“她弟弟？……夫人倒见过两三次。”

“模样儿跟地痞流氓似的，端着肩膀，细高条。没去找过根室吗？”

“嗯……我没有印象……”

“昨天晚上他被杀死了。”

“被杀死了?!”

“而且就在离F镇燃料店不过两三里的地方。”

“为什么？那个人……各人有各人的活法……就我一个人蒙在鼓里，什么也不知道……”

怀疑、猜测的眼光在眼镜后面渐渐扩大，然后变成充满惊异神色的一汪动荡不安的水潭。再按一下，仿佛潭水就会溢出来。

看来他的话是可信的。那家伙的敲诈勒索恐怕还是单纯为了钱。要是与大燃商事哪怕真有点牵连，这个谨小慎微、猜疑多心的办事员绝对不会透露半点黑市买卖的内幕。

“让你们久等了。”

干巴巴的单调的声音突然插进来。姑娘身穿紫红色滚藏青边长袍，脸色苍白，下巴突出。除了一头长发，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联想到那样的照片。被切割成部分的女人与她本人已经毫无关系了吗？只有鼻子微微翘起，还算端正，倔强的厚嘴唇、两颊上变色的粉刺疤、一按仿佛就会流汁的浮肿的眼泡，如果以自己的照片作为商品，这样的嘴脸未免过于劣质。当然，光凭这副脸蛋不能完全说明“他”热衷于她的后背。只要把脸部从构图中排除出去，局部部位还有很多。既然她能够通力合作，摆出那样的姿势拍照，只要相信自己，再增加一些表情，即使这副模样，也很可能拍出另外一个美人来。

“到屋里去也可以啊。”

“来，先喝一杯，我请客。”我往旁边挪一个位置，空出中间的高圆凳：“啤酒吗？还是更烈一些的？”

“不过，时间照算。行吗？”

“没问题。”

她嘲笑般地哼了哼鼻子，攀上高圆凳，长袍前襟立刻敞开，一条腿几乎袒露到大腿根。无论从脸孔还是从被镜头扭曲的照片都无法想象这双腿如此漂亮。要不是洁白细嫩，简直以为是运动员的双腿，修长整齐、发育良好。这么漂亮的大腿都不照，却偏偏迷恋于后背，只能说“他”的性格还是偏执奇怪。也许出于干这个买卖的习惯，佐惠子裸露着大腿，挂在脚尖上的凉鞋合着音乐的节拍踢着吧台的横板。

“招待员，你给看着时间。喝的嘛，那就给我一杯毡菲士。不喝酒了。”

“根室特地向我推荐过你。”

“哎哟，是什么人呀？”

“你应该认识的吧。我早就看过你的照片，每一张都看过。”

“要是拍照……那就是我出差接待的客人吧……您大概也知道，在摄影室里是不让拍照的。”

“那要干什么呢？”

“这那用说吗？就是欣赏我的裸体美啊，当然只能用眼睛……”

“可是，照片上的姿势可不是一般的呀，那么大胆，很受刺激呵。”

“跟那些初出茅庐的生手当然不一样罗。不过，最近我不干出差拍照了。我快结婚了，一出差，问起来怎么回事，不就很罗嗦吗？这样对他也不好。”

“哎呀，恭喜你了。不过，这样子，不是叫许多客人失望吗？”

招待员实在是面无表情地把毡菲士放在她面前。破裂的泡沫在表面形成白雾弥漫的一泓深湖。田代的兑水威士忌已经见底，嘴里含着大冰块，不知道是否听着我们的谈话，茫然若失的目光在空中漂游，仿佛死死地追赶、抓住那些把他抛在后头的冷酷无情的步行者人群的幻影……我也一口气把杯里的酒喝干，向招待员再要两杯兑水威士忌……田代惊醒似地端坐姿势看着我。

“特别是根室，肯定更是大失所望……”我提高嗓门，压过唱片的声音。但是从田代不得要领的反应来看，似乎音乐所形成的墙壁比想象的厚得多，他几乎听不见我们的谈话。

“让他把音量放小一点，好吗？”

“不用了。这样子说话也许更方便。”

女人浮起嘲弄般的微笑，双手撑着吧台，腰肢往后一退，把赤裸的腿架在另一条腿上。两块肉挤压一起更显得皮肤亮丽的厚腿满满地塞在吧台和高圆凳之间。她把重心移在拿着杯子的臂肘上，上半身向我倾斜过来，双方的距离差不多缩小一半。

“您说的客人就是旁边那个人吗？”

“不，不是他。不过他也未必是头一次来。你有印象吗？”

“客人的脸哪能都记得住呀。灯光一照，满眼都亮堂堂的。客人就成了黑夜里的乌鸦，一片漆黑。”

“不过，根室拍的照片可吓人了。”我的手指轻轻抚摸她的大腿，见她没有反对的意思，便整个手掌放在那白白净净的皮肤曲面上。从她的肩膀探过来的田代的目光慌慌张张闪开，一把抓起刚好送过来的第二杯威士忌像啃咬杯子一样塞到嘴里。“连那个部位都让他拍照，不是相当要好的证据吗？”

“他是做什么生意的？”

“我们的科长。”

“是吗？……正儿巴经拿薪水的人都长不了……我的出差费很贵……贵是贵些，但我该做的都做……”她把刚才小口抿着喝的毡菲士一口气喝干，拿着杯子，也不向我打个招呼，擅自向招待员要第二杯：“您想想看，我就要结婚。我想举行盛大的婚礼，还要做结婚礼服，我可不愿意穿从出租店里租的礼服。在最豪华的饭店里，把朋友们统统请来，搞一个大宴会，让她们随便吃喝，闹它个通宵……”

“你的朋友，都是些模特儿的朋友吗？这么说，你的恋人知道你是干这一行的？”

“关你什么事!”我的话好象触到她的痛处,她气呼呼地把我的手拨开:“我是想出风头还是醉昏了头怎么的,为什么要这样自找苦吃?! 我也有过许多理想,可是运气不好。但是我绝不服输。心里觉得委屈吗? 那最后就看存折。当泳装模特儿,印在百货店的广告单上,什么没干过,别看装模作样一副活泼的小姐派头,钱包可是空荡荡的。这种买卖,了不起二十五、六顶头了。最后除了存折,一无所有。”

“这么说,你在他面前腰杆子挺得起来罗。”

“那当然。他又不吃亏,婚礼的费用、租房的押金,都是我出。我可不愿意低三下四求人家娶我。”

“这样的话,那些照片现在可就非常珍贵了。”

“您别老对我卖关子,到底是什么照片?”

“就是光有后背和屁股的那些,还记得吧? 专照后背和屁股……屁股沟上面的笑涡,那张脸可好看了,眼角吊下来……你瞧,就是这个……”

我从口袋里掏出事先挑好的那一张照片,用手指捏着杵到她的鼻尖前面。女人立刻勃然作色,声色俱厉地说:

“凭什么说这是我的?”

“那当然知道……”我又把手放在她的大腿上,一边悄悄吸收肉体的感觉一边说:“比如这头发……”

“头发?”女人突然发出歇斯底里般的笑声,然后同样歇斯底里般突然满腹狐疑地皱起眉头:“告诉您吧,有时候客人要我们戴假发。刚才还有客人提出要我戴又黑又长的假发……”

女人突然回头对着田代,手抓着发梢搡给他看。尖声嚷着,但我听不见她说些什么。没等我看清田代的表情,他的脸也迅速地躲在女人的脑袋后面。哦,原来是假发……不言而喻,光凭

这一点还不能肯定照片上的模特儿就不是眼前的这个女人……头发从股间绕过去这种扭曲的姿势，还不能断言假发就绝对做不到……比如把戴在头上的部分紧紧咬在嘴里，也可以做出大体相同的姿势……

“我把丑话说在前头。”她审视着淡蓝色的静脉网络使白净显示出独特的透明感的大腿和红蜘蛛一样叮在上面的我的手，冰冷阴险的声音对着正沉浸在部分肉体接触的舒服感里的我袭击而来：“别到我这儿找岔子。什么我的照片呀，说的话越听越不对头，果然不出所料。别看错人了。你还想留一张以后做证据的照片怎么着？老娘可不是吃素的。你瞧瞧这个就知道了。”

说着，她突然双手按在头发根用力一掀，像剥下熟透的桃皮一样翻下一束如一种活蹦乱跳的东西似的长假发，重重摔打在我的手腕上，然后搭在大腿上，粗野地使劲挠着剪成短头的发红的发根。正低头在厨案上的招待员稍稍侧过脸，他的侧面异样地宽大，青筋暴露，由于光线的缘故，鬓角下面像抠进去一样一块阴影，也可能是刀伤的扭曲疤痕。那一脸阴沉沉冷若冰霜不知道仅仅是表面现象呢还是渗透到内心深处的不治之症，总之，看来我没有必要无视这沉默的警告继续在这儿消磨时间。我把手从女人的大腿上收回来，她仿佛这才意识到是别人的手似地，颤抖着大腿，用敌视的目光狠狠瞪着我。

“看来不会请我参加你的婚礼了。”

“怎么样？要是去摄影室，就得快一点。不然没时间了。”

音乐变换，瞬间的空白使耳朵失聪，女人说的最后一句话如巨大的鸟翼在整个酒吧间里投下暗影。坐在门口桌旁的两个人也吃惊地回头看着这边。响起的音乐由吉它独奏起头，悲怆的旋律使空气苍白动容。这次没有专用音乐空间的优待了。我喝

完杯中剩下的威士忌，从高圆凳上下来。

“我先告辞了，忽然想起来还有急事要办。”我在说好的数额之外另加点小费，把几枚 100 日元的硬币叠在两张 1000 日元的钞票上递过去：“现在去的好地方，实在遗憾，不能奉陪。不过，时间好象还剩下一些，要不田代就代劳了。你没事吧？”

啤酒灌进去以后的一脸猪肝色扩大到脖子，只有鼻子和下巴尖还剩下像被玻璃板夹着那样的苍白。但是，田代对我的话不置可否，他用这种奇异的方式作出肯定的回答。

“你是单身汉吧？”女人回头看着田代，毫不掩饰嘲弄的表情：“衬衫扣子的线最好用同样的颜色，这样才不会被人瞧不起。”

田代依然用手指头擦着眼镜镜片，默不作声地呆立着。招待员一声不吭地把酒水的帐单像雪片一样飞落在我的面前。他先找钱，后收钱。当我从仍在聚精会神地谈论的两人桌旁走过、到达门口的时候，女人悄无声息地追上来，她身上散发的廉价化妆品的味道令人联想孤寂可怜的女人的被窝。

“我特别邀请您参加婚礼。”

她漫不经心地低声耳语，对着我迅速把长袍掀开一下。里面一丝不挂。肉体虽然丰满，腰肢却不够苗条，给人臃肿的感觉。下腹部稀薄卷曲的暗影的确与照片上的模特儿不是同一个人。

“特别优待。”她装腔作势地笑了笑：“我赚钱心还没那么黑吧。不过，我不想让我的对象到这儿来。家庭还是要像个家庭的样子。我结婚之前，您再来一次呀。”

田代像出色的替角偶人一样站在一个地方一动不动。我轻轻握了握女人的手指，推门出去。门犹如惊恐尖叫的小鸟，冷风

从领口、袖口灌进来。音乐逐渐远去，如幻听般时隐时现，每走一步，取而代之的是没有轮廓的灰色都市的噪音。我的感觉也在黑暗中融化、扩散。我加快脚步向霓虹灯的天底下走去。努力使自己的步伐尽快与奔向各自目的地的行人相似……

但是我知道，我越是加快脚步……另一个脚步正极力朝着目的追赶上来。路上的行人不是太多，但电影院前面的大街上出租车几乎络绎不绝……我继续往前走……也可能出租车空车不多的缘故，我希望后面紧追的脚步赶快追赶上来。

一会儿，我的身旁传来合着我的脚步的急促的喘息。我步子不乱，也不回头，像对待自己的影子那样不予理睬。微弱哀求般的声音如饥饿的豹脚蚊开始在我冰冷的耳边缠绕。

——怎么啦？对那样的女人不感兴趣吗？我觉得那双脚非常漂亮……大夏天枕在上面一定凉爽得跟水枕头一样……您趣味不一样吧？……怎么不说话呢？……对了，一定厌烦了吧……真没办法……我不是恶意……只是想让您满意，所以，就做得过头了……我总是这样，自己也知道过后后悔得简直想自杀……为什么会天生这样的性格呢……实在烦透了……所以，我说的奸商的事啊、虚报订货的事啊，希望您忘掉……我是顺嘴溜出来的，其实，说真的，一般的零售店都是规规矩矩做买卖，不去冒这种走钢丝一样的危险……就是做了什么亏心事，充其量不过为了逃税造两本帐……假定干了虚报订货的勾当，也得做得漂亮，不能让别人抓住尾巴……说真的，一般的做法是成立一家有名无实的影子公司，事先布好防线，即使事情败露，也绝对不会影响真正公司的业务……所以，白费力气呵……您东奔西走、到处调查，肯定是徒劳无益……

我没有回答。既不附和，也不反驳，照样走着。像黑夜里的虫子一样往行人开始涌动的人造灯光的方向疾步走去。田代闭上嘴，但终于憋不住又口气着急地喋喋不休。

－－有两点理由……为什么我要这么编造假话呢……我心里害怕……您能理解吧……一想到根室科长无缘无故地去向不明，就觉得自己被抛弃一样……不，多少有些不一样……也许是偏见吧，也许是嫉妒吧……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与我无缘，我是被摈弃的人……所以，自己就给自己编造理由、随意解释，以求得心灵平静……这样的心理也是有的吧……还有一点……非常难以启齿……对谁都没有说过，一个人苦恼……不过，既然说出来，索性竹筒倒豆子……坦白地说，那些照片也是我胡编的……对不起……我说的从头到尾没有一句真话……那些照片，其实是我偶然在路上拣的……觉得有意思，翻来复去看着，就渐渐胡思乱想起来……也许这要怪科长的夫人……那个夫人，您觉得怎么样……是装糊涂呢还是目中无人，有瞧不起人的地方吧……尤其对我，大概把我看作不过是根室的一个部下罢了……部下当然是部下，但也不至于那样无视人格、态度傲慢呀……算了，反正是人家的事，我也不跟她一般见识，生那份闲气……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心里老有疙瘩……

我仍然默不作声。在他交代的时候，如果插话，可能会使他放心大胆地又编造其他的谎言。只要堕落的惰性还在持续，就得利用。我继续走去，街道不知不觉地被光的分泌物掩埋，在黑夜里打进白昼般的楔子，狂乱时刻的节奏拼命地让行人陶醉。

－－不行！田代痛苦地扭曲喉咙，呼气和吸气纠结在一起：又败露了吧？我刚才又撒谎了……言不由衷、心口不一，心里不是这么想的，嘴里却顺口胡说八道……这是病吧……可能是谎

言症……那些照片,坦白交代,是我拍的……事到如今,顾不得什么体面不体面了……为什么我只拍后背呢?因为这样女性显得温柔……但是,我发誓,这是我最后的谎言……我这样表白,也许您不再相信我……我这样子不顾廉耻、含羞忍辱地求您相信我……我有一个惊人的秘密……这让我惊恐不安……为了从这个精神负担中摆脱出来,我撒谎,没必要撒的谎也撒……只要有人相信我的谎言,自己就觉得谎言变成了真实……不过,我已经疲惫不堪……我想把一切都倒出来,一了百了,心情轻松舒畅……所以,希望您把那些照片还给我……那些东西和科长毫无关系,只能使我丑上加丑……

我还是一声不吭。在霓虹灯闪烁辉耀的夜空底下,旋转着被无形的目的驱动的吵杂喧闹的漩涡。不论我怎么调节速度,与陌生人的距离总拉不出 3 米以上。假逃亡者的黑夜的节日。每天晚上反复进行的节日的模拟训练。我走到人行道边上寻找出租车。田代绕到我前面,黄色的唾液喷溅在我的耳垂上。

——我求您了,您听我说……绝对惊人的秘密……我看见了……我看见根室科长了……真的……您为什么不听……寻找科长不就是您的工作吗……您不相信我吗?不信没关系,听听总可以吧……我看见了……根室科长在路上走,我亲眼看见的……

我没理他,对一辆亮着空车标志的出租车扬了扬手。司机一边踩闸一边急打方向盘,出租车像洋铁皮玩具般尖叫着嘎吱一声停下来,风卷落叶一样打开门。我对紧贴着想一起坐车的田代既不相邀,也没拒绝。

·

这个司机脾气粗野暴躁。我告诉他去的地点,他带答不理,

连头也不点，粗暴地一挂挡，破旧的发动机就咳喘起来。如果“他”从“山茶花”的后门溜出来，逃往另外的世界，是否也一定像这个司机一样，每天过着碎玻璃片撒满神经般的生活呢？……这个社会有什么东西使“他”无法容忍，非如此永远逃离而备受那种生活的煎熬呢？

“我看见了。”

田代心神不定地看着我的侧面，他的眼镜开始渐渐模糊，这是车里暖气太热的缘故。我的脸颊也从冰冷的僵硬中缓解过来，突然感觉到醉意。沉淀在肚子里的两瓶半啤酒受到威士忌的刺激，似乎开始涌进血液里。

“那么，我先问你，这么重要的事，为什么你一直不说？”

“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这种资格……”

“什么资格？”

“我在街上看见的科长简直变了一个人……一点也没有遁世者穷愁潦倒的惨相……看那步子就像从内心焕发出崭新的精神活力一样……”

“你说他的步子，那他是在走路的罗？”

“我当时大吃一惊，几乎喘不上气来……本想叫他，一看他的表情，自己先畏怯了……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资格管这份事……”

“是在宽大的路上走还是窄小的路？”

“不宽不窄……就跟这一带的人行道差不多……”

“是不是给人一种心事重重、焦急匆忙的感觉？虽然表面看上去精神不错……”

“绝对没错。我能看走眼吗？哪里什么焦急匆忙，简直就像悠闲自在地散步一样。”“那他怎么没发现你呢？你那么细致观

察对方的表情,从容不迫的。这不是说不通吗?”

“正是下班的时候,人来人往拥挤吵杂……”

“这么说,你跟踪他了?”

田代用皱巴巴的手绢擦完眼镜,两只手指头使劲把眼镜按在脸上,龇着假牙一样洁白的大牙齿说:

“哼,我才不上你的当哩。让我说跟踪他了,然后你就问从后面怎么知道他的表情。对不起,我只是说了事实。对事实本身有这样吹毛求疵的吗?”

“这就算了。可是你眼巴巴地让他走了吗?”

“那又怎么啦……”

“你还想摆出煞有介事的样子呀?”

“是有没有资格的问题。人们随心所欲地规定人必须有一定的住处,对逃离住处的人就要用铁链拴着他的脖子送回去……这成了社会的常识,可是这样做到底有多少的根据……违背本人的意志,干涉别人的住处,谁有这种权利……”

“不过是从原来的住处逃出来,落到另一个住处而已。不算什么大不了的本人意志。而且更重要的必须考虑对原先住处的义务和责任……”

“放弃这个义务,也许就包含在意志里……”

“你是什么时候看见的?在什么地方?”

“刚才给你看的那份剪报上也说,平均1000个人就有一个人失踪……包含婴儿、病人这些不能按照自己意愿行动的人,1000人里就有一个……我认为这个问题十分严重……如果再把现实社会中想逃还没逃的人算进去,那么数目就更加可观……比起已经逃离的人,没有逃离的人才不可思议哩……”

“是在夏天吗?还是天冷以后?”

“在此之前，必须先弄清楚资格问题。”

“被遗弃的那些人的怨恨难道就不闻不问吗？根室夫人的弟弟被害的事还记得吧。”

“这和被遗弃的那些人的怨恨有什么关系呢？”

“当时他穿的衣服是什么颜色的？”

“我在早晨上班的水泄不通的电车里像腌咸菜一样挤得动弹不得的时候，心里非常害怕。平时只要和几个、几十个、几百个熟人交往，就觉得这世上有属于自己的一块地方，但是在电车里，密密麻麻围在自己身边的全都是陌生人，而且那么多人。这还算好，最害怕的是电车快到终点站的时候……”

“衣服的颜色总可以说吧。信口开河、胡说八道，刚刚让我跑那么多冤枉路……”

“嗯，对不起……”他突然显得心虚胆怯，咽下几口干唾液：“衣服的颜色嘛……那个……好象是……不对，不是衣服，穿的是雨衣吧……”

“看真切了吗？”

“那一天……没下雨……可能是要下雨的天气。科长从来就是办事小心谨慎的人……我们都笑他是资格证书迷，不仅驾驶执照，还有通讯士啊、速记啊许多资格证书……”

“这我知道。”

“我觉得这些全都有关系……有了这些，独自在陌生人的茫茫人海中可以不必提心吊胆……不论在拥挤不堪的电车里，还是在迷失方向的陌生城市里……”

“那雨衣是什么颜色的？”

“非常一般……桦树皮色，或者茶绿色的，就是所谓雨衣色。”

“是新的呢还是旧雨衣?”

“不是新的,穿得相当旧了……袖口、领子上还粘着油迹……我想起来了,就是科长平时总穿的那一件……他会修车,总把雨衣当工作服,穿着钻在车底下……”

我突然叫司机停车。车子不知不觉来到路面宽敞、却路灯稀少的黑暗的地方……水道夜间施工的标志在车灯映照下闪着红光,几个戴着夜光涂料的安全帽的工人无精打采地重复着机械性的动作。

“就在这儿下车,给你清醒清醒脑子。什么原因,不用我说,你该明白吧。”

“我不明白。”田代反抗地卷缩身体:“我本来打算马上就说的呀。”

“那就好好想,想明白为止。下车吧!”

“你会后悔的。”

“我已经听够了。遗憾得很,那一件雨衣现在在我手里。你还是好好睡一觉,吃点阿斯匹林,编个象样点的、不会被人一眼看破的谎言再出来吧。”

我用食指和中指往他的侧腹第五根肋骨那儿稍稍用力一捅,田代叫喊着扭动身子,上身滚动着倒下去,用一条腿蹬住,才没有倒在地上。对着车门扯着嗓门叫喊:

“我跟踪他了!我跟踪科长了!”

车子开到坡顶,我下了车。和田代一起喝的咖啡钱倒还罢了,临时决定去看裸体舞的额外费用、还有因为喝醉酒一路上都是坐车的出租车费……这实报实销的钱数应该怎么算呢……要报销这笔钱,当然需要恰如其分的报告书……当然,报告书不是

什么都没得写……就是浪费了时间，也有教训可写……为了消除潜在性的疑似失踪者所布下的以假乱真的线索，我花费两个多小时，终于得到一块相当高级的橡皮擦。

但是，要把这些间接性的收获归纳在交出去以后仍然可以通用的具有客观性的报告书里几乎是不可能的。写撒谎者坦白自己说的全是谎言，就和一张白纸没什么两样。回想今天的事情，清晰鲜明地浮现在脑子里的只有吧台下面那条赤裸裸的粉腿……手掌上被吸贴上去的感觉……如果这个被肢解的女人部分肉体不再扩大，用来完成一幅“拼画”，那么其余部分似乎只能在柠檬色的窗帘里寻找。我又像被诱蛾灯引诱出来的虫子一样，顺着住宅区的道路向那个窗户走去。没有非去不可的理由，对没有理由本身也不感到诧异……

其实也不是一点理由也找不到。往前数第二根电线杆紧前面、通往她的住所的楼梯前面就扔着我的车子……当时以酒醉为由，把车子放在这儿，然而今天比那天醉得还厉害，到这儿来更不成理由。我慢慢地在干枯的草坪内侧的被踩踏得破破烂烂的路上走着，缩短与柠檬色的窗户之间的距离。从 3 号楼角迈着普通的步子走 32 步……抬头一看，如同忘记眨眼的假眼一样的一长列水银灯像呼唤永远不会来临的祭典队伍的符咒矗立着，映照在所有窗户的淡淡的长方形亮光犹如早已把祭典忘却脑后的背影……湿抹布一样的风横打脸颊，我竖起大衣领子，停下来……“他”在销声匿迹踪迹前最后被目击的地方……

如果现在站在这儿的不是我，而是“他”……是从夜幕中悄然出现的“他”……抬头看着自己抛弃的家庭的窗户，会想些什么呢？我努力设身处地想象着，却不能尽如人意。刚才乘坐的出租车的司机的影子为什么总是旁若无人地挤进来呢？那水锈

色的小个子呼吸的不是空气，而是不满；身体里流动的不是血液，而是符咒；憎恨仇视使他浑身散发着动物小窝那样的臭气……那种人，不可能站在这个地方……我无法从容地把自己的命运和柠檬色的窗户进行比较……但是，并非所有的司机都是他那个德行。比如把“他”的车子买去的那个富山，就是为一家子生计劳累操心的性格。“他”就必须是“他”自己，不是别的什么人可以替代的。“他”……试图从对任何祭典不存在丝毫期望的人生清理架上逃脱出来的“他”……难道打算向绝对无法实现的永恒的祭典日进发吗？

某一天，在什么墙壁、电线杆上张贴的一张海报——风吹雨淋、颜色消退，谁也不会驻足观看的一张纸，上面预告着即将举行大祭典－－地点、日期还是空白，这反而带来满心的希望，为寻求这仅仅是预告的祭典而义无反顾……这与只能在黑暗和霓虹灯下才能糊弄化妆的那种每天晚上举行的模拟祭典不同，而是不死不散的永恒的节日……如果祭典的仪式不可缺少黑暗，那就是永无终结的只有黑暗的世界……没有祭典结束之后的疲劳、悲伤、随风飘舞的纸屑，而是旋向无限的圆舞的圈子里去……

现在“他”站在这里……掂量着失去的东西和尚未到手的希望的分量……怎么办？……我摸索着寻找“他”……不行……我摸索寻找的这个黑暗最终不过是我自己的内脏罢了……映在我脑子里的是我自身的地图……站立在这儿的是我，不是“他”……而且，按理说，我站立的地方不该是这儿，而必须是比如望得见妻子的住房窗户的那工地的工棚前面……我却寻找着除了偶然性之外别无任何关系的委托人这个他人的窗户，浑身颤抖地站立着……恐怕“他”站立的地方也是“他”自身的地图上没有

标明的、意想不到的哪一家的窗下……此时此刻,"他"正在他人绝对不能抵达的地方睡觉吗?醒着吗?笑吗?哭吗?生气吗?百无聊赖吗?灰心绝望吗?欢闹吗?酩酊大醉吗?忍着牙痛吗?惊慌恐惧吗?像烧焦的铁锅一样七窍冒烟吗?毛孔躁动吗?精神恍惚吗?迷失方向吗?坠落下去吗?专心致志地打着如意算盘吗?沉湎于昔日的回忆吗?安排明天的日程吗?被孤独魇住了吗?揪着头发悔恨交加吗?或者伤痕累累、鲜血淋漓、奄奄一息吗……

但是,现在站在这儿的是我。毫无疑义是我本人。本想追寻"他"的地图,却追寻自己的地图;本想追寻"他"的踪迹,却追寻着自己的踪迹,突然站立在这儿,冻僵……不仅仅是因为天气寒冷的缘故……也不仅仅是酒醉的缘故……也不仅仅是愧疚的缘故……困惑变成不安,不安变成害怕……我的目光沿着 3 号楼角上下扫动,回过头从头里开始数楼房……再数一遍……再两次、三次……同一幢楼房,从上到下,从下到上,疯狂般地来回扫动……没有! ……没有柠檬色的窗户! ……应该是柠檬色窗户的地方挂着似是而非的白色与深褐色竖条纹的窗帘!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要想知道的话,就往前走 32 步,上楼按一下二楼左边的门铃,马上就能知道……然而我现在不能那样做……既然窗帘换成那个样子,出来接待的也就有柠檬与斑马之差了……说不定,不,那条纹的窗帘肯定是表示"他"回来的暗号……也许"他"不耐烦地看到晚报上有关她的弟弟的报道后回到家里,我终于不由自主地说出这万分之一的可能性。多么枯燥无味的结局……实在的无聊没劲……准确简明的地图……与自言自语难以区别的二人对聊……哎,算了吧,事情了结,皆大欢喜,从此无须烦恼,虽无功劳,亦无过错,这样可以痛痛快快地

从这个案件中摆脱出来了……

即使如此，也没有任何不愉快的事。要是暗地里希望此案永远拖下去，事情又是另外一种情景，但是由于弟弟之死，她的资金来源已经断绝，虽说还有存款，也不至于让我继续进行下去这几乎没有结果的调查，离合同期限还剩下 3 天半，再怎么活动，收获也有限……我并没有不满……我就拿着皮包下车，对了，正是因为这个皮包才绕到这儿来，还是乖乖地顺着原路回去吧。黑黢黢的道路……我又回头看一眼那块很不相称的、难看的条纹窗帘，一对战战兢兢、冻得曲肩缩脖的中年夫妇带着正怒气冲冲地大叫大嚷的穿制服的学生站在路边，我从他们身旁走过，下坡往地铁奔去。几张纸片争先恐后地被强光映照的地铁口吸进去。我在车站前面的小餐馆简单地吃了一碗鸡蛋咖哩饭算是晚饭。这么大冬天里，居然还有一只绿头蝇往电灯灯罩上爬，爬上去又滑下来，沉闷地嗡嗡叫着飞动盘旋。不过，用不着替它担心，苍蝇对季节的了解一定比我们详细、知识丰富。

《报　告　书》

2 月 14 日上午 6 点半－－根据咖啡店“山茶花”暗中斡旋介绍临时出租车司机的线索，从早晨 6 点半至 7 点进行秘密调查。如果暗中斡旋属实，失踪者遗留下来的“山茶花”咖啡店的火柴盒及其破损情况、不同颜色的磷头等东西就极其耐人寻味。而且也有必要对那份体育报上的招募司机广告重新研究。“山茶花”老板的代理招募私家车司机的证言应认为是掩人耳目的托词，颇有可能是临时司机之间使用的特殊暗号（试举一、二例，以供参考，比如根据字体大小和顺序暗示被警察搜查后重新开张的通知或者联络地点的

变更，表示超出字面以外的含义绝非不可能)。但并非因此就能立刻发现失踪者的行踪。现在东京光司机就近8万名，其中约两成、即1500名是流动人口，可以想象，其他同类的斡旋介绍所还有相当的数量。然而，基本上可以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山茶花”是一条可以继续追查的线索。由于上述理由，必须对“山茶花”进行秘密调查。所幸富山司机心地善良，为人诚恳，又曾是“山茶花”的会员，虽然没有正式的介绍信，但在了解情况时可以充分 利用这一有利条件。

但是，这不是真的。还要等12分钟，才到14日。离天亮还有四分之一天的时间。似乎各方面已经准备周到，但既不像小学生远足那样兴奋快活，也不会像田代那样企图信口雌黄胡言乱言。等6个小时也好，10个小时也好，反正内容不会发生变化。而且不用担心我在这6小时之内会猝死过去。要想明天去“山茶花”探听之后立刻见到她，没有比这张胜过免罪证书的通行证更好的了。不论那块令人讨厌的竖条纹窗帘是什么含义的旗子，我都可以大摇大摆地通过关口。把在现场的收获添写进报告书里，充其量不过数行，根本毫无必要惭愧内疚。一切都是明明白白，就像昼夜更替的道理一样……

在这间只用来睡觉的小屋子里过着不习惯的独身生活，总是夜深得晚，自然天亮得也晚。差几分5点的时候，我对好闹钟的钟点，拧紧发条，放到伸手一下子够不着的窗台上，听着二楼一边放开收音机一边搓麻将的吵闹声，钻进由于酒精分解浸透而比我自己的味道还难闻的臭气熏天的冰凉被窝里，枕边并摆着两张照片，一张是“他”的照片，另一张是从田代给我的裸体照

中挑出来的虽无特色却最能表现女性生理表情的照片。我一边抿着小瓶威士忌，一边全神贯注地思考这两张照片的关系。

“他”脸型稍长，左右略失平衡，一看就觉得属于热中型性格。脸部比较粗糙，可能并非皮肤真有疙瘩，而是相片颜色斑驳的缘故。似乎是过敏性体质。右眼炯炯有神、显示着意志，左眼却眼角下搭，眼泡明显。一副哀怜相，如狗的表情。薄薄的长鼻子稍稍往左弯曲。嘴唇合缝好象是用尺子划出来的几乎成一直线。上唇单薄，显得神经质；下唇丰厚，显得稳重。嘴唇左边略有刮过胡子的痕迹。先前的印象一直觉得是个务实的人，但今晚可能由于心理作用，觉得还有些许爱幻想的人的阴翳。我虽然对他没有丝毫的敌意和反感，但无论如何不能相信这个人会活生生地出现在自己的面前和我说话。这张脸仿佛生来就是照相底片上的影像，最适合目前的状况。背景是淡淡的斜光，像是薄日淡映下的建筑物的一角，又像是高架式的收费高速公路。

另一张照片的背景和地面都是黑色，中间是一个巨大的肉色水果般的女人的腰身。说是巨大，是指腰身占据整个画面，其实真正的腰身倒是细小的感觉。这个形状让人产生联想。对了，像枇杷……形状扭曲的晚枇杷……枇杷和洋梨的杂交品种……因为铺地的毛垫不是纯黑色，下半部分是略呈淡绿的透明的半球形……深深的股沟从下面伸上来，一直伸到腰脊椎微微隆起的前端。股沟中间清晰地呈现深褐色的色素，带着粘膜般的潮湿。上半部分是不透明的白里透红……可能是胎毛造成不透明，也可能还是胎毛的折射才出现白色。因为整个身体使劲前俯，从某个角度看上去，如同掩埋在沙里的古墓群那样并列的凸起的脊椎骨斜面呈现焦咖啡色。而这个颜色让我莫名其妙地耿耿于怀。

最高级的天鹅绒一样纤细柔软地几乎觉察不出来的胎毛……略带茶色的少年一样细腻白嫩的皮肤……不言而喻，即使采用最先进的技术，目前的彩照也不可能完全再现自然色调……我并不打算重新审查田代的坦白……如果怀疑谎言中的谎言，那么最初的谎言也不是完全不可能变成真实……而且，“他”入迷地拍摄彩照本身也是她承认的事实……现在还不能完全排除这些裸体照其实可能就是“他”的作品。田代之所以那样死皮赖脸地出尔反尔，如果往坏处推测，可能是把照片搞到手的来路不正。这么一琢磨，我不知道能否这样分类，“他”的额头上好象刻着“看别人的”男人、“窥视的”男人独特的皱纹。在我独自把这个对象完全吸收进我的内心之前，无论如何不能确信“他”是存在与颠倒的世界里的居民…… 所以我一直耿耿于怀。第一，田代这个人，有没有使用广角镜头的才能呢？第二，那本称为“记忆的含义”的相册，她一方面很自然地意识到自己被别人拍摄，一方面却摆弄姿势。身体的线条全部几乎透明可见的那张穿衬衣的侧面照……（对我盯视的目光那样满不在乎，是因为她漠不关心吗？精神恍惚吗？佯作不知吗？或者天生媚态吗？）……对，完全有可能……这些照片的模特儿其实就是“他”的妻子、我的委托人……

我觉得身体僵硬。我把“他”的照片翻下来，只留下女人的照片。明天还要早起，但一小瓶威士忌不知不觉地喝干了。楼上的收音机不间断地播放美国民歌。我好容易捂热被子，眼睛更离不开那个枇杷。她在我的想象中变成一个妙龄少女。枇杷的裂缝鲜艳光润，如同青蛙脚掌间的薄膜。她一定非常合适穿下摆极短的鲜红的连衣裙。在我的妻子店里帮忙的那个古怪的姑娘的印象恰好和她房间里的毕加索画复制品复杂地混合、重

叠在一起。在摆在地面绝对安全的绳子上不厌其烦地反复进行即将落地的危险的杂技动作。带她去我的妻子的店里定做衣服会怎么样呢？对了，她说过想找工作。要是让我的妻子雇她呢……青蛙的脚膜越发鲜亮，变成紫色的橡皮……什么东西毁坏掉？什么东西保留下来呢？……杉树木纹图案的胶合板天花板上又出现那一张面孔……笑呵呵的月亮……每年总要做两三次被笑呵呵的月亮追赶的梦，我为什么那么害怕这个梦呢？至今还是百思不得其解的谜……

早晨4点56分……如同用薄薄的砂纸摩擦神经一样刺激感官的闹钟铃声……喉咙焦渴、浓痰堵塞，烟也没法抽……与其说余醉未消，不如说昨夜的恶醉未醒，用冷水洗了好几遍脸，依然像连续拿大顶一样两眼冒火，清水鼻涕滴里搭拉流个不停。

但是，今天的安排已经写在报告书里。只能当作已经办完的事，采取行动。这六张榻榻米大的一间屋子几乎没有象样的家具，觉得宽敞得不知道该怎么办好。这是因为寒冷萧瑟的缘故。我两手抱着煤气炉上的水壶取暖。喝一杯浓浓的咖啡，然后立刻出去。5点半出门，6点10分之前就能到达高坡上的住宅区。取回车子，在“山茶花”前面来回走两三趟，探看情况，然后开走，这样时间应该刚好是报告书上写的6点半。

我刮完胡子，换上衣服，一边喝咖啡一边浏览昨天的晚报。这时，铃声又响了……这次当然不是闹钟……而是电话铃……这是我屋子里唯一值钱的东西……本想工作上也许能方便一些，才勉强安装的，但我几乎不在家，最多不过睡过头的时候给事务所联系，从外面打来的电话，在我的记忆里，至少半个多月没人给我打过……甚至想索性卖掉算了……断续的第三下铃声

……不可想象……大概是打错电话了……不，会不会是她打来的？又发生什么必须把窗帘的颜色换成柠檬色的突发事件吗……或者是妻子……要是妻子的话，早晨5点半，恐怕得了盲肠炎，或者急性肺炎……没等第四声铃响，我抓起了话筒。

“……哪一位？”

－－正在睡觉吗……虚弱阴郁的声音。居然是那个田代。

“是你呀！这个时间”我的声调不由得粗起来：“你以为现在几点？”

－－嗯，要是再响一次，您还不接，我就放了。不过，有话想和您说……

“外面还是一片漆黑哩，不明事理也别太过分。”

－－不，天色已经开始发亮。令人感觉极其凄凉的天色。送牛奶的都来过了，现在能听见送报的脚步声，还有狗叫声。第一班电车早就开出去了……

“知趣点好不好？我要挂了。”

－－不能挂！这样对待我的诀别的话，以后你会后悔的。是的，我就要自杀。我没有合眼，想了整整一个晚上，已经厌倦透了。你听，送报的正在奔跑！报纸……今天的晚报肯定刊登我的自杀身亡的报道……自杀原因……原因……大概是写神经官能症吧……

“你的表演我已经领教够了。很对不起，我还有急事。明天再继续表演吧。”

－－你竟然不相信。你太迟钝了。你从我的话里根本分辨不出真话和假话来。既然说出来了，即使一派胡言，也有它的含义。这一次非让你相信不可。这样你就会后悔一辈子。活该！我要让你受够迟钝的罪过。

“你在哪儿打电话?”

－－在哪儿不是一个样吗? 好象你有点为我担心了吧?

“我才不为你担心哩。”

－－是吗?

“那我就挂电话了。”

－－等一等! 不会占用你很多时间。我马上就死。只是让你听听我死的时候发出什么样的声音。你根本不把我当人看，对我像对待一只蚂蚁一样，那听听我怎么死的，也满不在乎吧? 反正你一心认定我又是寻死觅活地演戏。那好吧，请你一边喝茶一边听吧。

“我喝的是咖啡。”

－－那就更妙啦。非常合适。听见了吗? 我正站到垫脚的地方……旅行皮箱上……然后用绳子绕在脖子上……不对，是脑袋钻进绳子里……

“写遗书了吗?”

－－没有。我考虑了好久，真要认真写遗书，那就写个没完……写短的，只有一句话，就是永别了。

“关于根室科长，有什么话要留下来的吗?”

－－太迟钝了，简直不是人，是猪。对一个即将死去的人，居然厚着脸皮说这种话。那个家伙，一钱不值……什么失踪呀，我瞧不起他……胆小鬼! 卑鄙懦弱……可是居然为那个东西闹得天翻地覆……我不会干那种事……好了，现在把绳子绕在脖子上了。绳子的位置很合适。这样子绳子勒进脖子里，鼻血马上就流出来。因为我去的地方比任何去向不明的人更远、更远……

“自杀和失踪不是一码事吗? 而且尸体肮脏发臭，失踪却比

空气还要透明、比玻璃还要清洁……"

——糟了，有人来了。那我现在就死。我把垫脚的东西踢开。我马上就踢开。请你告诉科长夫人，为失踪的人雇侦探，太过分了……

"为了谁……过分什么？"

但是，对方没有回答。只听见像是踩着装有水的胶皮袋的声音，但立即被好象什么东西激烈敲打话筒的杂音所淹没，接着什么声音都没有。仿佛小狗在箱子里挠爬般低声的响动……也许是幻听吧……万一真的自杀，我这个最后的证人肯定被警察盘问得一塌糊涂。我真模糊。我像猪一样感觉迟钝。我这么回答就行了吗？恐怕警察最愿意听的是我敲诈勒索把这个可怜虫逼上绝路之类的故事吧。对他们来说，这是可以构成因果关系的唯一逻辑。那家伙狠狠地报了我一箭之仇。到底出于什么目的，干得这么漂亮，连我也不知道……当然，他不可能是自杀……这是一种精神错乱……做出惊世骇俗的事来吸引别人对自己的注意力……这和胸前挂满各种勋章是同样的癖好……他很快又会嘴贴话筒，要不嘿嘿呵呵发笑，要不抽抽搭搭哭泣……哦，什么声音……是门合叶的吱嘎声……可是，我听到的是男人粗鲁的叫喊声……惊惶失措的大喊大叫的嘶哑的声音……

难道是真的！我放下话筒，倾听周围的动静。

又是暗路……伸手不见五指……上街买菜准备晚餐的女人们，还有婴儿车、银色的自行车都被黑暗这把大刷子抹去，下班的人们也大都回到各自的窝棚里，但是，那些下班后流连于酒楼餐馆、模仿失踪者模样的人们，还不会这么早回家。这是一段不早不晚不上不下的时间的山谷……我站立不动……正好在"他"

的足迹消失的那一带。

她的窗户仍然是和昨晚一样的深褐色和白色的条纹窗帘……必须向她报告田代自杀等许多新的情况，但不知道为什么犹豫不决。如果提交出关于“山茶花”的报告书，至少可以明确“他”的行踪，哪怕与事实有出入，只要坚持认为调查工作取得进展，也应该说是问心无愧的出色成绩。但是由于田代之死，完全打乱了我的安排。最后只好决定明天去“山茶花”。

风从建筑物之间吹过来。冻得硬梆梆的冷风撞在建筑物的房角上，发出耳朵听不见的低音的吼叫。全身的毛孔不由自主地僵冻，僵冻的血液流到心脏，变成红色的心型冰囊。被踩踏得破破烂烂的柏油路。草坪上仍然扔着那个白色的破皮球。水银灯映照下，我的尽是灰尘的皮鞋如镀了一层金似地闪闪发亮。裂痕满面的道路的尸骸。像我一样被遗弃路旁的枯草下面的水道洞口。

今天我提出了辞职请求。万一田代留下什么我是他自杀前最后一个通电话的人之类的证据，我自然免不了警察的调查，而且明知他要自杀，没有立刻报案，使我的处境更加不利，这是主任最恼火最头疼的局面。主任没有劝我退职，但对我的辞职报告也没有拒绝。他名面无表情，只是眼睛比平时显得和蔼亲切地说：自己独立干一番事业也好，不过像我这样人人讨嫌的角色不把得紧一点，下面的人往往容易失控过火，从以前的例子来看，结果差不多都是陷在泥沼里拔不出来……你的自我控制能力好象很强，可还是出现这种纰漏……干我们这一行，走一路都是陷阱……我看你下决心改行吧……世界这么大，人生方式也是各种各样……下一次再来的时候，大叠钞票一掏，做我们的大主顾委托人，看在过去的交情上，给你派一个高超的强手，包你

满意……

我整整半天呆在屋子里等消息。不管结果好坏，被警察认为你吓得东躲西藏是最糟糕的。最后警察还是没有露面。看来避免了最坏事态的发生。虽然不能说危险已经过去，但知道我和田代有过来往的只有她、主任和田代本人。

等待是痛苦的……如果是事先知道结果的工作，还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努力争取，而等待则说明自己完全无能为力。而且余醉厉害，五脏六腑翻腾一样地吐了二次。但是，她大概也在那扇窗户后面等待。那块条纹图案的窗帘好象并非"他"回到家里的标志。要是"他"真的回到家里，她还打电话给事务所，主任会告诉我的。那窗帘是别的什么标志吧。她大概也在等待着。然而我没有勇气去按门铃。正如窗帘发生变化一样，屋子里面，即使"他"没有回来，也一定发生什么别的变化。而且我本身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已经从她委托调查的事务所辞职，所以现在我不再是调查员，她也不再是我的委托人。调查员换人，她是否愿意继续委托调查下去。主任吩咐我询问本人的意见。这是我最后的一次工作，但我还是想明天早晨先去观察"山茶花"情况后再办这件事。好象对工作还是恋恋不舍，然而我已经无事可干，无处可去。

"他"失踪、委托人的弟弟被杀、"他"的部下田代自杀、妻子连个电话都不来，留给我的只有一直等待着的她。人人都销声匿迹。在我的事务所的同事看来，也许我也与销声匿迹者为伍。不，岂止是我，就连与自言自语为伴、以啤酒助醒的她，恐怕也只有区政府的税务员能真正证明她尚生存人间。这是一出不存在的人互相寻找对方的荒唐可笑的捉迷藏。

尽管水银灯光辉耀眼，除了黑暗以外，什么也看不见。时而

公共汽车进站，听见稀稀落落的脚步声，不见人影……只有等待得精疲力竭的黑色的茫然发呆的远近景象……但是，我坚持等下去……慢慢往前走，停下来，脚跟转过来，再继续往前走……我一直等待着……只要她等下去，我就陪她等下去……远处传来粗暴地关铁门的声音，在横七竖八的管道之间回响震颤，一会儿变成大地的呼吸震动耳朵。尖细的狗叫声从空中回荡穿过。可是为什么人人都要这样销声匿迹呢……

我总觉得被什么人监视盯梢。外面还没有明亮到分辨景物的色彩，但各种物体的形状轮廓已清晰可见，行驶的汽车也已熄灭车灯。透过"山茶花"黑色的网纹窗帘，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里面的样子。平时顾客稀少、生意萧条的店铺这时却人头攒动，拥挤得几无立锥之地。看来只要把我报告书上的日期 14 日改为 15 日，其他的情况原封不动就行了……从店里面看外面还看不清楚，其实他们都正聚精会神地面对柜台，没有人注意外面，向外面投来警惕的目光。可以想象，大概是停车场管理人用什么方法偷偷取得了联系……

我毫无戒备之心。只是想碰见哪个老面孔，打听"他"的情况，要是对方嘴紧，也不打算硬逼，虽说正在失业，我还不至于以揭露非法经营的内幕，作为敲诈的本钱。所以，我终于挡不住那张重贴的、内容与上一次同样的"招募女店员"的广告的诱惑，推开那扇熟悉的门扉。轻松随意地倾斜着肩膀滑进热气腾腾的喧闹吵杂之中——

我还没来得及准确看清里面的情景，站在正面的两三个人回头恶狠狠地盯着我，就在这一刹那间，从门旁边伸过来一只手一把抓住我的衣领拽过去。我不由得脚下趔趄，接着后脑勺便

狠狠地挨了一拳。不,不是拳头,可能是棍棒。能柔韧弯曲的橡皮棍棒。像圆锥倒立过来一样令人窒息的晕眩。从圆锥顶端闻到胃液滴落的味道。拳打脚踢,但并没有感觉到疼痛。只是被扛到店外面,扔在我的车旁地上,脖子和腰椎骨被狠踢几脚的时候才感觉疼痛。剧痛如枪弹爆炸,炽光闪耀,直刺心脏。正在这剧痛使我清醒过来。一个人拉开车门,另一个人抱着我的两腋塞进车里,把伸在外面的两脚硬是折在储存格下面,然后粗暴地甩上车门。这一套确是老练的职业打手的做法。可惜我终于没有看清对方的面孔。

疼痛使我恢复力气。我动了动肩膀,觉得不碍事。双手鲜血淋漓。往后望镜里一看,满脸像颜料乱涂一样血里呼啦。鼻子堵塞,呼吸不通。我从座位下掏出擦玻璃的旧毛巾擦血,但是血块粘在脸上擦不下来。而且鼻血似乎还没止住。我捏着鼻子,把脑袋仰起来等着。然而时间没有那么多。现在外面还几乎没有人影,“山茶花”的窗户也已经变成黑色的镜子,景物开始呈现各自的色彩,早上的时光过得很快。悄无人迹的街道很快就人流涌动熙熙攘攘。我这副嘴脸怎好抛头露面。我用手纸卷成一团塞进鼻孔里,在那帮人从“山茶花”窗子里监视的目光中缓缓地开走。停车场管理人的小屋还是黑乎乎的,看不清老头的影子。

又是白色的天空……与这天空笔直相连的白色的道路……水银灯已经闭上眼睛,道路宽敞,看上去约宽 10 米……只是各个建筑物张着大嘴似的楼梯口还徘徊着黑夜的残影。送牛奶的自行车驮着装空瓶子的袋子咣当作响迎面而来,下坡而去。

幸好没有遇见别人,我一步两层台阶地跑上楼梯,暗绿色边框的白铁门上的白色门铃……就隔一天,我却像出海航行一个

月刚刚踏上陆地一样的感觉……不管换上的那块条纹图案的窗帘表示什么含义，只要我这副鲜血淋漓的模样，理所当然是畅通无阻。

按第二次门铃后，观察孔的布帘好容易才掀开。在这个时间，不能立刻出来开门费点工夫也是可以理解的。急急忙忙开锁的声音。把手拧开，房门大开，果然一声惊叫：

"您怎么啦？一大早……就……"

"那个'山茶花'。让我洗洗脸。"

门口没有男人的鞋子。她的头上戴着网罩，穿着怪里怪气的棉睡衣，越发像个少女，和我连续两天仔细端详的那张彩照的印象怎么也无法重叠在一起。

"'山茶花'……就是那家咖啡店吗？"

我脱下大衣、上衣，连衬衣的袖子、领子都粘上血迹。我一边把脱脂棉浸在她端来的热水里小心翼翼地擦血迹一边对她简单地说明情况。故意作出痛苦的喘息，介绍从停车场管理人那儿打听来的情报……证实这个情报的富山司机的证言……违法的临时司机斡旋介绍所……

"最好别碰伤口。要不要换一盆热水？"

"好象是鼻血……伤口没什么大不了的……火辣辣的，也就是擦伤吧。"

"什么事非要把您揍成这个样子不可？"

"瞧揍成这个样子，就知道了吧。"

"逃到里面的人怕被您认出来，才这样拼命揍您的吧。"

"您知道田代自杀了吗？"

"自杀了？"

"谁都这么想逃脱呀。"

"什么动机？有什么理由吗?"

"动机嘛……以后有机会再慢慢谈吧……一句话，就是迷失方向……自己在什么地方……自己是否真正如自己所想象的那样存在呢……只有别人才能证明这一点，但没有任何人愿意为他证明……"

"这么说，我就得首先去死罗。"她顶了一句，但立刻恢复平静的声调说："我丈夫的衬衫不知道合适不合适……您穿穿看吧?"

"不过，为了您的事，我已经失业了。我们的主任是个非常严重的警察恐惧症。哪怕有一点点卷入纠纷的可能性，就会当场解雇。怎么样？还剩下两天零一点时间，让我这个没有归属的人继续工作下去吗?"

"是我的原因吗……"

"窗帘换了吧?"

"咖啡撒在上面了。大概是前天吧？对了，是弟弟葬礼的那一天……对呀，就是您从这儿回去以后……咖啡汁洗不下来……所以，送到洗衣店里去了……和一个人谈话，他非喝咖啡不可……开始什么事都没有，等我把咖啡端出来，突然从后面胳肢我……"

我突然觉得恶心。剧烈的疼痛从眼底发射性地扩散开，直刺头盖骨里面，然后聚集在脖颈，一直绞到喉咙深处。

"那个人……又是梦见您先生了吗?"

"嗯，从胳肢的情形来看，可能是。"

"我喜欢原来那个柠檬色的窗帘。"

"过两三天就拿回来。"

"还有58小时，离委托调查合同的期限……整整两天零10

个小时……说是一个星期,除去星期天,其实只有6天。"

"我要去工作。这些事,无所谓……"

恶心越来越厉害。胃像揉进冰冷的垃圾尘土一样沉甸甸的。

"光是东京,好象就有8万多出租车司机,公司也有400多家,如果加上独立出去的营业所,恐怕不下1000家。要是每天跑出租车公司调查,一天跑5家的话……"

"您是不是不舒服?"

"嗯,有点……"

"那您还是休息一会儿吧……"

头痛和恶心使我的视界变窄,全部意识都集中在放在我手腕上的她的小手,不顾羞耻地紧紧握着,仿佛她的手上存在着宇宙的中心。我一边俯身拼命忍住即将破门而出的呕吐一边第一次越过那道门扉……还没有收拾的凌乱的白色的床铺……床单上残留着她的躺卧的凹痕……鼻子被鼻血堵住,按说闻不出味道,但我清晰地闻到床铺的味道……位置在床铺中间稍稍靠墙的她躺卧的凹痕……这是为我准备的睡眠的容器……扩大的青蛙脚指间的紫膜。

"对不起……我们画的地图比起现实的街道来太简略了。"

"难受的时候,最好别说话……还有34个小时哩……"

她坐在床脚下,从我看不见的地方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我。真的在看着我吗?还是视我为她用咖啡招待的那个客人一样,不过是扮演她自言自语的对象幻影中的一员罢了……

我的脉搏为谁跳动?连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脉搏一直跳动的这巨大的心脏……都市……改变姿势去寻找她……然而她的身影无处可寻……那么,不存在的她所看见的我又在何处呢

……

“现在几点?”

“过5分……”

床边的台灯突然亮了。她站在我的眼前。棉睡衣换成单薄的黄色和服,头上的网罩也不见了,头发长斜肩上。

“过5分……已经几点了?”

“刚好在5分钟前合同到期。”

“什么?”事出突然,我从床上起来:“您说的是什么意思?”

“不必过虑。”她转过身,两个三步,站在屋子中间:“我决定从明天起出去工作……”

她转身的那一刹那间,雀斑的淡影洒落下来,在我的嘴唇上留下些许气味。无所知道的追忆压抑在我的胸间。不知何故,我对她在开灯前都做了些什么一清二楚。现在她的目光正对着沿枕边的墙壁排列的镜架的旁边齐腰高的窗户……单纯的染白晶体图案的栗色窗帘……

“您看什么?”

“窗户……”

“不是,我问您从窗户看到什么?”

“所以是,窗户……许许多多的窗户……灯光渐渐熄灭……就在那一瞬间才确切知道那儿有人……”

“这么说,已经是晚上了?”

“过5分钟了……”

“我睡了那么长时间吗?”

“还没有……现在开始睡觉……”

她转过脖子,摇摇头,长发缓缓地左右摆动。透过衣服可以清晰地看见她腰椎骨周围的肉块以及两个圆柱体交叉扭曲、再

舒缓回去。我悄悄地滑下来，左脚先着地，把整个体重放在脚心上，离开床铺，往前走一步，伸出两手，插进她的腋下，突然使劲胳肢。她急促地惊叫一声，从我的手中挣脱出来。但她不是朝着窗户、也不是朝着大门方向逃去，而是朝着我逃过来。结果我们撞在一起，倒在床上。我的眼睛里，她的淡褐色的雀斑在微笑，手指间张开鲜亮艳丽的紫色的膜。白色的床铺中间那个凹痕……她为我准备的睡眠的容器……

床铺对面是衣柜。黯然失色的白色的大金属把手，表面是茶褐色的仿柚木花纹，漆地油光铮亮，觉得两米以内可以当镜子使用。我听见她在哼着歌曲－－大概在厨房里－－声音听不清楚，不知道哼的是什么歌曲。我穿上衣服，走过去……她也在走……她从柠檬色的窗帘前面穿过，于是脸色变黑、头发变白、嘴唇变白、眼珠变白、眼白变黑，雀斑变成白色的老年斑，犹如粘在石像脸颊上的尘土……我走过去…蹑手蹑脚朝房门走去。

我慢慢地停在那儿。如同被空气的弹簧弹回来似地站立不动。从左脚尖移到右脚后脚跟的身体重心又倒回来，沉甸甸地压在左膝上。因为这是一条相当陡的坡道。

路面不是柏油，而是粗糙的混凝土，大概是为了防滑，每隔10公分就刻一道砌缝。但对行人并没有什么方便之处，而且故意弄得粗糙不平的混凝土路面由于尘土和汽车轮胎碎末的沉积，天长日久，砌缝已经塞平，下雨天穿旧胶底鞋恐怕难以行走。这种路面大概只为汽车行驶着想。每隔10公分的砌缝可能利于汽车行驶。冰雪消融的时候，造成道路排水不畅，这些砌缝也许有助于把雪水排到侧沟里去。

尽管这样设计，但车子流量很少，同时也没有人行道，四、五

个拎着菜篮子的妇女围在宽敞的马路上正你一言我一语地聊大天。坐在旱冰轱辘鞋上的少年一边吹着模仿警笛的口哨一边从坡道中间滑下来。我慌忙让开。就是说，我一直在马路的正中间走着。

于是我慢慢停下来，如同被空气的弹簧弹回来似地站立不动。从左脚尖移到右脚后脚跟的身体重心又倒回来，沉甸甸地压在左膝上。

左边是用石块垒起来的稍稍倾斜的高高护墙。右边隔一条侧沟是几乎直上直下的山崖。正面也是高高的护墙，道路在护墙前面往左大拐弯，不多远可抵达山丘顶上。再走五、六步，就视野开阔，能眺望山丘顶上的城镇。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条路非常熟悉，要不是有意识地注意周围的景物，几乎都忘却这些风景的存在……这条路走过不下几百次，熟悉得如同自己的掌心……现在我和平时一样沿着这条路回家去。

然而，我出乎意外地停下来。如同被空气的弹簧弹回来似地站立不动。平时没有留意的坡道的景色所形成的奇妙鲜明的印象，使我有点踟蹰不前。我当然知道为什么会停下来，但这个理由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我眼前的拐弯处前面的景色－－与现在所看到的坡道上的景色几乎同样熟悉的风景－－不知道为什么怎么也想不起来。

当然，这还不足以引起我心头不安。回想起来，这种轻度的记忆中断好象先前也有过几次。等一等看吧。我曾经凝视正方形的小瓷砖而焦点紊乱失去距离感。还有一下子想不起来熟人的名字，这类现象并非罕见。我把左脚后跟踩着地面，稳定身体重心，等待大概不用多长时间的焦点聚合。因为拐弯的前面确实有一座城镇，在那座城镇里的确有我的家。只是我想不起来，

但城镇和家的存在本身都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天空浮罩着这个季节特有的均匀的青灰色薄云。手表所显示的4点28分这个时刻已是暮色苍茫。虽然还能看清每间隔10公分的砌缝,但已经看不见投落在路面上的影子。左边的护墙可能由于材料的缘故,本来就是一片湿漉漉的斑驳的苔藓,容易吸收黑暗,变成一块黑乎乎的阴影之墙。顺着墙壁抬头望去,风化的模糊不清的线条从视界斜切过去,就那一块天空格外明亮。我当然不能透过墙壁看到那一头,但那边的坡道中间一带的确聚有3栋木造小住宅和一幢树丛环绕的宿舍楼或者旅馆。因为不常去,所以记不清楚。其实不如说我正是希望保持这种模糊朦胧的记忆的轮廓。眼前所见的景物要不是张开着通往过去的路口,一定连这样的记忆也不会产生。如果只是将完全陌生的场所错觉为熟悉的地方,那么视野以外的所有世界不是应该消失得无影无踪吗?然而消失的只是拐弯处前面的山丘上的城镇。

北边……虽然无法判断太阳的位置,我却能准确地说出方位!……要是山崖下的洼地,那是准确无误的。来到这样的高处,房屋都在脚下,在一片瓦顶、白铁皮屋顶之中,只能看见迷宫游戏的图像似的菜地、贪婪地吸收电波的森林般的天线以及几乎与正面的石墙并肩而立公共澡堂的烟囱……但是我很有自信,在我的记忆里鲜明详尽地熟悉通过迷宫到达公共澡堂的路径。这是想洗第一水澡而赶在开店之前就坐在店门口慢悠悠地抽烟的老人们常走的路。这是3点过后手拿洗漱用具匆匆忙忙小跑赶去的女人们常走的路。这是送煤的小卡车来来去去的山崖上的迂回路。破破烂烂的广告框、废品什么时候开始也在路旁堆积如山。

我一边把重心换到另一只脚上一边屏息俯瞰。我憋住气的时候，心头渐感不安。或者因为不安的情绪袭上心头才觉得憋不过气来吗？不仅焦点没有聚合，拐弯处前面的山坡上的城镇就像被高级胶皮擦擦去一样，空白感越来越明显。仿佛颜色消失、轮廓消失、形状消失，最后存在本身也将消失的一干二净。从坡道下面传来脚步声，越走越近。左腋挟着公文包、右手拿着阳伞的职员模样的男人正赶超上来。他俯着身子，踮着脚尖，每走一步，就甩动一下伞柄。似乎伞钩已坏，伞褶像会呼吸一样一开一合。我没有勇气和他搭话，但一瞬间想跟在他后面。说不定最好应该毫不犹豫地紧紧跟上。反正再走五、六步就能俯瞰拐弯处前面的风景。只要亲眼看到那边的景物，如同用水送下堵在喉咙的丸药一样，一切轻轻松松地解决。现在那个人正在拐弯。他的身影已经消失，却没有听见他的惊叫。正如他所坚信的那样，山坡上的城镇还是存在的。既然他能做到，我也不可能做不到。就差五、六步，从时间上说，不到 10 秒的损失，所浪费无用的东西也极为有限。

然而真的是极为有限的吗？不等恢复记忆就这样迫不及待地抢先而行，万一所看到的风景还是一片陌生的土地，那如何收拾呢？按说是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这坡道上的景物也保不住立刻被带往陌生的世界。很有这种可能性。因为山丘中间一带的房屋也许不过是想象的拼贴，山崖下迷宫的记忆也不是不可以说从公共澡堂的烟囱引起的极其常识性的联想。即使指出这儿是山丘北边的斜坡，仿佛从护墙向混凝土路面侵蚀一样扩张领地的脏兮兮的苔藓就能简单地推理出来。

最终，这熟悉的感觉其实并非真实的记忆，不过是极其巧妙地伪装的已知感……连"此刻我正在回家的路上"这个判断同样

不过是把已知感合理化的借口而已……那样的话，自己本身甚至都要变成不能称为自己的可疑之物。

我实在忍受不住，把憋着的一口气吐出来。一个穿长长的绿毛衣的姑娘当啷响着紧握手中的钱包里的硬币迈着轻快跳跃般的步子与刚才赶过我的那个手拿阳伞的男人迎面而过跑下来。就像变魔术一样，总不断有人消失在无影无踪的城镇，也总不断有人出现在无影无踪的城镇。我为了给久立不动找个借口，掏出香烟，含在嘴里，故意划不着火柴，耗费时间。要是哪个熟人刚好这时从这儿经过该多好。然而正如山坡上的城镇一样，本来熟悉的面孔也都变成了陌生人……

我觉得恶心。可能因为拼命想看见原本看不见的东西而瞪眸凝视的缘故吧。不仅恶心，还觉得头晕。总之，恐怕是我长时间过于犹豫不决优柔寡断。要是缺乏走过拐弯的勇气，就必须当机立断，改变方法。当我正要转变方向的时候，背后响起极其滑稽化的警笛。一辆装载着蔬菜的破烂不堪的三轮摩托吐着白烟爬上坡来。可是，难道是我的幻觉吗？就在我向护墙躲避时眼睛闪开的一刹那间，三轮摩托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路上人迹阒然。这一带变成荒无人烟的风景。我的内心涌动着无法忍受的寂寞感，仿佛当头浇了一桶消字灵一样凄惨狼狈，拼着全身气力顺原路跑下去。但是，坡道很陡，下坡比上坡更费劲。平滑的混凝土路面难以踩脚，防滑的砌缝对行人几乎毫无效果，只能靠膝盖的伸曲保持身体的平衡。换到右边的护墙逐渐增高，刚好跑到坡下的时候，路灯亮了。路灯的电线杆上钉着蓝底白字的街名标志。虽然我感觉到这街名与自己想象的一致，但失去了先前的自信。

道路突然变得宽敞起来。我来到两旁有人行道的公共汽车路上。坡下的路灯虽然已亮，但不足 10 米的这条街道还很明亮。只是依然没有人影，一种难以言状的恐怖袭上心头。我仿佛被镶嵌在忘记描画人物的风景画里。没有人，当然也不会有车。然而，身旁就有人的痕迹。比如人行道角落里还在冒烟的烟蒂，从烟灰的长度来看，好象是几秒钟以前刚刚扔下的。

我向右边跑去。我看见地铁口，觉得那儿是城镇的门面。的确，交通红绿灯的十字路口那一带好象是中心区，有保险公司的楼房以及书店、小商场等，而且各家商店都敞开大门，各种商品丰富齐全，等待顾客光临，但别说顾客，连店员也瞧不见。只有红绿灯由绿变黄，由黄变红，再由红变绿，街上既没有行驶的车辆，也没有停下来的车辆。但随风飘来的汽车排气的味道几乎与平时毫无二致。似乎人和车刚刚才消失而去。

我瞧了一眼地铁口。一片阒寂，听不见在长长的隧道里回响的风声。旁边有一家小吃店，从半开的门往里一看，空无一人，桌子上吃剩的咖哩饭却还冒着热气。我朝上坡口跑去。跑到一半停下来，抬头看着坡道上面，发现还是没有恢复拐弯处那边的记忆，便低声叫起来，声音渐渐加大呼喊着。声音融化进这白色无人的风景里，被全部吸收，连回声的尸骸都返不回来。

我过了坡道口，往相反方向的街道跑去。穿过高架线下面的立交桥，跑过烟铺、管道铺设工程处、洗衣店，从前面的角落左拐，在加油站前面的第四个拐角处看到收费停车场的时候，心想终于来到与自己的感觉重叠在一起的地方。也许这儿不是目的地，但好象是出发点。我站在停车场入口一看，只见道路对面的斜前方高高地耸立着公共澡堂的烟囱，前面是一家咖啡店。如明信片里的绘画清晰地烙在记忆里的景象。我怀着激动的期望

的心情，穿过道路，推开咖啡店的门。我终于如愿以偿，见到活生生的人。一个像小姑娘一样细脖子的女人高翘着二郎腿坐在正面的高圆凳上，同时好象突然拧开收音机的开关一样，一片噪音喧嚣。我回头一看，透过黑色网纹的窗帘，道路上人们熙攘来往，车流络绎不绝。这一瞬间，安心使我忘记失去的山坡上的城镇。当然这只是一瞬间的事。外面不觉暮色昏沉，虽然天空比建筑物的轮廓还明亮，但车灯已经打开。我弄不明白时间是怎样流淌的。我那么一股劲地跑过来，呼吸却仍然平稳如常，想起来也实在不可思议。

现在我独自占据在咖啡店窗边最里面的桌旁，一边用右手的两只手指挟着上衣左边内口袋里的钱包，一边窥视高圆凳上的女人。高圆凳离门较近，女人翘着二郎腿坐在上面。

说是窗边，其实桌子只有一排；说是最里面，其实离门只隔着 5 张 4 人座位的桌子。店员也就是那个坐在高圆凳上服务员兼会计的女人。柜台后面有一个鸽子窝口般的小窗口，顾客点的东西从里面送出来。小窗口的周围有一块整版报纸那么大的墙壁颜色与其他地方不同。虽然看得见从窗口送咖啡出来的手，但一次也没看见对方的脸。那只手白白胖胖，看不出年龄性别。要是男人，大概是女里女气的男人；要是女人，大概是男性化的女人。在我的想象中，那只手肯定是男人的手，而且是这个女人的丈夫或者类似丈夫的人物。大概他出于强烈的嫉妒才把自己关闭在墙壁里面。他一定在墙壁里面想象着顾客的目光在妻子浑身上下打转而苦不堪言。也说不定墙上还有一个秘密小孔，可以偷偷观察顾客的一举一动。否则那个女人没有必要高翘二郎腿像鸟一样坐在柜台前面特别的高圆凳上。女人神情忧郁地听完顾客点的饮料后，又马上回到凳子上去，把垂到肩膀的

长发甩了一甩。前头的一部分头发潇洒地斜切着额头撒落下来。眼睛下面的雀斑和她忧郁愁闷的神情十分相配。然后，像做袜子广告一样两条腿一交叉，以一种奇特的不稳定的姿势把动作静止下来。于是少女般苗条小巧的身材立刻变成女人的身体，而且给人毫无设防的感觉。这不能不值得嫉妒。即使我这个与她毫不相关的人也情不自禁地嫉妒起来。

当然，只要把墙壁拆除，一切问题都立刻解决。我听说咖啡店还是把制作的全过程坦露给顾客反而更受大家的欢迎。要是那样的话，女人的演技一下子显得矫揉造作，男人的作派也许显得滑稽可笑。那样的代价也不可低估。至少她的价值减少一半。如果把值得嫉妒本身视为一种价值的话，这无疑是惨重的损失。无论谁是这高圆凳上的表演的导演，男人决计不会放弃自己的立场。因为不管痛苦烦恼的嫉妒如何封闭在墙壁里面，他也因此得到应有的补偿。正是如此，我才是这家咖啡店的常客。当然这是在毋庸置疑地坚信我是这里的常客这一观点上……

坐在门附近的桌旁不断比划着手指交谈的两个人站起来。女人见状，也放开交叉的双腿，按着裙子，从高凳子上下来。在淡淡的灯光映照下，她的胫骨的轮廓隐约可见。似乎汗毛轻泛微光，莫不是没穿袜子吧。但是，那种发型和那个短裙怎么也不相搭配。趁着顾客只剩下我一人，我果断地从内口袋掏出钱包。这是牛的里层皮做的方形钱包，四角已经起毛，用得时间相当长了。我本想把钱包里的东西全部掏出来摆在桌子上，但是明亮的粉红色桌面过于显眼。还是决定一个一个依次回想，首先从钱包里面的东西开始。搭扣已经松弛，几乎没有声音地打开钱包。上层盖子里是钥匙环，挂着一大一小两把钥匙。一把是圆

筒簧子锁的钥匙,另一把是形状普通的钥匙。两把钥匙都打上号码,此外没有别的标志。很遗憾,我想不起来它们的用途。

中间一层是双面透明的装月票的塑料夹。打开上层的时候,我就知道中层是空的。其实,把月票和钱包分开倒是常识。不管这些,继续进行下去吧。拉开拉链,清点里面的东西。崭新的 10000 日元的钞票 3 张和 1000 日元的两张,还有零钱 640 日元,一共 32640 日元……。就是一时半时找不到自己的家,也可以解救燃眉之急。而且这些钱数似乎还有什么说头。我想要是作为普通的工薪阶层带在身上的一天的零花钱未免太多。那么一定是有什么特别的用途。如果用 30000 日元的现款购物,数量相当可观。其实早已超出了用"想不起来"进行辩解所通用的范围。当然用途不仅仅限于购物,也有可能是公司为死去的职工的家属募集的慰问金。然而,从"想不起来"无法辩解这一点来看,也是一个道理。别这么勉强难为自己了。其实,把自己认定是工薪阶层本来就毫无根据。不过是牵强附会的自画像而已。不仅自欺,而且可能欺骗事实本身。……现在你不是连自己的姓名都还没找到线索吗!

突然一阵麻痹般的疼痛从脖子直贯额头,于是好不容易才忘记的恶心又从侧腹里面涌上心头。似乎我的确忘记了自己的名字,剩下的只有我就是自己的自我感觉。

桌子上的杯子突然和盘子一起蹦跳起来。幸亏杯子是空的,也没有摔碎。但是,我只能认为是我的膝盖蹦跳起来。要是这样的话,也就是我自己的整个身体蹦跳起来。我把臂肘支在桌子上,桌子吱嘎吱嘎地响,我赶紧立起身子。双手慌慌张张地翻遍所有的口袋。只要找到月票,我就总算能挽回面子。首先知道姓名住址好象多少出于无奈,但如今这些事不便再谈。我

把口袋里的东西随手抓出来摊在桌子上。

……手绢……火柴……香烟……掉落的上衣袖扣……墨镜……三角形的小徽章……还有画着什么图案的、从笔记本撕下来的纸张……

窗玻璃喷出火焰。那是公共汽车的车灯掠过玻璃。细瘦的林荫树枝条在车灯的映照下如一张破网。我立即全神贯注在公共汽车上。踩在磨损的踏板上的感觉、不锈钢的扶手的位置和握在上面时的感觉、车内全景、找空座位时紧张的眼神、吊挂在驾驶座后面的广告、人的气味和汽油味混杂一起的特殊味道、依年代不同机器发出不同的震动,这一切好象都是自己身体的延长一样,感受到活生生的真切。我如同乘上想象中的公共汽车,在街道上行驶。几个主要的车站、有特征的景物、著名的建筑物紧密组成一个物体浮现在眼前。这难道还定要怀疑我与公共汽车之间的密切关系吗?就是月票的事,我也可以解释清楚。可能丢了,也可能被偷了……不,刚好到期,现在正申请更换……对了,也可以认为这30000日元里有一部分就是准备用于买月票的……

算了。这种胡思乱想毫无用处。而且我的公共汽车跑遍了各个车站,就是没能到达目的地。

真正的公共汽车颤抖着驶过去。窗玻璃又变成黑暗的镜子。刚好车灯照在上面,映出女人的身影。镜子里女人的脸庞与从林荫树漏过来的一部分路灯灯光重叠在一起,看不清晰,但似乎在观察我。其实这不足为怪。想观察我的一举一动倒是理所当然的。我好象丢了什么,把口袋里所有的东西统统掏在桌上,简直就是一个笨手笨脚的冒失鬼。当然,是否意识到这种事态的严重性又是另当别论。肯定是丢了什么东西,但万万没有

想到是自己把自己弄丢了。不对,也许不是我把自己弄丢了,而是我被自己丢弃了。这么说,刚才公共汽车驶过的时候,我一瞬间感觉到从车上甩落下来的疼痛。那么,现在坐在这儿的我并非丢掉的我,而是被丢弃的我。换言之,与其说拐弯处前面山坡上的城镇从我的面前消失,不如说也许另一个世界把我遗留在拐弯处与这家咖啡店之间后消失得无影无踪。现在回想起来,与其说在那个坡道上丧失记忆,不如说在那儿恢复记忆的印象更加强烈。其实,也许消失的城镇倒无关紧要,没有消失、残留下来的那个部分才是个问题。这家咖啡店对我来说是否具有出乎意外的什么巨大的含义呢?把消失得踪影俱无的居民和行人唤回城镇里来的那个女人……

我也不甘示弱地回看女人。因为窗玻璃这面镜子太暗,而且络绎不绝的车灯十分晃眼,便直接看着她的眼睛。当然她也一定意识到我的目光。但她只是依然从玻璃镜里观察,纹丝不动,显出洞察一切的样子。关键人物可能就是这个女人。也许她握着远比我从口袋里掏出来摊在桌面上的全部东西更为重要的线索。

进来两个客人。是一对青年男女,男的好象是附近一家商店的店员,女的可能是他的恋人,或者是他的妹妹,要不就是从乡下来的表妹。他们在隔着我一张桌子的地方一坐下来,男的就竖起两只手指,大声叫"咖啡",然后立刻换上一副商量生命垂危的爹娘的医疗费般戏剧性的面孔,低声交谈起来。看着女人从高圆凳上下来,我也顺便又要了一杯咖啡。我并不认为这样就能成为借口,但在这儿差不多呆了四、五十分钟,开始记挂墙壁里面的男人。当然,墙壁里面的男人只是我的想象而已。但似乎这个想象中的男人与我现在的处境有着某种共同的命运。

不能轻视想象。如果丧失记忆也有规律法则，这个想象中的人物自然就是主要的关系人之一，不是也应该给予与女人同等的地位吗？

我凝视着女人。目不转睛地一直凝视着。从掉落脸上的头发缝隙间蛮横强行地偷盗她的目光。我的呼吸悄悄地与随着两脚在超短裙下的动作而自在伸缩的艳亮的膝盖窝协调一致，同时竖起耳朵倾听墙壁里面的动静。我心情激动地盼望着墙壁里面的男人由于强烈的嫉妒而失手把煮沸的水壶掉到地上。可是事与愿违，我不仅没有听到瓷器破碎的声音，连一声表示不满的咂舌声也没有。那只白白净净的胖手一如既往地从小窗口伸出来。摆在盘上的杯子也未见颤抖。颤抖的倒是我。我为了镇静情绪，放在桌边的大拇指犹如为了留住哀愁的余韵而使劲抑制声响的鼓手的手臂一样不停颤抖。但是，简直难以置信。爆发力与压缩力成正比。那好，我索性就真的勾引她吧。走出门外，我的世界也就到那个拐弯的地方为止。目前能使我心情平静的也就是这儿。我通过几杯咖啡已经和这家咖啡店结下了比常客更加密切的关系。落在我身上的考验所暗含的意义也可以说就是去完成勾引这个女人的工作。我把窗玻璃当做镜子，把翘在耳边的头发抚平，伸出脖子，端正领带。虽然不是高档货，可也是新近流行的款式。当然我不会不知天高地厚，自以为具备勾引女人的资格。但我的处境绝对有利。从只知道嫉妒的男人手里把只知道被爱的女人夺过来就像一道简单的化学方程式。我只要做一个勾引者，事情就顺利解决。一会儿，女人就按照规律做出反应。我看准火候，把钱给她，请她提早关门，同意我留宿此处。按照规律，反应会加速进行，最后圆满完成。那个男人大概会七窍生烟破墙而出吧。当然，那时我也就从工作中解放出

来……多少带着恋恋不舍的心情……于是我收回拐弯处前面的世界……

白净的手又从小窗口伸出来，这次好象是我要的咖啡。女人一只手拿着盘子，一边整理桌子与墙壁的狭窄通道上碍手碍脚的椅子一边走过来。我也急忙收拾桌子上的东西。把那些显然无用的东西放回口袋里。

手绢(上面没有缝绣姓名首字母)……火柴(这家咖啡店的东西)……香烟(还剩下 4 支)……上衣袖扣……墨镜……

墨镜？是眼睛不好吗？从映在窗玻璃上的形象来看，我这个工薪阶层的自画像还没有失常的地方。上下一套西服，朴素大方的中档服装，绝不是戴着墨镜大摇大摆的那号人。当然，说起来跑外勤的推销员以及涉外人员除了接待客人以外，平时戴墨镜也没什么可奇怪的。另外，如果把自己说成是公司设在家里、担任某地方企业的委托推销员，这样没有月票的事也解释得通。不过，要是那样的话，所带的东西又太简单了些。身上没有一张名片让人怀疑。要不就说自己习惯把公文包寄存在车站吧。

当女人走到我的桌子旁边的时候，桌面上只剩下从笔记本撕下的纸张和徽章两样东西。女人觉得我有点蹊跷，这个并不妨碍她放咖啡。我也想看看她的反应。说不定还有什么线索性的东西，使得我能够找到解开记忆的头绪。女人把咖啡放在桌上，然后摆上牛奶和砂糖，给我的玻璃杯添满水，这期间，她的目光至少两次扫过那两样东西，但没有什么反应。即使桌面上摆的是香烟、火柴、钮扣，恐怕也是同样的无动于衷。我大失所望，出神地看着她的眼角越发明显浓郁的雀斑那不可思议的表情，终于不敢把准备好的两三个问题－－非常一般性的问题－－拿

出来。比如一个问题是“今天是星期几?”问题本身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但她的回答可以成为我了解她的材料,也一定为我更深入的提问提供很好的参考。不管怎么说,她是我现在唯一的熟人,如果能助我一臂之力,实在大喜过望。最好让她把她知道的有关我的一切告诉我。因此这就必须慎之又慎,不能引起误会……

女人又回到高圆凳上,架起双腿。架在上面的那条腿的鞋后根一半脱落下来,脚脖子的凹窝更富挑逗性。我俯下眼睛,打算向这两个线索进行最后的挑战。这个徽章中间部分微微鼓起,是圆角正三角形的蓝色银镶边景泰蓝,正中间用银丝浮雕着一个直线组成的变形S,如一道闪电,或者本来就不是S,而是闪电。如果本来设计的就是闪电,大概与电气有关,但目前没有这方面的线索。也不可能从头到尾查找电话簿里所有有关的公司,所以实在束手无策。但是从徽章的设计制作来看,不可能是小孩子的玩具,还是具有某种含义。我专心致志地观察着,似乎觉得这是一枚什么危险的秘密组织的标志。当然并非有所指,只是深感自己力不从心无可奈何的情绪罢了。

那张纸也是看似深藏玄妙,结果仍然一无所获。上面画的图形像是地图,又像是煤气管道或者水管的分布图,也像是水泵的断面图,从不同的角度看,形状各异。角落上写着七位数的数字,可能是电话号码。我当然记不得这是自己画的图形,也记不得是谁交给我的。我就像面对一道无法回答的问题,只能恨得咬牙切齿而一筹莫展。可是,如果照这个数字打个电话试试看……或许还能与我的过去相连,通过这条路唤回我的记忆……

电话机就在收款机旁边、女人坐着的高圆凳后面。我从前面走过的时候,她几乎一动不动,即使伸出来的膝盖擦着我的手

臂，大概也不会移开。她缩起嘴唇，然后突然放开，发出轻轻接吻的声音，似乎是对我打招呼。如果真是如此，这个招呼相当危险。如果并非如此，那又不解其意。

我拿起话筒，心里忐忑不安，好象接受一项解体从未接触过的炮弹的任务一样的心情。等待我的也许是一个圈套，我将自投罗网。我慢慢地准确无误地拨着电话号码。对方出来以后，我怎么开口呢？当然根据不同情况随机应变，但无论如何不能让对方产生怀疑。必须想方设法拖延通话的时间，以便了解对方的性格和地址。不行。电话占线。我又拨一次，还是占线。大约过一支烟的工夫，我重拨电话，前后拨了7次，将近20分钟，每次都是刺耳的不间断的忙音。

我忽然目光一转，发现她正咬着大拇指的指甲。咬得聚精会神。涂着红蔻丹的指甲像酸梅干的核一样。嘴唇不停地动弹着。指甲伸进嘴唇之间，上下牙齿啃着指甲。女人忘我地沉浸在啃指甲的动作里。既然忘我，肯定也把我忘得干干净净。我突然胆战心惊，要是她把一切都忘到九霄云外，那城镇不是又要荒无人烟吗？我认为必须立刻制止她。为了把茫然若失的女人拉回来，我连忙把帐单放在柜台上。女人吃惊地把手指从嘴里拿出来，将蔻丹剥落斑痕累累的手指头握住隐藏起来。

我一声不响地递给她1000日元的钞票，她也一声不响地找给我零钱。虽然她没有说话，但用刚才的方法发出3次接吻般的声音。像是有意，又似无意，我还是不明白。我希望她开口说话，等了一瞬间。她没有开口，却送来歉意般的微笑，使我不知所措。她的脸颊上雀斑的阴翳与微笑十分相称。但是，即使她继续微笑，我也不知如何是好。微笑之前还是应该先说相应的语言。现在自己才痛感颠倒了顺序。既然我已经拿了找的零

钱，就没有理由在这儿继续泡下去。

我叫住一辆出租车。深蓝色的车身，只有车顶涂成黄色。自动门发出散架般的响声关上。烟灰缸敞开着，前面的客人留下的烟蒂还在冒烟。我一直说不出要去什么地方，年轻的司机气急败坏地摘下帽子在副驾驶座上使劲摔打。我递给他 500 日元，告诉他就在附近，按我说的方向走。我想他肯定立刻情绪好转，但帽子还是没戴到头上。

“山坡上的那个街道叫什么来着？”

“不是台町吗？”

“对了，大概因为在台地上，所以叫台町吧。”

街道灯光弥漫，宣泄着一天里最后的活力。可是不知何故，与刚才阒然无人的风景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异。我为什么对那种人迹渺然的风景惊慌恐惧，现在已经说不明白。如果以后还遇到同样的情况，大概不会那样狼狈不堪吧。即使满街没有行人车辆，取而代之的是成群结队的食火鸟和食蚁兽在路上昂首阔步，也许我只将其作为事实加以接受，并且努力去理解。

车子很快就到坡道中间……然而出租车既不会折回也不会停下……发动机的声音突然一变，我心里一惊，其实只是换了一个档，车子勇往直前，一鼓作气顺着拐弯驶上去。我两脚使劲踩住，整个身子压着靠背。凝神屏息地等待着看一眼逃离而去的城镇的本来面目……

我并不是被抛弃在真空里。不但不是真空，而是巨大的一望无际的住宅区。四层楼的住宅虽然建在高坡上，却像沉入黑暗的山谷，展开一个个规矩整齐的灯光的方格子。没想到展现在我眼前的是这样的风景。但是没想到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城

镇在空间上无疑存在，而在时间上与真空丝毫无异。明明存在着，却又没有存在，这多么可怕！四个车轮的的确确在地面上转动，我的身体的的确确感觉到车辆的震动，然而我的城镇依然消失。也许真不应该过那道弯。从而使抵达拐弯处前面成为永远的不可能。远近交错的白色的水银灯。一步一步越走越透明的步履匆匆赶回家去的人群……

司机放慢速度，我几乎是怒吼着命令他：立刻返回去！赶快离开这住宅区！必须逃到至少空间的自由能够得到保障的地方。如果呆在这个地方，不仅时间，连空间都会失去，那就一定和那只白胖的手的人一样，被封闭在现实的墙壁里。

幸好外面的世界平安无事。我认为选择出租车这种为非特定多数的乘客准备的交通工具是正确的。我在走公共汽车的马路上第一个公共电话的地方下了车。如今只剩下那张地图下面的电话号码是我唯一的线索。不言而喻，搞不好很可能出现像刚才在拐弯的地方遭到失败那样的结果。我拿起话筒，投进 10 日元硬币，拨号，没有占线，而是正常的铃声。我有点慌乱，心想肯定又是占线，麻痹大意了。要不索性把话筒搁回去。即使对方出来，我的这种心理状态，也没有把握应对自如。我开始数电话亭的窗玻璃有多少条裂纹。要是偶数，就等对方出来；要是奇数，就挂断电话。但是，没等数完，硬币掉下去，对方接电话。

是女人的声音。声音非常清晰，好象就在一个局的地区里。我脱口而出突然冒出来的谎言：

“对不起，我拣到一个钱包，里面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这个电话号码，所以就打电话问问……”

对方的反应更出乎意外。女人突然笑起来。她说话的声音很低，似乎从嗓子眼里发出来，但声调天真率意：

"哎呀,是你啊。怎么回事?"

"你知道是我吗……是谁……"

"别这样恶作剧啦……"

"快来救救我。"我充满感情地哀求:"我现在就在台町坡道下面打公用电话,求求你,能来接我吗?"

"不行。这个时候……喝醉了吧?"

"求求你了! 我胸口难受,想想办法吧……"

"真拿你没办法……那就在原地等着,别动。马上就去接你……"

我放下话筒,就蹲在电话亭里。角落里有一团报纸,下面露出一小节黑色的干大便。大便的顶端有一道褶子,就像用绳子拴过那样的褶子。好象是什么蔬菜的纤维像画笔的粗笔尖一样竖立在褶子上。没有臭味,但我不由自主地站起来。覆盖在顶端上像破碎的煮鸡蛋的蛋壳一样的裂纹使我感受到威胁。这肯定是一泡憋在肚里好长时间的大便。憋到忍无可忍终于拉在电话亭里的汉子……大概是男人吧……当然也可能是女人,但恐怕还是男人吧……在都市这个无限的迷宫里,存在着不计其数的便器,而这条孤独的汉子连一个便器都用不上……我一想到这个汉子蹲在电话亭里的姿势,便浑身恐惧害怕。

当然,那个男人未必就是像我一样无处可归者。也可能是连"归处"的感觉都没有的彻头彻尾的流浪汉。然而,二者相比,大同小异。如果是医生的话,也许认为我失去的不是拐弯前面的东西,而是记忆。谁能相信这些话呢? 不论多么健康的人,除了自己认识的地方,谁也不会认识陌生的地方。任何人都会和我一样,把自己封闭在已知的狭隘世界里。拐弯前地段、地铁车站、咖啡店,这三角地带是很窄小。太窄小了。然而,如果这三

角地带扩大 10 倍，情形会是什么样的呢？如果三角变成十角型，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如果自我感觉到十角形绝不是通往开放的无限的地图……如果接到我求救电话后跑来的救世主是让我意识到自己的地图不过是十分简略的草图的、地图之外的使者……那么他也看过既存在又不存在的那拐弯前面的风景。电话线也将变成上吊的绳子。

电话亭的门关得很紧，但在关紧之前，充分吸收弹簧的力量，留下 3 公分的缝隙。外面人来人往，却没有一个人问我一句。救助人还没来。独自笑着匆匆赶路的人。一边小心注意从菜篮里滴落下来的冰冻鱼的水滴一边扭着身子在人群中小跑的年轻的孕妇。只有一个十七、八岁的脸色苍白的小伙子瞟了我一眼。他的半个身子从电话亭的门里挤进来，非常熟练地把什么东西一扔，然后迅速消失在吵杂的人流里。扔进来的大概是应召女郎的小广告吧。

车流出现一小会儿空隙。我急速向对面的人行道跑过去。刚好与公用电话相对称的位置是一棵悬铃木树。粗糙的树皮看似相当的树龄，但树围藏不住一个人的身体。往前大约五、六步远靠近地铁的地方有一道虫牙的痕迹一样的缝隙。那是烟铺兼酒店和小鞋店之间的狭窄的胡同。我若无其事地走过去，若无其事地藏进那缝隙里。我从络绎不绝的大大小小的车子流动的缝隙里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话亭。一会儿，一个女人出现了。她瞧了瞧电话亭里面，又东张西望地看着四周。就是那个女人。那个长发披肩、坐在高圆凳上翘着二郎腿的咖啡店的女人……我觉得出乎意外，又觉得在意料之中。她往后走几步到红色灭火栓的地方，又回到电话亭前看着里面。焦躁不安地和灭火栓

并排站着，环顾四周。一次目光还从我身上扫过，但好象看不清黑乎乎的胡同。我依然躲藏着继续观察女人。她心慌意乱地望着天空，还在继续寻找。我咬紧牙根抑制着悲鸣，坚持忍耐。即使她找到我，也无济于事。我现在需要的是自己选择的世界。必须是自己的意志选择的自己的世界。她还在寻找。我还在隐藏。一会儿，她似乎死了心，慢慢地走开，很快被车子遮住身子，消失不见。我也从黑暗的缝隙里出来，朝与她相反的方向走去。凭借无法理解的地图走去，说不定为着能够到达她所在的地方……我朝着与她相反的方向走去。

我不再寻找通往过去的道路。根据纸条上手写的数字打电话也已经厌烦。我发现车流出现奇怪的停滞，原来马路当中有一个被车子压得如纸一样薄的猫的尸体，连大卡车都避开从旁边通过。我下意识地想为这薄猫起个名字。于是，难得的微笑融化我的两颊，绽开在脸上。

（郑民钦　译）